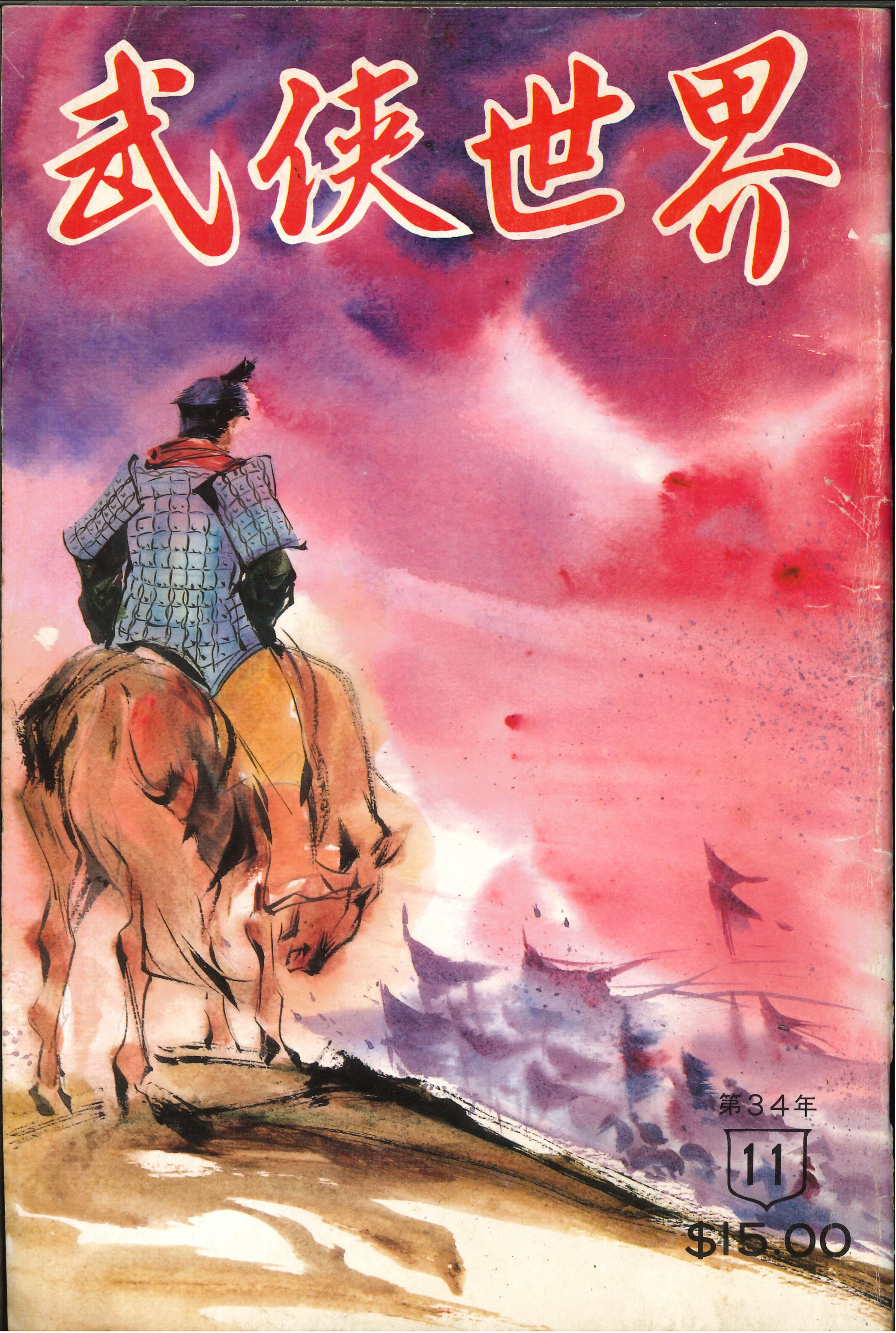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第34年
11
$15.00

編者話　今期刊登之巨型小說乃馬千里先生撰著的「保鏢」，褚劍剛憶述了其師祖、師父之遭遇。金振宇乃「金湯鏢局」總鏢頭金元霸之獨子，在一個雷雨夜，總鏢頭接到一個小楠木盒子的鏢，價值十萬兩黃金保費，因此而遭到家散局毀，但爲了江湖道義，他與兒子、副總鏢頭三人分三路送鏢，各人均受到重重截擊……原來盒內乃光緒帝的密詔……後因袁世凱告密，反聽慈禧之令，大炮轟擊「大刀會」，金元霸受累身亡，金振宇得俠女林思齡之助，逃往異國……

*　　　*　　　*

麥高峯先生撰著的俠情英雄兒女故事「金刀飛龍」，內容清新，文筆流暢，筆下之俠女颯爽英姿，讀了令人身心愉悅，如沐春風。

下期之巨型小說將刊登南宮宇先生撰著之現代都市故事「大茶飯」，請留意。

另下期將刊登伴霞樓主先生撰著之「花鼓歌」，伴霞樓主向以文筆輕鬆、詼諧稱著，筆下之人物性格描繪別出一格，是不可多得的小品文，值得欣賞，請留意下期刊出。

81.7.24

督印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出版所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34年

第1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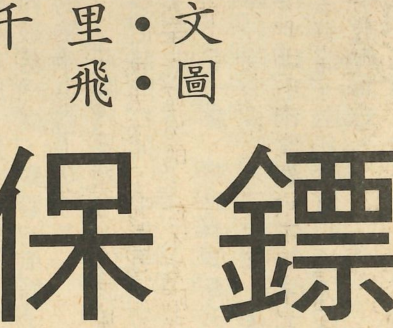
（總號1715）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保鏢

民間英雄故事錄／馬千里・文
可飛・圖

雷雨之夜 禍降鏢局

民國初期，還是軍閥割據的局面，不必說人民生活不安定，更兼土豪劣紳與官府勾結，人民只有任由魚肉與剝削。

這時代，正人君子斂迹，惡賊劣紳橫行，大天二殺人越貨，為所欲為。

我生於這個不幸的年代裡，鄉間更連年旱災，正是米珠薪桂，每天都有窮人餓死，有錢的又被大天二打死，為了掙扎求存，父親就帶我到省城（現在的廣州市）去。

那時航行回返省城的是拖渡（一隻小電船，用大纜拖着一隻載客的大船），拖渡有餐樓和大艙等級別，我和父親當然是坐大艙位啦。

那時我只有九歲，船開了，我就偷偷的跑上艙面去看海景。在甲板上正有一個四十多歲的漢子在賣藥，有很多旅客圍着觀看，我也擠上去湊熱鬧。

那賣藥的漢子先耍了一番拳腳功夫，再用鐵板在胸膛撞擊，表示他的鐵打丸靈驗，繼而更用利刀在臂膀猛砍，真奇怪，他一點損傷也沒有。

「呸！你這些功夫有個屁用。」說這句話的是一個敞着上衣、腰紮綢帶的漢子，腰帶裡插着一支匣子槍，在他身旁還有三四個這樣裝束的人，大概就是他們所說的「大天二」吧。那漢子憤道：「你的肉用刀砍不入，看看子彈打得入不入好嗎？」他說罷，真的將腰間的匣子槍拔了出來，旁邊那幾個人都哈哈大笑起來。

怕事的觀眾統通都溜走了，只有我感興趣的留在那裡看着，因為我自懂事以來，就仰慕着懂武功的人，我更陶醉着那些小說中的劍客及英雄人物。

那賣藥的漢子表現出毫不畏懼，但他很客氣地，對着這五個手持匣子槍的漢子抱拳一揖，道：「兄弟，在下是外地來的，只想在這裡討碗飯吃，請各位賞賞臉。」聽他的口音，是廣東人所稱的「外江佬」。

剛才說話的那個大天二道：「我想知道你這個銅皮鐵骨，子彈打不打得進去？」

另一個大天二接道：「你若是不敢試，就跪下來叩三個頭，再將所有的行當拋下海去，就饒了你吧！」

賣藥的漢子苦着臉道：「兄弟……這……這太過份了吧！」

那大天二大聲喝道：「甚麼太過不太過份的，你不答應我就開槍啦！」

賣藥的漢子臉色一變，道：「我的肌肉當然敵不過子彈，但你有槍也不一定能勝，這還要看誰出手快！」

幾個大天二都哈哈大笑起來，繼而又有另一人道：「難道你會比子彈快？」

持槍在手的那個大天二道：「好，我們就來比一比看誰出手快，要是你比槍還快，我就輸給你一百個大洋，老唐，你數一二三！」

那個叫老唐的大天二道：「好，準備啦！」

持槍的那個大天二立刻抬起槍來對準賣藥的漢子，他們距離約有二丈多。

那個叫老唐的開始報數了：「一……二……三！」

三字剛出口，只看見那個賣藥的漢子身子一晃，看也沒看清楚，不知怎的，他已到了那個持槍大天二的面前，並且用手握住他的槍桿子。

那個大天二也為之一愕，再看看手中槍的時候，他們更臉色大變，原來那枝槍桿彎曲了，變成了槍口向天。

幾個大天二面面相覷，不知是駭異還是尷尬。

那個持槍的大天二將彎曲了的匣子槍拋下海去，繼而對那個賣藥的漢子道：「好！願賭服輸，我賠給你一百個大洋。」

我心裡想着：「一百個大洋發財了，我們父子倆三個大洋就可夠吃一個月了。」

那幾個大天二果然沒有食言，他們湊足了一百個大洋，用布袋裝好，交給那賣藥的漢子。

賣藥漢子接過了那袋大洋，在手中拋了幾拋，再拋回給那大天二道：「這個兄弟心領了，你們拿回去吧！」

那幾個大天二打開布袋一看，立時目瞪口呆，原來裡面的大洋都碎了！

我對那賣藥的漢子欽佩得五體投地，立刻就想過去跪下拜他為師，可惜這時我父親走了上來，把我拉回大艙去。

到了省城三年，我父親都是做苦力維持生計的，我十二歲那年，父親因積勞成疾死了，我就寄居大姨婆家，他們的生活也不好，於是托人介紹我去茶樓做小二，那時的童工真不好過，一天十六小時工作，動不動還給師傅們打打罵罵的。

有一天我因為打破了幾個碗碟，給師傅們打了兩巴掌，我哭着走了出來，決定再不回去了，就在街頭流淚。

這天晚上，很多巡警荷槍實彈戒備，如臨大敵，因為最近很多宦官人家發生巨竊案，聽說是一個飛賊幹的，人們叫那飛賊做「飛天蠄蟧」。

今晚這樣的情況，看來是巡警

們得到了消息，「飛天螞蟧」又光顧了那一個大戶了，管他呢！我自己的肚子還未管得了，我縮在牆邊正想睡覺，我眼前一亮，驟然看見一個人，他貼着一幅高牆，兩手交替着沿着高牆下來，動作好快，就像一條壁虎一樣，我簡直看呆了，就悄悄的走了過去，這時他恰巧落地，當他和我一個碰面之後，我失聲叫了出來：「你……」他就是那個賣藥的漢子。

他連忙掩住我的口，低聲道：「小弟弟……不要聲張。」

這三年來，他的英雄形象一直藏在我的心裡，這時竟情不自禁地急忙求他道：「我要拜你爲師，請你收了我吧！」

他向四週望了一下，急道：「好好，你見到人千萬別聲張，跟我回去再說吧！」

他拖着我的手，施施然的走出了大街，很多巡警見到我們也不理會，有個像警官的對我們道：「這麼晚，你們兩父子還在外頭跑甚麼？快回去吧！」

他——那個賣藥的漢子答道：「是是，現在我們就回去。」

他住的是一間小石屋，當他知道我的身世後，眞的願意收我做徒弟，我高興極了，我可以學成武功行俠仗義了。

我的師父名叫褚劍剛，他說省城呆不下去了，要和我一起去廣州灣(現在的湛江市)，做點正當生意，並說他的財產只有今晚拿到的一些珠寶，從前盜來的都拿去救濟窮人了。

到了廣州灣之後，師傅果然做起生意來了，他有時教我學一些拳脚功夫，我問他在船上出手折槍，快如閃電，那一招叫甚麼名堂？他說：「奔雷手。」

「奔雷手」，我羨慕死了，就纏着他教我這一招「奔雷手」。

師傅面容一肅，道：「這不是一朝一夕可以練成的！」

我道：「師父，這一招這麼厲害，要練多久才成，是你老人家創出來的嗎？」

師傅道：「我那有這樣的本領！其實我祇學到兩三成火候。」

「兩三成就這麼厲害！」我張大了口閤不攏，一會兒才追問道：「這功夫究竟是誰創的呢？」

師傅道：「是我的師祖。」他沉思追憶着，續道：「他老人家生前是前清一代英傑，武功天下無敵，曾經幹過一件轟天動地的事。」

我最愛聽英雄事蹟故事，何況這是我上一代祖師爺的眞人眞事，於是我整天纏着師傅，要他說祖師爺爺的故事，他被我纏不過，就慢慢的講述了那個驚心動魄、撼人肺腑的故事。

* * *

天空烏雲密佈，時而掠過一抹閃電，隨着就是「轟隆、轟隆」的雷聲。

深秋，在北京已經很寒冷了，況且現在已是深夜，天又將下大雨，街上早沒有行人，祇有更夫在大街上敲着更鼓。

天空閃電掠過，照亮了北京城模糊輪廓，同時也在這一剎那間照見一頂小轎在胡同裡奔走着，兩名轎伕健步如飛，轉彎抹角的穿過十數條胡同，在一家莊院前停下，小轎裏走出一個中年漢子，他穿着一件破舊棉襖，戴着的風帽子將兩邊的臉頰也遮了起來。

莊院內早就有人守候着，這時急忙將門打開，中年男子匆匆的走了進去。

不一會，那個中年漢子又從這座莊院的後門走了出來，後門有一頂小轎在等候着。中年漢子迅速進入小轎，兩名健碩的轎伕扛着小轎子飛奔而去。

這頂小轎來到了外城的北大街，轎伕更加速了脚步，北大街的盡頭，再去就是一大片林蔭之地，這裡建有一座大宅第。

這座宅第極具宏偉，巨大鐵門前，石階高築，一對石獅子對峙，門前一根擎天旗杆，旗杆上的大旗給風吹着，吹得「辟啪，辟啪」的響個不停，旗上綉着一個很大的「金」字。

這巨宅就是威震大江南北的「金湯鏢局」，這鏢局的主人是姓「金」的，但金湯鏢局也有「固若金湯」的意義。

小轎在「金湯鏢局」門前停下，穿着破舊棉襖、戴着風帽子的中年漢下了轎來，急急的走到鏢局門口，也急忙用手去敲打門上的鐵環，敲了幾下，沒有人應，再敲，也沒有人應，中年漢子顯然是很焦急，他拿着鐵環一連串的猛烈撞敲，「啪」的一聲，鐵門上的小洞打開了，裡面一個睡眼惺忪的青年張目向外探望。

「誰？」青年人很生氣地向外喝問。

中年漢子忙陪着笑臉道：「小哥兒，我是來找金鏢頭的。」

裡面的青年扳起面孔道：「找我們總鏢頭，現在是甚麼時候啦？他老人家早就睡了，明天來吧！」啪的一聲小洞又關了。

中年漢子着急得很，忙又連連敲着鐵環，那青年又打開了小洞，大聲喝道：「你到底識不識相！」

中年漢子情急懇求道：「小哥兒，我有很要緊的事，非要今晚見你們總鏢頭不可！」

青年剛要開口罵，忽然一錠黃澄澄的金子從小洞外伸了進來，中

年漢子隨着說道：「小哥兒，這是給你一點茶資，請你幫幫忙。」

青年用手擦擦眼睛，瞪着這錠金子，他楞了，這錠金子少說也有五兩，他心想：「我幹一年也沒有這麼多錢呢！」不期然的伸手接過了，隨說道：「你到底有甚麼要緊的事？」他的聲音比前溫和得多了。

中年漢子道：「我有一趟很大的鏢，要托貴總鏢頭辦。」

青年將金子放進懷中之後，說道：「有大生意又不早說。」他將鐵門打開了，中年漢子急忙閃身入內。

進了大門就是一個寬闊的前院，兩旁放着一列刀槍架和石擔、石鎖之類的練武器具，再進去就是前廳。

青年向來客說道：「你在這裡等等，待我進去向總鏢頭報告一聲，但他是否見您，我就全不管了。」

中年人忙欠身道：「請小哥兒費心幫忙幫忙吧！」

* * *

金總鏢頭名金元霸，爲關外女眞族武學世家，遠祖爲多爾袞副將，助清滅明，建下奇功，祖父與父親都官拜提督，但金元霸自小醉心武術，不願爲官，自創「奔雷手」、「暴風劍法」，威震武林，金元霸憑此兩門絕學，走遍大江南北未逢敵手，自妻子死後，即悉心教導兒子成材，將本身絕學傳授給兒子金振宇。

金振宇聰穎過人，十數年間已盡得其父眞傳所學，且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十五年前，金元霸開設了「金湯鏢局」。

「金」字鏢旗所到之處，從未失手。

* * *

中年漢子在大廳裡來回踱步，顯得他的心情十分焦急。

約等候了一盞茶時候，見剛才那個青年人從裡面走了出來，中年漢子急忙迎上前去問道：「小哥兒，你們的總鏢頭……」

青年人噓了一口長氣，道：「算你幸運，我請了他老人家出來了。」

中年漢子欣然謝道：「謝謝小哥兒幫忙。」

不一會，通往上院的走廊光亮起來，六名趟子手各持燈籠由內走了出來，隨後是一個方面大耳、隆準巨目，頷下長一撮短髭，約四十開外的中年人走了出來。

中年漢子急忙上前一揖說道：「金總鏢頭，恕在下……」

威武中年人伸手一攔道：「我是副總鏢頭郝鴻濤。」

「哦……」中年人這才知道誤會了。

郝鴻濤向來客上下打量了一下，道：「這麼晚，閣下一定要見我們總鏢頭？」

中年漢子忙陪笑道：「在下也感覺到萬分不合情理，但這件事很重要，非今晚上見到貴總鏢頭不可！」

「到底甚麼事？」有若洪鐘一般的聲音傳了過來，中年漢子嚇了一跳，連忙望向走廊出口處，見到一個身軀雄偉的身穿灰袍，兩道濃眉，一頷虎鬚，神威凜凜的老者由內走出，旁邊還隨着一個面如冠玉，眉清目秀，氣宇軒昂的青年人。

郝鴻濤恭恭敬敬地轉向來客道：「我們總鏢頭出來了。」

中年漢子聞言，急忙搶前兩步，施禮道：「在下深夜來此，擾及總鏢頭清夢，實在事非得已，請總鏢頭海量包涵，恕罪、恕罪。」

金元霸向來客打量一下，見他雖然穿着破舊棉襖，但却掩蓋不了他那種高雅不凡的氣概，疑惑地道：「閣下是……」

來客道：「在下姓方名濟，有事求見總鏢頭幫忙！」

金元霸問他道：「聽說你是來談生意的？」

方濟道：「是是是，一趟很重要的鏢。」

金元霸將蒲扇般大的手一伸，向方濟道：「請坐下來談吧！」

方濟退開一步，相讓道：「金總鏢頭請。」

金元霸與方濟走至酸枝桌前，對着坐下。

那個副總鏢頭和隨行着金元霸的那個青年則分站在金元霸兩旁，一名家人立即捧上香茗。

金元霸喝了一口香茗之後，向方濟道：「你說有一趟很重要的鏢？」

「是是，很重要的。」

金元霸突然豪邁的大笑起來：「哈哈哈，哈哈哈……」

方濟愕然不知所措的，惶然道：「金總鏢頭爲何發笑？」

金元霸收住了笑聲道：「那一個客人不認爲他自己的貨重要，要是不重要的話，那麼請兩個脚伕挑去便算了啦！又何必花冤枉錢請我們鏢局呢？」說着又笑了起來，他旁邊的那個青年人和郝鴻濤也都笑了。

方濟也陪着他們笑了笑道：「不過……不過我這趟鏢是特別重要的。」

金元霸問道：「到底是甚麼貨？你說說看。」

方濟却面有爲難之色，囁嚅着道：「這……這……不能說的。」

金元霸即面容一肅，道：「你是來尋我的開心嗎？」

方濟忙辯道：「金總鏢頭不要誤會，在下實有難言之隱，萬望不要見怪！」

金元霸不耐煩地道：「那麼你深夜到此，究竟談甚麼生意，現在是甚麼時候啦？」

站在旁邊的副總鏢頭郝鴻濤有些氣惱了：「你這人怎麼這麼婆婆媽媽，我們總鏢頭深夜接見你，已經是例外的了，要我們保甚麼貨，快點說吧！」

方濟支吾着道：「我這椿貨……」說着望望金元霸旁邊的青年，又再望望郝鴻濤，再向金元霸道：「在下想單獨和金總鏢頭談。」

金元霸一笑道：「你儘管說好了，」他指指郝鴻濤道：「這位郝副總鏢頭是我的心腹知己。」再指指旁邊的青年，續道：「這個是我的兒子金振宇。」

金振宇向方濟微笑點點頭，神態表露得溫文儒雅，不像他父親那般威儀懾人。

方濟好像放下了心，他隨即解開了破棉襖，這時見到他的棉襖裡有一隻木盒，用布帶綁在腰間。

方濟將木盒除了下來，再恭恭敬敬的將木盒呈向金元霸，道：「這就是在下要托總鏢頭送的貨了。」

金元霸接過盒子一看，見是一個雕花的楠木盒子，約一尺長、四寸寬。這種楠木盒雖很名貴，但是極之普通，宦貴人家，都買來盛載金銀首飾的，或用來放置銀兩的。

金元霸見這盒子着手也沒有甚麼重量，不禁疑惑地道：「就這麼一個盒子？」

方濟却滿臉鄭重地道：「是的，在下要請金總鏢頭親自保送到天津，再轉赴山東。」

金元霸哈哈一笑道：「我已有五年多沒有親自押鏢了，你還是請別家鏢局吧！」說着站了起來，有送客之意。

方濟滿臉焦急之色，冀求道：「金總鏢頭，這事非你不可，在下出拾萬兩黃金保貨，請總鏢頭幫忙。」

金元霸、金振宇和郝鴻濤都一齊楞住了，金元霸道：「拾萬兩黃金？」

方濟道：「是，銀票我已經帶來了。」說着從懷中取出五張銀票，每張二萬兩黃金，一共拾萬兩，他將銀票恭恭敬敬的交給金元霸，金元霸沒有接過來，却緩緩的坐了下來，他覺得這事兒透着古怪，疑惑地道：「就這麼一個小盒子，用十萬兩黃金保貨？」

方濟道：「是，要是安全送到，回來再另外加五萬兩。」

金元霸更加驚異莫名了，拾萬兩黃金，他們開了這麼多年的鏢局，還沒有賺到這個數目呢！金元霸面容一肅道：「這是甚麼貴重的物件？」

方濟道：「這就是在下要向總鏢頭要求的，一不能開啟這盒子，二不要問是甚麼，還要請總鏢頭考慮在下這不情之請。」

金元霸暗忖：「自己就想退隱田園，享一下晚福了，現在這筆大財足夠他遣散鏢局中的伙計，及自己購買田舍之用。」

方濟見他沉吟不語，還道他不答應，又焦急了起來，道：「金總鏢頭，這事關係重大，萬望總鏢頭幫忙！」

金元霸微微一笑道：「這盒內藏的，難道是前人所說的甚麼武林秘笈嗎？」

方濟靦覥一笑答道：「金總鏢頭看在下像一個武林人物嗎？而且金總鏢頭光明磊落，武功絕世，就算是『武林秘笈』，告訴你也無妨。」

金元霸一笑又道：「那麼一定是『藏寶圖』了？」

方濟搖搖頭道：「這是不值錢的東西，但很重要，我可以告訴總鏢頭的，祇有這些，」繼而面容一肅道：「可能關係很多人的生命！」

金元霸見方濟一臉正氣，他行走江湖數十年，富有閱人經驗，知道方濟絕對不是邪門人物，但這楠木盒子裡藏着些甚麼秘密呢？他怎麼樣也猜不透，這來客選深夜到來，一定是不願顯露痕跡，他出這麼厚的保費，却又說盒子藏着的是不值錢的東西，這眞是令他費解了。

爲了退隱田園享享清福，爲了厚贈局中的伙計，然後遣散他們，金元霸終於答應接下這趟古怪的鏢貨。

方濟見金元霸答應了，立時欣然而喜，連忙取出已寫備的地址，及接貨人的姓名，交給金元霸。

金元霸看見紙上寫：「天津，龍都里，康家莊，康有福收。」等字，方濟請他將地址保密。

金元霸道：「你不是說天津和山東兩個地方嗎？爲甚麼祇有天津的地址？」

方濟道：「你交給了那位康有福，他自會帶你去了。」

金元霸父子和郝鴻濤送了這位怪客出門去之後，金振宇拿起那隻楠木盒子端詳了一下，對他父親道：「爹，你猜到這裡面是甚麼？」

金元霸搖搖頭，道：「他說不是『藏寶圖』，也不是『武林秘笈』之類的東西，當然也不會是珠寶，要是珠寶，他不點明數目，這是他自己吃虧，誰肯這樣做？」

郝鴻濤道：「我看一定是『藏寶圖』了，祇不過他不肯說出來罷了。」

金振宇道：「不，我看這個人不會說假話的。」

郝鴻濤道：「鏢頭，依你看是甚麼東西呢？」

金振宇沉吟道：「我看一定是些甚麼重要的秘密文件？」

郝鴻濤道：「甚麼文件能值拾五萬兩黃金？」

金振宇道：「或者是一些甚麼人的黑名單，他不是說過可能關係很多人的生命嗎？」

郝鴻濤一拍大腿道：「對，到底少鏢頭聰慧過人。」

金元霸也點了點頭，道：「宇兒所猜的，雖不中亦不遠矣。」

金振宇將楠木盒子及銀票交回到父親手上，皺眉道：「他出這麼重的保費，這趟鏢一定凶險重重。」

金元霸正容道：「這還用說嗎？不過，我做完這趟鏢之後……」

金元霸話還未說完，突然外面傳來一陣淒厲的叫聲，金元霸等人同時一怔，這下淒厲之聲後，又趨沉寂，祇有瀝瀝雨聲。

金元霸立刻將楠木盒子揣在懷中，三人立即一個箭步掠出天階，同時像大鵬展翅般躍上三丈多高的圍牆。

金元霸等站在牆頭上向下望去，見剛才那個方濟已躺在距離大門約十餘丈開外的地上。

金元霸、金振宇、郝鴻濤三人如飛般掠至方濟身旁，但見他的頸喉貫穿了一個洞，鮮血正在湧出，兩眼瞪着，死狀十分恐怖。

金元霸脚一點地，已躍入樹林，向四面查看兇手下落，他藉着電光一閃，極目望去，但毫無人影。

郝鴻濤在牆邊找到兩個轎伕的屍體，他們是給重手法擊斃的。

金振宇也在四下查看，亦尋不到兇手的下落。

這時趟子手和正在睡鄉裡的鏢師都驚醒了，紛紛走了出來，大家都給這突如其來的意外驚得怔住，剛才在場的趟子手低聲向鏢師述說經過。

金元霸由樹林中走了回來，面色十分沉重，向趟子手沉聲吩咐道：「先把屍首搬進去吧！」

趟子手們答應一聲，立即動手搬屍。金元霸再向郝鴻濤及金振宇道：「我看兇手還是走不遠，我們分頭追去找找看。」

金元霸、郝鴻濤、金振宇三人從趟子手那裡取過了雨具及佩劍之後，隨即疾奔而去。

郝鴻濤向西追趕，直奔至「王府井」，這雷雨交加的深夜裡，沿途罕見人跡，但「王府井」已是內城，不時有侍衛巡邏，郝鴻濤爲避免給人懷疑，閃入小胡同裡，躍上民居的瓦面，向下查看，却始終找不到可疑的兇手。

金元霸向東追到「東安市場」附近，大街上毫無人跡，即轉入胡同查看。

金元霸轉了幾條胡同，忽然看見一家民居的大門敞開，兩扇門給大風吹得一開一關，「啪，啪」的響着。（這家大宅院就是方濟曾經進去過，又從後門出來，轉坐另一頂小轎而去的那家民居）。

金元霸覺得這家房子不像沒人住的，但房門却給大風吹得一開一關的也沒有人管，他奇怪的走上前探看一下。

他這一看整個人當堂楞住了，門內流着鮮紅色的水，這分明是人的鮮血給雨水冲了出來。

金元霸立即抽出佩劍，飛身撲入，但見小廳中橫着五具屍體，四個已身首異處，其中一個長着一撮短鬚，約五十開外，他雖是全屍，但死得更恐怖，令人不忍卒睹。

祇見他身上的衣服已被脫去，肌肉給人一片一片的割下，像是經過酷刑逼供的。

金元霸看見這家人橫屍的慘況，他是一個剛烈的俠義之人，若在平時，他一定插手管定。但現在他不欲再置身於是非圈，立即反身離去。

*　*　*

金振宇向南追去，追至「天橋」，這裡一到黃昏都佈滿了醫、卜、星、相和賣藝的，以及各種賣小吃的販子，現在却是靜悄悄的，祇有雨水冲着白天遺留下來的垃圾。

金振宇找不到兇手的踪跡，正要折回！他突然驚覺有一件物件向他面門飛射過來，金振宇身手何等敏捷，急忙將身體一縮，同時右手疾向上一撈，已將飛射過來的物件接在手中，原來是一條小樹枝，樹枝頂端有一塊大樹葉。

金振宇發覺葉上用鐵針似的東西寫了四個字，「速回鏢局」。

金振宇一怔，急向附近的樹叢搜索，但見一棵大樹上一條人影飛掠而下，隱約看見是一個女子的身影。金振宇追去，但那女子的輕功絕不在金振宇之下，一眨眼便在民居中隱沒了。

金振宇追不到那個女子，心想她報訊示意，一定事有蹊蹺，立即展開身形，趕回鏢局去。

金振宇提氣飛躍，刹那間回到「金湯鏢局」門外，他驟然身形頓住，因爲外面靜悄悄的全無人影，鏢局也重門深鎖，依理那些鏢師和趟子手們，明知他們去追尋兇手，當不會全走進去而把門關起來的，這情形透着古怪，金振宇心頭亂跳，不知怎麼突然生起一種凶兆的預感，金振宇正想走前去叩門，忽然傳

來了一陣脚步聲，金振宇回頭望去，見是他父親和郝鴻濤相繼回來了，金振宇立即迎了上去。

金元霸首先搶着向金振宇問道：「找到了兇手嗎？」

金振宇搖搖頭正想說話，金元霸又向郝鴻濤問道：「老郝，你呢？」

郝鴻濤道：「一點影子也沒有！」金元霸接着道：「我遇上一件慘事！」

金振宇搶着問道：「爹，甚麼慘事？」

於是，金元霸就把路上經過所見一家五口被慘殺的事描述一下，接着又道：「不知是否與我們這件事有關連？」

金振宇立即將在「天橋」附近，有女子投訊示意這事說出，並將心中疑慮，及認爲情形不對勁的說了出來。

金元霸心頭一震，現在他才注意到，果然大門關閉，且沉寂得可怕。

金元霸急忙走上前，他用力敲着鐵環，但敲了很久，裡面沒有反應。

金元霸心頭劇跳，面色大變，當即提氣運勁，雙掌向鐵門猛力推去，裡面的鐵門閂給他硬生生的推開了，兩扇鐵門立即打開來。

金元霸、金振宇、郝鴻濤縱身入內，三人甫一觸目，同時像遭雷殛一樣，全身劇震。

這情形太恐怖了，太慘酷了，簡直是駭人聽聞。

石階上、大廳內、欄杆邊，統通都躺滿了屍體，有一個死在渠邊的趟子手，他的頭髮塞住了渠口，以致石階的血水不能流出，現在已是血流成池了，整整的一池了。

地上散滿了刀劍，牆壁濺滿了血肉。斷臂、斷足，剩一邊的頭顱、半個的人體，太慘酷了！太慘酷了！

驚駭、憤怒、痛恨、哀慟各種感情都交集在金元霸他們三人的臉上。

他們目定口呆，愕着、怔着，身子像麻木了，只有心裡給血液的狂流冲激、冲激着。

金元霸驟然發出聲凄厲的長嘯，劃破了黑夜的長空，隨着身形的展動，如巨鷹一樣飛撲進去。

大廳裡屍體橫七豎八，傢俬也亂七八糟，金元霸瘋狂的衝入後院，金振宇和郝鴻濤也隨着衝了進去。

後院、臥室、房舍，也都是屍體、鮮血，全鏢局竟無人倖免，甚至重傷未死的也沒有，所有櫃台、箱，全給人翻倒搜索過。

金振宇悲憤塡胸，郝鴻濤鬚髮俱張，恨得咬牙切齒，金元霸一雙眼睛像要噴出火焰，他發狂般的在整個鏢局中走了一遍，給他推倒了兩堵圍牆，踢飛了三扇木板門。

金元霸重回到大廳裡，金振宇悲憤已極，嘶聲叫道：「甚麼人這樣心狠手辣，甚麼人……」

金元霸喃喃沉聲道：「好狠的心，我局裡十六名副鏢師，卅八名趟子手，五名家丁，全部被斬盡殺絕，只要我有生一天，絕不放過這些殺人兇手。」

他說到最後一句話的時候，一掌拍在那張酸枝的八仙桌上，桌子立刻碎開，散在地上。

郝鴻濤道：「那些兇手，一定是來搜尋那盒子，以致釀成這樣的慘禍！」

金振宇憤慨地道：「那盒子究竟是甚麼東西，竟給我們帶來這個橫禍？爹，拿出來打開看看吧！」

金元霸沉聲道：「不能，我們既答應人家在先，現在他的人雖然死了，但我們必須要守信用。」

郝鴻濤皺眉道：「金大哥，你看我們能把它送到天津嗎？」

金元霸道：「不能也要送，既然收了人家的保費，就算明知拋頭顱，洒熱血，也得替他運送，這是『義』，江湖上『信義』兩個字，比性命還重要。」

金振宇道：「爹要是剛才不把那盒子放在身邊，此刻不但賠了局中伙計的性命，而且連那盒子也給惡賊搜去了！」

郝鴻濤道：「金大哥，現在我們怎麼辦？先找兇手，還是先送盒子？」

金元霸沉聲道：「先殺兇手，後送盒子。」

郝鴻濤心中疑惑問道：「先殺兇手？」

金元霸兩眼神光暴射，向天階對上的瓦面瞪視，面色更加脹得血紅，憤怒地重複那句話：「對！先殺兇手！」

金振宇和郝鴻濤隨着他目光看去，只見數條黑影突然現身，隨即飛掠下來，一人隨即叫道：「金總鏢頭果然耳目聰敏，佩服佩服！」

郝鴻濤緊握虎頭刀，金振宇迅即拔出佩劍在手，他們憤怒得差點把刀柄劍柄都握碎了。

金元霸額頭青筋暴現了，就像一頭餓虎見了獵物一樣，他行走江湖數十年，從未露過這樣的神態。

由上面飛撲下來的一共有五個人，前面三個的臉分三種顏色，一個生得鼠頭獠牙，面如黃蠟的叫「黃鼠狼」董鏢，穿的也是黃色衣服；一個面黑如鍋底的，滿面橫肉的叫「黑面虎」朱棣，穿的也是黑色衣服；另一個臉和頭髮皆白如雪，生相像人猿一般，叫「白猿猴」陳海，穿的也是全白色的衣服。

金元霸和郝鴻濤認得這三人原是塞外慓盜，渾名「三色惡獸」，一向行事心狠手辣，被他們所掠劫過的無一生還。

後面兩人一個年約四十，生得方面大耳，垂耳巨目，一臉兇相，黑色勁服打扮，外加黑色披風；還有一個年紀在五十開外，高顴深眼，面如黑棗，長着一個鷹嘴鼻，目光烱烱。

這後面的二人，金元霸和郝鴻濤都不認識，但知後者是一個很大的勁敵。

五人落下之後，金振宇即氣往上衝，立刻要上前砍殺，金元霸將他攔住，道：「宇兒，別急，他們既然來到，這筆債是還定了。」

郝鴻濤上前暴喝道：「三色惡獸，我們素無恩怨，你們爲甚麼要下這樣的毒手？」

黃鼠狼董鏢咧唇獰笑，那兩隻獠牙便露了出來，沉着臉道：「我們三兄弟殺人無數，他們都是跟咱們無仇怨的。」

金振宇一挺長劍，厲聲喝道：「惡賊，以後你們再也不能殺人了。」

黑面虎朱棣怪笑道：「小兄弟，我們不能殺人的時候，你絕不會看見的。」

那個方面大耳的中年漢子這時走上前來，向金元霸道：「金總鏢頭，你如果肯將那盒子交給我們，那就饒過你們三人的性命！」

金元霸氣得冷笑道：「誰饒過誰現在還說得早一點，在動手之前，我先要知道，你們爲何要劫奪那個盒子，爲何要濫殺無辜？」

白猿猴陳海呵呵一笑道：「金總鏢頭難道還不知道麼？劫物殺人，是我們『三色惡獸』的老規矩啊！」

金元霸沉聲喝道：「你們既然不擇手段的要劫取那盒子，盒子裡究竟藏着甚麼東西？」

方面大耳的中年漢子截着說道：「我們只要奪取那盒子，我們不知道是甚麼東西，也不管是甚麼東西。」

金振宇怒不可遏，喝道：「好一羣喪心病狂的惡賊！」他氣得雙臂震得手中長劍嗡嗡作响。

一直沉默着的鷹鼻老者走上前，陰沉地向金元霸道：「金總鏢頭，那盒子對你可說是無關痛癢，但對我們却是很重要，你還是將它交出給我們，免動兵刃吧！」

金元霸面色驟變，殺機已露，冷笑沉聲道：「嘿嘿，免動兵刃，本局橫死了五十九條人命，你說可以免動兵刃嗎？」

鷹鼻老者道：「那麼，你一定要我們從死人手中取過那盒子啦！」

金元霸不再打話，低聲向金振宇道：「宇兒，那『三色惡獸』交給你吧！」

金振宇應道：「是！」他心中對三色惡獸痛恨極了，恨不得立刻將他們的獸皮一片片的撕了下來。

金元霸向郝鴻濤低聲道：「老郝，你對付那個漢子，看來他長於力氣，是一個硬點子，小心啊！」

郝鴻濤點點頭道：「我知道。」

金元霸一聲長嘯，騰身撲向鷹鼻老者，他撲出之前劍還未出鞘，但當他撲到鷹鼻老者身前的時候，已是劍隨人到，也不見他如何拔劍，如何發招。

鷹鼻老者但覺勁風壓頂，不禁心頭一凜，向後疾退數丈，避過了金元霸迅速的一擊，隨兩手一揚，兩個藍光閃閃的圓球向金元霸面門及胸脯擊來，金元霸以爲是暗器，立刻橫劍一橫，却將射來之物撥落，怎料那兩個圓球又返回鷹鼻老者的手中。

原來這兩個圓球是鷹鼻老者的奇門兵器，用精鋼鑄造，球的一邊有十數條很小的倒刺，發着閃閃的藍光，想是用劇毒淬過，兩球各繫着一條有彈性的索子。

鷹鼻老者戴着銀絲手套，待球擲出攻敵後，又彈回手中，運用自如。這樣的奇門兵刃，金元霸還是第一次遇到，更加凝神應敵。

金振宇在另一邊亦與「三色惡獸」交上了手，他以一敵三毫不畏懼，展開家傳絕學「暴風劍法」，出手激烈快疾，無以復加，一時劍風虎虎，劍影幢幢，捲起陣陣狂風，「三色惡獸」給猛烈的劍風逼着，衣袂也激蕩得飄起，一時沒法接近進攻金振宇。

但「三色惡獸」絕非庸手，且兇悍異常，白猿猴陳海用的是「峨嵋分水刺」，黑面虎朱棣用的是「飛索虎爪」，黃鼠狼董鏢的武功路子更奇特，他右手用長劍，左手用短刀，合刀法劍術於一身。

郝鴻濤與那方面漢子一剎那已交上了十多招。金元霸沒有看錯，此人以氣力見稱，他用的是「虎頭大刀」，與郝鴻濤的鋼刀兩刀相交時，郝鴻濤但覺手臂發麻，不覺心中一凜，於是格外小心應敵，避免和他的兵刃相碰，但方面漢子的刀法剛猛而且精練，郝鴻濤勉强可以和他交個平手。

這一場惡鬥實在是驚心動魄，三撥兒廝殺已過了一百招。

鷹鼻老者兩個鋼球越發越急，如雨點般向金元霸飛襲而來，且每一球都擊向他身上的要害。

金元霸憑着他成名江湖的「暴風劍法」，劍芒罩住全身，當眞是潑水不進。

鷹鼻老者的鋼球與金元霸的劍相撞，不絕地發出嗆嗆的清脆相擊之聲，尖銳刺耳，餘音嫋嫋飄至空際。

鷹鼻老者見久鬥無功，他突然頓住身形，金元霸也蓄勢覷清他的來勢，鷹鼻老者出其不意的猝然踢起地上一條死屍，飛向金元霸，同時兩個鋼球電射而擊，分向左右擊去。

鷹鼻老者這一招非常陰險，因有物體猝向自己飛來，下意識的自然會閃避的。但他的鋼球也同時向左右擊來，那末，金元霸無論避向那一邊，都會給他的鋼球擊中。

果然，金元霸差點着了鷹鼻老者的道兒，當屍體飛來的時候，他隨即向旁一閃，驟覺勁風迎面，若是用劍架住，已來不及，幸而他不向後滾反而向前滾，一招「風捲黃沙」就要砍斷鷹鼻老者雙脚。這一招連消帶打，只是眨眼間的事。

鷹鼻老者嚇了一驚，匆忙間雙脚點地，整個人拔起數丈，險險避過金元霸這一招「風捲黃沙」，於是兩人又纏鬥了起來。

金振宇跟「三色惡獸」鬥得更是激烈，這時「三色惡獸」宛如受了傷的野獸一般，瘋狂般撲殺，不管金振宇的「暴風劍法」揮舞得如何厲害，他們儘管猛烈衝擊，拚着兩敗俱傷。

金振宇見他們這種拚命打法，也不禁暗暗驚心，只有騰身閃避，就在此一閃一避之間，劍招不能連貫，防守上已有了破綻。

白猿猴陳海已立刻撲上，分水刺分左右夾擊金振宇，這時他兩手張開，等於大開中門，金振宇可以一劍將他貫胸而過，但這樣一來，自己也非得被他兩把分水刺擊中要害不可，所以只好又向旁躍開。

金振宇脚未點地，黑面虎朱棣的飛索虎爪已從前面攻到，黃鼠狼董鏢的一刀一劍又從背後擊來。

金振宇忙施出一招「隨風而逝」，用劍壓着黃鼠狼董鏢攻來之劍，就借着黃鼠狼董鏢的力道，和自己的劍的彈性，整個人彈了起來，既化了黃鼠狼董鏢之攻勢，又避過了黑面虎朱棣之虎爪飛索。

金振宇吃了這次虧，立即凝神應敵，但「三色惡獸」拚命死纏爛打，且進攻得更爲激烈。

金振宇又施出一招「暴風劍法」中的絕招「凌虛御風」，一層光幕將他的全身罩住。劍使得越來越快，蕩出陣陣旋風，他的人也慢慢升起，升起。

這樣奇門劍術，「三色惡獸」倒看得瞠目結舌，眼看金振宇已升起了三丈來高，「三色惡獸」便沒法向他圍攻了。

三獸之中以白猿猴陳海輕功最好，幾次躍上去進擊金振宇，却被激蕩的風力逼了下來。

黃鼠狼董鏢富於心思，遂騰身撲上去偷襲郝鴻濤，郝鴻濤猝不及防，左臂猝然中劍受傷，跟蹌後退。

金振宇聽得郝鴻濤「啊」了一聲，不覺分了心，劍勢稍緩，就在這一剎那間，黑面虎朱棣的飛索虎爪電射而上，突地抓住了金振宇左脚，向下便拉。

金振宇左脚被抓，身子猛向下沉，他心頭一震，迅速劍交左手，就順着下沉之勢，在這電光火石之間，發出他金家獨創的「奔雷手」，向黑面虎朱棣頭頂拍去，果然迅速威猛無比，有若並無閃電的旱天雷。

但只聞「噗」的一聲響，如南瓜墮地，黑面虎朱棣慘號來不及，已是頭頂開花，腦漿迸出，一具龐大的身體就此倒下。

這一下猝變，白猿猴陳海和黃鼠狼董鏢他們都不禁一呆，金振宇就借此機會，將抓在左脚上的虎爪除下，但脚板上已有五個小洞，鮮血汨汨流出。

黃鼠狼董鏢和白猿猴陳海一頓之間，立刻縱身撲上，攻擊更兇更狠，金振宇因爲左脚受傷，不能提縱躍跳，只能單脚站着，揮劍抵擋。

金元霸始終無法將鷹鼻老者擊敗，尋思着：對方雖然斃了一人，但自己三人已有兩人受傷，若這樣纏鬥下去，己方一定吃虧。

爲今之計，必須首先消滅對方較弱的一環，金元霸打定了主意，遂裝作氣力不繼的樣子，一步步的後退，到接近方面漢子的時候，猝然劍交左手，擋住了鷹鼻老者攻來之鋼球，同時右手發出「奔雷手」突向方面漢子後心擊去，方面漢子慘叫一聲，口中鮮血狂噴，郝鴻濤順勢向他胸前一刀砍下，結果了他的性命。

鷹鼻老者面色慘變，兩個鋼球如驟雨般向金元霸擊來，金元霸心想只要纏住了他，那兩個惡獸是不成問題的了。

這時郝鴻濤已撕下了一幅衣衫，將受傷的手臂草草紮好，隨即縱身撲向黃鼠狼董鏢。

黃鼠狼董鏢發覺腦後勁風襲到，回身舉劍一擋，郝鴻濤第三刀又攻到。

郝鴻濤因黃鼠狼董鏢偷襲傷了他的左手臂，決心要報這一劍之仇，於是，一口氣連攻了七八招，黃鼠狼董鏢立即手忙脚亂，他的武功原不及郝鴻濤，更何況郝鴻濤現在跟他以狠鬥狠。

黃鼠狼董鏢不管郝鴻濤的攻勢，右手劍「直搗黃龍」刺向郝鴻濤咽

喉，郝鴻濤揮刀架開他這一刺，順勢一刀向他頭頂劈下。

誰料黃鼠狼董鏢不管他這一劈，竟用左手刀向郝鴻濤胸膛扎去，這本是攻人之必救，照理郝鴻濤必定回刀急架，但郝鴻濤沒有這樣做，他拚着與黃鼠狼董鏢兩敗俱傷，那一刀還是直劈下去，但聞黃鼠狼董鏢慘叫一聲，他沒有計算到他那把刀較短，只劃開了郝鴻濤的前胸衣服，傷了一點皮。

黃鼠狼董鏢倒了下來，白猿猴陳海心頭一震，面色驟變，就此心神一亂，在這剎那間，金振宇劍交左手，架住白猿猴陳海的兵器，右掌突發「奔雷手」迅速無倫的向白猿猴陳海「轟」的一聲擊去，白猿猴陳海整個人抛起，又再墮了下來，便爬不起來了。

鷹鼻老者見自己的同伴都倒了下來，面色倏然一變，他身形一飄掠了開去，跟着兩手一揚，兩個鋼球竟同時分擊金振宇及郝鴻濤，金元霸大吃一驚，他知道祇要給他的鋼球碰着都休想活命，立即身形電射，後發先至，擋在金振宇和郝鴻濤之前，同時還劍如風，將射來之鋼球攔住。

就在這一剎那間，鷹鼻老者身形掠起，利那間在夜空隱沒。

金元霸眼見鷹鼻老者具此驚世駭俗的輕功，想追也追不及了。

金元霸用金創藥替金振宇敷了足傷及郝鴻濤的臂傷之後，他掃視了一下屋內橫七豎八的屍體，內心萬分哀傷，他壓着聲音道：「我還想保了這趟鏢之後，讓兄弟們好好地過活，但現在……」

郝鴻濤也是熱淚盈眶，悲聲道：「現在總算替他們報了仇。」

金振宇悲憤地道：「走脫了那一個，我們說甚麼也得追尋到他，把他殺了，這段血債才算了結。」

金元霸微喟着道：「以後我看還多事哪！」他一頓之後，向郝鴻濤道：「查點一下，看看有沒有兄弟未死，或逃脫的？」

郝鴻濤答道：「是！」

即走出查點屍體。金元霸目光落在幾個敵人的屍體上，他忽然發覺那個方面漢子的屍體旁邊有一個鐵牌子，那是剛才郝鴻濤在他胸膛砍了一刀，鐵牌子是從衣服裡掉了出來的。

金元霸走過去拾起牌子一看，驟然面色大變，駭叫幾聲道：「怎麼，他……他是一等侍衞！」

金振宇立即走了過來，看見那個鐵牌子果然是一等侍衞的腰牌，也驚異地道：「爲甚麼朝廷的一等侍衞會跟這幾個惡賊一道爲非作歹……」

郝鴻濤查點完了屍體，走回來向金元霸報道：「金大哥，局裡五十九人死了五十八個，只有一個副鏢師胡建雄不在。」

金元霸道：「他這麼僥倖竟然逃脫了？」繼將方面漢子是一等侍衞之事告知郝鴻濤，郝鴻濤也是萬分驚異。

金元霸沉吟道：「若這事洩漏出去，朝廷知道我們殺了一個侍衞，一定要追究的。」

三人沉默了一會，金振宇急說道：「爹，我們把局子放火燒了，來個一乾二淨吧！」

金元霸沉思一下道：「也只好這樣，但我們往天津路上，必定還有重重險阻，現在我們各帶一個盒子，分三路向天津進發。」

郝鴻濤道：「這辦法很好，由你帶眞的，我和振宇帶假的，是嗎？」

金元霸道：「祇要我們自己也不知道所帶的是眞是假，因爲明知道自己所帶是假貨，就容易露出破綻，而且防備疏忽了，就會被敵人所乘！」他從腰帶裡取出那個楠木盒子，續道：「這種盒子我們家也有兩隻，我依着包裝和重量都和這隻盒子一模一樣，再將三隻盒子混亂了，我們每人拿一隻，大家一定要盡力將盒子帶到目的地。」

金元霸將盒子包裝妥當之後，再將它混亂了，三人各自拿了一隻，誰也不知自己所拿的是眞是假。

他們動手收拾了一些細軟銀兩之後，就準備着手把這個創業十五年，威鎮大江南北，江湖人人敬仰的「金湯鏢局」焚毀了。

分頭送鏢　途中遇美

郝鴻濤首先在後院點起了火，金振宇在走廊和大廳佈滿了引火之物，火勢很快便蔓延大廳，一瞬間便大火衝天，熊熊烈火掩映着金元霸的臉孔，他的臉色更難看，三人呆站在天階上，瞪視着四週冒着火的房子，心裡有說不出的難過。

火燄的熱力逼人，金振宇看看他呆着的父親，沉痛地道：「爹，我們走吧！」

金元霸沒有答話，他黯然地轉身走向大門，再回頭依戀地看看這個火燄中的家。

現在曙光已露，加上這衝天的火光，四週顯得份外明亮。

郝鴻濤把大門打開，正擬步出門外，突聞「颼、颼」之聲不絕，郝鴻濤一怔間，金元霸已閃電般抓着他後領向後一拖，立刻閃身向後，就在這電光石火的一剎那，已有數支箭射進門口，穿入大廳的烈火中。

郝鴻濤額頭滲出冷汗，如不是金元霸這一拖，他已變成箭豬了，金振宇急將大門關起來，皺眉道：

「我們被包圍了！」

這時，屋內已籠罩在烟火瀰漫之中，而且火勢正在逼過來，簡直片刻都不能停留了，正是前無去路，後有烈火。

金元霸心念電轉，急向郝鴻濤：「來，我們用兩扇門保護着宇兒過去。」再轉向金振宇道：「到了發箭的附近，你就躍過去解决那些箭手。」

金振宇應聲道：「是。」

金元霸一頓，望望金振宇受傷的脚，道：「你的脚能跳嗎？」

金振宇答道：「能。」

金元霸和郝鴻濤分別振臂托起兩扇大門的鐵門板，將門板擋着身體，三人一路向外推進。

樹林中立刻箭如飛蝗，但射在鐵門板上紛紛墜地。

金元霸他們三人躲在鐵門板後，安全無比，一時聽見外面叱喝呼叫之聲，紛紛响起了。到了人聲的附近，金振宇右脚一蹬，突然從鐵門板後飛身而出，一騰身已到箭手之中，他運劍如風，砍殺那些埋伏在草叢中的弓箭手，一時間慘叫連天，有的拔脚便跑。

金元霸和郝鴻濤雙臂一抬，將兩扇鐵板門擲了過去，立即聽得連聲慘叫，十多名弓箭手被鐵門壓斃了。

有兩名穿黑色勁裝的漢子，看來是這些弓箭手的頭目，他們一邊呼喝制止弓箭手逃走，一面跑過來夾擊金振宇。

但他們那是金振宇的對手，只兩三個照面，他們二人都被金振宇刺傷了。金元霸走過來，一下「奔雷手」解決了一個，另一個抱頭鼠竄逃走了。

郝鴻濤因爲剛才托鐵門時用力過度，傷口又湧出鮮血，金元霸替他再敷上了一點金創藥之後，三人急向城外東北方奔馳而去。

金振宇因爲足傷，難以展開輕功，金元霸扶着他，奔至城郊黃山附近，忽聞遠處傳來一陣馬蹄聲，金元霸將金振宇和郝鴻濤一拉，三人立即藏身在一個土丘的草叢後。

馬嘶聲由遠而近，金元霸由草叢中縱目望去，見有十餘匹馬奔馳而來，爲首的赫然就是昨晚逃脫的那個鷹鼻老者。

金振宇顯然也看見了，他的面容陡變，心中激動，手中緊握長劍，準備待鷹鼻老者的馬匹跑近，即衝出斷殺，金元霸連忙暗暗制止着他。

剎那間，十餘匹馬在他們藏身草叢前面掠過了。除了鷹鼻老者之外，尚有十二名黑衣勁裝漢子。

金振宇看着那十三匹絕塵而去的快馬，心下氣憤不已，回頭問他父親，道：「爲什麼不出去殺了那個鷹鼻老賊？」

金元霸凝視着他兒子，道：「你認爲我們現在還能應戰嗎？不要說你跟老郝都受了傷，就算沒有受傷，經過一夜血戰，而且沒有睡覺，沒有進食，怎能再斷殺？」

金元霸這麼一說，振宇倒眞覺得全身乏力了，剛才不過是一股衝勁在支持着精神，經過這一夜拚殺，那有不筋疲力盡的道理。

金元霸繼續道：「遇事別意氣用事，要是剛才我們現身出來，一定脫不了身，那個鷹鼻老者已經難應付了，還再加上十二個人，焉知那些人是不是武林高手？」

金振宇歉然道：「是的，剛才我差點壞了大事。」

郝鴻濤道：「金大哥，我們先找個地方歇歇吧！」

金元霸道：「對，現在我們最需要的，就是找個地方歇下來，吃些東西。」

他們三人不敢走大路，由偏僻的小徑尋去，其實現在走起路來也沒有氣力了。

金振宇因爲足傷，更走得一拐一拐的，但荒僻的地區，又是罕見人家。

金元霸等三人走一下停一下，挨了兩里多路，才遠遠望見樹林中有一間小木屋，三人大喜，精神也爲之一振。

金元霸道：「那一定是獵戶人家，城裡的事，看來他們還不知道，我們就說打野獸給野獸抓傷了。」

金振宇苦笑了一下道：「我們的確是給『三色惡獸』抓傷的。」

金元霸上前拍門，拍了一會，裡面沒有應聲，尋思道：「難道沒有人在家？」於是用力欲將木門推開，這時木門突然打開了。

「什麼人？」聲音是那麼冷漠。

金元霸看見是一個瞎眼的老太婆，陪笑道：「老婆婆，我們是打獵的，想借個地方歇息。」

老太婆瞪着那雙瞎眼，冷着面孔道：「不成。」說着就要把門關上。

金元霸連忙將門頂着，再懇求道：「老婆婆，請妳行個方便吧，我們有兩個人被野獸抓傷了。」

老太婆嚷着道：「受了傷不會到城裡看大夫嗎？跑到這裡來幹什麼？」

金元霸三人面面相覷，心想：這老婆婆怎麼這樣冷酷無情呢？

金振宇心念一動，立刻摸出一錠五兩重的銀子，走過去塞在老太婆手裡，道：「老婆婆，這銀子給妳老人家買點吃的，就讓我們進來歇歇吧！」

老太婆用手摸摸那錠銀子，喃喃地道：「有五兩銀子，夠他喝幾

天酒了，大概不會挨打吧！」繼而將門開大些，道：「那麼你們進來歇歇吧！」

金元霸進入屋內之後，忍不住問道：「老太婆，妳說大概不會挨打，妳會挨誰的打？」

老太婆戰巍巍的道：「還不是我那寶貝兒子，沒錢打酒要挨他打，喝醉了又要挨罵。」

金振宇心想：「那有這樣的兒子。」金元霸和郝鴻濤倒覺得老太婆挺可憐。

老太婆又道：「要是他回來看見我讓陌生人進屋子來，那我就更受罪啦，不過……現在有五兩銀子，看來他也不會怎麼樣了。」

郝鴻濤望見灶上的鍋裡升着白烟，他們實在餓得肚子在响了，即向老太婆道：「老婆婆，有吃的可以賣點給我們嗎？」

老太婆道：「鍋裡倒有半隻兔子和幾個饅頭，是他回來要下酒的，我可不敢賣給你們。」

金振宇道：「你給我們吃吧，待他回來要多少銀兩我們都給他好了。」

老太婆道：「這可不關我的事，你們吃了，待他回來，你們自己跟他說好了。」說着她走上去在一張竹椅上坐下來。

金元霸道：「那末，我們先拿來吃吧，反正銀子多少也沒關係。」

郝鴻濤走過去打開鍋蓋，見鍋裡燉着半隻兔子和六個饅頭，就拿到桌上三個人狠吞虎咽地吃了起來。

一會兒便吃完了，三個人當然沒有吃夠。正想看看屋裡有沒有別的可吃的東西，忽然木門「呀」的一聲給人踢開了。

金元霸三人同時吃了一驚，急忙站起來戒備，見一個滿腮鬍子，年約三十多歲，穿藍布衣褲的漢子跨進來。

他一見屋裡有幾個人，即喝道：「誰在這裡？」

金元霸等還來不及答話，老太婆已經急急忙忙的走了過來，堆着笑臉道：「武德，你回來啦，這幾個客人說進來歇歇，他們給了五兩銀子。」一邊說一邊已將那五兩銀子塞進他兒子手中，看來她對她的兒子眞是怕得可以。

那漢子看清楚金元霸三人之後，立時一愕。金元霸知道自己三人滿身血汚，一定令人驚愕，立刻解釋道：「我們都是打獵的，今天遇到老虎，他們受了一點傷，所以到這裡歇歇，多多打擾你們啦。」

郝鴻濤接口道：「還有我們把你下酒的東西都吃了，你要多少銀子，我們給你便是。」

那個叫武德的漢子，擠出了很不自然的笑容道：「算了吧，有五兩銀子我可以再去買。」說完拿着銀子就要轉身出去。

金元霸連忙叫着他道：「這位朋友，我們還沒吃飽，請你給我們多買點乾糧回來。」說着拿了拾兩銀子出來，交給那漢子道：「剩下來的就算給你喝杯酒吧！」

武德笑笑道：「那可太多了啦！」說完，已走了出去。

金振宇心裡想道：「這漢子看樣子也不會太兇，爲什麼老太婆說得他這麼不肖呢？」他正這樣想着，已聞老太婆喃喃地道：「眞奇怪，他今天一點不兇，難道祖宗有靈，他性子變了啦？」邊說邊又坐回那張竹椅子。

金元霸低聲向金振宇和郝鴻濤道：「我們快點歇一會吧，等他買東西回來，我們再吃一點，等天黑就趕路。」

金振宇他們實在太疲倦了，三個人躺在草堆上，一會兒就打起呼嚕來。

也不知睡了多久，金元霸忽在朦朧中聽到了很輕微的「噓……」的一聲，他驚覺地連忙定一定神，張眼望去，見那個武德的漢子躡手躡足的拖着瞎眼老婆婆走出門外，又輕輕的將門關上，金元霸忙悄悄的走到板隙向外一望，發現那漢子低聲的對瞎眼老婆子說道：「我這次發大財啦，他們三個人昨晚殺了朝廷的一等侍衛，朝廷出五萬兩銀子緝拿他們，這消息我今天進城聽到，原來他們三個躲在我們家，眞是天降財神！」

老太婆道：「現在你想怎麼辦？」

武德道：「我剛出去，就是通知我在捕房做事的朋友，他們隨後來了。」

金元霸聽得面色陡變，連忙走過去推醒金振宇和郝鴻濤，將剛才的情形告訴他們，金振宇和郝鴻濤心頭一震，道：「我們快點離開這裡吧！」

金元霸側耳一聽，臉色陡變，道：「來不及了，看來人倒不少。」

三人立刻抽出兵刃，走到窗前，推開窗子向外望去，看樣子有五六十人，都是捕快的裝束，已將屋子包圍，一個捕頭裝扮的虬髯大漢正向武德問道：「他們眞的受了傷嗎？」

武德答道：「眞的，我親眼看見的，喂！我們說好了，拿了獎我分一半。」

那捕頭道：「放心啦，少不了你的。」

金元霸認得那捕頭叫甄雄，記得兩年前京都出現了一名劇盗，朝廷下旨限期緝獲，金元霸還替他將大盗擒獲，幫了他一個大忙。想不

到這斷竟因利忘義，金元霸怒氣攻心，恨恨地道：「好，你們來吧！」

隨見甄雄走前數步，高聲叫道：「金總鏢頭，你們已犯了王法，我們拿朝廷的糧俸，那是情不得已，就請總鏢頭三位跟我們回去吧。」

金振宇氣憤憤地說道：「話倒說得夠堂皇的。」

金元霸高聲道：「甄雄，要是你夠朋友的話，就請放開一條路，等我辦完事之後，自會回來向朝廷請罪。」

甄雄說道：「金總鏢頭，這個恕難從命。」

郝鴻濤大怒，道：「甄雄，我們金總鏢頭有恩於你，難道你一點情義都不念嗎？」

甄雄道：「郝副總鏢頭，我這是公事公辦，說不上情義不情義。」

金元霸憤然道：「好，你有本領就抓我們回去好啦！」

祇見甄雄一揮手，屋後的木板突然破開數塊，七八名捕快衝了進來，金元霸一躍上前，手中長劍一招「風起雲湧」一陣郎嗆聲響，八把鋼刀全給他打飛墜地，八名捕快急忙逃了出去。

這些捕快平日已懾於金元霸之虎威，未交手已怕了三分，一接觸更打從心裡抖了出來，所以一招未過便連兵刃也丟了。

金振宇道：「這些都是膿包，我們衝出去吧！」

金元霸道：「你的脚不礙事吧！」

金振宇道：「還可以支持得住。」

金元霸道：「好，我們衝吧！」

三人正想往外衝，突然門板飛墜，甄雄帶着十多名捕快衝了進來。

金元霸恨他忘恩負義，立刻騰身上前向他刺殺，那些捕快就圍攻金振宇和郝鴻濤。

甄雄一手刀法倒還練得精，可以與金元霸週旋幾下子，但那些捕快便給金振宇和郝鴻濤打得落花流水，紛紛抱頭而逃。

甄雄和金振宇過了四五招之後，也給金振宇削斷了兩根指頭，飛身逃了出去。

金元霸帶頭，金振宇在中央，郝鴻濤押後，三人往外便闖。

誰料外面地上佈滿了捕野獸的絆脚索，金元霸和郝鴻濤急忙躍起避過地上圈套，金振宇却因脚傷跳躍不便，給絆倒了，同時樹頂飛箭如蝗的射了下來，金元霸急忙運起「暴風劍法」護住金振宇，郝鴻濤一刀割斷了套住金振宇的繩套，並把他攔腰一抱，飛身躍回屋裡去，金元霸亦騰身回去。

這些都是電光石火，金振宇差點沒命，此刻額角也滲出冷汗，暗道：「好險！」

金元霸咬牙切齒痛恨道：「想不到那傢伙這麼險陰狠毒！」

郝鴻濤皺眉道：「金大哥，我們現在怎麼衝出去？」

金元霸低頭一想，暗道：「待我先把那甄雄擒了進來。」說着已身形電射，飛掠而出。

到了屋外，他脚尖點地，隨即躍起，揮劍撥飛射來的羽箭，不避地上的絆脚索，幾個提縱起落，直奔甄雄。

捕快們一片驚叫呼喝聲，亂成一片，甄雄更驚慌失措，面如土色，一把便給金元霸擒住了。

金元霸毫不停留，左手將甄雄挾住，右手揮着長劍，再幾個提縱起落，已返回屋內。

金元霸將甄雄往地上一擲，甄雄伏在地上發抖，金元霸戟指罵道：「你這貪利忘義的奸賊，竟想拿我去領獎？我要宰了你這狗賊！」

甄雄發抖，兩手連搖道：「金總鏢頭，你饒了我吧，我……我……是奉命行事。」

郝鴻濤冷哼了一聲，道：「嘿！這個時候還嘴硬，待我先砍下你一條臂膀子再說。」說着一揚手中鋼刀。

甄雄陡的退後，嚇得面如死灰，哀求道：「郝副總鏢頭，我知錯了，求求你……求求你別……」

金振宇喝道：「那你就立刻叫你的手下先行退下去吧！」

甄雄顫聲道：「好好，我就命他們退去。」

此刻突然一陣急驟蹄聲傳來，在屋外停了下來。

金元霸、金振宇、郝鴻濤均面色猝變，金元霸急到門口一望，見一隊兵紛紛下馬，捕快向兩旁退了開去。

金元霸急轉頭沉聲道：「是八旗兵！」

郝鴻濤和金振宇同時心頭一凜，郝鴻濤道：「金大哥，我們還是衝出重圍再作打算吧！」

金元霸一抖精神，道：「好吧，我們衝！」

三人正要往外闖，突然，木屋的四面伸進了四支火鎗，隨聞大聲喝道：「站住，不許亂動，否則要吃火鎗彈子。」

金元霸等三人楞住了，他們知道這種火鎗非常厲害，非血肉之軀可能抵擋的。

金元霸尋思：「要是己方有四個人還可以出其不意的，猝然騰身奪取火鎗，但是現在只有三個人，而且振宇又跳躍不便，這回兒眞糟了！」

外面一個漢子又喝道：「快將兵刃放下。」

金振宇不甘就此被擒，他一抖手，欲將長劍向着持火鎗的人擲去。

怎料劍未出手，即見火光一亮，轟的一聲巨响，火鎗的子彈打中金振宇旁邊的木柱，木柱立刻斷了。

金振宇他們嚇了一跳，不敢再嘗試反抗，金元霸微喟一下將手中長劍擲下，金振宇和郝鴻濤也只好把兵刃擲在地上。

一個身穿都統官服，長身玉立的俊美少年緩步走上前，在木屋門口站定了，在他旁邊有一個副官跟隨着。

俊美少年向屋內看看之後，隨即向副官一揮手，副官立刻拿出一個皮索，抛到一直呆立的甄雄面前，甄雄猝然嚇了一跳。

那副官指着甄雄道：「甄捕頭，把他們綑綁起來。」

甄雄忙不迭的答應着，立刻動手先綁金元霸，他一面綁一面嘲諷道：「金總鏢頭，這次是你不夠義氣啦，五萬兩銀子也不是你的，關照關照我也不肯，你這麼吝嗇也沒有用呀，現在還不是逃不掉嗎？」

副官喝道：「別廢話啦，快點！」

甄雄立即不敢再開口，匆匆的將金振宇他們綁得紮紮實實的。

副官即命八旗兵將金元霸、金振宇和郝鴻濤推上了一輛馬車裡，再將馬車用布封好了，立刻一聲喝令，八旗兵拔隊起程。

金元霸、金振宇、郝鴻濤三人被綁着囚在車廂內，但覺車行甚急，且越來越覺得顛簸，不像是進城的道路。

金振宇將身子移動一下，將臉貼着車廂板縫中，向外望去，果然這車子是向郊外駛去。

金振宇內心十分詫異，轉頭向金元霸道：「爹，他們不是押我們回北京城。」

金元霸也覺奇怪，道：「不是回城裡去？」

金振宇道：「看這條路，是向着蘆溝橋去的。」

金元霸疑惑地道：「這就怪了……」

郝鴻濤道：「大概這隊八旗兵是駐守在蘆溝橋外，他們先押我們到部隊那裡審問吧！」

金元霸不知道這個解釋是對或不對，總之大家也想不通這個疑問。

馬車再奔馳了一會，忽然停了下來，金振宇他們在車廂裡聽見好像有人在說話，但離得太遠，也不知他們說什麼，不一會，車子震蕩了起來，又再起行了。

金振宇的臉仍然貼着車廂尾部的板隙，車子一路向前馳去，過了蘆溝橋，金振宇驟然看見那個鷹鼻老者和看不清多少數目的黑衣漢子，埋伏在橋的兩旁以及小丘和草叢裡。

金振宇將所見的告訴其父，金元霸立刻挪動身子，貼着板縫向外張望，此刻馬車越馳越遠，那些人已變成了小黑點，但仍可見到他們紛紛躲回草叢中或土丘之後。

金元霸轉過身來，道：「原來這斷帶了人在這裡攔截我們。」

郝鴻濤道：「這是不幸中之幸了，現在給八旗兵抓住，我們還有希望洗脫罪名，如給他們截住就更糟了。」

金振宇心內狐疑，道：「剛才八旗兵跟他們說些什麼呢？」

金元霸沉吟着道：「大概是八旗兵的軍官向他們查問吧！」

郝鴻濤忿然道：「那鷹鼻老賊確是陰險狡獪，他逃走後立即就去報告我們殺死朝廷的一等侍衛，想令我們走投無路。」

馬車飛馳了三四百里之後，突然又停下來了。

金元霸忖道：「大概到了八旗兵的營地了吧？」怎料說聲未完，突然响起了喊殺聲，繼而人聲喧嘩，兵器碰撞聲，慘叫聲亂成一片。

金元霸等困在車廂內大爲驚奇，金振宇又貼着板隙外望去，但只看到後頭，前面的人廝殺則無法看到。

金元霸詫異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郝鴻濤道：「會不會是爲了五萬兩獎金打了起來？」

金元霸道：「絕不會是爲了獎金打起來的，因爲八旗兵的軍官個個都是王孫貴胄，五萬兩他們根本不放在眼內。」

一會兒喊殺聲和兵器碰撞聲漸漸疏落了，繼而沉寂下來。金元霸三人交換了一下眼色，大家也不知道外面情形怎麼樣，自己的命運更難預卜了。

突地，有人用刀猛力將車廂砍開，金元霸他們眼前一亮，可以看見外面的景物了。只見數十名八旗兵星星散散的躺伏地上，想是剛才打鬥時被殺的，那個少年軍官早已不見了。

一個紫膛臉的老者將金元霸等三人揪了出來，並用刀割斷了綑綁的皮索。

金元霸、金振宇、郝鴻濤三人驚奇地瞠着目，這眞是太意外了，他們看見紫膛臉老者的周圍有十餘個年輕漢子，但是沒有一個是認識的，這些人爲什麼要救他們呢？

紫膛臉老者替金元霸三人鬆了綁之後，微笑着道：「金總鏢頭，還認得故人嗎？」

金元霸詫異地注視一下紫膛臉老者，道：「請恕在下眼拙，閣下是……」

紫膛臉老者哈哈笑道：「難道金總鏢頭忘記了，在長江得你相救，幸保性命的石破天了嗎？」

金元霸一楞，再看清楚一下紫膛臉老者，想起那石破天虬髯滿面，神威凜凜，現在這老者雖然有些相似，但一根鬍子也沒有，當下狐疑道：「您就是虬髯客石破天？」

紫膛臉老者道：「是啊！」

金元霸道：「您怎麼將鬍子都刮光了呢？」

紫膛臉老者說道：「那次在長江遇難，得你相救之後，爲了避免朝廷的緝捕，所以就改名換姓，也改頭換面的隱蔽起來了。」

金元霸這才恍然。

原來這石破天乃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的弟弟，洪秀全定都南京之後，諸王即發生內訌。天王疑心楊秀清要取他而代之，暗中囑韋昌輝設計殺楊秀清，石達開心懷不平，韋昌輝又把他的家眷殺了，專橫如東王，洪秀全眼見去了一個楊秀清，又來了另一個楊秀清，乃下令殺北王，欲聯翼王，而翼王知大勢已去，無可挽回，遂別樹一幟，與弟弟石破天縱橫江南，最後入川，石達開爲駱秉章所擒，隨軍四散，石破天只好重回南京投靠洪秀全。

同治三年，曾國荃攻克南京，洪秀全自殺，太平天國就此亡了，清廷嚴密緝拿餘黨，石破天東逃西竄，在長江上游給清軍圍攻，終因受傷墮江，那時恰巧金元霸之船駛近長江，救起了石破天。

金元霸雖明知他是太平天國的將領，但識英雄重英雄，不但沒有將他交給清軍，反而替他治癒傷勢，然後送他上岸。

金元霸在危難之中，不意和這久別的石破天相遇，眞是萬分意外，遂問道：「石兄爲何在這裡和八旗兵動起手來？」

石破天道：「我剛要和我的徒兒們進城去，竟在這裡碰到這隊韃子兵……」石破天說到這裡忽然一頓，想起金元霸也是滿州人，於是改口道：「碰到這隊八旗兵，也不知道他們是不是來對付我的，反正先下手爲强，把他們幹掉了再說，怎料竟然意外地救了恩公你們。」

金元霸一笑道：「這大概是我命不該絕吧！」

石破天疑惑道：「我久聞人說，恩公在京城名望甚高，朝廷也給你面子，却怎麼會被八旗兵……」

金元霸微喟一下道：「這是一場誤會，只因爲我誤殺了一名一等侍衛……」他把奪鏢之事略去不提了。

石破天道：「既然是誤會，那一定會澄清的，不過……恩公你們既然遭朝廷緝捕，路上還是改改裝，避避人的耳目好。」

金元霸亦點頭贊同。

石破天於是叫那十幾名漢子上前，向金元霸、金振宇、郝鴻濤等一一參見，他們這些徒衆，甚麼裝束都有，農民裝、船夫裝、商人裝、漁夫裝……

石破天請金元霸三人隨便挑甚麼裝束，命徒衆們跟他們轉換了，再將八旗兵遺下的馬匹，挑選三匹交給金元霸。

金元霸喜道：「馬匹對我們最合用了，因爲他們兩個受了傷啦。」

石破天道：「還有四支火鎗也奪自八旗兵的，一併送給你們吧。」

金元霸道：「這些長火鎗很礙眼，帶在路上不方便，還是你們留着吧。」

石破天道：「這也好，其實金總鏢頭武功蓋世，這些火鎗又有何用處呢？」

金元霸暗道：「我們正是被這些火鎗所制而被擒的呢？」忽然想起一件事，笑着向石破天道：「你糾集徒衆，不是又要起義了吧？」

石破天哈哈地笑道：「洪秀全尚且失敗，我有那樣的才能嗎？只配幹些江湖勾當吧。」

金元霸笑道：「原來石兄做了山大王了，他日遇到了我的鏢旗，你可要賞賞面啊！」

石破天哈哈大笑道：「我有天大的膽量，也不敢動恩公的『金』鏢旗哩！」

郝鴻濤和金振宇等都笑了起來，大家不敢久留，互相告別登程趕路。

金元霸、金振宇、郝鴻濤三人分三路向天津進發，其實北京城與天津距離並不遠，如取直路，快馬兼程，一日當可到達，但現在步步驚心，而且重重阻截，再近也是難走的。

郝鴻濤作漁夫打扮，繞道至通縣，再由北運河從水道赴天津。

金元霸則取直路，沿着永定河前行。

金振宇從長辛店過良鄉，繞涿縣，再由大清河去天津。這路程當然是遠得多了，但或可避過敵人的耳目。

此刻已是入黑時候，金振宇改了獵戶打扮，頭戴竹笠，將臉也遮住了，他策馬來到了長辛店，預備找一家客棧好好地睡一晚，明天一早再趕赴良鄉。

「留香棧」是長辛店比較像樣的客棧，此刻前門兩個大燈籠已亮起了燭光。

金振宇正在棧外樹下拴着馬，突然傳來清脆的聲音：「眞倒他媽的霉，這長辛店的人都是吝嗇鬼，情願死也不願買藥。」

金振宇已將馬拴好了，轉身過來，見一個高顴凹頰的老者和一個青衣少女，扛着幾枝刀槍及兩個藥箱走過來。

那少女容貌清麗秀艷，臉上還帶有幾分稚氣，看年紀只不過十七八歲模樣。

金振宇暗暗地詫異着：「這樣粗俗的言語，竟然出在這麼俏麗的人兒口中，這大概是走江湖賣藝者的習慣吧！」

那老者氣嘟嘟的把箱子往地上一放，道：「都是怪妳不好，在天津一天多少也有幾錢銀子可撈，妳偏要嚷着到這裡來轉轉運氣，現在倒轉的是霉運。」

少女兩手一叉道：「現在你倒來怪我啦，你在天津欠了多少鴉片錢啦，你還能在那裡呆下去嗎？」

那老者立刻悶聲不響了，却在連連的打呵欠，想是鴉片癮又起了。

金振宇暗忖：這些賣藝者的日子倒眞難過。他轉身向着留香棧一拐一拐的走了過去，那青衣少女突然從後面追了上來，口中嚷道：「喂，喂，這位朋友請留步。」

金振宇一怔，轉身問道：「姑娘是叫我嗎？」

青衣少女道：「當然是啦，這裡那有別人呀！」

金振宇一笑道：「有什麼事嗎？」

青衣少女向金振宇的脚一指道：「你的脚受了傷是嗎？」

金振宇心頭一跳，急道：「不……」

青衣少女不由分說：「看你這情形，還說不是受傷，不是我嚇唬你，受傷不治理，你的脚會廢掉的。」她說着手裡已拿着幾個藥丸，續道：「不是我誇口，我們這些家傳『百寶丸』，不論外傷、打傷、內傷、給石頭擦傷、給毒蛇咬傷，都是一擦就好，還可以吃的，眞是萬試萬靈。」

原來她是推銷藥丸。

金振宇看着她滔滔的說着，心裡不覺在暗笑，她竟然對着武學世家推銷跌打藥。不過這少女的確是俏麗脫俗，而且天眞無邪，所以吸引着金振宇的視綫。

他凝視了這少女一會，驟然覺得她好生面善，好像在那裡見過，但怎麼想也想不起來，在什麼時候見過這麼漂亮的一個少女。

青衣少女覺得金振宇呆呆的盯住她，既不開聲說話，也沒有買藥的意思，立刻「啐」了他一口，道：「這長辛店裡的人都是瘋子，個個的眼睛都往人家身上溜的，藥也不買的，滾你媽的蛋！」她說着已將身一扭走開了。

金振宇給她這麼一說，立時臉也紅了，覺得十分尷尬，連忙走進客棧去。

他開了一間上房，立刻吩咐店小二拿小菜饅頭進來，他早就餓得肚子在叫了，正想躺一會等東西吃的時候，忽聞外面又响起那個少女的聲音：「你們這裡有房間，爲什麼不租給我，難道你們是開黑店嗎？見我沒帶貴重的東西就不租是不是？」

那店伙道：「嗳唷，姑娘妳可不要這樣說呀，我們的房子最少是兩錢銀子租的，現在妳只有一錢多一點，叫我怎麼租給妳，難道要我貼嗎？」

青衣少女道：「放狗屁，誰要你貼啦？我明天會給你，欠不了你的。」

金振宇暗忖：這個野姑娘橫蠻得的確有趣，一時觸發了他的童心，也因爲那小姑娘太美麗的關係，於是翻身而起，走出房去湊湊趣。

青衣少女看見金振宇走了出來，立刻嘴角一翹，道：「這吝嗇鬼也住得起客店，我爲什麼住不起？」

店伙看看金振宇，再回頭對青衣少女道：「姑娘，人家是給足了房錢的。」

青衣少女冷哼一聲，那雙大眼睛斜盯了金振宇一眼，輕蔑地說道：「他給足了房錢，嘿，連脚傷也不肯化錢買藥，情願讓一條腿廢掉啦。」

金振宇笑着走了過去，道：「我現在就是想跟妳買藥。」

青衣少女半信半疑地道：「唷，肯買藥啦，疼得要命啦，是嗎？」

金振宇假裝着苦臉道：「是啊，我不想脚痛，只好心疼啦。」

青衣少女咭咭的笑了起來，道：「看你這副窮酸相，我就算便宜一點給你吧，你預備銀子啦，一手交銀子，一手交貨！」再回頭神氣的對店伙道：「妳姑奶奶我有銀子啦，快開房間。」

店伙拿她沒法，只好帶她進房去。金振宇看着她進房之後，心裡起了一種很奇妙的感受，覺得這少女既俏麗可愛，又粗野豪放，給人一種既甜美，又刺激的感覺。金振宇暗忖：如果有位這樣的姑娘在身邊，相信永遠不會寂寞的。

過了一會，青衣少女拿着十幾顆用白紙包裹的丸子進來，她右手拿着丸子，左手一伸道：「銀子拿來，一分錢一粒，這裡共十五粒，一共一錢五分。」

金振宇笑道：「妳這丸子用多久才見效？」

青衣少女用賣藥的口胳道：「一用就見效，萬試萬靈，絕不虛假。」

金振宇道：「一用就見效，那麼我買一顆好啦。」

青衣少女面孔一板，道：「那有這樣的，最少要買十五粒，少了不賣，便宜給你啦，還婆婆媽媽的，眞不是漢子。」說着就要回頭走。

金振宇急忙叫住她，道：「喂喂，我買，我買。」

青衣少女再回頭道：「買就快點給銀子，囉嗦什麼。」

金振宇從懷中摸出約五錢重的碎銀，道：「喏，拿去吧！不過，妳要替我上藥的。」

青衣少女叫了起來道：「什麼，要我替你的臭脚敷藥？」

金振宇調侃着道：「噢，治外傷的不替人家上藥怎成啊，妳那位……那位老人家呢？」

青衣少女把小嘴一翹，道：「哼！別說他啦。」

金振宇奇道：「怎麼！他是妳的爹嗎？」

青衣少女輕蔑地道：「呸，他配做我的爹！」

金振宇問道：「那麼，他是妳的什麼人呢？」

青衣少女生氣地道：「是我的舅舅，眞倒透霉，竟然有個這樣的舅舅。」

金振宇道：「現在他到那裡去呀？」

青衣少女道：「我們拆夥啦，剛才頂了幾句，他又沒銀子去抽鴉片，就把混飯吃的家當都拿走啦，一定是去押了抽鴉片啦。」

金振宇奇道：「他就留下妳一個小姑娘不管嗎？」

青衣少女道：「誰要他管啦，我從小跑江湖，有什麼可怕的。」她一頓，向金振宇瞪了一瞪眼，道：「你這人眞是的，問這問那幹什麼？嘿！」

金振宇還待開口，店小二已拿了小菜進來，青衣少女道：「好啦，你吃你的東西吧！」說着已往外走去。

金振宇立刻狼吞虎咽起來，片刻之間，已將五盤小菜六個饅頭吃得一點不留。

他吃飽之後，覺得肚子舒服得多了，正在慢慢的喝着香片茶，忽覺全身疲乏不堪，心想：自己的確是筋疲力竭了，非要好好睡一覺不可，他的眼皮也慢慢垂了下來。

朦朧間，見那個青衣少女又推門走進來，他只覺得是一個朦朧的影子，想盡力睜開眼睛和她說幾句話，但說什麼也睜不開，隱約好像聽那少女清脆的聲音道：「你的銀子是四錢五分，現在還你三錢銀子……銀子……銀……」這個聲音迴蕩着，那青衣少女的影子亦在金振宇的眼簾中隱去……

金振宇也不知睡了多少時候了，朦朧中像聽到幾聲慘嚎的叫聲，但他睡意未退，正要再入夢鄉。

突然，房門給一物蓬的一聲撞開了，金振宇這才一驚跳起，他定一定神後，看見撞開房門的是一張木桌。

金振宇立刻拔劍在手，迅速摸摸放在枕頭那裡的盒子，急忙將盒子綁紮在身上，再持劍騰身躍出門外。

金振宇甫出房門，突然踢到一件物事，他低頭一看，原來是一具屍體，再一望，還有一具在牆邊，噢！走廊那裡也有一具，是那個店小二，第一二兩具是武裝打扮的勁衣大漢，金振宇驚駭莫名地暗忖：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他忽然想起那個青衣少女，急忙走過去敲她的門，敲了一會不見應聲，他急得用力猛敲。

「什麼烏龜王八蛋，吵什麼？死了人嗎？」她一開口就罵，但金振宇總算知道她沒事，把心放下了，叫道：「姑娘，眞的是死了人啦，妳快點出來！」

聽見裡面那少女跳起來穿衣服的聲音，隨叫道：「要是你騙我，看我揍你！」

房門開了，當青衣少女看見那三具屍體的時候，驚駭得大叫一聲，差點昏了過去，金振宇急忙將她扶住。

青衣少女顫抖的道：「這……這是怎麼一回事？是……是你殺的嗎？」

金振宇道：「不是我殺的，我也是剛醒過來的，就看見這三具屍體啦！」

青衣少女道：「眞……眞怕……人，我們……快點……離開這……這裡吧！」

金振宇道：「好，我們快點走，要是驚動了官差那就麻煩了，進去收拾吧。」

青衣少女發着抖道：「我不敢一個人留在房中收拾，你陪陪我吧！」

金振宇見她怕得這副可憐相，故意氣她道：「妳不是說沒有什麼可怕的嗎？」

青衣少女瞪他一眼道：「這時候還說這種話，你眞他……」她頓着說不下去了，但金振宇知她想罵「他媽的」。

青衣少女進房去將她的小藥箱和一點零碎東西收拾之後，就和金振宇一齊離開房間，當他們走出走廊的時候，青衣少女突然駭然驚叫起來，金振宇急忙將她一扶，忙問道：「發生了什麼事？」

矮胖商人與粗獷漢子爭吵，中年文士勸解。

青衣少女用那抖着的手一指道：「屍……屍體……變……變殭屍了！」

金振宇急忙地向前一望，果然那三具屍體不見了，金振宇饒是藝高人膽大，也不覺打了一個寒戰，全身汗毛直豎，那有這樣的怪事，他看過那三個人已是死定了，怎麼會走路呢？要是說給人搬走了屍體，但以他的武功修爲，那有聽不到聲音的道理？莫非眞是殭屍復活了麼？

青衣少女已是嚇得面青唇白，瞪着眼睛呆在那裡，金振宇也心驚膽跳，一手拖住青衣少女往外急走。

他們離開了客棧之後，天邊已露出曙光，當青衣少女知道金振宇也是到天津去的時候，就要跟他同去，因爲她的家鄉就住在天津。

金振宇尋思：有她同行，兩小像是夫妻模樣，倒可以避過敵人的耳目，而且有個這樣美麗可愛的姑娘爲伴，眞是求之不得，所以立刻答應了。

金振宇騎來的那匹馬，他知道是從八旗兵手上奪來的，不能再騎着上路，再兼現在有個小姑娘同行，一匹馬也不方便，就立刻到市上僱了一輛驢車上道。

晨光曦微，冷風蕭索，驢車向着艮鄉進發。青衣少女和金振宇經過昨夜的遭遇，兩人的感情進展得極快，她不再那麼粗野蠻橫了，二人在車廂內有說有笑的，倒也不覺得寂寞！

青衣少女告訴金振宇，自己叫林思齡，祖居就在天津，却跟隨那個不成材的舅舅習了幾手雜耍，便出來賣藥爲生，但她舅舅常常將刀槍等器具拿去典當，便一兩月也贖不出來做買賣了。

金振宇對林思齡十分同情，他暗想：「如果這趟鏢完了，我一定再到天津找她，盡我的力量去幫助她，務要使她過着快樂的日子。」

林思齡見金振宇低頭默默地沉思着，遂笑着道：「黃大哥，你在想什麼？是不是念着家中的老婆呀？」

金振宇不敢對她說出自己的眞姓名，怕她在人多的地方嚷了起來，引起敵人的注意，所以告訴她是姓黃的，橫豎金也是黃色的嘛！

金振宇聽她這麼說，笑起來道：「我是想老婆，不過我家中沒有老婆，我是想娶一個老婆。」

林思齡「啐」了他一口，立刻又咭咭的笑了起來。

金振宇看見她那副天眞無邪甜美的樣子，頓時忘了路途中的兇險。

驢車將近到達艮鄉的時候，金振宇突聞一陣馬蹄聲由後面疾馳而

來，刹那間趕上了驢車，一名勁裝的大漢在馬上一伸手就將那頭拉車的驢子挽停了，車子猝然停下，車廂猛然一震，林思齡身子突地一倒，整個人撲入金振宇的懷中，她那頭秀髮覆蓋着金振宇的臉孔。

剛巧此刻有一名滿臉兇相的漢子掀開布幔，伸頭向裡面看望，他看見車廂一男一女這種情景，立時呵呵大笑起來，道：「在路上也親嘴兒，這女娃子眞蕩得夠勁兒。」說罷又哈哈的笑着。

林思齡突站了起來，她兩手叉腰，怒眼圓睜，向漢子罵道：「你老婆才蕩，你妹妹才蕩，你老婆在家裡跟人家親嘴！」

那大漢面色一變，喝道：「妳這個丫頭不知死活，老子要割掉妳的舌頭！」他手中刀一掄，旁邊一名大漢將他的手一拉，道：「老張，別礙了大事，我們快追吧！」

那滿臉兇相的大漢怒哼了一聲，隨即與衆策騎馳去。

金振宇剛才見林思齡跟這些人吵起來，心中焦急，現在才噓了一口氣。暗忖：今天如果不是與她同行，此刻又是一場拚殺了。

屢遭奪鏢　披荆斬棘

到達了良鄉之後，金振宇不敢投店，找一家農居歇宿，翌日再趕赴涿縣而去。

郝鴻濤那日馳馬奔向通縣，將到達通縣，他即棄馬步行，因爲他是漁翁打扮的，一個漁翁騎着快馬是不合情理的。

郝鴻濤老於江湖，一到通縣他即發覺有很多形跡可疑的武林人，郝鴻濤認定他們一定和奪鏢有關係。爲了裝得更像，他暗地買了一籃鮮魚，沿途叫賣，並且用汚泥塗在臉上，果然給他瞞過了追踪者的耳目。

入夜，他在岸邊找了一個隱蔽的地方睡下來，等天明即趕渡船到天津去。

天方破曉，即有很多過往客商在埗頭等候客渡，郝鴻濤亦雜在人叢之中候船。

在郝鴻濤旁邊是一個矮矮胖胖的布匹商人，他等得很是不耐煩，開口罵着：「他奶奶的熊，這些死王八羔子的船，每次都要等他媽的一個早上，不知是不是給海龍王召去啦，眞他媽的……」

一個吸着旱烟的粗獷漢斜視他一眼，道：「眞不明白，在這裡叫嚷有什麼用？急也是等，不急也是等，有本事自己買一條船，喜歡什麼時間開都成啦。」

矮胖漢子臉上的肥肉顫動了一下，怒道：「人家叫嚷關你什麼事，你這是有心找麻煩嗎？」

粗壯漢子霍地站起，手中旱烟桿子向矮胖商人一指道：「有心找麻煩又怎樣？難道我怕你這身肥肉嗎？」

矮胖商人被氣得聲音都有點顫抖，道：「誰跟你這粗人一般見識，我是瓷器，你是瓦片，我才不跟你碰。」

粗獷漢子怒道：「好，我就看看你這瓷器打得破打不破？」說着舉起吸旱烟的桿子要向矮胖商人頭上敲下去。

此刻一個中年文士上前攔着道：「朋友，大家無仇無怨，那又何必呢？」

粗獷漢子怒氣未平，道：「他太豈有此理！」

矮胖商人也反唇相譏，道：「你才豈有此理！」

粗獷漢子盛怒着一掌推向矮胖商人，矮胖商人立刻好像滾地冬瓜一樣的滾在地上。他恰巧跌在郝鴻濤身旁，郝鴻濤給他撞了一下，碰到了他背在外衣裡面的包裹，郝鴻濤急忙避開，他留神注意一下這矮胖子，看來不像是武林中人，也就不以爲意。

矮胖商人在地上半天爬不起來，有些人哈哈地笑着，此刻那個中年文士做好做歹的將這粗獷漢子拉開了。

不久，客船來到了，待船上的乘客上岸之後，在埗頭的客商便紛紛上船。

船夫解纜正要啓行的時候，忽然有個壯漢背着一個老者匆匆而來，邊走邊叫着：「船家，等等，等等。」

壯漢背着老者及時走過跳板，船家即解纜啓航。壯漢將老者輕輕的放下，長長的噓了一口氣，說道：「幸好趕得着，幸好趕得着。」

郝鴻濤偸眼看看，那老者像是生病，埋着頭在咳嗽。

中年文士看看老者，向壯漢道：「大哥，這位老人家生病是嗎？」

那壯漢道：「是的，現在正要趕到天津去治病。」

中年文士奇道：「怎麼要到天津去治病呢？」

壯漢嘆了口氣道：「通縣的大夫都看過啦，沒有一個管用，聽說天津有一個名醫，治病是很有辦法的，所以去看看。」

渡船扯起了風帆，正是順風扯帆，船行甚速，郝鴻濤坐在一個角落，埋首假寐，約一頓飯時光，忽聞一個聲音說道：「郝副總鏢頭，久違啦！」

郝鴻濤突地心頭一跳，他瞇着眼向說話的人偸看了一眼，原來是那個裝病的老者，他連忙佯作不知，闔着眼睛睡覺，心中却在盤算對方不知是敵是友，如果是盯梢的敵

人，那又是怎麼樣的人呢？有多少人呢？如受圍攻又如何脫身呢？他內心在打着主意，又聞那人冷冷的說道：「郝鴻濤副總鏢頭，怎麼眞人不露相啦？」

郝鴻濤突覺這人的聲音好熟，尋思着：在那裡聽見過這個聲音？突然他心念一動，心頭隨着猛然一震，暗道：「不會是他吧？」

那老者又道：「郝鴻濤副總鏢頭想是睡着了，你們就叫醒他吧！」一人答應着，過去推推郝鴻濤。

郝鴻濤心想，他既說你們，一定是不只兩個人了，他佯作被叫醒，張眼望望，推他的竟是那個矮胖商人！

郝鴻濤裝着矇矓睡醒，望望矮胖商人道：「這位朋友，有什麼事嗎？」

矮胖商人向老者一指道：「李爺叫你吶。」

李爺，郝鴻濤心頭再次一震，隨着向老者望了過去，果然他所料不差，這老者竟就是遼東的「無敵鐵拐」李天雄。早年郝鴻濤押鏢往遼東的時候，與他有一面之緣。

此刻「無敵鐵拐」已精神奕奕地坐在那裡，兩目閃着寒芒，盯視着郝鴻濤，道：「郝副總，還認得老朽嗎？」

郝鴻濤茫然道：「甚麼郝副總？老兄，大概認錯了人吧？」

「放明白點吧，別再裝蒜啦！」說話的竟然是那個中年文士，現在他知道敵方已有四個人了。

郝鴻濤暗忖：單是「無敵鐵拐」已經難以應付了，還有矮胖商人、中年文士、和背老人上船的那個漢子，這三人身手不知怎麼樣？

「他既然不認，我們就自己下手吧！」這話是那個粗獷漢子說的，郝鴻濤暗忖：現在是五個了，今天要脫身當眞是難上加難了，何況在船上，怎能逃脫呢？

「無敵鐵拐」李天雄道：「郝副總你再不承認的話，我們只好得罪了。」

郝鴻濤還是硬着頭皮，道：「老兄，我眞的不是你們所說的什麼副總鏢頭，我只是個捕魚爲生的漁翁。」

「無敵鐵拐」乾笑了幾聲，隨向那幾人打了個眼色，那矮胖商人立刻抽出短刀，中年文士則從懷中取出一卷黑色的畫卷，逼向郝鴻濤。

郝鴻濤一眼望見中年文士那卷黑色的畫卷，神色又是一變，暗道：糟了，現下高手林立，原來這中年文士就是江湖傳說的「鐵卷寒士」潘瑞生，他手中的鐵卷用純鋼所製，且內藏機括，只要對方兵器與他的鐵卷一撞，便立刻射出蜂針暗器，的確是歹毒非常。

「鐵卷寒士」潘瑞生用鐵卷指着郝鴻濤，道：「請閣下將那東西交出來吧！」

郝鴻濤顫聲道：「我……我有什麼東西？」他口裡說着，心中想着應變之計。

粗獷漢子喝道：「我們搜！」

矮胖商人道：「不用搜，他是背在背上的，我剛才碰到了！」說着就蹲下去，伸手向郝鴻濤的背上。

郝鴻濤的背是靠着艙板的，此刻他背上用力向艙板一頂，就借這一頂之力，脚前頭後，身貼艙面，猝地彈出。

這一下既避過了矮胖商人向背上一抓，又脫出了「鐵卷寒士」及粗獷漢子的兵器威脅。

郝鴻濤脚未踏實，那壯漢已一刀迎面劈來，郝鴻濤立即一提眞氣，突然雙脚齊起，左脚踢飛壯漢手中的鋼刀，右脚踏中他的胸膛，祇聞「咯」的一聲，想是肋骨斷了，口中鮮血狂噴，在這電光石火之刹那間，郝鴻濤已將那把鋼刀接在手中。

船艙裡的其他乘客已嚇得面無人色，紛紛躲在一旁發抖，船家也驚得目瞪口呆，不知這些人因何事故打了起來。

郝鴻濤剛奪得鋼刀，一枝鐵拐驟然無聲無息的向他面門點到，郝鴻濤急忙橫刀一架，立覺手臂發麻。郝鴻濤心頭一震，暗忖：「無敵鐵拐」果然名不虛傳。

由於船艙空間不多，這對郝鴻濤反爲有利，因爲只可以一人上前交手，沒法幾人圍攻，但就是一個「無敵鐵拐」也難以打發了。

李天雄瘸了一隻脚，但他單脚跳躍如飛，非常靈活，鐵拐上下翻飛，如雨點般向郝鴻濤全身要穴點、打、戳、刺。

郝鴻濤已是冷汗直流，他一面應戰，一面慢慢的退向船頭。

矮胖商人、鐵卷寒士、粗獷漢子三人立刻躍至船旁環立着，他們防着郝鴻濤跳江逃走。

郝鴻濤在船頭再與「無敵鐵拐」李天雄勉强支持十餘招，看來他非要落敗不可，突然，李天雄虛晃了一招，待郝鴻濤一刀劈來，他立即鐵拐一翻，向郝鴻濤之鋼刀一挑，郝鴻濤手中刀立刻脫手向上飛去。

郝鴻濤猝然一驚，但他應變奇速，突地雙脚一蹬，身形如箭般向上直射，再將空中的鋼刀接在手中，隨着一提眞氣，一個鷂子翻身，已上了船篷。

粗獷漢子、「鐵卷寒士」、矮胖商人已「颼、颼、颼」的隨着飛身而上。

郝鴻濤靠着桅杆接戰三人，他不敢硬接「鐵卷寒士」手中的鐵卷，

只有左閃右避，但矮胖商人和粗獷漢子的刀法也不弱，他避得「鐵卷寒士」的進擊，但另一面的兩把鋼刀已攻到，船篷上跳躍不便，郝鴻濤只好向下一蹲，避過了兩把鋼刀。

那兩把鋼刀收勢不及，全砍在桅杆上，那粗獷漢子膂力的確驚人，他這一砍，整把刀陷入桅杆上。

郝鴻濤不待他將刀抽出，乘勢向他進擊，但「鐵卷寒士」手中的鐵卷替他一擋，郝鴻濤急忙將那攻出的一招硬生生的收回，粗獷漢子趁這一撥之勢將刀從桅杆中拔出，那條桅杆已給他的刀砍有一條兩寸深的刀縫。

郝鴻濤倏然心中一動，他架開了矮胖商人和粗獷漢子的兵器，佯着一刀攻向「鐵卷寒士」，待「鐵卷寒士」欲招架的時候，郝鴻濤刀鋒一偏，砍在桅杆之上，那支桅杆兩面受了刀砍，風帆又兜着風，立即發出「嘎、嘎」響聲，隨即轟然折斷，向江上墜下去。

郝鴻濤就乘桅杆一折，全船側向一邊之際，他隨着桅杆向下躍去，桅杆掉在江上，郝鴻濤掉在桅杆之上。

江流湍急，桅杆被江水冲向下游，郝鴻濤騎住了桅杆，飛快地遠離渡船，隱約還聽聞呼喚叫罵之聲，和那些乘客與船家驚駭叫聲，混成一片。

太陽下山了，江面反映着一片金黃色，郝鴻濤在驚濤駭浪中盡力支持，現在已筋疲力盡。幸好水流漸漸緩了下來，郝鴻濤舉目向前一望，見前面有一個淺灘，不禁心頭狂喜，即刻用脚猛撥着江水，將桅杆划向淺灘。

桅杆擱在淺灘上，淺灘對上便是一片樹林，郝鴻濤走到樹林裡，再也支持不住了，往地上便倒。

郝鴻濤就在草地上昏睡了過去，也不知睡了多久，當他醒來的時候，已是星斗滿天了。

郝鴻濤突覺一片冰凉的物體觸及頸項，他以爲有蛇在爬，急忙用手去撥，誰料他的手觸到是一條冰冷的鐵拐。

郝鴻濤大驚失色，轉頭望去，乍見「無敵鐵拐」李天雄已坐在他背後的地上，此刻鐵拐正指着他的咽喉。

在暗淡的月色下，見「鐵卷寒士」潘瑞生、矮胖商人和那個粗獷漢子亦環伺在一旁。

「無敵鐵拐」李天雄乾笑了兩聲，道：「郝副總鏢頭，這回跑不了啦！」

郝鴻濤想翻身而起，但鐵拐往他咽喉一送，郝鴻濤幾乎閉氣過去，他不敢再妄動了。

郝鴻濤心內暗忖：他們怎會追到這裡來？他突然想起，一定是那根桅杆給了他們綫索，自己離開淺灘時候，由於疲乏不堪，一時疏忽了，沒有將桅杆再推出江心，他們的船順流而下，當然會發現桅杆，而上岸追尋來的，他暗罵自己粗心大意，以致造成此次之失。

郝鴻濤心念間，那粗獷漢子已經走了過來，動手要解他背囊，郝鴻濤拚命護着，「無敵鐵拐」李天雄的鐵拐向他昏穴一戳，郝鴻濤立時昏迷過去，什麼也不知道了。

＊　＊　＊

金元霸是沿着永定河直奔天津的，按理這條路最受人注意，那天他和兒子金振宇、副總鏢頭郝鴻濤分手之後，即策馬向天津飛馳而去。

奔至酉牌時分，天已入黑，後面忽然傳來一陣急疾馬蹄聲，金元霸暗忖：莫不是追踪的人到了？他將馬韁一勒，故意讓馬兒緩下來。

刹那間兩匹快馬在他身旁馳過，馬上是兩名藍衣勁裝漢子。

金元霸閱歷豐富，知道是到前面關卡去報訊去了。

他心中豪氣陡生，心念我怕你何來？

金元霸自二十歲就闖蕩江湖，內心從未有一個「懼」字，到他三十歲苦練而成「奔雷手」和「暴風劍法」後，武林中更未逢敵手。一個人的武功如果到達沒有對手磨練，的確是感到寂寞的，所謂無敵就是寂寞，此刻他正想趁機會與武林高手較量一下。

因此以他的威名，以及滿州朝廷的背景，平時那些高手絕對不會向他尋事生非的。

金元霸馳馬至一片矮林附近，果然遠遠望見二三十名一色藍衣勁裝的漢子攔住了去路，金元霸立即將馬勒住。

一個身穿黑色皮襖，體格魁梧，紫灰臉龐，蓄有短髭，年紀五十來歲，神威凜凜的壯漢排衆而出。

金元霸見了這個人立時一怔，暗道：怎麼他也來奪鏢了？原來這人就是山西的武舉人，素有俠名，但火爆性子，有時不分青紅皂白。他的武器是兩柄板斧，武林中人給他一個綽號叫：「程咬金」馬榮。

金元霸五年前到山西的時候，還得過他的招待哩。

「程咬金」馬榮走出來與金元霸一拱手道：「金總鏢頭，還記得在下嗎？」

金元霸在馬上欠身還禮，笑着故意道：「原來是武舉人『程咬金』馬榮馬兄弟，我還道是攔途劫鏢的人哩。」

馬榮正容道：「金總鏢頭，請恕小弟冒犯，我就是在此等候閣下，請將那趟鏢留下！」

金元霸佯作不信，一笑道：「馬兄弟，怎麼要跟我開玩笑啦？」

馬榮道：「我是不懂得開玩笑的，你既然到了這裡，就非放下這趟鏢不可，否則，除非你將我打敗。」

金元霸面容一變，道：「馬舉人，在下一向認爲你是一個响噹噹的英雄漢子，怎麼竟然幹起攔途劫鏢這勾當來了？」

馬榮給金元霸說得一陣尷尬，繼而怒道：「老金，你太小覷我啦，你這鏢就算是千萬両黃金，也不放在我眼內，我這是奉命行事的。」

金元霸一愣，詫異地問道：「奉命行事，以你的武功和武林中的盛名及地位，誰能命你行這樣的事？」

馬榮大聲的道：「這個你管不着，往後你自然明白，我勸你還是將這趟鏢放棄了吧！」

金元霸道：「馬兄弟也太小覷在下了，鏢既然接下來，我就保定了，你看我會知難而退，貪生怕死的將鏢放棄嗎？」

馬榮道：「那麼，我們只有動手一條路可走了！」

金元霸道：「既然馬兄弟攔住去路，一定要我闖，那我只好闖了。」

馬榮道：「好，請！」他隨即取出插在腰間的兩柄寒光閃閃的板斧，兩手上下一分，的確是威武懾人。

金元霸躍下馬來，拔出佩劍，神閒氣定的站着不動。

馬榮一聲虎吼，雙斧一掄立刻撲上。他左手斧護着自己，右手斧向金元霸頭頂劈下。

金元霸提劍一擋，兩件兵器一撞，嗆郎一聲，迸出點點火花。

金元霸暗想：此人的功力果然不錯，難怪他考取了武舉人，朝廷的考官也沒有看走眼。

馬榮雙斧翻飛，兇狠威猛，金元霸展開「暴風劍法」抵擋，馬榮的雙斧無法逼進劍網，一時發出金鐵交鳴之聲，迴蕩空際。

金元霸不欲對馬榮痛下殺手，但如此纏鬥下去，在五七十招之內也未必可以分出勝負將他擊敗。

金元霸心內暗忖：前面一定還有強敵守候，不能在這裡耗費過多元氣。

於是撤回了「暴風劍法」，用普通招式跟馬榮交手。

因爲「暴風劍法」是最容易虛耗力氣，它是以內勁運招提劍，力道雄大，激起陣陣狂風，故名「暴風劍法」，這路劍法是以守爲主，對付羣攻是無懈可擊的。

馬榮見護着金元霸的那層光幕已驟然撤去，立即展開了連環斧法進攻，金元霸待他雙斧分左上右下的攻來時，猝地挺劍向他中路刺去，因爲劍長斧短，金元霸出招又快又疾，先發後至，料定馬榮非撤斧後退不可。

誰料馬榮變招亦是神速無比，他立刻將雙斧去勢一偏，不劈人而夾劍。

金元霸的長劍被他雙斧上下一夾，則非折斷不可，金元霸忙將劍一沉，避過雙斧的夾擊。

馬榮攻勢更烈，金元霸騰挪閃避，馬榮雙斧過處，附近七八棵粗逾兒臂的樹幹已被他齊齊砍斷了。

金元霸在樹叢中遊走躲閃，馬榮以爲已佔上風，遂全力一擊，欲奏奇功。

金元霸覷準來勢，突然，劍交左手，側身一閃，「奔雷手」疾發，擊向馬榮右肩，迅疾威猛，馬榮連看也沒看清楚，右肩已中掌，板斧墜地。

馬榮愣在當場，也不知自己如何被擊中的，幸好金元霸手下留情，只用了三成功力，要不然，馬榮已倒地身亡了。

那二十餘名藍衣勁裝漢子見馬榮落敗，立即蜂湧而上。馬榮左手一揮，道：「我也不濟事，你們管什麼用，別去送命啦！」那些漢子立時停住了。

金元霸抱拳向馬榮道：「馬兄弟，承讓，承讓。」

馬榮道：「是我技業不精，多謝你手下留情，金總鏢頭請便吧。」

金元霸謝了一聲，已飛身上馬，絕塵而去了。

雖是深夜，金元霸也不停下來休息，他準備一口氣奔到天津去，不論路上有多少困難、兇險！

快馬奔馳了約十餘里，忽見前面燈籠火把照亮了一片大地。

金元霸知道是第二道關了，他策馬至火光前面才將馬勒住。縱目前望，只見持着火把燈籠的不下四十餘人，當中坐着一個鬚髮皆白的老者。

金元霸看清楚那老者之後，他立時怔住了，暗道：怎麼他也來了？

原來這鬚髮皆白的老者，姓黃名忠，綽號「銀髯公」，他在武林中成名比金元霸還早，今年已六十餘歲，他用的是一枝銀槍，九九八十一路梅花槍法，不知敗盡多少英雄江湖巨霸，據說他已退隱多時，而且還有一個做總兵的兒子哩！

金元霸在馬上欠身道：「金元霸拜見黃老前輩。」

「銀髯公」黃忠已站起來緩緩走前道：「金總鏢頭，老朽在此等候多時了。」

金元霸道：「黃老前輩，莫非

也是為了在下這趟鏢嗎？」

黃忠道：「正是，老朽有個不情之請，望金總鏢頭將鏢留下！」

金元霸道：「黃老前輩，您也是武林名宿，您說保鏢的人能將所保的鏢放棄嗎？」

黃忠微喟着道：「那麼，我們只有動手了？」

金元霸道：「黃老前輩，在下想明白，您為什麼要攔奪我這趟鏢？」

黃忠道：「原因不能說，總之你能勝過我，才可過這一關。」他說着將手一招，一名漢子立刻將銀槍呈上去。

金元霸知道難免一戰，但這老黃忠的武功，可是比剛才的馬榮高得多，要勝他一定很不容易。

此刻黃忠一抖銀槍，立時幻出點點槍花，銀光閃閃，有如梅花的形狀。

黃忠猛喝一聲：「金總鏢頭請！」

此老中氣充沛，聲震振山野，金元霸心中一凜，隨道：「黃老前輩，請。」

黃忠大喝一聲，手中銀槍一動，有若靈蛇竄動，向金元霸刺去，他的「梅花槍法」一招化五式，就好像同時刺出五槍，其形如梅花，故名「梅花槍法」。

金元霸展開長劍，頓時閃起一片銀虹，敵住了黃忠的梅花槍的攻勢。

只見一團團森寒的劍氣，和一朵朵毫光閃閃的梅花，在夜空中交旋閃耀着，確是曠世奇觀。

那四十餘名持着火把的漢子也看得呆了，這兩大高手的比拚，確是畢生難得一見。

剎那間交了四五十招，完全看不出誰勝誰負。金元霸原想用「奔雷手」出奇制勝，但持劍的右手無法騰得出來。二人若如此拚鬥下去，非要再四五十招必難分高下。

金元霸虎吼一聲，長劍向上急旋，正是那招「凌虛御風」的絕學，突然激起陣陣狂風，煽得地上飛沙走石，黃忠急忙退後護着眼睛，金元霸的身子就在這時候緩緩向上升起，升至兩丈多高的空際，然後才停止。

這種曠世無雙的武功，把那四十餘名漢子看得入了神，個個楞在當場，連「銀髯公」黃忠的臉上也是一片驚奇，愕然之色。

就在這一剎那間，金元霸急旋的劍忽然頓住，隨着身子立刻下墜，他突然地劍交左手，眞氣一提，變成頭下腳上，如一隻大鷹般向黃忠撲去，老黃忠突然一驚，急忙提槍上刺。

金元霸下撲之勢既疾且猛，他左手的劍猝地推開黃忠上刺之槍，右手疾發「奔雷手」向黃忠天靈蓋拍下，黃忠大驚失色，倉皇偏身閃避，却那裡還躲得及這奔雷閃電的一擊，四十餘名的漢子失聲驚叫，呼聲中，幸好金元霸在千鈞一髮之間，改掌為抓，將手一偏，抓向黃忠之肩膊。

黃忠立時全身發麻，銀槍墜地，金元霸也在此刻翻身下地。

黃忠調息了一會，才喘息着道：「金總鏢頭的確技業不凡。」

金元霸欠身道：「黃老前輩誇獎了，是您老相讓罷了。」

黃忠頹然道：「要不是你手下留情，我天靈蓋此刻早已破碎了，我拚了老命也沒法將你這趟鏢留下，你請便吧。」

金元霸策馬馳出數里後，即在路旁的樹下稍作休息，藉以調養元氣，因為他知道前面還有強敵守候，而且剛才鬥「銀髯公」黃忠時，虛耗眞元太大，若不調息一下，便難以再戰了。

晨鳥爭鳴，東方漸露魚肚白，金元霸精神一振，騰身上馬，繼續向前奔馳。

奔出十里許，天已大明，此刻金元霸望見前面樹上和土丘上，都有放哨瞭望的人，他知道這是第三關了，但不知道又是個什麼樣的人物在此把守呢？

金元霸正轉念間，突然一陣洪鐘般的笑聲傳了過來，震得耳鼓嗡嗡作響。

金元霸循笑聲望去，只見到一座像鐵塔般的巨人坐在路旁的大樹上。

金元霸一看到此人，不禁心頭一凜，他久聞江湖上有這一號人物，綽號「擎天挽地」姓洪名大發，傳說是太天天國洪秀全的後人。

洪大發不過是卅餘歲，他天生神力，故江湖上的人給他起了一個「擎天挽地」的綽號，而且他練就一套鐵布衫的功夫，全身刀槍不入。

金元霸暗忖：「他們先用兩名高手，想弄到我筋疲力盡，然後再由一個力大無窮、刀槍不入的傢伙來對付我，這樣的安排，也算是心思狠辣了！」

轉念間，「擎天挽地」洪大發已大踏步來到他的馬前，金元霸雖然坐在高頭大馬上面，但洪大發竟能和他面對面的站着，由此可見他身軀的龐大了。

洪大發哈哈的笑着，發出洪亮的聲音，道：「金總鏢頭，咱們以為你來不到這裡啦。」

金元霸一笑道：「閣下就是『擎天挽地』洪大發嗎？」

洪大發樂得張開血盆大口，呵呵地道：「原來總鏢頭也認得俺，那就請你把押的鏢交給俺吧。」

金元霸道：「那也要看看你勝

得了我勝不了我啊！」

洪大發突然大吼一聲，一伸手拍在金元霸的馬頭上，那馬立即頭頂開花，猝然倒斃，幸好金元霸一個翻身已躍下地來。

洪大發又一聲大吼，竟一手抓住馬脚，將死馬揮動擊打金元霸。

金元霸急忙退後數步，才抽出長劍，正要準備抵敵。洪大發將死馬擧起，向前一擲，那隻死馬向着金元霸迎頭壓下，金元霸倏地向旁一躍，避過了死馬的壓頂。

洪大發已從腰際取下一個大銅錘，看這銅錘沒有百斤也有八十斤，他竟能輕若無物似的懸在腰際，這份氣力已夠駭人了。

洪大發揮動銅錘進擊金元霸，金元霸不敢與其硬碰，只有跳躍閃避。

銅錘擊了空，直擊在地上，一塊重逾千斤的大岩石，也被他擊得粉碎了。

金元霸見他這樣的威猛絕倫，不禁皺了皺眉，看看銅錘又攔腰揮來，金元霸偏身一閃，隨着一劍砍在洪大發的臂膀上，但他的長劍竟給彈了回來。

金元霸頓一頓之間，洪大發的銅錘又已向他擊來，金元霸忙擧劍一架，但聞「嗆」的一聲，金元霸的劍折斷了。

金元霸一驚，急忙躍退數步，但洪大發却如影隨形的緊緊追擊。

金元霸赤手空拳，只有展開「奔雷手」應敵，但不料洪大發連中兩下，也只不過被震退數步。

金元霸不禁心內憂煩，此人的確很難打發，他心中轉着念頭，暗忖：此人身體龐大如牛，腦筋一定不大靈活，力敵很難勝他，一定要智取，他轉念間，洪大發像瘋狂般揮着銅錘上下左右的襲擊，附近的岩石也給他擊得沙石飛騰。

金元霸心念一動，也揮動雙掌，更將砂石捲起，他趁着塵土飛揚之下，突地轉到洪大發身後，倏然左臂一伸，已抓住了洪大發的後衣領，同時右手向洪大發後背一托，立時將洪大發龐大的身軀托了起來。

洪大發龐大的身體被托上半空，全身發不出力，雙手在空中亂抓，口中狂叫大駡，那些旁站的勁裝漢子一擁而上，正要圍攻金元霸，金元霸忙將洪大發的身軀向前一摔，他那龐大身軀凌空向着擁過來的人壓下去。

那些勁裝漢子急忙拋去兵器，伸手去接洪大發，那裡能接得住，五六個人硬給他壓在地上，喘不過氣來。

這一下變故，立時亂成一片，到洪大發爬起來的時候，金元霸已飛掠離去了。

* * *

深秋的晚上，西北風吹得很凜冽，在河上就更加寒冷了。

這時在大清河上，有一艘客船傍着岸緩緩地向前駛着。

艙內祇有一對青年男女，男的俊臉歡悅，女的嬌面如花。

此刻女的溫柔地對男的道：「把你的鞋子除下來，我替你洗洗傷口，換換藥吧！」

男的笑道：「妳不是說過，只是賣藥，不肯替我的臭脚敷藥嗎？」

女的笑着「啐」了他一口，道：「尒再貧嘴，當心我揍你的傷口！」

男的忙將脚一縮，道：「好好，我不敢說啦。」

女的嬌嗔道：「還不快脫鞋子？」

男的點點頭，伸手脫鞋子，女的又問道：「還疼不疼？」男的又點點頭。

女的生氣道：「怎麼不說話呀？」

男的笑道：「我不敢貧嘴嘛！」女的「噗嗤」一聲的笑了出來。

那女的很細心替男的洗擦脚上的傷口，男的又感激又憐愛地凝視着她。女的眼波流動，俏目盯了他一眼，道：「看甚麼？藥在那裡？」

男的笑問道：「用妳的還是用我自己的？」

女的咭地笑起來，說道：「還是用你自己的吧，我賣的那些藥都是麵粉加芝麻做的。」

男的叫了起來，道：「妳這不是騙人嗎？」

女的嘴兒一翹道：「混吃嘛，騙騙人有什麼關係？又害不死人的。」

男的道：「妳……妳……」

女的道：「你什麼？我只騙了你一錢五分銀子，你要是心疼我就還給你好啦。」

男的忙道：「我不是這個意思，其實……得妳做個件，妳又對我這麼好，是……是多少金子也買不到的。」

女的似嗔似笑的瞟了他一眼，那神態動人極了。

此際，藥已敷好，男的情不自禁地拉着她的手，讓她依偎在身旁，用手撫着那秀髮，道：「妳家住在天津那裡？為什麼不肯告訴我？」

女的道：「你去天津幹什麼？不是也不肯告訴我嗎？」

男的囁嚅着，說道：「我這是有苦衷的。」

女的一翹嘴道：「我也是有苦衷的。」

男的道：「那麼，我辦完我的事，怎麼找妳呢？」

女的說道：「到了天津，我才

告訴你吧。」

男的堅持着道：「不，我要妳現在就告訴我。」

女的突然掙開男的手腕，猝地拿起那盆洗脚水，向船尾的布幔潑過去，立時聽見布幔後面一聲驚叫。

女的站了起來，向外罵道：「你們偷看什麼？再這樣沒規矩，看姑奶奶我把你他媽的眼珠子給挖了出來。」

男的搖搖頭，笑着道：「妳又是這麼兇的罵人啦。」

女的嗔道：「我對你不兇就是啦。」

男的道：「妳的嘴那麼兇，可是妳的心一點也不兇，那天晚上在客棧裡，妳看到那幾具屍體，怕成那個樣子！」

女的猶有餘悸的搖着手道：「不要再說啦，怪怕人的。」

男的笑着道：「往後妳再這樣兇罵人，我就要說。」

女的慢慢坐了下來，說道：「這些罵人的話，我說慣了，一時也改不過來。」

男的柔聲道：「慢慢的改吧，妳沒唸過書嗎？」

女的搖搖頭。這時，忽然發覺船停了下來，男的向船尾大聲叫道：「船家，爲什麼停下來啦？」

女的也幫着高叫道：「僱船的時候不是說好了嗎？雙倍價錢，日夜兼程。」

只聞艙尾有一名船伕乾笑了兩聲，道：「金少鏢頭，差點我也走了眼，給你瞞過啦。」

男的聞言，面色立時一變。

原來艙內那對男女，正是金振宇和林思齡，因爲他們活像一對鄉村的青年夫婦，故此平平安安的由艮鄉到了涿縣，僱船直赴天津。

但奪鏢的人已在大清河所有的客渡佈滿了綫眼，且在大清河沿岸，約十里就有一個關卡。

此刻，金振宇在艙內聽得幾下呼哨聲，他立即拔出佩劍準備應變。

林思齡滿臉茫然的望着金振宇，道：「這是幹什麼？誰是金少鏢頭？」

金振宇不去答她的話，却道：「等會兒有事妳別怕，我會保護妳的。」

林思齡一怔道：「怎麼他們要來打架嗎？」

金振宇不及答她的話，聞有人涉水上岸的聲音，急忙躍向艙尾，揮劍削落了那幅遮隔着艙內的布幔，原本有三名梢公的，現在一個也不見了。

金振宇躍上船尾，向岸上望去，見一名漢子正如飛般掠向樹林，後面那兩人想是眞正的船家，他們正在驚慌狼狽地逃向岸上。

金振宇急忙騰身飛掠岸上，落在那兩名船家的面前，將劍一橫，喝道：「要命快回船去駕船。」

那兩個船伕嚇得發抖，顫聲道：「公子爺饒命呀，公子爺饒命呀！」

金振宇道：「回去駕船，我不會殺你們的。」

兩個船家顫抖着，逼不得已的回轉身來，怎料走不到三四步，陡然發現有三名白衣人作三角形的站着，包圍他們在核心，這三個不知是何時來的，竟沒有一點聲息，就像幽靈一樣的出現。

金振宇掃視了三人一眼，發覺這三張臉孔都像白蠟一般，沒有一絲血色，更沒有一點表情，就似是三具殭屍一樣，在這寒風怒吼的黑夜裡，更添恐怖。

饒是金振宇藝高人膽大，也不禁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寒顫。

那兩個船家駭得尖叫了一聲，拔腿便跑。當他們經過一個白衣人身邊的時候，祇見寒光一閃，兩個船家的頭顱竟然一齊滚在地上。

一刀竟能砍下兩顆頭，而且那個白衣人像動也沒動過。

金振宇見他亮了這一刀，知道碰上了硬點子了。他突然心念一動，昔日在鏢局的時候，曾聽鏢師們說過三個心狠手辣的邪門高手，莫非他們就是「豫中三鬼」？

金振宇沉聲喝道：「你們就是『豫中三鬼』嗎？」

那個攔在前面，用鬼頭刀一刀殺了兩個船伕的名叫「奪命鬼」辛瑋，他陰沉沉的說道：「既然知道是我們，就乖乖的把那東西交了出來。」

金振宇冷笑一聲道：「我可不會怕鬼的！」

左側那個名叫「勾魂鬼」仇深的一抖手中鐵索，尖聲喝道：「不交出來，等會兒你也變成了鬼。」

金振宇冷哼道：「人死了變鬼，鬼死了不知變成什麼東西？」

右邊那個使一枝鎢鐵製造的喪門棒的名喚「攝魄鬼」趙源，陰沉沉的道：「我們『豫中三鬼』殺人，從未說上三句話的，小子，今天算你是破例了。」

他話還未說完，喪門棒已由右側刺到。金振宇連忙偏身側移，讓過喪門棒的一刺，豈料在同一時間，左邊的「勾魂鬼」仇深的鐵索向他脚下纏來，前面的「奪命鬼」辛瑋的鬼頭刀也從頭上砍到。

金振宇想不到他們配合得如此巧妙，一下子上、中、下三路同時襲到，而且他的左脚又跳躍不便。幸好應變奇速，他避過了右邊的喪門棒，舉劍架住了鬼頭刀，同時單脚向上一躍，左脚虛踢「勾魂鬼」，

連消帶打，避了三路的進攻襲擊。

「豫中三鬼」的三般兵器立時又驟雨般向金振宇搶攻，金振宇展開凌厲的劍招，凝神的應敵。

就在「豫中三鬼」出招圍攻金振宇的時候，那個假扮船伕的漢子又領了十幾名勁衣大漢由樹林奔了出來。

假船伕看看場中拚殺之後，目光再移向渡船，見林思齡正站在船頭，遙望着岸上的戰鬥，假船伕狠狠的道：「那臭丫頭剛才用洗脚水潑了我一身，我們上去整治整治她。」

幾名漢子附和着道：「好，我們去拿她樂一樂，替你報這一潑之仇！」

那假船伕和數名勁裝大漢立刻向渡船方向湧了過去。

金振宇聽他說話時，心裡已是大爲焦急，現在見他們湧向渡船，心神更是大亂。怎能讓心愛的人被這些人侮辱呢？他拚命欲擊退「豫中三鬼」去救護林思齡。

但關心則亂，他這一分神，不但沒有擊退「豫中三鬼」，反而連遇險招。

假船伕和數名勁裝漢子已躍到渡船上，林思齡大叫大罵着：「臭王八，兔崽子！」邊罵邊在走避，那些漢子則在獰笑着追逐林思齡。

金振宇又急又怒，陡發虎威，一招「旋風掃落葉」盪開了三鬼攻來的兵刃，迅捷劍交左手，擋住剛剛刺來的喪門棒，右手施出「奔雷手」突地擊向「攝魄鬼」，這奔雷閃電的一擊，「攝魄鬼」趙源如何抵擋得住，立時口中鮮血狂噴，慘叫倒地。

在金振宇擊倒「攝魄鬼」趙源的同時，他左手的長劍也被「勾魂鬼」仇深的鐵索纏住了，而「奪命鬼」辛瑋的鬼頭刀也向頭上劈到。

金振宇單脚向橫一躍，避過了「奪命鬼」辛瑋的鬼頭刀，但長劍仍被鐵索纏住，而且「奪命鬼」辛瑋見兄弟斃命，便情急拚命，鬼頭刀如狂風驟雨般的向金振宇身上進攻。

金振宇一方面應付二鬼的狠招，一方面關心着林思齡，此刻他瞥見那渡船突然慢慢的蕩了開去。

那渡船根本就沒有纜繩繫在岸上，此刻，數名大漢在船上追逐，船身劇烈地動蕩着，急驟地流出河心去。

金振宇心急如焚，神思一亂，差點着了「奪命鬼」的一刀，幸是他閃避得快，但胸前的衣服也給他劃破了。

金振宇內心一凜，急忙凝聚精神，欲速戰速決，除去二鬼才能接應救援林思齡。

旁邊的那十餘名勁裝大漢，見「攝魄鬼」趙源斃命，即漸漸逼了過來，個個劍拔弩張的，等候機會下手圍攻金振宇。

金振宇覷着「奪命鬼」辛瑋攻勢稍緩，陡然一提眞氣，暴喝一聲，右手振腕抓住了「勾魂鬼」仇深的鐵索，全力向上一揮，把個「勾魂鬼」仇深揮向空中，「奪命鬼」辛瑋駭然一楞，在這一刹那，金振宇已抽劍在手，一招「隨風而逝」，貫穿了「奪命鬼」辛瑋的胸膛，再迅速地把劍抽出。

「奪命鬼」辛瑋剛慘叫倒地，「勾魂鬼」仇深恰巧在半空墜下，金振宇猝地擎劍一刺，「勾魂鬼」仇深的身軀墜在劍尖之上，硬生生的把他串了起來，由胸至背後，直沒入至劍柄把手。

血如雨般洒下，金振宇已是滿身鮮血，狀甚可怖，他隨即振臂一揮，把「勾魂鬼」仇深的屍體揮出數丈外，在那些勁衣大漢之前落下來。

那十餘名大漢目見這情形，早已嚇得魂不附體，移動着發抖的雙脚，往樹林中逃走。

金振宇關心林思齡的安危，那有工夫去追殺他們。

金振宇匆忙走到岸邊，極目望去，夜色蒼茫，却那裡還有渡船的踪影！

他急煞了，站在岸邊瘋狂的大叫：「思齡！思齡……」

他的叫聲劃破了黑夜長空，却是一點回聲也沒有。

他頹然在岸邊的岩石上坐了下來，由嘶叫變爲夢囈般喃喃地叫着。

「思齡……」

河水漲了，直沒至金振宇的膝蓋，他才突然驚覺，東方已發白了。

金振宇緩緩的站了起來，他回頭狠狠地盯着「豫中三鬼」屍體一眼，昨晚不是這三鬼，他那會失去林思齡，想着她那巧笑倩兮的影子，心中又悲痛了起來，現在伊人不知是死還是活？

金振宇尋思着：待我先把這趟鏢交妥了，再設法去找尋她，就算她已經死在河裡，我也要找到她的屍體。

他主意打定之後，急在河邊洗淨血污，再沿着大清河岸向天津進發。

身被通緝　他鄉求生

金元霸强闖三關之後，終於到達了天津。

這時才交晌午，買賣人等熙來攘往，十分熱鬧。

金元霸一眼便看出，人羣中雜着不少江湖人物，他們都裝着一副閒情逸緻的樣子，毫不注意金元霸，但却瞞不過金元霸那對明察秋毫

的老江湖眼睛，並且他還知道有幾個人在暗中盯着他。

金元霸不敢向人查問康有福的住址，因爲他知道，一經查問，這就洩露了受鏢人，那麼，他未到達，康有福就會首先遭殃了，唯有等候夜間再作打算。

這時袁世凱爲天津提督，正在訓練新軍，實力很龐大。

金元霸知道，江湖上的人，不敢在此地公然動手的。

他走進了一家小吃店，剛坐下叫了東西，忽然背後有人壓低着嗓子，低聲叫着：「總鏢頭。」

金元霸內心一震，他不敢即時回頭去看，他低着頭詐作若無其事地玩弄着筷子。

一個人在他旁邊的位子坐下來，金元霸這時才有意無意的抬頭看看他，這一看，他當堂怔住了，原來這人就是他局裡的副鏢師胡建雄，他是唯一生還的人。

金元霸看看四面沒有可疑人物，才低聲問道：「建雄，你怎麼會在這裡？」

胡建雄低聲道：「總鏢頭忘了我的祖籍居住天津嗎？」

金元霸道：「那天晚上……」

胡建雄尚未開言，已是淚盈於眶，哽咽着道：「那天晚上太可怕了，只有我一個人受傷，僥倖爬了出來，我背上吃了一刀，手臂吃了一刀……」

金元霸見他形容萎頓，面無血色，顯然流血過多所致，他心情一陣的難過，道：「想不到我接這趟鏢，竟連累局子裡上下幾十條性命，你得大難不死，算是天大的幸運了！」

胡建雄擦一擦那濕潤的眼睛，道：「總鏢頭知道這裡佈滿了江湖人物嗎？」

金元霸點點頭道：「你家在那裡？」

胡建雄道：「離這裡不遠，約一里多路。」

金元霸道：「家裡有甚麼人嗎？」

胡建雄道：「就只我一個人，我到了局裡做事，就荒廢了下來，現在還沒有收拾呢！」

金元霸道：「這樣最好了，我先到你家裡歇了下來，再說其他的吧。」

胡建雄忙不迭的道：「好好，我們這就走吧！」

金元霸吃罷付了賬，即隨胡建雄而去。

庭院深寂，四壁生滿了菁苔，庭前有一棵蒼勁的老樹，階上積滿樹葉。

屋內的門窗也破爛不堪了，一進去就嗅到一陣陣的發霉味道。

胡建雄忙取過一張破舊竹床，讓金元霸坐下，道：「總鏢頭，這個地方委屈你啦。」

金元霸道：「還說這些話幹嗎？建雄，待事完了之後，給你一筆銀子，好好的重整這個家園吧！」

胡建雄喜道：「先謝謝總鏢頭，我去煮一壺茶來。」說罷，就由走廊跑了進去。

金元霸環視一下這個巨宅，的確太破爛了，怎能住人，心想，胡建雄進去鏢局做事不過三年多，他這祖居怎麼荒廢成這個樣子呢？難道他在鏢局做事以前已經不住在這裡了？當他目光觸及屋頂的時候，突然覺得有點異樣，他立刻站起來，想查看清楚，就在這刹那間，突地「隆」的一聲，一個巨網向他迎頭罩下。

金元霸不及避躲，全身給巨網罩住了，他急忙拔劍欲將巨網削開，但一動手即覺手背刺痛，且流出一絲鮮血。

原來巨網繫滿了有倒刺的小鋼鈎，人在網裡，不動猶可，一動就立即被小鋼鈎鈎住了。

金元霸想不到會這樣栽倒，胡建雄爲甚麼要加害自己呢？他對屬下一向很好，現在竟然栽在自己屬下的手上，他越想越氣，暴聲大喝：「胡建雄，你這奴才給我滾出來！」

忽然從裡面傳來了幾聲乾笑，金元霸聽到這幾下笑聲，心頭一震，暗道：「原來又是他。」

脚步聲响起，幾個人由走廊走出，金元霸望過去，果然是那個鷹鼻老者，隨後的還有「無敵鐵拐」李天雄、「鐵卷寒士」潘瑞生，和那個曾經扮作商人的矮胖子「吸血蛆」賈仁，及那個叫「莽大蟲」陶達的粗獷漢子，跟着他們出來的還有十幾個黑衣勁裝大漢。

李天雄和潘瑞生，金元霸是認識的，當下冷笑道：「原來『無敵鐵拐』和『鐵卷寒士』這樣成名人物也來淌這渾水了，不怕武林中人耻笑嗎？」

「無敵鐵拐」李天雄哈哈地笑道：「比我們更成名的還有哩！」他一指鷹鼻老者道：「這位是『天山怪鷹』白雲保，難道金總鏢頭還不認識嗎？」

金元霸這才恍然，暗道：原來他就是「天山怪鷹」白雲保，難怪武功和輕功如此了得，他凝視白雲保道：「聞說『天山怪鷹』不涉足江湖已廿多年了，這次破例，就是爲了對付在下嗎？」

「天山怪鷹」白雲保乾笑道：「這事如果不是落在金總鏢頭身上，相信也不用老朽來出手啦。」

金元霸冷嘲道：「你出手要是成功，也不用使這種卑鄙手段

啦。」

「天山怪鷹」白雲保臉色一變，道：「我們不論出甚麼手段，也必須將你這趟鏢奪取到手。」

金元霸冷哼一聲道：「你們用詭計抓到我也是白費的，眞貨不在我身上。」

「無敵鐵拐」李天雄道：「可是你的副手郝鴻濤也給我抓來啦！」

金元霸聞言陡然變色，問道：「郝鴻濤！他……他在那裡？」

「鐵卷寒士」潘瑞生笑容可掬的道：「金總鏢頭何必這樣着急，等一會你自然會見到他的了。」

金元霸此刻心沉了下來，自己和郝鴻濤都被擒了，眞貨不知在誰的身上？

這時他唯一的希望，就是希望在金振宇的身上。因爲聽他們的口氣，金振宇仍然安全。

「天山怪鷹」白雲保又說道：「你身上是不是眞貨，我們搜出來看看便知了！」回頭向「無敵鐵拐」李天雄道：「金總鏢頭的武功太高了，想搜他的身，可眞不容易啊！」

「吸血蛆」賈仁道：「白老，我們早已預備好了，應讓金總鏢頭先睡一忽兒，我們才好下手啊！」

回頭向那些黑衣勁裝漢子道：「把迷香燒起來。」

黑衣漢子答應了一聲，立刻在金元霸的周圍放置迷香，待燃着後，他們全退出去了。

不一會，金元霸的周圍瀰漫起陣陣烟霧。他內功雖然精湛，但人總要呼吸的，鼻子一吸入迷烟，腦子便昏昏欲睡，就這樣迷迷糊糊的失了知覺。

金元霸漸漸醒來的時候，第一個觸入眼簾的，是燭光掩映，再發現自己手脚却給鐵鍊銬着。

旁邊傳來一個聲音：「金大哥！」

金元霸突然轉頭望去，正是郝鴻濤，他也被鎖在旁邊的柱子上。

金元霸見他滿臉傷痕，戰聲道：「老郝！你……」

郝鴻濤凄然的道：「金大哥，我有辱使命！」

金元霸頹然道：「我不也是中了他們的詭計，失手被擒！」

郝鴻濤說道：「幸好眞貨不在我身上！」

金元霸吁了一口氣，內心一寬，道：「這可僥倖極了，希望宇兒沒有意外。」

郝鴻濤道：「振宇年少英傑，相信他會完成重任的。」

金元霸看看他的傷痕道：「你給他們拷打過了？」

郝鴻濤點點頭道：「他們要逼問我眞貨在誰的身上。」

金元霸嘆了口氣道：「是我累你受苦了！」

郝鴻濤正容道：「金大哥你這麼說，是不當我是自己人了！」

金元霸一頓道：「老郝，你知道誰騙我來這裡，佈下圈套暗算我的嗎？」

郝鴻濤愕然道：「是誰？」

金元霸憤然道：「就是胡建雄！」

郝鴻濤一愕後，繼而暴怒道：「他！竟然是他，這畜牲，王八羔子，怪不得局裡少了他一具屍體，怎麼好人都死了，却讓這壞蛋活在世上，天眞沒有眼睛……」

金元霸截着道：「老郝，靜一靜吧，現在罵他也無濟於事。」

郝鴻濤怒憤難平，仍在喃喃的咒罵着，裡面傳來了一陣脚步聲，他才住了口。

由「天山怪鷹」白雲保帶頭的，白天見過的那一夥人又出現了，白雲保手中拿着兩隻分別從金元霸和郝鴻濤身上搜出來的楠木盒子。

「天山怪鷹」白雲保走到金元霸面前，道：「金總鏢頭醒過來了，請恕暫時委屈你啦。」

金元霸冷哼了一聲，轉過頭去，來個不理不睬。

「天山怪鷹」白雲保將手中兩個楠木盒子拿到金元霸面前，道：「這兩個盒子，裡面裝着的都是廿兩銀子，這當然不是眞貨啦。」

金元霸沒有答他的話，白雲保臉色凝重的道：「金總鏢頭，你放明白點，你們已經落在我的手中，這趟鏢我們一定要得到的，現在看來，眞貨是在你兒子的身上啦。」

金元霸怒目瞪着他，却不答腔，郝鴻濤忍不住怒喝道：「白雲保，你不用多費你的狗唇舌啦，我們甚麼都不會告訴你的，你愛怎麼辦就怎麼辦吧！」

「莽大蟲」陶達一拳揮起，打在郝鴻濤臉頰上，登時口噴鮮血，陶達隨着罵道：「誰要你這斯插嘴說廢話。」

金元霸見郝鴻濤被打，憤怒極了，喝道：「你們這些沒種的敗類，我金元霸有生之日也不會放過你們。」

「無敵鐵拐」李天雄冷笑道：「那要看看我們是否會放過你啊！」

「天山怪鷹」白雲保一揮手，制止了他們說話，隨着沉聲向金元霸道：「這趟鏢對你可以說是全無關係，而且托你押鏢的人已經死了，犯不着再賠上你們兩條人命呀！」

金元霸大喝道：「白雲保，你也是武林中成名人物，你知道甚麼叫做武林規矩嗎？甚麼叫做江湖道義嗎？」

「天山怪鷹」白雲保臉上一紅，囁嚅着道：「這江湖道義是要顧及的，不過……這是一件特別事兒，

我說……可以例外一點嘛。」

金元霸怒道：「廢話，你們行險使詐，糾衆劫鏢，這事傳了出去，看你『天山怪鷹』白雲保和『鐵拐無敵』李天雄這些所謂英雄豪傑，以後怎麼在江湖立足！」

白雲保臉色一沉，道：「以後的事我們也顧不了這麼多了，現在我想跟你來一個交易，你把受鏢人的姓名地址告訴我，只要我得到了那趟鏢，我們就把你兩位放了，而且保費歸你所有。」

忽聞一人大叫道：「不……」隨着，這人排衆而前，正是那個副鏢師胡建雄。

原來他一直躲在後頭，郝鴻濤一見他即目眥皆裂，怒火中燒，恨不得一刀宰了他！

胡建雄走到白雲保面前，惶急的道：「白老前輩，我們說好的，你說抓住了金總鏢頭，那筆保費就歸我所有的呀！」

金元霸、郝鴻濤一聞此說，更是氣炸了心肺，郝鴻濤正要開口罵他，却見白雲保怒瞪着他道：「鏢還沒奪到手，你少廢話！」

左手輕輕一拂，胡建雄即跌了開去。

「天山怪鷹」白雲保回頭再對金元霸說道：「金總鏢頭，你願意跟我們作這一個交易嗎？」

金元霸冷哼道：「我金元霸是一條鐵錚錚的漢子，道義比性命還重要，不像你們這些陰險的敗類……」

「無敵鐵拐」李天雄插口喝道：「白老，別跟他囉嗦了，他是敬酒不吃吃罰酒，還是用另外一個方法問他。」

白雲保點點頭，臉上展出一抹狠毒的笑容，隨着他全身骨節發出嚦嚦響聲，陡然間，右臂暴漲，五指有如鋼鉤，突地向金元霸的「肩井穴」抓去。

金元霸被鐵鍊鎖着，閃避不得，他的「肩井穴」立時就給白雲保抓住了。

那如鈎的五指，緊緊的扣住他的穴道。

金元霸雖然內功深湛，現在穴道被制，縱有深厚的功力修爲，也是無濟於事，雖然「天山怪鷹」白雲保的功力在金元霸之下，但現在他將全身功力運於五指，比起甚麼酷刑還要厲害百倍，若是常人給他這一抓，早就暈死過去了！

金元霸全身血脈翻騰，內腑五臟像要迸裂了，但他咬牙仍然忍着，連哼也沒哼一聲。

祇見他額頭上滲出如豆大的汗珠，臉色由紅而靑，由靑而白！

郝鴻濤看得旣駭且怒，他將口裡的鮮血用力吐向白雲保的臉上。

白雲保給他噴得滿面鮮血，但手上並沒有稍鬆。

「吸血蛆」賈仁急忙走上前去替他揩去臉上的血汚，「莽大蟲」陶達則撲到郝鴻濤面前，他狂揮雙拳，向郝鴻濤頭上、身上猛擊着。

「天山怪鷹」白雲保五指勁力源源不絕，金元霸全身發燙，甚於被火焚燒，汗下如雨，衣衫濕透，眼前漸漸發黑，一片模糊……他迷蒙間，彷彿自己在火場裡奔走，但說甚麼也逃不出，却給斷樑殘瓦打在身上，打得很傷、很痛，但他無法支持倒了下去……

此刻郝鴻濤也給「莽大蟲」陶達雙拳如雨般的亂拳揮打昏了過去。

「天山怪鷹」白雲保見金元霸昏倒了，才卸去五指勁力。他呼了口氣，向李天雄等人道：「這斷可眞頑强，這法兒看來也不管用了。」

「鐵卷寒士」潘瑞生道：「用冷水弄醒他，再來整治他吧！」

「吸血蛆」賈仁道：「對，他的性子不會硬得過白老的鐵指呀！」

叫了人去取冷水之後，「天山怪鷹」白雲保招手命胡建雄來到面前，道：「我們已經派有很多綫眼到外頭，暗伺着金振宇的踪跡，他一脚踏入天津，我們一定知道的。你也出去注意注意，務必把他騙來，因爲眞貨在他身上，這是很重要的。」

胡建雄唯唯應命。

「無敵鐵拐」李天雄道：「你想要那筆保費，就一定要完成這件事，要是弄糟了，嘿嘿，不但你保費拿不到，連你自己也保不了！」

胡建雄面上變色，戰聲道：「我知道，我知道。」

* * *

這一日金振宇到達了天津，立刻就有很多人盯梢他，金振宇也覺察得到，他故意在人叢中轉來轉去，欲將釘梢的人甩開。

他心中尋思着，不知父親和郝鴻濤到了沒有？他們在路上有沒有遇事？自己先去交鏢吧，但龍都里、康家莊又在那裡呢？看現在這樣的形勢，決不能向人打探這個地址的，現在怎麼辦呢？還是先避開這些人，先找一個落脚點吧。

金振宇轉念已定，立即加快脚步，他雖然脚傷未愈，但憑他的輕功內勁，總比那些盯梢的人勝上百倍。

不久他又離開了鬧市，來到一個荒僻的郊野，這裡祇有幾個草棚，是農家用來放置雜物用的。

金振宇悄悄走進一個草棚裡，取出乾糧先吃了一點，然後躺下休息。

他躺下不久，忽見陽光映照下一個人影移動着過來，金振宇站起，當他看清楚這個人的時候，不禁脫口驚叫：「胡建雄，是你嗎？」

胡建雄立刻走上前，也驚喜的道：「少鏢頭，果然是你！」

金振宇喜道：「在這裡遇見你眞好，你怎麼會到天津來了？」

胡建雄嘆了口氣道：「說來可話長了，慢慢再說吧，總鏢頭等着見你哩！」

金振宇大喜道：「我爹來了？」

胡建雄道：「昨天便到了，他叫我在外面等着，一見你面就叫你去見他。」

金振宇急問道：「他人在那裡？郝副總鏢頭到了沒有？」

胡建雄道：「也到了，可是外面風緊得很不敢去交貨，等你來了之後再想辦法。」

金振宇急道：「好，我們走！」

金振宇隨着胡建雄邊走邊問道：「你怎知道我在這裡，怎會找得到的？」

胡建雄道：「我在市上已經看見你了，不過我不敢叫你吧，怎知一晃眼又失去你的踪跡，不知我多着急，幸好找了一會，給我找到了。」

金振宇笑道：「幸好是給你找到，要是給那些盯梢的人找到，那又有一番麻煩了！」

他們說說談談的走着，胡建雄盡找些僻靜的路走，金振宇再沒發現那些盯梢的漢子，於是把心放下了，只希望快點見到父親，把貨交了，便大功告成了。

約莫走了半個時辰，便到了那所破舊的大宅院，胡建雄把金振宇領了進去，來到了那發着霉味的大廳上時，胡建雄對金振宇道：「少鏢頭，你在這裡等等，我去通知總鏢頭。」

金振宇道：「還用得着通報嗎？我們一起進去吧！」

胡建雄急道：「不不，他……他在一個密室裡，他老人家吩咐，要是我回來，要先通消息，他知道是我就會出來的。」

金振宇一笑道：「你們倒也小心，那麼，快點吧。」

胡建雄忙不迭的道：「我這就去！」他說完後立刻飛快的走進去了！

金振宇見這大廳空洞洞的，只有一張破竹椅放在大廳中央，他就在竹椅上坐下來，突然「颼」的一聲響，屋頂落下一張巨網，向金振宇迎頭罩下，他驚覺的時候已躲閃不及了。

不用細說，余振宇的遭遇也與他父親金元霸一樣，中了暗算，被擒住了！

* * *

金元霸、金振宇、郝鴻濤三人齊齊被鎖在廳裡。

但當「天山怪鷹」白雲保將在金振宇身上搜出的那個楠木盒子揭開的那一刹那，在場的人，包括金元霸等三人，都一齊驚異得楞住了。

那盒子裡面裝的是用紙包裹着一包碎石！

「天山怪鷹」白雲保臉色大變，手在發抖，瘋狂的叫道：「這也是假的，眞的在那裡，眞的在那裡？」

金元霸目注金振宇，以爲他用假的代替了，但見他一臉迷惘和驚駭之色，他的心便往下沉，這分明金振宇在送鏢中被人掉包了，因爲他裝兩盒假貨是用廿兩銀子，那眞貨當然是在金振宇的身上了，怎麼會變了石頭呢？那託保的方濟，絕不會用十萬兩黃金保一盒石頭！而且這些截劫的人，一定知道是甚麼貨，否則他們怎會不擇手段，千辛萬苦去劫一盒石頭？

「天山怪鷹」白雲保還在狂嚷着：「眞貨在那裡？」

金元霸心想：看情形那眞貨不是落在這夥人手上，沉聲道：「白雲保，眞貨給人掉包了，我們也不知在那裡，現在你可以告訴我，你們不擇手段要奪取的，究竟是甚麼貨？」

白雲保大怒道：「嘿，你倒轉頭來問我啦！一定是你們使詐，已經將眞貨送到了是不是？說，快說！」

金元霸嘆了口氣道：「你不信，我也沒辦法！」回頭向金振宇道：「宇兒，這是怎麼搞的，你在路上遇到了甚麼人？有中過悶香或蒙汗藥之類的事嗎？」

金振宇低頭想了一想，忽然想起長辛店投棧，吃完東西之後，朦朧中見林思齡走進房來，後來就甚麼也不知道了，他脫口道：「不會是她吧？」

金元霸急問道：「誰？她是誰？」

金振宇正欲開口，但忽然又停住了，尋思道：就算眞是林思齡取了去，自己也不能說出來，因爲當衆說了出來，就無異叫這夥人又立刻去追殺林思齡，此刻他正牽腸掛肚的思念林思齡，又怎能讓人去逼害她呢？

「天山怪鷹」白雲保見他呆呆的沉思不語，惶急地追問道：「誰拿去了？快說！」

「無敵鐵拐」李天雄等人也逼着追問：「說！快說出來！」

金振宇向他們怒目橫掃了一下，回頭向金元霸道：「爹！這件事我慢慢的告訴你吧！」

還未等金元霸答話，「天山怪鷹」白雲保已怒喝道：「我要你現在就說。」

金振宇憤怒道：「我偏不說，你把我怎麼樣？」

「無敵鐵拐」李天雄跳到金元霸

面前，手中鐵拐一橫道：「金元霸，快叫你的兒子說了出來。」

金元霸瞪了他一眼，不去理會他，隨即嘆了一口氣道：「你給誰掉了包，現在也無關重要了，要是眞貨仍在，此刻還不是落在他們手上。」

「莽大蟲」陡地亮出腰間刀，走到金振宇面前，用刀鋒架在他的臂膀上，喝道：「你不說我砍你一條臂膀。」

「鐵卷寒士」潘瑞生道：「這辦法挺好，我數十下，他不說就廢掉他的左臂，然後再數十下，他再不說就廢掉他的右臂。」

「吸血蛆」賈仁讚道：「好極了，數了四次他都不說，便成了一個冬瓜啦。」

「鐵卷寒士」潘瑞生在數着：「一……二……三……四……五……」

郝鴻濤內心劇跳。

金元霸臉上變色，心膽俱裂。

金振宇毫無畏懼之色，顯出一副毅然的神態！

「鐵卷寒士」潘瑞生繼續數着：「六，七、八……」

金元霸惶急地道：「宇兒告訴他們吧！橫豎眞貨已失了！」

金振宇心中爲難，他知道說了出來，林思齡準會遭殃的，他拚着犧牲自己，也不願林思齡遇害。

「鐵卷寒士」潘瑞生已數到了八、九了！

「莽大蟲」陶達一擧鋼刀，大喝道：「不說就砍了。」

此刻突然傳來一聲清脆的女子聲音：「是我。」

在場衆人聞聲都一愕，大家轉頭望去，人隨聲到，一個勁裝少女從瓦面上飛身而下，正是林思齡！

金振宇見她這身法，頓然間想起那晚在北京城，天橋外投葉示警的女子就是這個身法，莫非就是她？

金振宇在轉念間，林思齡已走了進來，她腰懸佩劍，手上捧着一個楠木盒子。

白雲保、李天雄、潘瑞生等一夥人紛紛向林思齡採取包圍之勢，但未淸楚林思齡的來勢之前，大家也不敢下手搶奪那個楠木盒子。

林思齡氣勢昂然，俏目橫掃一下，道：「是同路人，誰拿到了也是一樣！」

「天山怪鷹」白雲保道：「姑娘妳是何人呢？」

林思齡嗔道：「我一定要告訴你我是甚麼人嗎？」

白雲保碰了一鼻子灰，但看她的神氣，想必來頭不小，所以按捺着怒氣道：「不過……不過我想知道姑娘拿的是不是眞貨？」

林思齡道：「當然是眞的啦，在他身上掉包的，難道還有假的？」

金振宇一聞此話，眞的愛之深，恨之切，一時氣往上衝道：「思齡，妳……」

林思齡嫣然一笑道：「金少鏢頭，不要生氣呀，小心氣壞了，可不是好玩的。」隨即又回頭向白雲保道：「我們先來談談條件。」

白雲保一怔道：「甚麼條件？」

林思齡道：「貨我不獨佔，算是大家拿到的，可是，你們搜到的保貨銀票，全歸我有。」

白雲保、李天雄等人面面相覷，都不作聲，可是站在遠遠的胡建雄可急壞了。

林思齡見衆人沉默着，續道：「怎麼樣？你們也不想想，要不是爲了那些銀票，我不會自己將貨拿去嗎？還趕來這裡幹甚麼？」

白雲保點點頭道：「說的也對，好，我們就這樣的交易吧，不過，貨先給我們看看。」

林思齡一笑道：「你信不過我嗎？好吧，銀票拿來，交了銀票再看貨。」

胡建雄突然撲了上來，扯着白雲保的衣袖哀聲道：「白老前輩，保費說好是給我的，這……」

「天山怪鷹」白雲保一揮手，胡建雄立時翻身跌了出去，白雲保怒道：「你這叛主的奸奴，留你一條性命算是你幸運了，還想要這些黃金嗎？」

胡建雄在地上叫嚷着，也沒有人去理會他了。

林思齡接過五張弍萬両黃金的銀票，往懷中一揣。

「天山怪鷹」白雲保等人緊張地接過楠木盒子揭開察看……

金振宇氣極了，恨恨的叫道：「思齡，想不到妳是這樣的人，我……我看錯妳了。」

林思齡趁着白雲保等人圍看盒子的時候，她笑嘻嘻的走到金振宇的面前，低聲道：「金少鏢頭，我叫你不要生氣嘛！」

金振宇氣得俊面通紅，正要開言痛罵，突聞那邊的白雲保等人齊聲叫道：「眞的，是眞的。」聲音充滿了狂喜之情。

就在這一刹那間，林思齡玉腕陡展，腰間的寶劍出鞘，但見銀蛇乍現，迅速地「錚、錚、錚」數响過後，金元霸、金振宇，郝鴻濤等人腕上的鐵鍊齊斷了，這種斷金切玉的神兵利器，林思齡這一手勁力，都是驚世駭俗的。

這下突變，金元霸等固然感到意外，而「天山怪鷹」白雲保等人更加駭異了，他們一楞之後，立即紛紛亮出兵刃，向林思齡撲過去。

「天山怪鷹」白雲保大喝道：「妳這是幹甚麼？」

林思齡仍然是笑容可掬的道：「貨到了手，還不放人嗎？」

「鐵卷寒士」潘瑞生道：「我看這丫頭是有意來救人的，不要放過他們。」

金元霸一提眞氣，喝道：「我也不會放過你們，快把盒子還我。」他話未完，已全身撲向白雲保。

「天山怪鷹」白雲保一躍退後丈餘，立即揮出那兩個藍澄澄的鋼珠，金元霸手一伸，即奪過一名勁裝漢子的鋼刀，與「天山怪鷹」白雲保拚鬥了起來。

另一邊，林思齡亦與「鐵卷寒士」潘瑞生、「吸血蛆」、「莽大蟲」等人交上手。金振宇却憑着雙手敵住了「無敵鐵拐」李天雄。

郝鴻濤却騰身向外飛奔，原來他看見胡建雄想拔腿向外逃，所以飛掠追了上去，他閃電般一把抓住了胡建雄的後領。

胡建雄雙脚軟了下去，正想哀叫求饒，郝鴻濤已一掌硬生生的插入他的前胸，將他的心臟挖了出來，這叛徒連慘叫也來不及，就送了命。

金元霸一心要奪回那楠木盒子，奮不顧身的拚命纏鬥「天山怪鷹」白雲保，而白雲保一手拿着盒子，只得一隻手對敵，施展得甚爲不便，但金元霸奪來的兵刃也不稱手，而且被動刑時傷了元氣，故此也拉平了。

金振宇跟武林高手「無敵鐵拐」李天雄對敵，手上又沒有兵器，便展開了金家成名撼震武林的「奔雷手」與「無敵鐵拐」李天雄惡鬥，李天雄也早聞「奔雷手」的厲害，現在較量起來，果然名不虛傳，他不敢跟「奔雷手」硬拚，金振宇也不敢跟他的鐵拐硬拚，兩人在閃躍游鬥着。

郝鴻濤如虎入羊羣，東騰西抓追殺那些黑衣勁裝大漢，不一會已給他追殺得七零八落，死的死，逃的逃了。

林思齡憑着輕功妙絕，身輕如燕，騰挪閃躍地鬥着「鐵卷寒士」、「吸血蛆」、「莽大蟲」三人，却毫不落下風。

她覷着「莽大蟲」一刀砍來，疾用劍鋒向他的刀迎去，寶劍的劍鋒與鋼刀硬拚，「莽大蟲」的刀立刻一分爲二。

「莽大蟲」一楞，連忙躍後，林思齡一招得手，就立刻要將他兩人的兵刃也削斷，她却不知道「鐵卷寒士」潘瑞生手中的鐵卷是一觸即有毒針暗器射出的。

郝鴻濤已加入金元霸的戰圈，二人夾攻「天山怪鷹」白雲保，以金元霸這樣成名的人物，若在平時，說甚麼也不肯二人聯手夾攻他人的，但現在一意要奪回那楠木盒子，只好破例了。

「天山怪鷹」白雲保獨鬥金元霸已覺吃力，此刻再加上一個郝鴻濤，他更加處於下風了，二三十招過後，便連遇險招。

林思齡欲先削斷「吸血蛆」的兵器，但「吸血蛆」見「莽大蟲」有例在先，他學乖了，招招避免與林思齡的寶劍接觸。

林思齡祇得首先對付「鐵卷寒士」潘瑞生，覷他鐵卷攻來，立刻用劍去硬接，「鐵卷寒士」潘瑞生故意不將鐵卷縮回，陡然，林思齡的寶劍與鐵卷碰上了，立時發出嘶嘶聲響，隨着一叢如牛毛的毒針由鐵卷射出。

林思齡倏然一驚，她在電光石火的一刹那間，脚尖一點地面，翻身向上掠出，毒針在她的脚底下掠過，此刻「莽大蟲」從後偷襲林思齡，想不到林思齡一飄升空，鐵卷射出的毒針全數射在「莽大蟲」的身上。

「莽大蟲」陶達一聲慘叫，隨即在地上亂滾，雙手向身上狂抓，抓得衣服破爛，抓得血流滿身，臉上皮膚變藍，形狀甚爲可怕，抽搐了幾下之後就不動了。

林思齡目睹「莽大蟲」陶達的慘死，也不禁心中一寒，如這些毒針射在自己身上，這樣慘死的就是她，而不是「莽大蟲」陶達了。

她對「鐵卷寒士」潘瑞生這種歹毒兵器起了深惡痛絕之感，決心要除去這個武林中之敗類，於是加倍小心的與「鐵卷寒士」潘瑞生厮殺。

「吸血蛆」這時遲遲不前，已有溜走之意圖了。

金振宇見林思齡以一敵三，尚且佔盡上風，對手更死了一人，他立刻一振精神，豪氣陡增，連環擊出「奔雷手」，那轟雷閃電的威勢，逼得「無敵鐵拐」李天雄連連後退。

金振宇覷空着「無敵鐵拐」李天雄一招擊來，招數剛用老的刹那間，他的「奔雷手」疾出，突地扣住了鐵拐，李天雄見兵器被抓，急忙運勁回奪，金振宇大喝一聲，「奔雷手」的剛猛無倫的勁力，隨着金振宇那聲大喝之後，那條鐵拐彎曲了。

「無敵鐵拐」李天雄心頭猛震，他順勢將鐵拐一推，單脚點地，竟然背後向前，斜斜的飛掠而上，他在墻頭上一點，已走得無影無踪了，金振宇看見他這份輕功內勁，也不禁爲之咋舌不已。

金振宇欲追也來不及了，他一回身見「吸血蛆」拿着刀左閃右避，不敢與林思齡的兵刃接觸，他疾發「奔雷手」向他拍去，「吸血蛆」那裡閃避得及，立時一聲慘呼，鮮血狂噴，隨即倒地身亡。

林思齡一面與「鐵卷寒士」游鬥，一面笑道：「誰要你來幫我啦，快點去奪回那盒子吧！」

正是一言驚醒夢中人，金振宇急忙轉身撲出，喝道：「『天山怪鷹』快放下那個盒子，就給你一條生路！」

他人隨聲到，變成鼎足之勢圍攻「天山怪鷹」白雲保。

白雲保驟然將鋼球作圓圈形的揮動，將自己護在中央。

金元霸等知他的鋼球是淬了劇毒，也着實不敢太過接近。

白雲保的圓圈越揮越大，將三人越逼越開，他却乘勢一聲長嘯，雙脚一點地面，整個人彈起三四丈高，再在空中一提眞氣，當眞如怪鷹一般的飛去了。

金元霸、郝鴻濤元氣未復，金振宇又脚傷未愈，想追也無能為力了。

金振宇頹然的說道：「還是給他搶走了！」

郝鴻濤道：「我們趕快找他去。」

他們正欲追出，忽聞一聲慘叫，三人回頭一望。

原來林思齡一劍將「鐵卷寒士」潘瑞生一邊身子砍了下來，死狀甚慘，林思齡隨即還劍入鞘，走過來道：「你們不用去追了。」

金振宇氣道：「怎麼不用追，妳將我的東西交給了人家，還說不用追，這是甚麼意思？」

林思齡嘴兒一翹道：「笨蛋，那也是假的呀。」

金元霸等三人都楞住了，衝口道：「假的？」

林思齡道：「是呀！眞的給我藏了起來啦！」

金元霸等尚半信半疑之間，金元霸詫異地問道：「姑娘，此事與妳有關係嗎？」

林思齡嘟着嘴道：「有甚麼關係，我不過在長辛店認識了他，見他是天生笨蛋，才想到出手幫幫他而已！」

金振宇被她說得又好笑又好氣，金元霸當然知道她的解釋不合理，但想再問的時候，她已經跑開去了。

金元霸細問金振宇是怎麼樣結識她的。金振宇於是將在長辛店邂逅，怎樣同路赴天津，怎樣在大清河失散，簡略的將經過告訴了他的父親。

金元霸覺得林思齡的身世是一個謎，她當然不是甚麼江湖兒女，而且斷定她一定跟這趟鏢是有關係的，現在也無暇推想得那麼多，還是先請她將鏢交出，送到受鏢人處再說吧！

金振宇走到林思齡的身邊，低聲下氣的道：「思齡，我剛才衝撞妳，請妳不要見怪，就請妳將那盒眞貨交回給我們吧！」

林思齡賭氣道：「甚麼貨？我不是交了給人家了嗎？你去追吧！」

金元霸和郝鴻濤相視作個會心微笑，他們都是過來人，知道這小姑娘在嘔孩子氣啦！

郝鴻濤笑着走過去，對林思齡道：「林姑娘，妳千萬別生振宇的氣呀！妳看剛才，他情願斷了一條臂膀，也不肯說出是妳換了他的眞貨嘛！」

這話可逗得林思齡從心底笑了出來，笑得那麼甜，繼而又一板面孔，瞟了金振宇一眼道：「要不是你還有一點良心，我眞不交回給你啦！」

金元霸、郝鴻濤給她的天眞爛漫逗引得笑了，金振宇當然也笑得更開心啦。

* * *

林思齡帶領着金元霸三人，來到一間古廟，她竟然將那個楠木盒子藏在泥菩薩的肚子裡面。

金元霸心想：這女孩子既聰明又大膽，試問進入廟堂的人誰敢搬動菩薩？她就算將這盒子藏這裡一年半載也不會有人發覺。

林思齡將那盒子遞到金振宇面前道：「喏，物歸原主，不要罵我啦。」

金振宇接過盒子，笑道：「誰敢罵妳啦！」

林思齡又一板面孔道：「你還說不敢罵我，看我……」她舉起了手，正要說看我揍你，忽然瞟了金元霸一眼，倏然停住了！

金元霸不禁失笑，金振宇尷尬極了，他將楠木盒子交給了父親之後，就向林思齡問道：「妳是怎麼樣用妳的聰明才智，巧妙手法，把這盒子給掉包了？」

林思齡咭的一聲笑了起來，道：「你別胡讚我啦，不是我聰明，是你笨，你給別人在菜裡下了蒙汗葯也不知道，東西一來，就露出了那副饞相，狠吞虎咽的吃呀，吃呀，吃完就『咯』的一聲倒了下來啦！」

林思齡雖然說得有趣，可是金元霸和郝鴻濤聽來，已倒抽了一口涼氣，心想：要不是她，這貨準丟了！

金振宇聽了她這麼一說，才恍然明白了，為甚麼吃了東西便昏昏欲睡，就在這時見林思齡進來。

於是便問道：「就在我昏睡的時候，妳把盒子掉了包啦？」

林思齡瞪他一眼，道：「還有哪，我不看着你，你也給人家一刀宰了啦，做人肉饅頭啦！」

金振宇心內一凜，對林思齡更是感激了，突然又想起深夜飛屍的

事，問道：「那客棧三個人也是妳殺的嗎？」

林思齡笑道：「那倒不是我，是我那位舅舅幹的！」

金振宇驚詫道：「妳舅舅就是妳說他抽鴉片的那位老人家？」

林思齡笑得身子也戰抖了起來，道：「甚麼抽鴉片，是騙你的，笨蛋！」

金振宇用手打了一下自己的腦袋，道：「我眞是一個笨蛋！」

逗引得金元霸和郝鴻濤也笑了起來！林思齡笑得更是開心。

金元霸已深信林思齡跟這趟鏢有很大的關係，於是向她問道：「林姑娘，妳知道龍都里，康家莊在那裡？」

林思齡果然答道：「當然知道啦。」

金元霸喜道：「那就好啦，我們在這裡等到天黑，就將這趟鏢帶去吧！」

林思齡道：「為甚麼一定要到天黑才去？」

金振宇搶着說道：「這回是妳笨蛋啦，白天去不怕人盯梢，不怕敵人再來搶嗎？」

林思齡面容一正道：「你放心好了，我那盒假貨，做得跟眞貨一模一樣，他們以為自己已經得了手啦，不是跑得遠遠了嗎？誰還會來釘梢你呀？而且你剛才拚命要搶回那個盒子，不是做得很逼眞嗎？」

金元霸和郝鴻濤心裡眞是又好氣又好笑，心想：這女娃兒連我們也作弄了，不過她這樣做是對的，要不然，「天山怪鷹」白雲保這樣的老奸巨猾怎麼會相信呢？

金元霸道：「好，我們這就走吧！」

* * *

康家莊距離鬧市約六七里路程，是一座很宏偉的莊院，四面有園林樹木，高高的圍墻，門禁森嚴。

康有福四十多歲左右，胖胖的，生得很福相，他以驚愕的神態接待了來客，待金元霸叙述出了這趟鏢的經歷，他更是目瞪口呆，金元霸內心疑惑着，為甚麼他也不知道有這趟鏢呢？

康有福以疑惑的神態，打開了那個楠木盒子，見裡面祇有兩個竹筒，還有一封書函，這封書函是交康有福收的，康有福忙展開一看，他驟然面色大變。

金元霸看到他的手在發抖，內心暗忖：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康有福看完書函之後，在楠木盒子裡拿起一個竹筒，還存着一個竹筒在盒子裡，他又小心地將盒子封好了。

金元霸看見他拿着的竹筒很精緻，竹筒上刻着字，但看不清楚是甚麼字。

康有福拿着竹筒惶急道：「這東西是交給袁世凱提督的，書函指明要我帶領金總鏢頭前去交妥。」

金元霸他們同時一怔，道：「交給袁世凱？」

康有福道：「是，是，事不宜遲，我們這就去吧。」再回頭對郝鴻濤等人道：「這盒子還有重要的東西，先交回給你們保存，幾位在這裡歇歇。我與總鏢頭去去就回來。」

金振宇看他那副惶急、震驚的神態，眞摸不着頭腦，那究竟是甚麼東西？他注目看看林思齡，想找尋一個答案，可是林思齡只向他笑笑，甚麼也沒有表示。

康有福和金元霸來到了提督府，經過了一番傳報之後，袁世凱出來會見他們了，但見兩旁站有持着火槍衛士，氣派甚是威嚴。

袁世凱也久聞金元霸的威名，所以款待得很週到，但當金元霸說出了來意之後，袁世凱立時楞住了。

康有福將袁世凱牽了出去，很秘密地將那個竹筒呈交給他。

袁世凱一見這竹筒，也是立時神色大變，他拿着竹筒匆匆忙忙的走了進去，好一會才再回大廳上。

袁世凱雖然臉上仍堆着笑容，但金元霸覺察得到，這笑容是很勉强的。

袁世凱笑着對金元霸道：「金總鏢頭，路上辛苦了，眞想不到為了帶給我的東西，而引起武林一番風波。」

金元霸也嘆息道：「在下也是始料不及的！」

袁世凱道：「對於那些殺人的兇手，朝廷一定緝捕歸案，以正王法。」

金元霸知道他是打官腔，說門面話，也只應酬了一番便即告退了。

康有福和金元霸回到了康家莊之後，康有福即將到山東交鏢的地址和人名，寫了交給金元霸。

金元霸一看那地址，立時一怔，道：「這不是『大刀會』總壇的所在地嗎？」

康有福道：「是的。」

金元霸道：「這關毅是『大刀會』的舵主嗎？」

康有福道：「是的。」

金振宇和郝鴻濤也詫異萬分的道：「怎麼這趟鏢是交給他的？」

康有福以為金元霸他們想要推却，慌忙道：「金總鏢頭，就請求你完成這次重任吧！」

金元霸朗聲笑道：「這是理所當然的，我受了保費，就不論是甚麼，不管是甚麼鏢，我也要護送到達，何況，『大刀會』的舵主關毅，我也知他是一條硬朗的漢子哩。」

康有福心下一寬，道：「那就最好了，金總鏢頭，這事關係重大，我也不敢久留諸位，待吃過點心後，我就命人預備快馬給各位登程趕路吧！」

*　*　*

從天津到馬廠的官道上，四匹快馬冒着凜冽的寒風向前奔馳。

前面兩匹是金總鏢頭和郝副總鏢頭，後面兩匹是一對青年男女——金振宇和林思齡。他倆並騎前行，途中有說有笑，甚是親熱，前面兩老也不時回頭向他們微笑一下。

金振宇道：「妳在天津那所破舊大宅飄身下來的時候，我一看妳身形，就知道妳是在北京城投葉示警的那個女子，我說得對嗎？」

林思齡道：「這回你可算有一點聰明了，笨蛋加分啦！」

金振宇道：「妳還不肯把眞相告訴我，妳究竟是甚麼人，跟這趟鏢有甚麼關係？」

林思齡道：「到了你應該知道的時候，你自然知道的，現在別問我好不好？」

金振宇道：「好好，我不問，那麼讓我猜好嗎？猜中了妳就加分吧！」

林思齡一笑道：「儘管猜吧！」

金振宇沒有開口，他一路想着，想一會又望望林思齡，他見她坐在馬上的英姿，突然心念一動，啊的一聲道：「我又猜到了。」

林思齡道：「你又猜到了甚麼？」

金振宇道：「那天八旗兵來圍捕我們，那個少年都統就是你扮的？」

林思齡失聲讚道：「你可眞聰明啦。不過你可知道，爲甚麼過了蘆溝橋之後，你們又給別人劫走了呢？」

金振宇迷惘地道：「這我可又胡塗啦，可是，救我們那個人叫石破天，從前我爹有恩於他……」

林思齡道：「你這回又變笨蛋了，我們扮八旗兵，是爲了保護你們過蘆溝橋，通過了那一關之後，再裝作有人救你們，這是再放你們走。」

金振宇恍然，道：「啊！我們眞是大笨蛋啦！」

林思齡咭的笑了起來，道：「再告訴你一點秘密吧，石破天就是我的師父！」

金振宇大出意料之外，道：「原來石破天是妳的師父？」

林思齡道：「笨蛋，明白了嗎？」

金振宇道：「還有很多事不明白。」

林思齡道：「那你慢慢的想吧，想不到，我們到了山東『大刀會』我再告訴你好啦。」

往山東的路上，倒是平安無事，不一日，到達了德州，已是進入山東地界，他們很容易便找到了「大刀會」總壇的所在地，這是一個背山面林的地方，方圓數百里，山脈連綿，總壇建造得十分宏偉。

「大刀會」舵主關毅聞報金元霸到訪，他久已仰慕金總鏢頭的俠義之名，連忙帶領着曹福田、張德成兩名香主出迎。

「大刀會」的總壇中門大開，當先兩排會衆列隊而出，在路的兩旁恭恭敬敬的站立着。

隨着鼓樂齊鳴，繼而見一位高冠玄服，紫面長髯，身穿黃袍的老者步出大門，在他旁邊還有兩位藍袍大漢，這就是張德成和曹福田兩位香主了。

金元霸等見「大刀會」這樣隆重來迎接，急忙趨前與舵主及兩位香主相見。

舵主關毅與金總鏢頭握手寒暄，互道仰慕之情，並介紹了各人認識之後，關毅携着金元霸的手，欣然步入總壇，來至聚義堂，分賓主入座，會衆敬上香茗菓點。

金元霸遂向舵主關毅說出此來的任務，及叙述經過的重重驚險，場場拚殺。

直把「大刀會」的舵主及香主聽得驚心動魄，瞠目結舌！

舵主關毅驚異道：「這究竟是甚麼東西，竟會惹起軒然的大風波？」

金元霸立刻把那個楠木盒交到關毅面前，道：「關舵主，現在交到你手上，我算是大功告成了。」

關毅連忙揭開盒子一看，裡面是一隻竹筒，竹筒刻着「大刀會」舵主關毅密啓等字。

關毅再由竹筒內抽出一幅黃絹，當他的目光一接觸那幅黃絹，也突然一楞，他鄭重地將黃絹內的字看完了之後，立時豪邁地哈哈的大笑。

金元霸等人是眞誠磊落的漢子，不願睹人之秘密，所以當關毅展開黃絹的時候，他們都將目光避開了。

現在聽到關毅爽朗的笑聲，才轉頭過去看着他。

關毅朗聲說道：「金總鏢頭，您歷盡艱險、千辛萬苦的保這趟鏢，却不知道這是甚麼嗎？」

金元霸等人不明白他所指，所以面面相覷，不便作答。

關毅隨即一揚手中黃絹，道：「這是光緒帝的密詔聖旨。」

金元霸、郝鴻濤、金振宇都給這意外驚愕得怔住了，唯有林思齡仍是神色泰然，這無他，因爲她早已知道此事了。

關毅續道：「聖上說要維新變

法，勵精圖治，救國救民，但慈禧太后獨攬大權，腐敗朝政，聖上已聯合一班忠臣，組織反抗太后。但老臣勢力尚存，所以密詔袁世凱帶兵入城，將太后及舊臣貶去。

「這道聖旨是命我『大刀會』作袁世凱的後援，又說，如袁世凱準備入京，即與我取得聯絡。」

經關毅說出後，金元霸等這才明白。那麼沿途截擊的一定是慈禧太后的人了。

其實金元霸早已厭惡朝政的腐敗，官場的貪汚，王孫公子的橫行霸道，所以不願爲官，後來更不想在北京城呆下去了，致有退隱田園之想，他現在得悉皇上這道密詔，內心大爲贊同，想道：皇上到底是一個賢明的天子，但不知朝裡的實力如何？遂道：「不知有那些忠臣輔助皇上呢？」

林思齡立刻接着說道：「關舵主、金總鏢頭，這事我知道，翁同龢、李端棻、張百熙、徐致靖、梁啓超、康有爲及劉光第、譚嗣同、林旭等軍機大臣都是輔助皇上的。」

關毅問道：「小姑娘，妳是那一位大臣的女兒？」

林思齡道：「晚輩是軍機大臣林旭的姪女兒林思齡。」

金振宇等這時才「哦」的一聲，那麼她爲何暗助保鏢，神出鬼沒的種種疑問，不說自明了。

金元霸也希望光緒帝的政策能够實現，必要時他也願助一臂之力，所以暫時和金振宇、林思齡、郝鴻濤等留在「大刀會」總壇，靜觀其變。

事隔半月，仍未見有動靜，關毅、金元霸等正在奇怪，爲甚麼還未發動「維新變法」的政策？

這一日，忽有會衆來報，說有大隊打着「袁」字旗號的兵馬，在距離總壇五六里之外紮下了大營。

關毅召集了衆人，議論着說道：「這不知是否袁世凱來跟我們聯絡起兵上京之事呢？」

金元霸道：「這事很古怪，要是說袁世凱來跟『大刀會』聯絡，那也用不着大隊人馬來呀，而且此地上京路遠，天津到北京路程很近，他們也犯不着這樣長途跋涉的到這裡來呀。」

關毅道：「金總鏢頭言之有理，那麼我先讓人去他營裡，探視一下實情，再作打算吧！」

金元霸道：「這個辦法最好了。」

關毅於是派張德成和曹福田前往，命他們假作拜會，看情形如何，立即回報。

誰料張德成、曹福田去了半天，還沒有回來，總壇裡衆人在議論紛紛，莫衷一是，大家也猜不到對方的來頭是何意。

再等了一會兒，還是沒有張德成、曹福田等的消息，金振宇遂請命道：「待晚輩過去看看吧。」

關舵主道：「那麼辛苦賢侄了。」

林思齡也要隨着金振宇前往，金元霸知道她的機智和武功都是上乘的，也放心讓她一起前往。

金振宇和林思齡的脚程很快，奔馳了一會，眼看前面已是軍營在望，他們正要快步上前，突然地，前面火光連閃，跟着就是「轟隆！轟隆！」的巨响不絕於耳。

金振宇和林思齡大驚失色，急忙藏身於一棵大樹之後，遙望「大刀會」總壇那一面，但見烟火瀰漫，隱約間還聞呼叫慘號之聲！

金振宇大驚失色，他立刻向回路狂奔，林思齡急追上去，將他一把拉住，道：「現在他們正用火砲猛轟總壇，你怎能走回去，這不是去送死嗎？」

金振宇嘶聲叫道：「但我爹在那裡呀，我不回去怎成！」

林思齡道：「這些大砲你血肉之軀如何抵擋？你回去也是多送一條命罷了！」

金振宇聽着那不絕的巨响，看着那陣陣的閃光，他急駭得發狂了，嘶聲叫着道：「爹……爹……」

林思齡見到這驚天動地的情形，她也駭怕得直在發抖，不過她仍然按捺着，照顧着金振宇。

等到砲火稍歇之後，金振宇立即掙脫了林思齡，向「大刀會」總壇跑過去，林思齡急忙追趕着他。

金振宇正在狂跑，突然一陣火光，槍聲大作，金振宇應聲倒下，林思齡大驚失色，急忙跑過去將金振宇拖向草叢中，利用長草遮掩自己二人的身軀。

她察看金振宇的傷勢，原來大腿中了一下火槍，正在血流如注，林思齡立即撕下衣角，替金振宇包紮了傷口。

一隊持火槍的兵士走過，幸好沒有發現林思齡他們二人。

林思齡護着金振宇，在草叢中直等到天黑，那些兵士也散去了，她才攙扶着金振宇逃走他方。

林思齡找到了一個僻靜的農居，上前敲門求借宿，剛巧這農居的女主人卧病了，是一個十二三歲的孩子應門。

林思齡說明了來意之後，孩子就把他們帶到他母親的床前。

這病婦約四十餘歲光景，她很和善，答應讓林思齡他們寄宿。

翌日，林思齡借了農婦的衣服穿上，到外面去探聽消息，並請大夫回來，替農婦治病，也順便替金振宇治傷。

傍晚的時分，林思齡回來了，

她得了一個很壞的消息，「大刀會」的總壇已化爲灰燼，總壇裡沒有一個人生還，她不敢將這個消息告訴金振宇，恐怕他再受刺激，加劇了傷勢。

金振宇整天在嘶叫、呻吟，林思齡小心殷勤的照顧着他。

金振宇的精神好了一點之後，就向林思齡追問道：「我爹怎樣啦，是逃出去了嗎？」

林思齡唯有支吾着應道：「聽說很多人逃出了，他……老人家武功這麼高，一定可以逃出的。」

金振宇道：「那麼，妳要打聽他逃到甚麼地方去呀，唉，我的腿又受了傷，要不然，我一定出去找他。」

林思齡暗地心酸，但仍安慰他道：「待你傷治好了，一定可以找到他的。」

金振宇又煩燥了起來，道：「這傷不知何時何日能治得好，那些要命的火槍！」

這樣又過了十多天，林思齡已探聽清楚一切事情，原來袁世凱接了光緒帝的密旨之後，他考慮了一日一夜，終于向總督榮祿告了密，榮祿奏知慈禧太后，太后大怒，立刻將光緒帝幽禁起來。「維新變法」失敗了。

梁啓超已逃往日本，康有爲的堂弟就是接鏢的那個康有福也被處了死刑！

軍機四參——楊、劉、譚、林等也先後被擒，同處極刑！

林思齡知道大勢已去，她也沒法回京了，以後怎麼辦呢？還是待金振宇傷癒後，再作打算吧。

又過了兩天，林思齡得到一個更壞的消息，「大刀會」的兩名香主，張德成、曹福田已向袁世凱投誠了。

他們知道林思齡金振宇還沒有死，於是到處緝捕。

林思齡躲在農居再也不敢出去了，倘若出去遇上了曹福田他們，麻煩就大了啦！

農居也被士兵盤問過，幸好那小孩子褚劍剛口齒伶俐，給瞞了過去。

農婦也知道他們是朝廷欽犯，但她知道林思齡和金振宇是好人，所以不怕連累治罪，也勇於掩護他們。

幸好金振宇的傷勢漸漸好轉了，但農婦的病狀却日見沉重。

這一天晚上，農婦叫孩子請了金振宇和林思齡到床前，喘息着道：「我……已不成了，我……我知道兩位是好人，拜託……請你……照…… 照 顧…… 我 的…… 孩子……」

農婦翌日就亡故了，林思齡幫孩子替他的母親辦妥了喪事之後，就跟金振宇商議後計。

這時金振宇已知道自己的父親沒有生還的希望了，唯有打算自己和思齡以後如何求生存了。

金振宇道：「思齡，妳的才智比我高，妳說我們以後怎麼辦？」

林思齡道：「現在朝廷四處緝捕我們，我們是不能在這個國土安居下去了！」

金振宇道：「不能再在這國土安居，那麼要跑到那裡去？」

「梁啓超他們逃到日本，我們也可以逃去日本或朝鮮安居啊！」

金振宇點點頭道：「對，到了那裡，或可以幹一番事業，或者可以捲土重回！」

林思齡道：「好，我們就這樣決定吧。」

他們準備了一切以後，就改裝打扮成一對中年夫婦，帶着小孩子褚劍剛，當作是他們的孩子，這樣瞞過了追緝人的耳目，一路往鴨綠江去了。

金振宇、林思齡平安渡過鴨綠江到了朝鮮之後，就在那裡安居了下來。

二人後來設館授徒，朝鮮人都敬重仰慕二人的武功，徒弟越來越多了。

但金振宇最親的弟子，只有一個，那就是本故事的講述者——褚劍剛了。

因此朝鮮姓金的家族，就是由金振宇和林思齡開枝散葉出來的，到現在高麗朝鮮姓金的家族大都是他們的子孫後代。

(全文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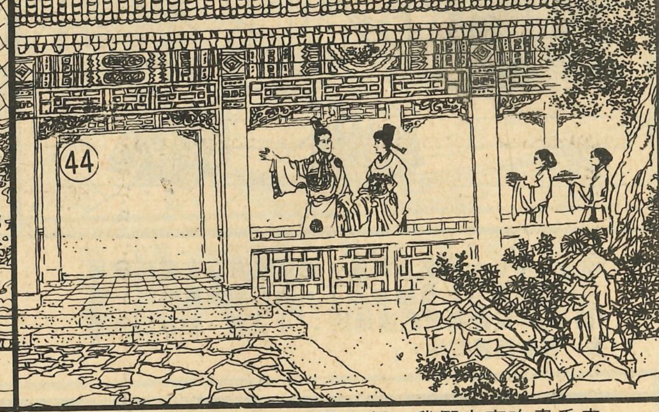
再生緣之六

燕帕生波（中）

任明・編繪

43　少華定眼看她，仍不覺一驚，酈明堂大人長得與孟麗君眞是一模一樣。他跨上前，深施一禮，問道：「門生斗膽，欲與恩師相挽手同行，不知可使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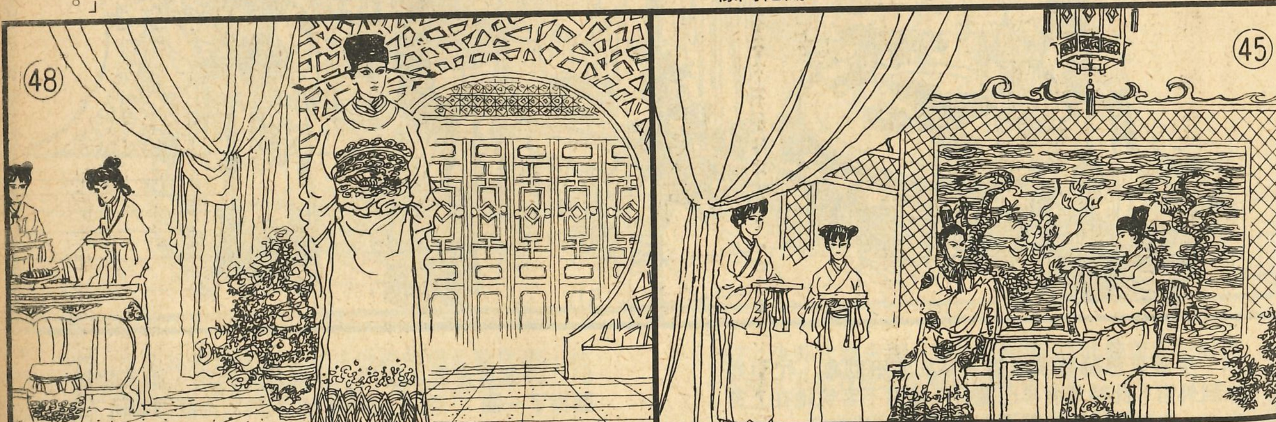
46　少華一聽略有些失望：「門生全仗恩師大力周全始有今日，此恩此德沒齒難忘。恩師今日來巧了，門生已備薄酒粗餚，水酒一杯，聊表寸心，正準備去請恩師賞光呢！」



44　孟麗君想拒絕，轉而一想，我們夫妻吃盡千辛萬苦，弄到今天如此地步，挽一挽手又有何不行，便答應了。她挽着少華的手，百感交集，不知一會兒怎樣向他開口。



47　麗君一聽，倍感寬慰。少華見機起身說：「殿上十分寒冷，欲請恩師到門生宮中飲酒，未知能否勞步？」麗君正想與他談談肺腑之言，忙說：「極可使得。」



45　兩人手挽着手來到銀鑾殿上，見過賓主之禮，分上下首坐定。少華探問道：「想恩師日理萬機，百忙中降臨寒舍，不知有何訓諭？」麗君掩飾道：「想小王親平叛救父，重整門庭，顯姓揚名，下官今日登門，特來恭喜。」

48　靈風宮中十分溫暖，一個火盤使這裡與外面相差三個節氣。少華吩咐在此擺席，底下人頓時忙碌起來。麗君乘機環顧宮內的擺設，想知道他義守三年，獨宿空房究竟是什麼樣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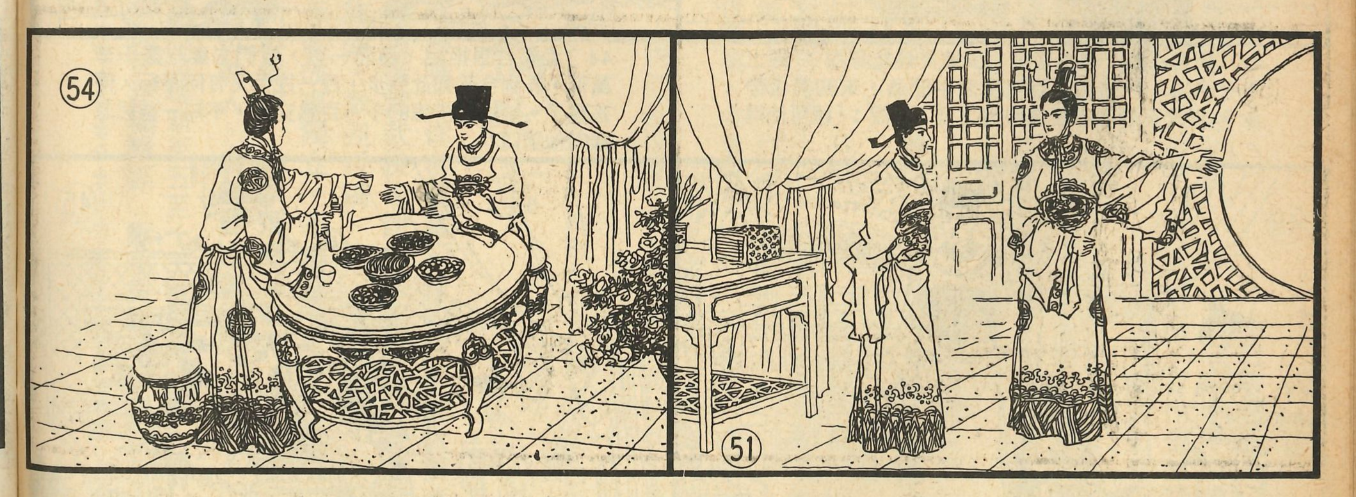
49　少華此刻正在着急，不知如何引她進內宮看那張眞容，見她起身環顧宮內擺設，忙說：「此是外宮，還有內宮，不知裝飾是否合適，請恩師勞神，指點指點。」

52　麗君順着他指的方向望去，牆上的一張美女圖吸引了她，她走上前去一看，驚得差點叫出聲來。這正是她留給母親的那幅眞容，何以到了他的手中？她發現少華在觀察自己，便決定小心行事，摸清根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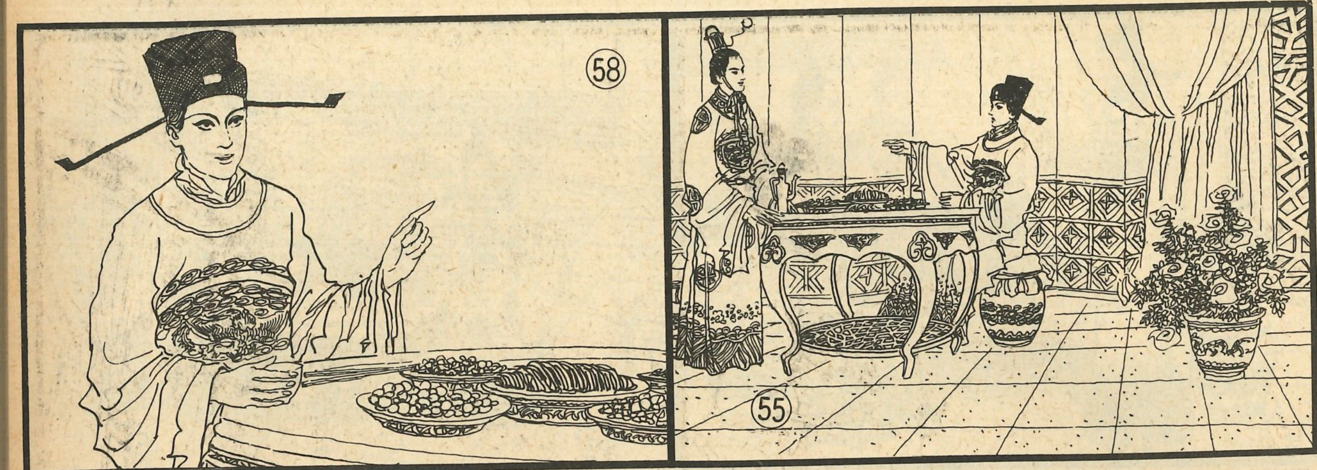
50　「好，就領我到內宮瞻仰一番。」孟麗君暗自高興。少華搶上前，親自掀開門帘，對旁邊僮兒說：「退下。」

53　少華在一旁察言觀色，他見麗君立在畫前發呆，心想十有八九是她本人了。他正預備冒險叫一聲「娘子」，突聽麗君嚴肅地說：「小王親，你我到外邊去，我有話要問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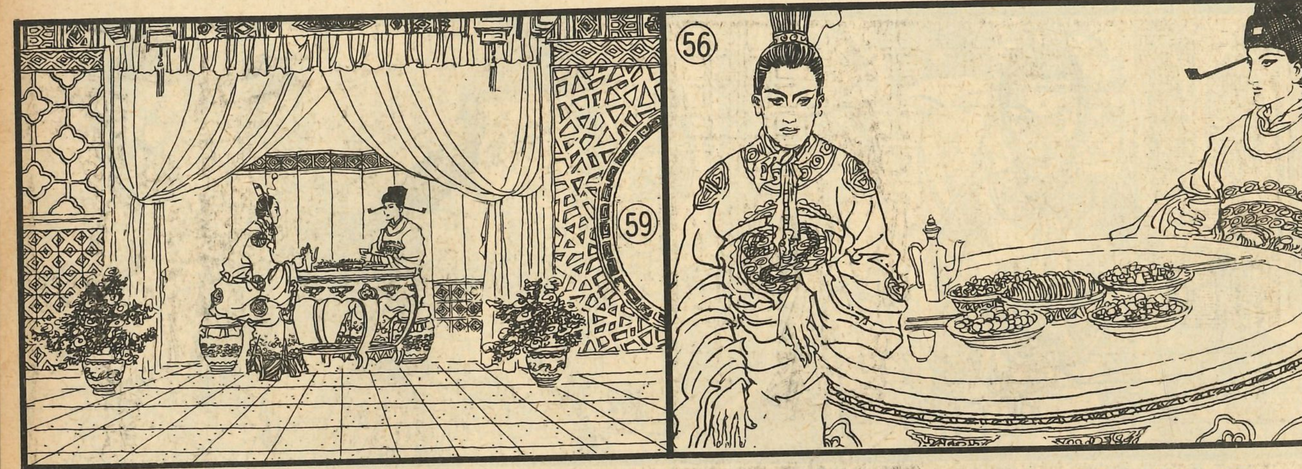
51　待麗君走進內宮門，少華放下門帘，用手朝四面指了一圈：「恩師，請看門生的內宮佈置得如何？」

54　少華見恩師眉頭緊鎖，不知怎麼回事，忙引她來到外宮。此時酒席早已擺好，麗君不客氣地在上首坐定。少華親自替她斟酒：「恩師有何吩咐？」



55　孟麗君放下酒盅：「且慢。想你身爲一個藩王，極該潔身自愛，循規蹈矩，怎麼在你寢宮之中，懸掛美人圖？」

58　孟麗君故作驚訝：「原來是尊夫人的遺容，誤會了。但不知是誰的手筆？」「是她親自描畫、題詩。」少華見恩師完全是一副局外人的架勢，愈發懷疑起自己當初的猜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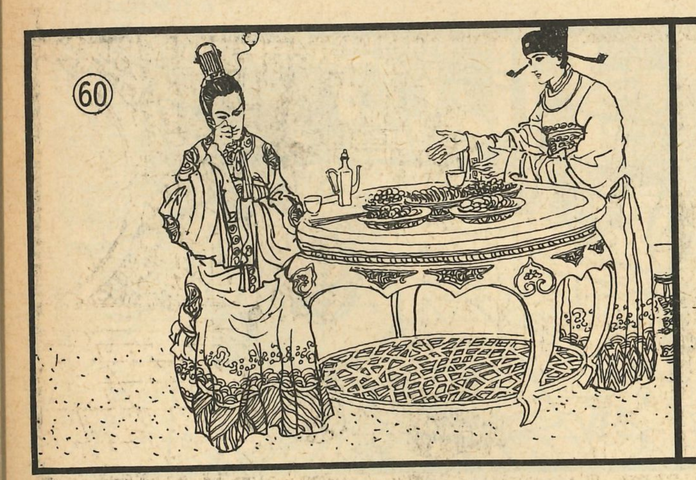


56　少華一時被問懵了，難道她不是孟麗君？否則她怎麼連自己的眞容都不認識。他哪裡知道，孟麗君擺出這師道尊嚴的架勢，不過是謹慎行事，欲探明眞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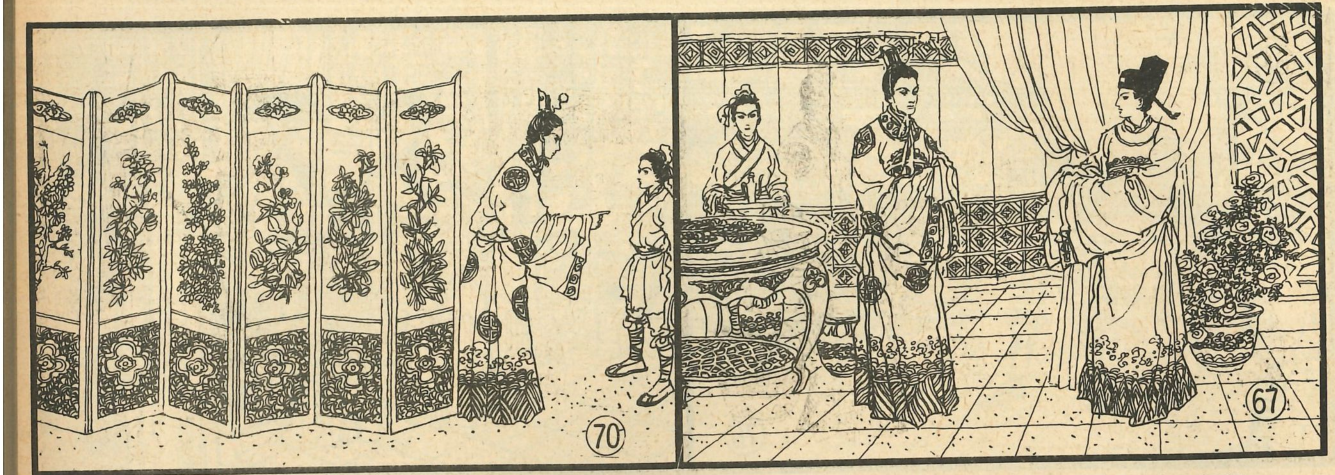
59　少華感到十分失望，他重又把麗君當作自己的恩師，將孟麗君出走，映雪代嫁，刺奸跳湖等情況一一說來，並告訴恩師，這幅眞容是他向岳母借來的。



57　少華大爲失望，他急忙解釋：「此畫並非一般美人圖，乃是我夫人孟麗君的眞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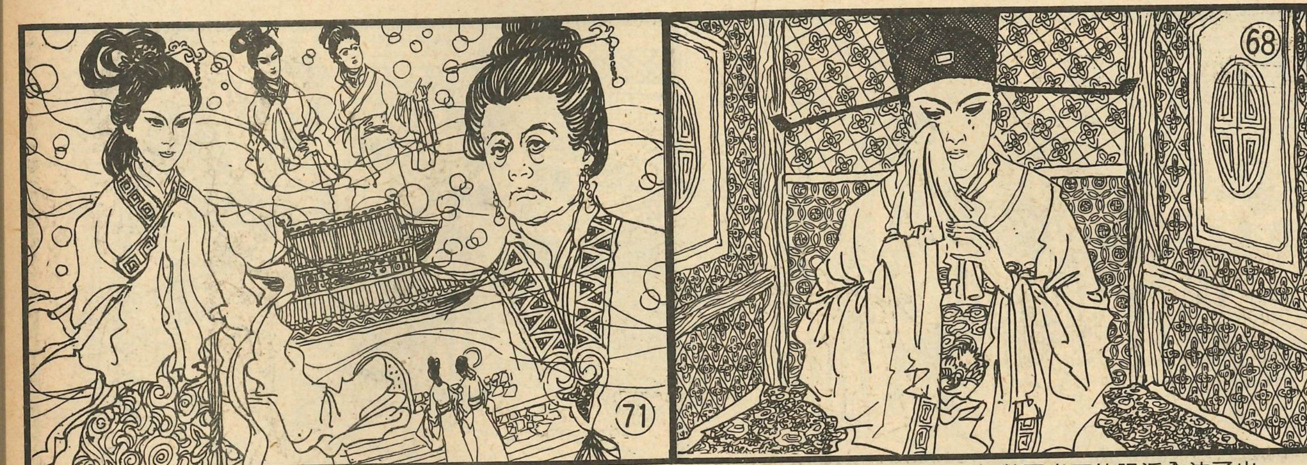


60　少華越說越激動，最後他請恩師金殿保奏，他要上殿辭官，萬里尋妻，說着，流下了熱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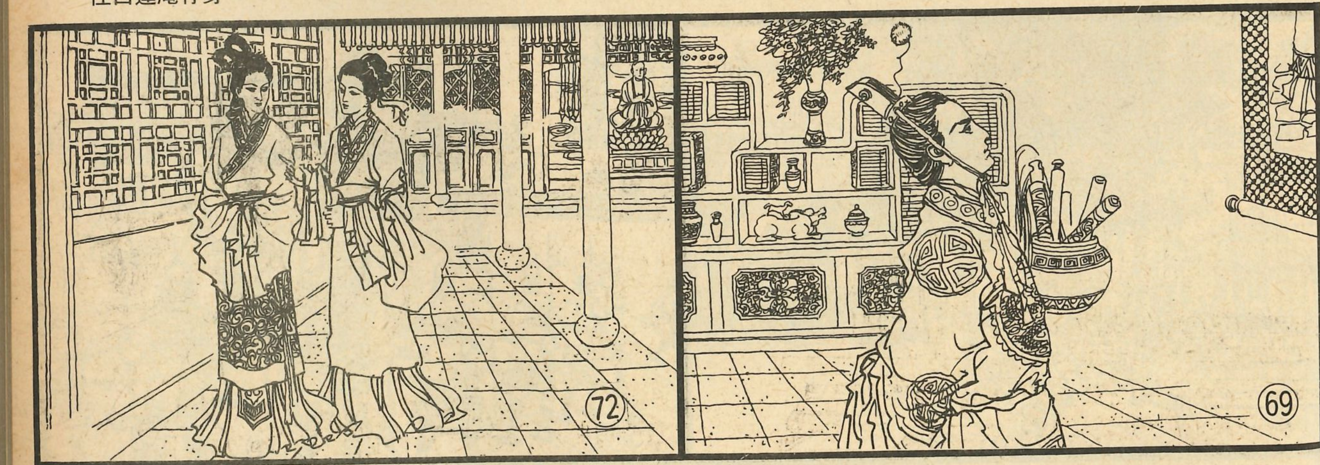
70　少華突然想到劉賊家即將滿門抄斬，覺得一個人要恩怨分明，便想趕快救出劉燕玉和江三嫂她們。他吩咐心腹僮兒立即往刑部監牢探聽消息。

67　少華一聽，知道恩師誤會了，忙替自己解釋，麗君却不屑一聽，說道：「飲酒吧！」少華慌忙讓下人換熱菜溫酒，自己親自爲恩師斟酒，麗君借酒消愁，一連喝了七杯，頓時昏昏沉沉，祇得起身告辭。



71　話說劉燕玉，早年喪母，由大太太顧氏撫養，從小被劉家冷落，與奶娘江三嫂相依爲命。去年中秋前，顧氏硬將劉燕玉許配給安樂王的兒子夏竹丕。此人狂嫖濫賭，無惡不作。劉燕玉堅決不允，被顧氏趕往白蓮庵存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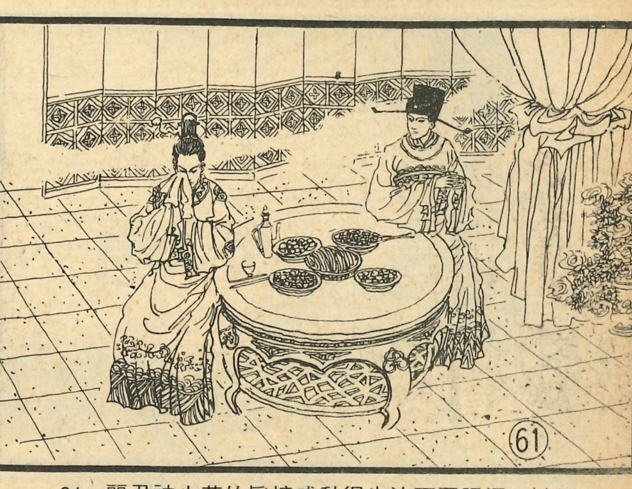
68　孟麗君坐進轎子，把憋了半天的眼淚全流了出來。她後悔自己冒冒失失地來找他，誰知他竟是這樣一個僞君子，這樣一個薄情郎。麗君越想越傷心，止不住眼淚嘩嘩直流。



72　江三嫂見顧氏如此蠻橫，很看不過去。小姐是她一手帶大的，如今竟落得這樣的歸宿，使江三嫂非常氣憤，她爲小姐打抱不平，一氣之下，也搬到白蓮庵陪小姐苦渡日月。

69　少華送走恩師，已無心喝酒，他回到內宮，對着麗君畫像長嘆：看來恩師大人誤會了，以爲我與劉燕玉有私情。我自己光明磊落，捫心無愧。





64　孟麗君越想越氣，她覺得少華恩怨不分，人格掃地，不配做自己的丈夫，頓時打消了想吐露眞情的念頭，把手帕擲還給少華：「你不必千里尋妻，那是不忠不孝之擧，我這兒就不准你辭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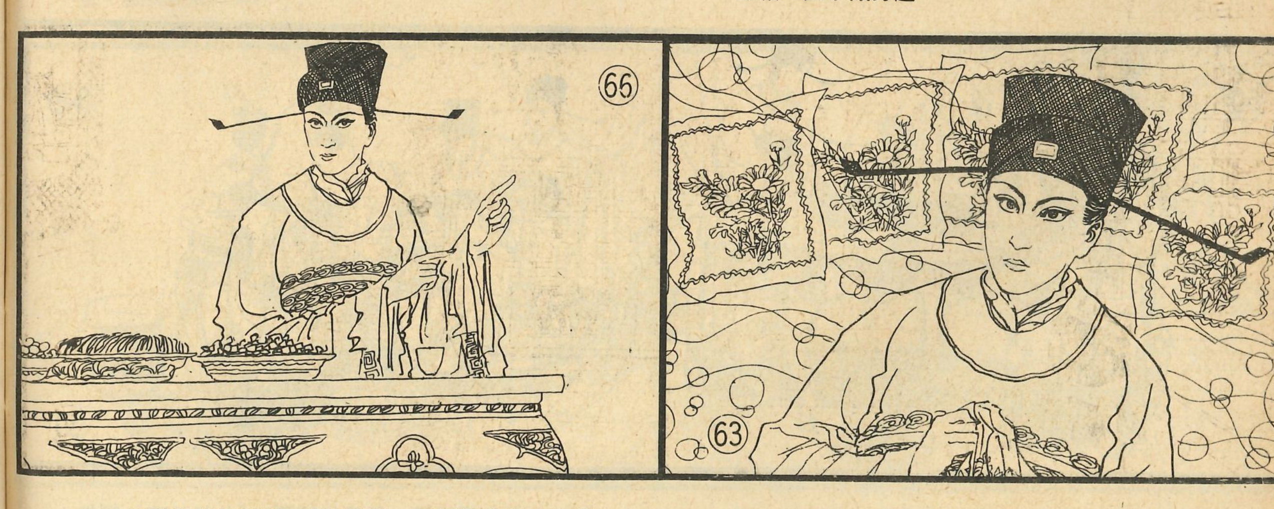
61　麗君被少華的眞情感動得也流下了眼淚，她正要開口說出實情，忽見少華從袖筒裡拿出一塊粉紅色的絹帕擦淚，馬上把欲出口的話縮回，問道：「你手中這方羅帕，顏色如此鮮艷，是哪裡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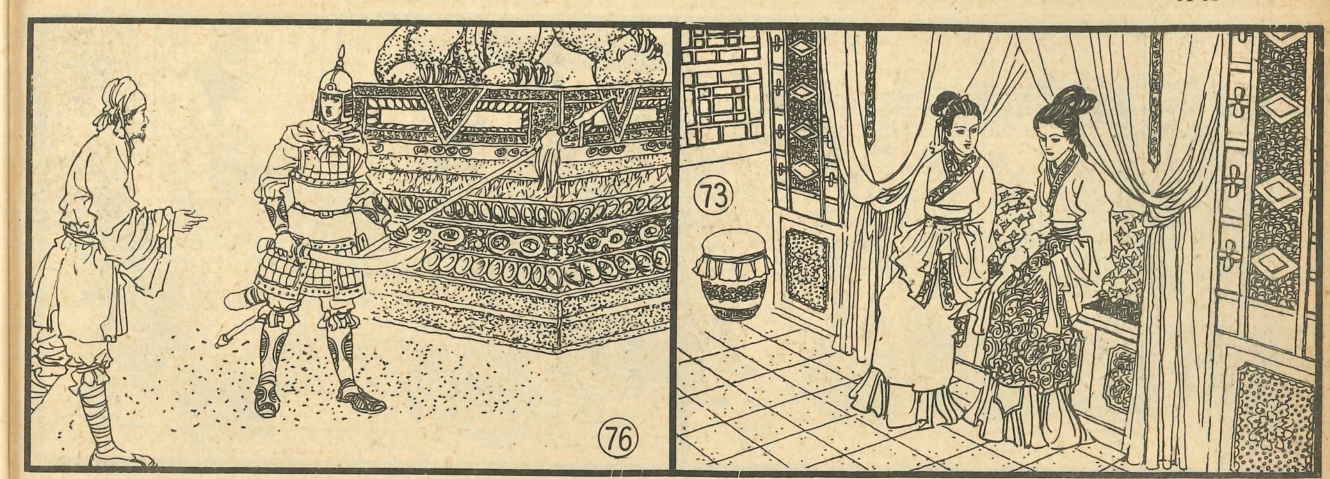
65　少華一聽着了急：「如恩師所說，難道叫門生今生今世就不要娶妻了？」

62　少華低頭一看，臉頓時紅了。原來這羅帕是當初少華遭劉奎璧謀害，躲在劉燕玉閨樓內被小奸刺傷後，劉燕玉爲他包傷用的，爲了不忘救命之恩，他將羅帕一直珍藏身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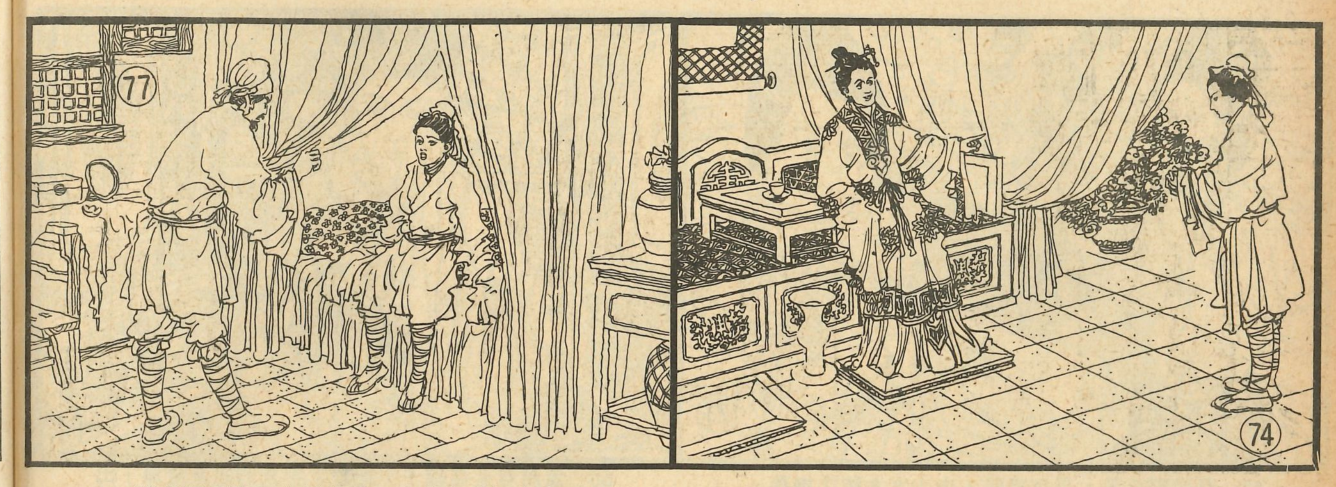
66　孟麗君譏諷地說：「你眞傻，孟麗君多年杳無音訊，凶多吉少，說不定早死了。你找多情的劉燕玉吧，她對你有救命之恩，情也更深，你理應知恩報德，恩恩愛愛結爲夫婦嘛！」

63　少華一時激動，誤拿了羅帕，又被恩師看見，就把事情經過全部說了一遍。麗君一聽，心裡很不是滋味。他三更半夜待在人家閨房裡，現又珍藏着這方繡着並蒂蓮的羅帕，更可恨的是他如此眷戀害得他們家破人亡的仇人之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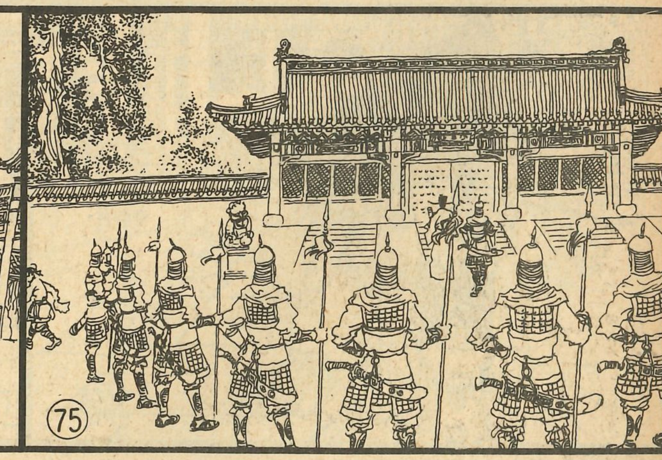
73　三嫂和燕玉相依爲命，不知不覺半年過去了，小姐隨身的插戴首飾變賣已空，連江三嫂帶出的衣服也當光了，長此下去，終非了局，三嫂和燕玉心事重重。她們哪裡知道，劉家這時已滿門抄斬，禍從天降。

76　鄧老闆見御林軍圍住了劉家大院，便想上前探個究竟，一個御林軍用刀擋住他，並告訴他，劉捷父子陰謀叛國，陷害忠良；皇上下旨，滿門抄斬。鄧老闆聽了不覺倒吸一口涼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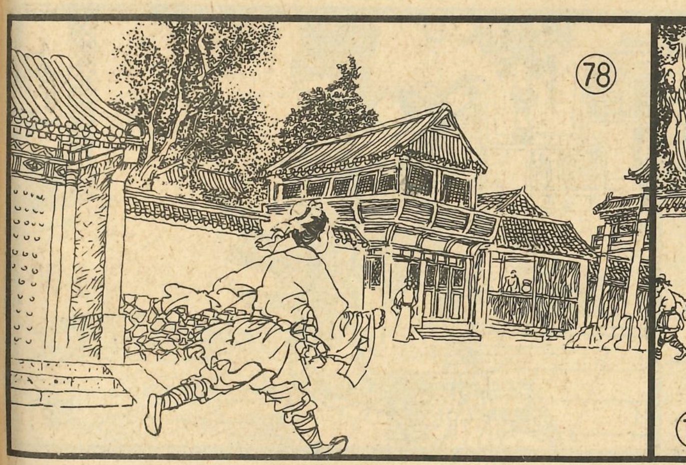


74　這日，劉家太太坐在房廳上，祇覺得心驚肉跳，坐立不安，便喚僮兒江進喜去請外號叫伍鐵口的算命先生來給自己算算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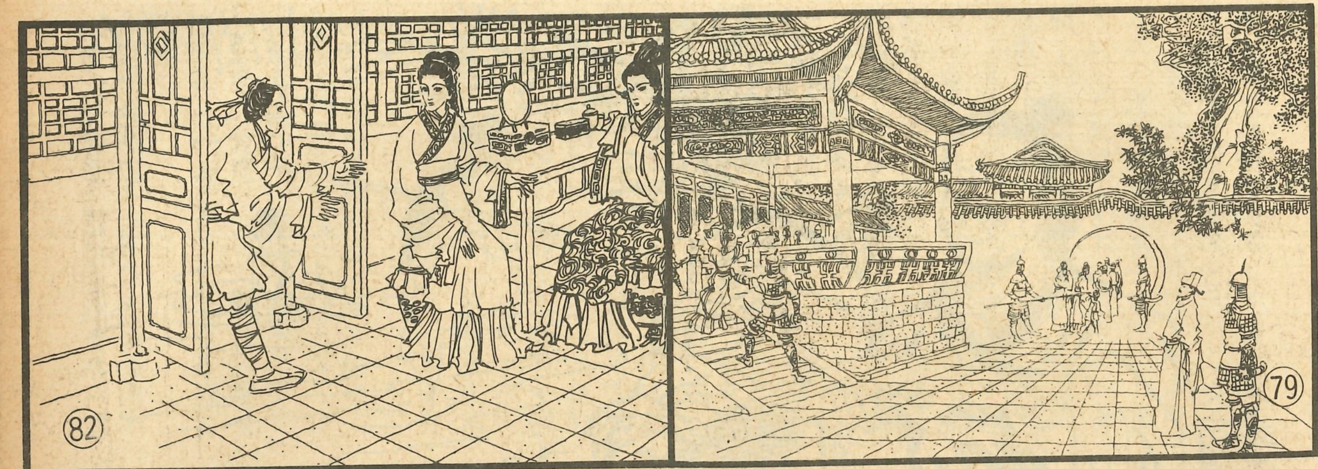
77　鄧老闆趕緊回店舖後房，見進喜嚇得在床上發抖，便把打聽到的情況告訴了進喜，讓他換了一套衣服，又給了他幾兩銀子，叫他出後門逃命。



75　進喜剛出大門，正碰上欽差率領御林軍前來抄拿家眷。進喜急忙閃進隔壁鄧九的雜貨店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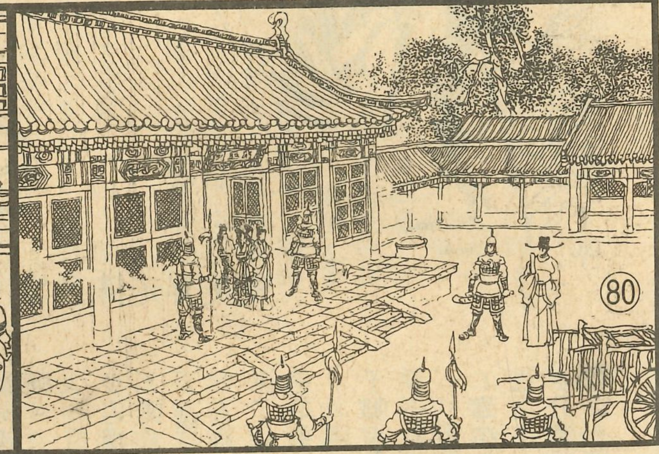


78　進喜換好衣服，接過銀子揣進懷裡，流着淚給鄧老闆叩了個頭，轉身直奔白蓮庵報信去了。



79　此刻，欽差祁成德帶着御林軍，衝進劉家大院，不分男女老幼，見人就捉，主僕八十多人無一逃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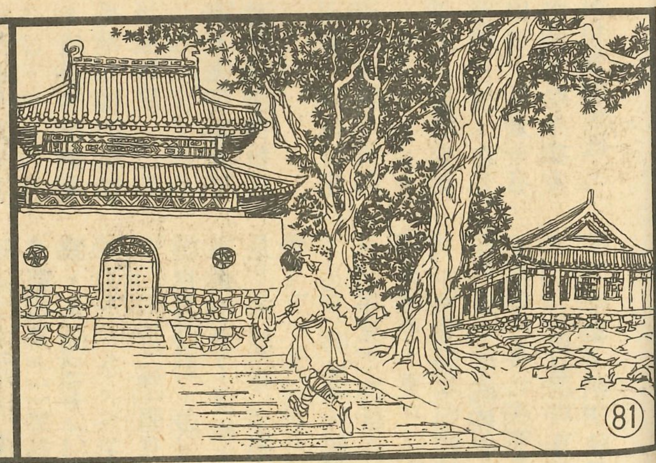
82　燕玉和三嫂正在屋裡發愁，見進喜慌慌張張地進來，以爲是劉家送錢來了，却不料進喜開口便說：「東家被抄了，鄧老闆救我一命，才逃了出來。」



80　欽差向劉夫人宣讀聖旨，然後將他們全部趕進囚籠，封閉房屋，沒收家產，將犯人押解進京。



83　燕玉一聽好似晴天霹靂，嚇得淚流滿臉。進喜把從鄧老闆那裡探來的消息添枝加葉地說了一遍，然後說道：「小姐啊，我們趕緊進京吧，找到少華公子，還能救全家人的性命。」



81　這時，進喜急急忙忙來到白蓮庵，見四面無人，才偷偷上前叫開庵門，溜了進去。



84　小姐沒聽完進喜的話，便哭着要去尋死，江三嫂一把拉住她說道：「家抄得好，應當抄！衝那個狠毒的老太婆和敗家子少爺，這個家也該抄，小姐應該高興才是。」

（待續）

金刀飛龍

俠情英雄兒女故事／麥 高 峯·文
可 飛·圖

蟠龍劍會廢人帮　雙美奔走硃砂峯

天上浮雲一掩，月亮光芒頓消。

在安徽省黃山腳下，有兩條黑影迅速的移動，沿着小山路盤旋而上，黃山雖然是一座大山，山路却也曲折，但這兩條黑影滿不在乎，輕功展開，彷如兩隻小鳥。

不錯，看這兩條黑影又纖又細，在深山之中飛馳，上峭壁，越峻嶺，姿勢美妙非常，的確是像兩隻小鳥。

時當春天，春雨綿綿，山路又陡又滑，在山腳時還不覺怎麼樣，上到山腰，却是滑不留足，若換尋常人，必須一步一頓，小心奕奕，萬一滑下山谷，那將是粉身碎骨之禍。

但這兩條黑影，施展的正是八步追蟬的輕功，祇是她們腳不點地，捷若靈猿，不過半個時辰，已到了「桃花峯」。

只聞得花香陣陣，桃花峯上開滿了桃花，整個山峯好像浸在粉紅色的染缸之中。

兩條黑影中的一條，猛然收住了腳步，低聲道：「二師姐，我們歇一歇好麼？」

說話的是一名十七八歲的少女，苗條的身材，白淨的皮膚，在月色之下，可以看得出來，她是一名十分漂亮的少女，由她的輕身功夫看來，她的武功也有相當的根底。

「二師姊」其時已在三丈之外，剛好在一棵老年大樹的陰影中，模樣如何，暫時是看不清楚，只能看見她露出兩排潔白如雪的牙齒。

「歇一歇？」她冷冷的道：「妳說得好輕鬆，我們必須在天亮之前，趕到硃砂峯，看，現在午夜剛過，離開天亮不過三個時辰罷了。」

在她們腳下是一個山谷，瀑布和泉水在山谷深處轟鳴，好像就在她們腳下。谷底，一條小溪蜿蜒而流，直流出山外。

桃花花瓣，一瓣瓣的落入溪中，也把花香帶到山外去，那個少女眼見如此美麗，如此壯觀的風景，嘆道：「三十六峯遊不盡，處處清泉峻山峯。二師姊，這句話的確不假，黃山三十六峯，我們只到一峯。」

「二師姊」眼見黃山景色奇麗，她也有心動，說道：「這裡是桃花峯是不是？這條溪叫桃花溪是不是？三師妹，你以前來過黃山麼？」

「二師姊」叫做楊綠花，二十四五歲年紀，說話溫柔，鶯聲嚦嚦，相貌漂亮，更在「三師妹」之上。

別看她年紀輕輕，却練得一手好劍法，在武林中大大有名，她行走江湖已有七八年了。

「三師妹」叫李芙蓉，跟楊綠花同門學藝，劍法練得出神入化，其

實不弱於她的二師姊，不過，論名堂的响亮，則是遠遠不及。

李芙蓉道：「二師姊，由這裡上去，還有很多著名的景物呢！有人說，不到黃山，不知道黃山的奇麗，我跟師父來過了兩次，也還未遊盡三十六峯呢！」

楊綠花在樹影之中緩步走了出來，牽着李芙蓉的手，笑道：「三師妹，也好，我們歇一歇，憑你我的輕功，或許可以在兩個時辰之內，趕到硃砂峯去。」

李芙蓉拍手笑道：「好極了，橫豎也不怕廢人帮飛到天上去，我們慢慢去會他，也還不遲，而且……嘻嘻……」

楊綠花道：「妳笑甚麼？」

李芙蓉道：「廢人帮算是甚麼東西！師父派我們去會他，眞是廢人帮的天大面子，我說，嘻嘻，我們不如在桃花溪上洗一個澡，在溪邊睡一個覺，天亮了，才慢慢的上去，由得他們等上半天，豈不更妙？」

楊綠花面孔一板，冷冷的道：「三師妹，師父交下來的，這一個不輕易的任務，豈可等閒視之。」

李芙蓉道：「廢人帮是甚麼東西，由他們等上半天，有甚麼要緊？」

楊綠花道：「要是他們等得不耐煩，五個廢人拍拍屁股走路，師父交下來的任務，我們怎麼完成，三師妹你的主意再也休提。」

李芙蓉道：「可是，我們到桃花溪去洗個澡，也不會躭誤太多的時間呀！唉！二師姊，你不知道，桃花峯上一到春天，香氣四溢，花瓣落入桃花溪，溪水就把香氣帶到山外去，桃花溪中，嗯，這裡也是這麼香，桃花溪更加不得了，現時正在春天，一到秋天，甚麼香氣也沒有了，那……那是太可惜了。」

聽她這一頓話，楊綠花不由的大爲意動。

楊綠花天生愛潔，平時衣服天天換，一塵不染，多日來，她們由華山北黃土高原來到了黃山，日夕奔波，風塵滿面，倒沒有工夫好好的洗一個澡，當下微微一笑，道：「好吧！我們悄悄的下谷去，三更半夜，想來決不會有人偷窺了吧！」

李芙蓉笑道：「好極了，我們走吧！二師姊，在桃花溪浸上一浸，包管你遍體香噴噴，十天八天都不會散去，二師姊，你已經漂亮，加上遍體生香，只怕……嘻嘻……」

楊綠花聽她這麼一捧，不由的笑了起來，道：「鬼丫頭，你笑甚麼？」

李芙蓉笑道：「人還未到，香氣已飄了過來，嘻嘻，硃砂峯上的那五個廢人，只怕人人醉倒了，架也不想打了，鬥也不想鬥了，師父交下來的任務，垂手可成！嘻嘻，二師姊，你的確太美了。」

楊綠花確是一個人見人愛的美人兒，白淨的皮膚，彎彎的眉毛，一對又圓又大的眼睛，修長的身段，兩排潔白如雪的牙齒，此外，還有兩個迷人的梨渦。

凡是她所到之處，武林中人必然竊竊私語，嗯，蟠龍劍柳如絲的得意弟子，武林中的第一美人楊綠花來啦！

楊綠花非但以一手蟠龍劍稱譽武林，而且艷名四播，追逐她石榴裙下的武林高手，不知凡幾，然而她却艷如桃李，冷若冰霜，出道七八年來，在武林中縱橫來去，會盡了天下英雄，却是壓根兒未想過一個「嫁」字，對那些有意攀就的武林高手，一律不理不睬。

所以，她今年二十四歲了，仍然是雲英未嫁的處子身，她對自己的美，自然也知道，也頗珍惜，現下聽到三師妹李芙蓉所說，不由的滿臉羞紅，嗔道：「三師妹，你多嘴多舌，看我不給你一劍？」

「噹」的一聲，她果然拔出長劍來。

李芙蓉嘻嘻笑道：「二師姊，可不是麼？你是武林中第一著名美人，硃砂峯上那五個廢人……嘻！既然是稱廢人帮，自然是又醜又老的怪物了，兩下一比，那是多麼有趣呢？哈哈，嘻嘻……」

楊綠花俏臉一板，嗔道：「今夜你老是嘲笑我，非賞你一劍不可。」

青光閃處，一劍向李芙蓉的左耳削過來，李芙蓉大叫道：「我不敢了，二師姊饒命啊！」

頭一低，青鋒在她的秀髮上面掠過。

李芙蓉一面大叫饒命，一面展開輕功，一直溜下谷去，楊綠花仗劍在後頭追，師姊妹兩人，一個在前，一個在後，在黃山險陡的路上追追逐逐。

兩條纖纖的倩影又再迅速移動了，由桃花峯直溜到桃花溪，只嗅得一陣濃烈的香氣，撲面而來。

楊綠花道：「是這裡麼？」

李芙蓉笑道：「不錯，這一條小溪便是著名的桃花溪，二師姊，你還要殺我麼？」

楊綠花笑道：「殺還是要殺的，除非在兩種情況下，可以不殺。」

李芙蓉笑道：「那兩種？」

楊綠花道：「浸過溪水之後，如果不香，我就殺你。」

李芙蓉笑道：「這個嘛，我可以擔保，還有一種呢？」

楊綠花道：「以後如果還要多

嘴多舌的笑我，我也要殺你。」

李芙蓉把舌頭一伸，向她扮了一個鬼臉，笑道：「二師姊，我笑的難道不是事實嗎？我說你太美了，難道你不在心底下喜歡出來？天下的小姑娘呀，誰人不喜歡人家的讚美，好師姊，如果你說一聲，李芙蓉，你也算是美人胚子，我準會把蟠龍劍『葉底偸桃』那一招敎給你。」

楊綠花嗔道：「你還多嘴多舌，哼！我看你的『葉底偸桃』這一招如何？」

說着她手腕一揮，青光閃閃，「嗤」一聲微响，楊綠花又快又準，而且勁力捏得恰到好處，青鋒一閃，把她的耳環削去一半，如果她用力大些，則必傷及李芙蓉的肌膚，如果用力弱些，則不能把耳環削去。

李芙蓉跳起來，叫道：「呀，二師姊，你動手殺人來啦？」身形一展，「噗通」一聲，躍到桃花溪中，叫道：「我洗澡啦，不再跟你玩了！」

只見她在溪中把外衣裡衣通通脫掉，擲上峯邊，在溪中浮浮沉沉，一面哼着一首民歌，來來回回的泅泳。

楊綠花鼻子嗅到的盡是花香，溪水之上，只見瓣瓣桃花，隨水飄流，她再也忍耐不住，左右四顧，四下寂然，並無人影。

楊綠花把襪子小靴除下，一對雪白的腿，浸到水中去。

李芙蓉哈哈笑道：「好師姊，你年紀比我還大，怎的如此害羞，快快脫光了衣服跳下來，溪水清涼，我是說不出的舒服暢快，快下來吧！」

楊綠花生平從未以精赤之軀示人，若要她脫光衣服，她無論如何也不肯，雖則李芙蓉是她同門師妹。

師姊妹兩人，便有兩個頗不同的性格，楊綠花靦覥、羞人答答；李芙蓉則是豪放大方、任性自然。

楊綠花見李芙蓉在水中玩得高興，她就躲在一棵大樹後，才敢脫下外衣，一陣清風吹來，在她羊脂一般的肌膚上拂過，十分舒服，她慢慢的將纖柔婀娜的嬌軀浸進水裡，內衣是無論如何也不敢脫下了。

流水淙淙，幽香陣陣，在黃山桃花溪洗澡，確是人生一大快事，楊綠花遍體生香，只覺舒服無比，心想：師妹之言不錯，我削去她半隻耳環，他日我必好好的賠她一對，呀！這裡是多麼幽美呀！

她索性閉上眼睛，懶洋洋的半倚在岸邊，讓大半個身子浸在溪水之中。

在月色融融之下，幽美無比的桃花溪中，兩個絕色佳人在月夜下洗澡，這是多麼引人遐想的一幅圖畫啊！她們兩個人陶醉在如此幽雅的大自然的環境之中，對於師父交下來的任務，對於武林中的打打殺殺，一時之間，已完全忘記了。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忽聽李芙蓉一聲：「師姊，有人！」

楊綠花大吃一驚，睜開眼睛，叫道：「甚麼？」

李芙蓉在水中探出半個人頭，叫道：「師姊，我見峯邊有條黑影疾飛而來，又疾飛而去！」

楊綠花道：「是人是鬼？還是猴子野獸，妳沒有眼花吧！」聽她的聲音，居然戰抖，還是前所未有的一回事。

楊綠花成名六七年，在武林之中，名堂响亮，縱然碰上一等一高手，她也沉着應付，決不會慌張，更不會戰抖。

李芙蓉道：「九成是人，我決不會眼花，人影一閃，便不見了，此人的武功也不弱呀！」

楊綠花道：「你爲甚麼不跳起來看看？」

李芙蓉通面通紅，「呸」了一口，道：「好師姊，你難道不知我身上沒有衣服麼？」

楊綠花雙足在水中一點，就藉着了清水那微弱的彈力，把自己彈上了岸邊，說：「師妹，你快上來，我們查他一查，我猜，如果是人，多半是廢人帮中的一個。」

李芙蓉泅到岸邊，不禁嚇得花容失色，叫道：「我的衣服，我的衣服呢？」給她擲上岸邊的鞋襪那裡去了？裡外衣服全部不見了，這一來，李芙蓉縱是任性大方，天眞爛漫，也不禁被嚇得面如土色。

楊綠花趕快去找她的外衣鞋襪，幸而仍在，她穿好了外衣，又羞又惱大聲道：「這個瞀伯，膽敢偸窺本姑娘浴沐也罷了，居然順手牽羊，把你的衣服偸了？我要去揍他一頓，你不必跟來。」

李芙蓉泅到岸邊，不敢躍上岸，急道：「師姊，快快，求求你啦，我沒有衣服，怎能見人？」

急將起來，她的叫聲差不多成爲哭聲了。

楊綠花身影一閃，突然「一鶴冲天」躍上岸邊一棵柳樹之上，岸邊垂柳，本來是樹枝細小，容易折斷，楊綠花一身輕功，在樹枝上搖搖擺擺，姿勢十分美妙。

李芙蓉急道：「看見了麼？」

楊綠花道：「看見了，這廝身材高大，輕功不錯，他朝桃花峯直奔。」

李芙蓉急道：「是男人還是女人？」

楊綠花道：「師妹，你別慌，他嘛，是個高大的男人。」

李芙蓉「呀」的一聲縮在溪水之

中，再也不敢上來，哭聲道：「師姊，我的衣服，快快，求求你啦！」

楊綠花給她嘲笑了半天，這時豈有不乘機窘她一窘之理，笑道：「我只查究他是誰，你的衣服嘛，對不起得很，携來衣物，貴客自理啦！」

颼的一聲，楊綠花一躍下樹，展開了「八步追蟬」的上乘輕功，直奔桃花峯，只聽得背後李芙蓉急得大叫：「師姊，好師姊，我沒有衣服怎成？難道讓我在水中浸上三天？好師姊，給我找回衣服，快快！」

楊綠花微微一笑，一運勁，足不點地，騰雲駕霧一般直竄峯上，在她的估計之中，那瞀伯的輕功雖高，但遜她兩籌，必可趕及，趕了一程，只見在前面不遠，果然是那條高大的人影。

楊綠花嬌叱道：「喂！你這小子還想逃，快快給我停下來。」

那黑影停了一頓，哈哈笑道：「楊綠花你想怎麼樣？你有本領，就追我看看！」說着，人影一晃，已在數丈之外。

楊綠花呆了一呆，道：「你怎的知道我？」脚底下運起勁來。

那黑影更不停留，一面奔跑，一面跟楊綠花對答。

兩條黑影，在山峯中迅速的移動，一個在前，一個在後，繞着桃花峯奔跑追逐。

楊綠花輕功雖高，但始終與他有兩三丈距離之遠，追他不上。

聽聲音，那黑影是一名二十多歲的青年，輕功之高，出乎了楊綠花想像之外。

楊綠花道：「你既然知道我，那麼你是誰？」

那黑影笑道：「你從我的輕身功夫，難道還猜不出？」

楊綠花細心看他奔跑的姿勢，但見他一步一頓，走一步停一步，姿勢十分古怪，走的一步，其快如風，可是停的一步，却是身形完全靜止，倒好像等候人家趕上一般。

雖則如此，他的脚程還是迅速之極，楊綠花要追上他，決不容易。

楊綠花道：「我不理你是誰，你這廝居然偸窺我師妹……哼……偸窺……」她面嫩唇羞，「出浴」兩個字怎好對一個陌生人說出口，只得道：「你不是正人君子，你是一個無耻之徒。」

那黑影哈哈笑道：「你們上黃山，我也上黃山，那黃山難道是你的？你們愛在桃花溪浸一浸，我也是一樣。」

楊綠花心中一跳，道：「你也在桃花溪浸過了，怎的我看不見？」

那黑影道：「可是我却看見你們，是你們跑到我這邊來，並不是我故意跟到你們那邊去，無耻狂徒云云，並不知從何說起，哈哈，如果要說有錯，那是你們的錯。」

楊綠花道：「你輕薄無禮，還作狡辯，看你武功不錯，必是名門大派弟子，所爲居然如此卑下，我問你，你爲甚麼順手牽羊，把我師妹的衣服偸了去？」

她越想越氣，「噹」的一聲，把長劍拔了出來，恨不得立即飛身上前刺他幾劍。

那個黑影道：「我幾時把你師妹的衣服偸了，你這話差矣，我高原飛龍自出道以來，從來不會偸過別人的東西！」

「高原飛龍」一出口，楊綠花猛然省悟，大聲道：「好呀！原來你是高原飛龍紀天雄，你快快站住，我有話對你說。」

那黑影道：「好，難道我紀天雄怕了你的蟠龍劍不成？」身形一晃，突的轉頭，在楊綠花面前約七八尺之外站定，在月色之下，但見這位「高原飛龍」紀天雄約莫二十七八歲，雙眉入鬢，英氣逼人。

不錯，楊綠花聽師父說過，也從武林朋友中聽說過「高原飛龍」紀天雄的名字，名字是响噹噹的，行俠仗義，縱橫黃土高原，十年來，他不知殺過多少惡霸强盜，也不知救過多少弱女烈士。

武功也是一等一，提起「高原飛龍」武林之中，十之八九的都會把大拇指豎起來，誇讚他是個頂天立地的男子漢大丈夫。

然而，今夜這位名震華北的一代大俠，竟然是一個偸窺女子出浴的瞀伯，這眞使楊綠花圓睜眼睛，莫名其妙。

兩人面對面，沉默了一陣。

半晌，楊綠花道：「你……你眞是高原飛龍紀天雄？」

那人拱手道：「不錯，正是在下。」

楊綠花道：「你沒有說謊？」

那人道：「說謊？這是甚麼意思？」

楊綠花聽他這一句反問，眞是不知如何答，在她的聽聞中，「高原飛龍」是一位胸襟磊落的正人君子，現正站在她面前的，却是一個無耻之徒，正人君子與無耻狂徒的界綫，是多麼的明顯。

她希望「高原飛龍」不是瞀伯，也希望瞀伯不是他「高原飛龍」。

那少年見她突然地似乎陷入迷茫之中，那裡知道這位漂亮的姑娘，居然有這許多心事，笑了一聲，道：「楊綠花，你回去吧，只怕你師妹等着你啦！」聲音是那麼溫柔，楊綠花待要發作也不行，當下說道：「也罷，我暫時放過你一次，

你快快把我師妹的衣服拿來。」

那少年微微一笑，道：「我說過沒有偷她的衣服就沒有，難道你不相信？你看，我身邊可有一堆濕淋淋的女子衣服鞋襪麼？」

楊綠花道：「那麼她失去了的衣服呢？難道會給猴子偷去了？桃花溪邊並沒有猴子的。」

那少年一張白淨的臉微微發熱，淡淡的道：「也是在下一時胡鬧，把她放着的衣服調了一個位置，你不要發惱，那位置十分顯眼的，你師妹一定可以找到的，在下是給她鬧了一個小小的玩笑，確是不該，姑娘休怪。」

說着一揖到地，又道：「在下紀天雄可以發誓，你們在溪中之時，我可沒睜開過眼睛，閉着雙眼去拿她的衣服調一個位置，也閉着眼睛走路，一直到離開桃花溪，才敢睜開眼睛。」

楊綠花道：「既然如此，算了吧！紀天雄，你半夜到黃山來，爲了甚麼？」

紀天雄道：「此事你快要知道了，再見啦！」雙手一拱，一步一頓，飛快的上峯。

他的輕功仍然是這麼古怪，走一步停一步，可是身影如流星，走得飛快，楊綠花自從跟這位名震武林的少年大俠會面之後，心中頗有一些特殊的感覺，這種感覺十分微妙，而且也是莫名其妙。

她希望紀天雄不要走，陪她多說幾句話，然而背後脚步聲響，她師妹李芙蓉飛一般的來了，大叫道：「二師姊，那個無恥的狂徒呢？」

楊綠花見她已然穿好了衣服，齊齊整整的，雖然還未乾得透。

「走了！」楊綠花道：「你，你的衣服到底找回來了，在那裡找到的？」

李芙蓉臉泛桃花，哼了一聲，道：「本來堆在岸邊，那廝却是一件一件的給我掛在樹上，二師姊，如此狂徒，怎可讓他走！」

楊綠花也是面頰發熱，道：「他的輕功極高，我趕他不上，算了吧，我們還有很多的事要做。」

李芙蓉恨恨的道：「除非他走出黃山，否則，下次給我碰上，我一定找他晦氣，一劍刺死他。」

楊綠花道：「是啦！下次碰上他，做師姊的一定帮你，我們上山去吧，時間不早了，我們必須趕在日出之前到硃砂峯，切莫失信於人。」

師姊妹二人於是趕路上峯。黃山的景色果然十分美麗，李芙蓉十分熟悉，指指點點，這裡是「白鶴橋」，那裡是「虎頭岩」，這裡是「醉石」……

「醉石」相傳是唐代詩人李太白醉酒處，從「醉石」向上走了一程，便到了「硃砂峯」，李芙蓉道，據說溪水就源出「硃砂峯」。

兩女展開輕功，一口氣奔上「硃砂峯」，這時天色剛剛現出魚肚白，黎明時分，黑夜顯然已經漸漸的過去了。

硃砂峯的景色更美，一個幾百丈高的削壁，矗然獨立，松樹由削壁的石縫中長出來，好像懸在半空，藤葛從樹幹中牽着，猛聽泉水淙淙，原來這裡還有一道瀑布，風景美妙。

楊綠花嘆道：「廢人帮是武林中一個黑道的帮會，我所知道的，我所見過的，非老即醜，身軀殘缺不全，惹人討厭，可是，他們居然選擇這裡作會面的地點，這裡詩情畫意，美麗非常，跟他們不是很不相稱嗎？」

李芙蓉道：「師姊說的是，這裡風景很美，而且，嘻嘻，人也美麗得很。」忘記了剛才羞耻之事，把鼻子一掀一掀的取笑楊綠花，笑道：「好香，好香，好一個香噴噴的楊綠花呀！」

楊綠花在桃花溪上浸過一浸，果然是香氣撲鼻，經兩三個時辰不散。

楊綠花忽然道：「師妹別鬧，有人來啦！」

李芙蓉道：「廢人帮？」

楊綠花道：「不錯！」

只見五個人，由峯腰飛快的上來，他們攀藤附葛，沿着筆直的削壁上來，施展的正是上乘「壁虎遊牆」輕功，手足並用，敏捷之處，有若猿猴，身形冉冉上升。

李芙蓉哼了一聲，道：「他們放着山路不走，偏偏攀藤附葛，爬削壁而來，是對我們炫耀輕功麼？」

她持起一塊石頭，站在峯頂，朝下大聲道：「喂！上來的五人是誰？」

峯腰一個洪亮的聲音道：「你們既然是蟠龍劍派的門下，自然知道我們是誰。」

李芙蓉說道：「你們輕功不錯呀，看我把石頭擲下來，把你們一個一個的砸死。」

那個雄亮的聲音道：「看你如此橫蠻，你必是蟠龍劍的三弟子李芙蓉了，是不是？」

李芙蓉道：「你怎麼知道？」

那雄亮的聲音道：「二弟子楊綠花溫柔婉轉，楚楚可人，那似她的三師妹刁蠻任性，胡作妄爲！」

李芙蓉大聲道：「好呀！而且還不及她的美麗！喂，小心了，石頭來了啦！」

說罷，把大石頭往下便擲，山峯凹凸不平，而且五廢人使的是「壁虎遊牆」功，必須把身軀貼在峯壁上，大石頭跳了幾跳，就躍下萬

丈深淵。

李芙蓉繼續施爲，把大石頭一塊一塊的往下擲，那洪亮的聲音又大叫道：「李芙蓉你是想試我們的武功，還是蓄意要把我們殺死？」

另一個爽朗聲音笑道：「大哥，我們的買賣還未談判，她怎會對我們下毒手？我們若被大石砸死了，她們對誰談判，死人？」

那洪亮的聲音大笑道：「對，對，二弟之言不差，好，我們便給李芙蓉一點顏色看看！」

李芙蓉道：「好呀！你們便使出甚麼顏色，讓本姑娘開開眼界也好，」石頭不斷的往下擲，而且勁力增强，瞄頭亦取準了，把大石頭當作一顆奇大無比的暗器。

楊綠花也有心想看看五廢人的武功，站在旁邊觀看，並不出手阻止。

五廢人的武功亮了出來，李芙蓉的大石頭一塊一塊的繼續擲下，立時爆出一陣砰砰蓬蓬的聲響，大石頭沒頭沒腦的擲下，有些給突出的岩石彈了去，有些則當頭砍下，「蓬」的一聲，石頭給廢人的武器撥了去，同樣的躍下深谷去了。

五廢人使的是重武器，武器不夠，有時使掌。

那聲音洪亮的人，似乎是五廢人的大阿哥，武功最好，但見他哈哈大笑，把一柄厚背紫金大刀往石縫一插，右手執刀柄，支持着身體的平衡，左手大袖飛舞地把迎頭而下的石頭接着，一塊一塊的摔下谷去，尾隨的四名廢人，也各自施展輕功，非但使身軀繼續上升，而且把石塊一一打落。

楊綠花看了一陣，低聲道：「三師妹，夠了，你難不倒他們的！」

李芙蓉見五廢人如此武功，心中也暗暗佩服，師父交下來的任務，只怕有些波折，五名廢人名不虛傳，果然都有一些斤兩，等會兒必然有一場大惡鬥。

颼颼的五聲響，五個廢人先後竄上峯來，雙足剛一踏地，身形閃處，已經分據五個不同的位置，東南西北中，隱然取了一個包圍之勢，聲音洪亮之人，把金背大刀挑起一塊大石頭，金光一閃，把大石頭一劈，剖開爲二，哈哈笑道：「小姑娘，你的打石功好厲害呀！老來不死，乃是皇天的庇祐，哈哈！」

楊綠花道：「五位都是廢人帮的人？」

那人道：「你看我們五人的古怪醜陋的樣子，難道還有錯嗎？」

楊綠花道：「是啦，我叫楊綠花，她叫李芙蓉，我們都是蟠龍劍門下的弟子。」

那聲音爽朗的笑道：「我們早已知道了，讓我自我介紹吧，我是跛脚老二，在帮中排第二，我無姓無名，武林中人都叫跛脚老二的，哈哈，那眞是對我大大的恭維呀！」

爽朗的笑聲，在空中震盪着。

他所說不差，廢人帮人人殘廢，不是殘廢的人，決不能加入廢人帮，一加入了，本來的姓名便立刻取消，以在帮中的地位高低來排名，以排名來代替了姓名，並且按上一個形容他殘廢的特徵爲綽號。

這位跛脚老二，看年紀不過三十左右，衣衫破破爛爛，跛了右脚，走路一拐一拐，却並不使用拐杖，他伸出左手來，只見剩下的僅僅一隻大拇指，其餘四隻手指，已經不知去向，眼睛突出，相貌醜陋無比。

五廢人一上峯來亮了相，楊綠花、李芙蓉不禁皺了眉頭，只見這五人相貌之醜，天下難尋，楊綠花看得心中突突亂跳，李芙蓉甚至轉過頭去，不敢再看。

據跛脚老二的介紹：大阿哥，便是金背大刀的叫做痳皮老大，一臉痳皮，顆顆綠豆一般大，一隻眼瞎了，只剩下一隻獨眼，一霎一霎的，放射出冷電一般的光芒，他還缺了一隻左耳。

排行第三的叫做獨臂老三，他的右臂由肩頭起整條不知去向，鼻子塌了半邊，而且也缺了右手三隻手指。

排行第四的，是一個女人，瞎眼的女人，雙眼全瞎，雞皮鶴髮，年紀起碼六十以上，叫做瞎眼老四。

那位叫做駝背老五的，是一個年輕的小伙子，樣貌還算端正，五官並無甚麼缺點，只是佝僂着身子，他是一個駝背的人。

五廢人都是衣衫破爛，頭髮蓬鬆，身子發出陣陣的臭味，也不知是他們衣服發臭還是他們身體上發臭，看來，還是兩者兼有，一併發出臭味。

李芙蓉轉過頭來，偷偷的掩着鼻子。

如果說乞丐是最汚穢的，最齷齪的人，那麼站在他們面前的五個廢人，是乞丐皇帝了，比乞丐還更齷齪。

五個廢人發出來的體臭，散播在硃砂峯的清新空氣之中，把清新空氣變得混濁發臭。

楊綠花、李芙蓉平時已是幽香陣陣，加上在桃花溪浸過溪水，香味更濃，散發出來的香味，也鑽進了空氣之中，跟五廢人的體臭混在一起。

只見跛脚老二的鼻子一掀一掀，嗅了一陣，心中茫然，大概不知這是一種甚麼氣味，說道：「老四，你嗅到了麼？這是甚麼氣味？古

怪得很。」

瞎眼老四盲了眼睛，聽覺與嗅覺特別靈敏，嘆道：「這是女人的體香，我們的兩位客人，一定很漂亮了。」

跛脚老二恍然大悟，笑道：「不錯，漂亮得很，瞎眼老四，你到底也是一個女人。」

楊綠花道：「好啦，今天你們貴帮五大强手傾巢而來，對付兩名弱質少女，不是太過隆重其事了嗎？」

痲皮老大拍拍刀鞘，朗然道：「蟠龍劍威名四播，門下兩大弟子聯手而出，老夫僅率四名把弟上山接待，其實還嫌不夠呢！」

駝背老五道：「楊綠花，你們僅兩個人，還是還有姊妹埋伏山中？」

楊綠花笑道：「廢人帮威名遠播，名震江湖，我初時請示師傅，最好是多派人手，像我楊綠花嘛，武功平平，何堪一擊，那知師父却說……」

跛脚老二問道：「怎樣？蟠龍劍怎樣說？」

李芙蓉道：「恩師說：綠花，你只率三師妹李芙蓉一個人便夠了，我師姊不敢違抗，只好帶我一個人上黃山來，領教領教廢人帮的高招。」

瞎眼老四道：「好極了，我們上硃砂峯來，難道是爲了遊山玩水？難道爲了研究硃砂峯的來歷傳說嗎？」

說罷一躍而出，揮舞一根閃閃發亮的拐杖，又道：「我瞎眼老四雖然雙目失明，但心明如鏡，我知道你們兩人非但人漂亮，而且武功極高，單看……哼！」

駝背老五接口道：「單看尊師蟠龍劍如此托大，居然只派兩個門人前來，以二對五……嘿嘿，蟠龍劍也未免把敝帮太看得起了！」

楊綠花忽然道：「瞎眼老四，你剛才說甚麼？難道這硃砂峯還有甚麼來歷不成？」

瞎眼老四冷冷道：「我失明之前，也會讀過一點書，遊遍山川名勝，也頗下過不少研究功夫，硃砂峯是有了不起的來歷呀！」

楊綠花奇道：「眞的，來歷如何，可以見告麼？」

瞎眼老四厲聲道：「我們到黃山來，乃是解決一件樑子，那裡有空閒跟你講歷史，看招吧！」

「叮噹」一聲，火花四濺，楊綠花出手如風，拔出長劍抵擋了一招，閃閃發光的是精鋼打成的拐杖，瞎眼老四成名的武器。

楊綠花的長劍給壓成一個弧形，身子一彈，後退三步，說道：「瞎眼老四，你的武功也不算差！」

瞎眼老四道：「你知道就好了！」又要挺杖上前。

痲皮老大道：「咱們是先禮後兵，如果樑子解決不得，再動手不遲，老四，你且退下！」

廢人帮的上下尊卑之分甚嚴，輩份名次，以武功的高下爲序列，老四年紀大過老大，但只排第四位。對老大的命令，如奉綸音，收招立即退下。

痲皮老大道：「楊綠花，我對黃山也知道一丁點，你既愛聽，你便聽吧！」

張開嘴巴哈哈大笑，露出了兩排又黑又黃的牙齒，說道：「在幾千年前，軒轅黃帝的時候，有一個名叫浮邱公子的人，在這硃砂峯下煉丹，經過八個甲子……」

李芙蓉道：「八個甲子？」

痲皮老大道：「每六十年爲一個甲子，六八四十八就是四百八十年，丹才煉成。軒轅黃帝是浮邱公子的朋友，他到這裡和浮邱公子一同煉丹，煉成之後，黃帝吃了七粒，就升到天上去。

「所以李太白詩中有『歸休白鵝嶺，渴飮丹沙井』之詩句，在這峯中，就有『藥白』、『丹井』，『晒藥台』等軒轅黃帝時代的遺物。」

李芙蓉拍手道：「好呀，原來你知道這許多，還有沒有……」

痲皮老大道：「黃山本來叫黟山，但因黃帝來過了，所以以後便改叫『黃山』。」

李芙蓉道：「好，佩服，老大，你是不是讀書出身？」

痲皮老大道：「我是秀才出身，不過，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現在我是廢人帮的大阿哥，統率三千名殘廢人，舞刀弄槍，每人都在刀尖下面討生活。」

跛脚老二道：「老大，閒話不必多說，還是談正經事吧！」

痲皮老大道：「楊綠花、李芙蓉，你們二人可代表了蟠龍劍的主意麼？」

楊綠花點點頭，道：「這個當然，痲皮老大，我師父說，上個月那一宗大買賣，你們因何獨吞下去？我恩師對我說，綠花，我在黑道上混了二十多年，蟠龍劍這名堂還不算响亮，現在有人居然在我的鼻子上耍花招來，這當眞是豈有此理，她氣惱得很，我們就來了啦！」

痲皮老大道：「敝帮怎麼樣在蟠龍劍的鼻子上耍花招，請道其詳。」

楊綠花冷然道：「老大，我是心中有數，你是心知肚明，男人大丈夫做事，提得起放得下，幹了又怕甚麼不敢承認？」

跛脚老二朗聲道：「對，對，你這話說得再對也沒有，那一宗買賣，果然大得很，據獨臂老三的估

計，起碼值十萬兩黃金，是我們廢人帮幹的了。」

楊綠花大眼一睜，說道：「十萬兩黃金？」

她是驚奇這買賣的數目怎會如此龐大，在蟠龍劍柳如詩口中，也沒說過如此之多，十萬兩黃金的購買力如何，在現代已無從比較。但在當時，一名店小二每月的薪金不過是二兩銀子，在館子吃一頓豐富的晚飯，也不過是五六錢銀子。

金子等於銀子的二十倍，而這宗買賣的價值，聽跛脚老二說是十萬兩黃金。

獨臂老三在背囊中取過一個銅算盤，的的得得的打了一番，咧開了大嘴巴傻笑道：「不錯，我計算過了，十萬兩金子，等於二百萬兩銀子，上等的白米，每擔一兩六錢銀子，二百萬兩可買多少擔呢？」

獨臂老三又要打算盤，李芙蓉搶着道：「可以買一百二十五萬擔，等於一億二千五百萬斤，獨臂老三，我心算快過你的算盤，你服不服？」

獨臂老三惱道：「不服！」

李芙蓉手一伸，長劍在手，叱道：「你不服，我要你服。」長劍一點點到他的崩鼻上。

「的篤」一聲，長劍已迅速異常的盪開了，而盪開長劍的，正是那一個銅算盤。

「呀！原來你用這一個算盤作武器，專門鎖拿大刀與長劍，你這一招還眞是可以。」李芙蓉說。

「不敢，你過奬了，剛才你的大石頭迎頭而來，在下如果算盤打得不精，獨臂老三早已沒命啦！」他越說越氣，「的篤」一聲，銅算盤迎頭蓋腦就向李芙蓉砸去。

李芙蓉笑道：「二師姊，對不起得很，我要搶先動手了。」長劍揮舞，跟獨臂老三打了起來。

老三雖然缺了一隻手臂，但是單憑一隻手，就可以幹得很多事，他可以單手打算盤，廢人帮的賬目，均由他掌管，這銅算盤他已玩弄了十多年，單臂舞弄，激烈地跟李芙蓉對打。

鬥了二三十招，李芙蓉憑一手蟠龍劍法，居然拿他不下，在武器上，專門鎖拿長劍大刀的銅算盤，似是尅星。

流影一閃，楊綠花突然插了進來，在兩人中間一站，朗聲道：「你們且慢動手，我還有話說。」

這時打鬥中的兩人，一個正在使一招「鳳點頭」，一個正在拆這一招，猛然間兩人之中多了一個人，李芙蓉一聲：「師姊小心！」硬生生地把招式收了。

可是，獨臂老三的銅算盤的收發，不及李芙蓉的熟練，手底下雖然收了勁，仍然是一股勁兒的朝向楊綠花砸去。

楊綠花全身穿綠，綠色的上衣，綠色的長裙，腰間的綢帶也是綠色的。

纖纖綠影，在獨臂老三眼底下閃動，鼻子裡鑽進了一陣陣濃烈的芬香，他們貼進身子，楊綠花身上的一陣香味，要不鑽進老三的鼻也不行了。

模樣兒是如此之嬌美，白淨淨的面皮，頰邊配着兩個淺淺的梨渦，獨臂老三心中凜然，左邊大袖飛舞如風，「啪」的一聲，硬生生的打在自己右手的銅算盤之上，把銅算盤擊落了，落在塵泥之中。

如此美麗的人兒，獨臂老三自嘆平生未見，他低下頭來，拾回銅算盤，不敢仰視多看她一眼，他感到自慚形穢，自卑自賤。

看見他這副自慚自愧自卑自賤的模樣，衆人均是呆了一呆。

李芙蓉心想：「我說幾時有說錯了，我說二師姊只須在桃花溪浸上一浸，全身異香，一上硃砂峯，不必打架，只怕廢人帮醉也醉死了。」

楊綠花此時也無暇理會獨臂老三的心情，朗朗的道：「我師父說，這一宗大買賣，應該歸於她的，她說廢人帮膽大包天，居然來了一個黑吃黑，師父派我來，請問五位一聲，五位是憑那一個大門派撑腰，居然視黑道中的大規大矩如無物，不把蟠龍劍放在眼中了。」

痲皮老大哈哈大笑道：「好，好，老夫反問一聲，這一宗大買賣，是否說定了蟠龍劍的，別派不許插手？」

楊綠花道：「不錯，師父是這樣的說過，痲皮老大，你不必多言，趕快把這宗大買賣獻出來，那就萬事皆休，否則，哼！後果如何，也不必本姑娘多言了。」

李芙蓉道：「當年華北十大門派大會黃河邊，約定了十事，其中有關地盤一事，詳詳細細寫在黃河大會十大條文之首，你難道忘記了嗎？」

跛脚老二道：「我似乎忘記了，你說出來聽聽！」

楊綠花道：「大會規定，地盤界限，嚴格劃分，這宗大買賣出現在黃土高原，黃土高原正是我們的地盤，如果我沒記錯，廢人帮的地盤該在長江邊，是不是？」

跛脚老二道：「是呀！一點也不差，兩位姑娘，在下反問一句，這宗大買賣初時出現在北京，是不是？」

楊綠花與李芙蓉一齊點點頭。

跛脚老二又道：「後來這宗大買賣南下，經過了華北黃土高原，這是你們的地盤，是不是？」

楊綠花與李芙蓉一齊的點點

頭。

跛脚老二反道：「後來，這宗大買賣又繼續南下，到了長江邊，這是大會規定，屬於敝帮的地盤了，是不是？」

楊綠花與李芙蓉又是一齊的點點頭。

跛脚老二又繼續道：「這宗買賣在北京，無人理他，經過了黃土高原也沒有人理他，最後到了長江邊，大哥說：奇了，一宗二百萬兩銀子的大買賣，經過了幾個省份，居然完整無缺地出現在我們眼前，哈哈，如此一來，敝帮上上下下，無不眼紅，於是，大夥兒順手取了，哈哈，如果不取，眞是暴殄天物，敝帮合該發了大財，別的門派，決沒有置啄餘地，是不是？」

麻皮老大道：「貴派在黃土高原，既然不取，到了長江邊，我們取了，合情合理，這是怪不得我們。」

獨臂老三道：「何況這宗買賣，是我們在我們的地盤界限之內做的，再開一次大會，我們也是於理無虧。」

瞎眼老四冷笑道：「蟠龍劍柳如詩行走江湖二十年，難道連這規矩也不知，居然派門下弟子，邀約在黃山會面講數，不是太過份了一點嗎？」

四名廢人你一言我一語，一齊聲討蟠龍劍的不是，獨有駝背老五，此刻却是昏昏沉沉，鼻子裡幽香陣陣，陶醉於美色之中，不發一言。

楊綠花笑道：「看來，各位之言，一點也不差，可是師父說，凡是經過黃土高原的買賣，一律是蟠龍劍的，別派均不許插手，師父既然這樣的說過，即是武林黑道的聖旨，別的門派，只有遵守的份兒，哼！我這話，廢人帮的五大高手都明白了麼？」

這話一出，四廢人一齊跳將起來，大聲叫道：「聖旨？難道柳如詩是皇帝，她說的話就是聖旨？」

楊綠花道：「不錯，他老人家派我們來交涉，最好是請廢人帮交出這宗買賣，萬事皆休，否則，哼！那是無法可想，只好憑武功解決了。」

廢人帮橫行長江流域，帮衆數千人，聲勢浩大，乃是黑道上的一個最大的帮會，聽見楊綠花這話，無不嘩然，瞎眼老四的鐵拐重重的在地下一頓，厲聲道：「好，鬥便鬥，憑我廢人帮這名堂，難道還會給人踏到脚底裡麼？老大！十年來，我們給人欺負了麼？」

麻皮老大道：「不會！」

李芙蓉笑道：「我也知道廢人帮在十年來不曾敗過一仗呢！瞎眼老四，你不必吹鬍瞪眼，有話就慢慢說呀！」

她這話雖是無心之失，可是瞎眼老四一聽「吹鬍瞪眼」四個字，大吼一聲，鐵拐杖在地面上一頓，身手凌空而起，一杖迎頭蓋腦的向李芙蓉頭上砸下。

須知瞎眼老四是個女人，既然是女人那裡有「鬍」可「吹」，而且她雙眼失明，自然也是無「眼」可「瞪」了。

李芙蓉這句話，正正觸犯了她的大忌，以爲她有意挖苦。

「叮噹」一聲，火花四射，李芙蓉出劍如電，把狠命攻來的一拐，輕輕的盪了開去。

跟着，她來一招「葉底偸桃」，青光閃處，劍尖已是神不知鬼不覺的刺向瞎眼老四的咽喉處。

瞎眼老四雙目全瞎，不能視物，打鬥全憑她的聽覺，凡是盲人，聽覺是特別靈敏，一聽到下巴下面似有異聲，這聲音雖然十分輕微，但她也立刻驚覺，身形向後一仰，一記「鐵板橋」向後斜飛，避了這一劍之禍。

「好！」李芙蓉笑了一聲，身隨劍走，直逼了過來，蟠龍劍法展開，不及十招，已然把瞎眼老四全身罩在劍光之中，逼得她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

「好！」楊綠花心中也叫了一聲，三師妹這招「葉底偸桃」練得十分到家，乃是師父特別傳授她的一招防身尅敵的絕招，我也不曾學過，他日有機會，我該當好好的向三師妹討教。

獨臂老三也說過一聲字「好！」，眼見瞎眼老四不是人家的對手，銅算盤舞得得得响，趕上來援助，合兩人之力，合鬥李芙蓉。

李芙蓉的武功比她的二師姊弱不了很多，面對兩名廢人，仍是綽綽有餘，不及二十招，她又佔了絕對的上風，叮叮噹噹的一陣亂响，瞎眼老四的鐵拐杖，添了七八個缺口。

麻皮老大沉聲問道：「老五，你怎麼啦？」

駝背老五此刻仍然是陶醉着，鼻子裡仍然是一陣陣的異香，雙目發光，傻楞楞的瞪視着楊綠花，心中有說不出的滋味。

他是一個少年人，血氣方剛，生平未接觸過美貌的女人，尤其是像楊綠花如此美貌的少女。

在帮中，女人是有的，可是全都是既老且醜的母夜叉，年紀輕的當然有，不幸的是，她們全是跛手跛脚、眼瞎麻皮的殘廢人，看見了就作悶！

楊綠花在他面前，便像一朵盛開的鮮花，迎着春風，迎着朝陽，吐着幽香，讓人欣賞，令人陶醉。

「老五，你還不上前助戰！」麻

皮老大一聲長喝，他氣魄宏偉，說話聲如洪鐘，在空中震盪，可以說，他這一聲大喝，眞個是如雷灌耳了。

駝背老五突地在夢中驚醒過來，忙道：「是，是，我上前啦！」

把大刀子拔了出來，倉皇四顧，向楊綠花一指，道：「老大，你是要我去鬥她？」

麻皮老大、跛脚老二面面相覷，不知老五如何突然失了常性，在往日，帮中最勇敢的人算是駝背老五了，有甚麼大事，都是勇往直前，站在第一綫的就是他，可是，今天他却傻楞楞的不想戰鬥。

跛脚老二哼了一聲道：「老大，你釘着姓楊的！」

大袖一揮，飛步上前，他雖然跛了左腿，走路一拐一拐的，可是走動靈活，與常人無異。「哼」的一聲，銀光閃閃，他使的原來是一口長劍。

李芙蓉施展師門劍法，把老三老四殺得節節後退，正喜得手，猛然間寒氣森森，劍尖突然點到她的面門，李芙蓉舉劍一架，但見一股內力，沿着劍身傳來，不由的後退三步。

楊綠花道：「三師妹，小心了，在廢人帮之中，跛脚老二的武功僅在麻皮老大之下。」

跛脚老二見駝背老五不肯出手，只好親自上前，解救老三老四之危，他一出手，形勢立變，看見他的功力，遠勝老三老四之流。

李芙蓉道：「跛脚老二，你也來了，你們合三人之力，圍攻一個少女，羞也不羞？」

跛脚老二道：「這個嘛，要看那少女是誰人？蟠龍劍門下弟子，嗯，我們合三人之力，只怕還不夠呢，李芙蓉，請你聽我講一句話，好不好？」

「甚麼話，快說！」李芙蓉斜眼看楊綠花，但見她仰首朝天，似乎在研究天上的浮雲，對場中的打鬥，似乎是不聞不問，這種姿勢，李芙蓉是見慣了。

楊綠花在動手之前，例必冷靜地仰首望天，對手越强，她越冷靜，「萬籟無聲待雨來」，大戰前夕的氣氛，已經醞釀着，一動手，那將是一個驚天動地的場面。

麻皮老大也是一言不發，一對眼睛滴溜溜地轉，注視場中的少女，而注視楊綠花的多，小心的戒備着。

跛脚老二道：「李姑娘，你看見了，等會兒他們兩人動手，那將是一場生死的局面，兩虎相爭，必有一傷，我是不想大哥有甚麼三長兩短，你大概也不想楊姑娘死於黃山吧！」

李芙蓉道：「你有甚麼話，直說無妨，不必多作假設，快說吧！」

跛脚老二道：「我的話十分簡單，我請你們兩人退出黃山，不必再鬥了，因爲……」

李芙蓉大聲道：「因爲甚麼了？」

跛脚老二道：「第一，道理是在我們一邊，尊師所謂凡是經過黃土高原的買賣，都屬於她，這個嘛……未免太過橫行霸道，而且太過視江湖義氣於無物了。」

李芙蓉大爲不耐，朗聲道：「我不跟你說這些，義氣兩個字值多少錢？你的第一個原因，我決不會接受，我師父的目的，就在於打遍大江南北的黑白兩道，稱孤道寡，要做武林大宗主，喂！跛子，你的第二個原因又是甚麼？」

跛脚老二聽她說話越來越不客氣了，凜然的道：「第二，單憑你們兩人，怎會贏得我們五大廢人，再鬥下去，吃虧的必然是你們了，廢人帮決不能無端端的把兩名美貌少女殺死，所以，你們還是下山去吧！」

李芙蓉道：「你要我們回家去？也成，哪一宗大買賣呢？十萬兩金子呢？」

跛脚老二道：「廢人帮吞下肚去的東西，難道你要我們吐出來，哈哈，這怎麼成？」

李芙蓉道：「你們既然不肯吐出來，那麼我割開你們的肚子取出來吧！」

瞎眼老四大聲道：「老二，像這樣不可理喻的人，還跟她嚕囌甚麼？動手吧！」

跛脚老二嘆道：「這段樑子，看來不動手也不成了！好！李芙蓉，你小心好了！」於是長劍一吐，劍花在朝陽之下，閃爍不定，劍光點點，彷如花枝亂顫，一劍打出無數繁星，直向李芙蓉身上刺去。

「原來你也知道使用劍尖打穴法，廢人帮有你這種人材，還不算差。」李芙蓉微微一笑，一劍三分，又再跟老二老三老四三個强敵狠鬥起來。

由駝背老五換爲跛脚老二，形勢自是不同，跛脚老二的武功勝了老五三四籌，有他出力維持，局勢登時改觀，剛才李芙蓉佔盡優勢，現在是兩下扯平，四個人兩個方面，那一方面要取勝，都是絕無把握的，如果一定要分出勝負，只怕非拆上一二百招不可了。

時間很快的便過了半個時辰、一個時辰，楊綠花仍然是痴痴呆呆的在發楞。

場中，仍然是乒乒乓乓的惡鬥。

（未完・一）

上文提要：丁浩然收養仇家追殺的上官雷，不慎事泄，丁暗將上官雷放走，將女兒丁玲扮作上官雷，丁玲被仇家推下懸崖，丁浩然被殺害，上官雷雖被仇家發現追殺，但却逃過大難不死，十年後又邂逅被推下懸崖的丁玲——狠女，要他找好友夢中人，上官雷爲了報仇，到處奔走打聽，得俠丐于七協助，知道仇家是鴛鴦堡堡主仇成……

俠義行

湖海恩仇錄／石中天·文 可飛·圖

上官雷報仇雪恨　鴛鴦堡江湖除名

不多久工夫，負責炊事的叫化子，將一隻一隻烤好了的富貴鷄，用一隻大籮筐抬了出來。

的確名副其實的富貴鷄酒會，除了各式各樣的酒外，所有菜餚也祇有這一道富貴鷄。

不要看輕了這富貴鷄，那味道的鮮美，就是皇帝老子也會垂涎三尺。

其實富貴鷄的作法很簡單——挖出鷄的內臟，加上五香油料，不拔毛，整隻鷄用黃泥包裹着放在火上燻烤，烤熟後剝去黃泥，鷄毛也就隨之脫落，就是因爲這種作法才保持了鷄的原味。

這也是叫化子的一種特有做法，所以又名叫化鷄。

酒會在歡樂氣氛下繼續進行着，上官雷心中有事，那能吃得下去，祇撕了一根鷄翅膀在嘴中慢慢的嚼着，酒也祇喝了兩口，等於應個景兒。

往常，每逢丐帮慶祝開壇大典時，衆叫化子可以從早晨一直痛飲到深更半夜，今天他們似乎都曉得帮主有事，一到中午便自動散席了。

＊　＊　＊

俠丐于七將上官雷喚到比較僻靜的地方，四週長滿了蒲公英的荒草，的確是一處很適合秘密談心的地方。

上官雷閃動星眸在于七臉上溜了一下道：「看前輩謹愼神情，一定是晚輩的仇家有了下落。」

俠丐于七點了點頭：「不錯，是我跟多事鬼龍渾合力調查出來的。」

「是誰？」上官雷忍不住心頭的激動。

俠丐于七神色凝重的說：「既然調查出來了，就是準備告訴你的，但是有個條件。」

「什麼條件，前輩祇管明言。」

「報仇事需要從長計議，不能憑你一時血氣方剛之勇，衝動得恨不得立刻就將仇人的胸膛洞穿兩個洞孔。」

「請問爲了什麼？」

「因爲對方不是平常之輩，操之過急不僅報不了仇，弄不好連你也被人宰了！」

上官雷神情一怔。「前輩放心，其中利害我很清楚，晚輩絕不魯莽從事，請問前輩，上官家的仇敵究竟是誰？」

俠丐于七的神色很激動，終於慢吞吞的唸出了五個字：「不倒翁仇成！」

「不倒翁仇成！」上官雷眸子裡射出了憤恨的火燄。

俠丐于七正色道：「你眼前必須要保持冷靜，你知道不倒翁仇成是誰嗎？」

「……」上官雷搖搖頭。

「就是鴛鴦堡堡主。」俠丐于七眼神中流露異樣的光輝。「『南寨北堡，惹上就跑不了！』，放眼當今武林，已經沒有人敢跟他們作對，我說這話的意思並不是畏怕他們，而是在未動手之前必須作穩重的打算。」

上官雷投以感激的一瞥。「我明白前輩的苦心，請問龍叔叔現在何處？」

「正在打聽鴛鴦堡的進一步情況，必須有了結果後，我們才能再作進一步的打算。」頓了一頓又說：「我本來就不想那麼快就告訴你，又怕你心裡沒有準備。因爲不倒翁仇成已經下了格殺令，由堡中武功最高的天、地、人三煞率衆分頭出動，在江湖上遍訪你的下落。」

「不倒翁仇成已經知道我要找他報仇了？」

「嗯！他們消息靈通得令人震驚。」

上官雷激動的臉上神色瞬息驟變，終於理智的漸漸平息了下來。「好吧，最低限度晚輩也要等見到了龍大叔後，再作決定。」

俠丐于七欣慰的點了點頭。

上官雷話題一轉。「請問前輩，可知道江湖上誰叫作夢中人？」

「夢中人？」于七目露詫光。

「嗯，是一個很奇怪的名字。」

俠丐于七將頭搖得像貨郎鼓道：「沒聽說過。」

「狠女？」

「也不認識，或許都是新出道的人物。」

「噢！」上官雷顯得有些失望。

＊　＊　＊

在通往一座集鎮的大道上，上官雷一路傷透了腦筋。

夢中人，究竟誰是夢中人？

其實上官雷可以不必管這些閒事，但他向來一諾千金，答應了人家的事情，一定要負責任的。

至今，狠女的底細他並不太清楚，祇知道她掌力十分雄渾，若非恩師傳授他的蛤蟆功，前幾天在楓林內那一掌他絕對承受不起。

同時，他也看出狠女心地並不兇惡，祇是神經不太正常，喜歡跟人拚命。

雖然狠女曾經在楓林內掌斃四名武林漢子，但事後上官雷知道，那四人都是鴛鴦堡的份子。

並不是不倒翁仇成是上官雷的對頭，因而遷怒鴛鴦堡，事實上該堡在江湖上聲名狼藉，已被列爲正派人物的對頭。

但是當武林此消彼長，却沒有人敢正式出面跟鴛鴦堡爲敵，更談不上將其消滅。

基於種種原因，上官雷對狠女開始有了好感，因爲祇有她敢將鴛鴦堡的人力斃於掌下，而不惜樹此大敵。

所以，上官雷也就決定了有始有終，將夢中人給她找出來。

現在他想到了一個最後辦法，在集鎮上買了很多紅紙，開了一間客棧房，將門一關，便將紅紙裁成小條條，伏在案上大書特書起來。

千種相思萬縷情。

狠女尋找夢中人。

這就是上官雷寫的紅字招貼，一口氣寫了好幾百張之多。

也許上官雷犯了傻勁。

他整整花了三天三晚的工夫，在附近百里方圓之內，到處張貼，通街大道，窮鄉僻壤，幾乎全貼遍了。

秋風肅殺，月黯星稀！

荒野在冷月映照之下，顯得一派淒涼，河溝旁邊有一座孤零零的破廟。

上官雷現在手中的紅紙招貼祇剩下最後一張，破廟却被他選中了，叭嗟一聲貼了上去。

破廟久已斷絕香火，斷垣殘壁，滿目瘡痍，看光景很少會有人從此處經過，上官雷對招貼的效果似乎根本不予考慮。

這三天來，上官雷可累壞了，爲了貼完紅紙招貼，幾乎佔去了他的全部時間。

現在他已貼完了最後的一張，好像肩頭上放下了千斤重擔，仰天吁了一口長氣。

他對廟壁上的紅紙招貼端詳了一陣，屈指細算……

啊呀！日子過得這樣快，明天不就是狠女延長七日的最後限期了嗎？

上官雷想到這裡又開始心煩，但他敏銳的聽覺却絲毫不受影响，現已聽到身後有衣袂飄風之聲。

不過他耳目靈活，沉着得很，低聲喝問道：「身後是什麼人？」

「我。」女人聲，很冷。

「妳是誰？」

「到處貼紅條，你找的是誰？」

「我找夢中人。」

「我就是她。」

咦！怪哉！竟眞的找到了。

上官雷精神爲之一振，急忙轉過身來觀看。

我的天呀！這一次比跟狠女照面時還要駭人，上官雷髮根直豎，登登登向後一退了四大步。

月下站着一位白袍拖地的女郎，長髮披散腦後，八字眉、石灰臉……

狠女祇是醜，而眼前女郎除了醜之外，混身上下都籠罩着陰森森的鬼氣，尤其是當她僵立不動，臉上一無表情時，連一點人味都看不出來。

上官雷沒有見過殭屍，但在想

像中，他不知道這位姑娘跟眞正的殭屍會有什麼分別？

「朋友，」白衣女郎的聲音比她的表情還冷。「別儘管發楞，我認爲你應該開口說話了。」

上官雷硬着頭皮又看了她一眼，道：「姑娘！妳眞是在下所要找的夢中人嗎？」

「哼！你這話問得太不禮貌！」

「請原諒，我怕找錯了人。」

「爲何不說怕我冒充呢？」白衣女郎翻眼看了他一眼。「其實你可以想辦法證實。」

上官雷眼神一動。「請問姑娘認識狠女嗎？」

「不認識。」

「對不起，那是我找錯人了。」

「但我是夢中人。」

「請姑娘弄清楚，是狠女要我替她找夢中人，不是我自己要找的。」

「那我不管，反正我是夢中人就成了。」

上官雷一楞，看光景這位姑娘的腦筋並不比狠女清醒多少。

「朋友，」白衣女郎又道：「現在你準備將我怎麼樣安排呢？」

上官雷苦笑着搖了搖頭。「無法安排，情願補貼旅費，請姑娘回去。」

「放屁，」白衣女郎怒叱道：「我整整化了兩日兩夜工夫好不容易找到這裡，你竟叫我回去？這筆賬該怎麼算法？」

「……」上官雷簡直答不上話來。

眞是禍不單行，這位姑娘比狠女還要不講理，還要難纏。

上官雷理正氣壯，繼而眼神一動。「好吧，反正我是受狠女所託，姑娘既是自稱夢中人，明天我就帶妳去見她，隨便她將妳怎麼樣安排。」

「這還像話。」白衣女郎笑了，但是比哭還難看。

上官雷仰首看了一下月色。「夜已太深，姑娘就在廟內安歇一宵吧！」

「那怎麼行，住旅店去。」

「住旅店？」上官雷有點吃驚。

「怎麼？姑娘我有的是錢。」白衣女郎還怕上官雷不信，拍拍袋中的銀子，嘩啦嘩啦直響。

「不是這個意思，妳我男女有別，諸多不便。」

「放屁！」白衣女郎又將眼睛一翻。「姑娘我都不顧慮，你還害怕什麼？走！」

上官雷又好氣又好笑，瞪着她直發楞。

* * *

陰霾四佈，月黑風高。

這楓林附近的氣候變了，變得和七天前有天壤之別。

現在呈現的是一幅淒凉的畫面，楓葉隨着秋風漫天飛舞，樹身也在狂風下劇烈的搖晃着，並發出沙沙的巨響，活像無數魔影在那裡忽隱忽現，而極自然拱托出一派恐怖格調和肅殺氣氛。

突地，原野上出現了一條黑影，正在施展輕功提縱術朝楓林奔來。

黑影身法快如閃電，腦後烏溜溜的長髮隨風嬝嬝飄舞，而顯得英姿勃勃，飄逸出衆，祇可惜她的面貌太醜了。

來者正是狠女。

就在狠女將要穿進楓林時，濃密的楓葉叢中人影連閃，颼颼連聲，竄下來六名武林人物。

看光景他們早就埋伏這裡，等候狠女的光臨。

六人一律使用精鋼長劍，其中一名爲首者身穿大紅袈裟，長髮披肩，額角上面束了一條金箍，臉上橫肉纍纍，一看就知來自西域的番僧。

狠女停步凝神，三角眼骨碌碌地一陣亂掃。「你們是什麼人？」

番僧冷聲回道：「鴛鴦堡外務巡查，人煞魯班。」

狠女突然發出悽厲長笑，很久很久才將笑聲一斂，冷叱道：「是不是爲了十天前，被我掌斃四名堡丁而來尋仇的？」

「姑娘很聰明。」

狠女嘿嘿獰笑道：「那就少廢話，今晚連你們一道算上，看掌！」

隨着話聲推出漫天掌風，像狂流般的朝向番僧湧去。

人煞魯班遽然而驚，他沒想到醜女郎竟有這般雄渾的掌力，急忙閃身轉開。

場中幻起一片劍影，隨着呼叱聲一齊朝狠女撲來。

五條人影五把劍，聯合出手的威力非同小可，瞬息工夫便將狠女罩在劍光之內。

狠女全然不怕，但見她晃動着飄忽似淸煙的上乘身法，在劍幕上左衝右突，竟視五把長劍如無用之物。

慢說動人的五個人，就是在一旁觀戰的人煞魯班心裡面也直冒凉氣。

人煞魯班在鴛鴦堡中堪稱一流高手，跟隨他的人也就定然不會差到那裡去，如今聯合出手竟沾不到醜女郎的邊，而且對方還是赤手空拳，細想起來怎不令他震驚。

醜女郎腦後長髮隨風飄舞，在劍氣下仍像如入無人之境，但已不時發出呼叱，顯然已被激怒。

說時遲，那時快，就在這個骨節眼上，突聽狠女春雷般一聲暴喝，抖開雙掌便朝斜劈而下的五把長

劍上撞去。

狂飆突捲中，緊隨着就是一陣淒厲慘叫。

同時，勁流中銀光飛迸，五柄長劍像流星般的暴射而出，鏘郎郎聲中，一齊跌落在三丈開外。

不用說別的，長劍被震出手，就已經算栽到了家。

這番接觸，快速得就像電光石火，人煞魯班空自在旁來不及搶救。

掌勁激起的塵煙在緩緩消失……

醜女郎的身形在煙幕中由模糊轉趨淸晰，她的那雙三角眼正投向面前不遠的荒地上，嘿嘿冷笑，而那裡却躺着五具口噴鮮血的屍體。

人煞魯班的臉上橫肉開始劇烈的痙攣，殺氣騰騰，一聲暴喝下躍身飛撲狠女。

猝然出手，這一記眞夠辣。

那也可算是人煞魯班的「殺手」，人和劍離地五尺，平射而出，其疾如風！

呼的一聲！

一片紅雲飛掠而至，躲不開，閃不掉，也來不及出手還擊，逼得狠女祇好用「鐵板橋」，身子朝後猛倒……

在武林中，很少有人能在人煞魯班這一記「殺手鐧」下漏網，但是今晚發生例外。

人煞魯班飄身落地剛轉過頭來，狠女不僅正從地上挺身而起，竟掄動雙臂朝他反攻過來。

呼……呼……呼……

狠女雙臂掄動如風車，一味搶攻，那兇猛程度簡直就像天上降下來的女煞星。

人煞魯班先機頓失，手中空有一把青鋼長劍，竟被赤手空拳的狠女攻得接連後退，左邊肩頭也被狠女指尖掃了一下。

大紅袈裟破了一塊，一片皮肉也跟着脫落。

人煞魯班這一驚非同小可，身形掠起好像一隻紅鷹，直朝一處山坡飛撲而出。

「哪裡走！」

狠女一聲厲叱，跺脚便欲飛身追趕，但就在此時，夜色朦朧中又出現了兩條白影，一前一後，正像流星般的向楓林縱來。

前面那條白影狠女認識，可能她認爲獲得夢中人的下落比追趕番僧要緊，遂將身形刹住。

颼！颼！颼！

上官雷身法快似閃電，刹那便躍到狠女眼前，後面是白衣姑娘，現在也在丈餘外將身子停住。

不知是不是狠女剛才跟人煞魯班鬥紅了眼，見了上官雷，投以敵視的一瞥，呼的一掌便朝他身上推去。

「卡察！」一聲巨響！

上官雷閃得快，但身後的一棵楓樹却遭了殃，竟被她一掌震斷，嘩啦啦的倒在一旁。

狠女正欲二次出掌，祇見上官雷雙手連搖道：「姑娘，怎的又不分青紅皂白，見面就出掌呢？」

狠女怒聲道：「誰不分青紅皂白？」

上官雷詫道：「不是姑娘，難道是我嗎？」

狠女三角眼一翻，道：「我問你，遠近一帶紅紙招貼是誰寫的？」

「當然是在下囉。」

「是你就行，唸來聽聽。」

「千種相思萬縷情，狠女找尋夢中人！」

「放屁，我又不是叫你替我找漢子，看掌！」狠女隨着怒叱聲又是一掌朝他劈去。

砰！

上官雷這一次沒有躲，被她一掌震跌八尺開外。

但是他絲毫無恙，很快的一個「鯉魚打挺」又將身子站了起來。

狠女醜臉上滿露驚愕，暗忖：此人難道是打不死的嗎？

上官雷並未動怒，靜靜的站在這兒，微笑道：「姑娘息怒，在下連夢中人的面貌都未見過，請問叫我哪裡去找？所以我……」

「所以你就寫那些不三不四的紅條！」狠女怒氣未息。

上官雷歉然一笑：「此乃在下一時興之所至，並無惡意，冒犯之處尚請海涵，所幸夢中人已經有了下落，姑娘就不能將功折罪嗎？」

狠女精神一振。「哦！在那裡？」

楓林一帶光線十分昏暗，狠女循着上官雷的手指方向，祇能看到一個身穿白衫的模糊影子，急忙擰動纖腰，縱了過去。

但祇一照面，突又飛身掠回原地。

狠女更形懊惱，厲聲道：「朋友，你不該騙我！」

「騙妳？」上官雷又墜入五里霧中。

「夢中人是男的，你帶來的是女郎。」

苦也，上官雷哭笑不得，但也有點生氣。「姑娘眞不簡單，居然能分辨得出是男是女了。」

狠女將眼一瞪道：「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上官雷微怒道：「姑娘逼人太甚，夢中人的長相連妳自己都說不出來，妳叫我如何尋找？」

「我不管，那是你的事情。」

眞糟，狠女一個勁的講歪理。

場中突然出現第三者的聲音：「誰說我不是夢中人，妳仔細看清

楚。」

白衣姑娘的身法好快，話歇人已撲到身前，竟趁狠女不注意，和她撞個滿懷。

狠女大怒，隨着一聲怪吼，揚掌就朝向白衣姑娘的面門劈去。

含怒出手，猛威難當，如果被她一掌擊中，白衣姑娘性命堪憂。

上官雷見此情況大駭，道：「姑娘快快閃開，她的掌勁十分雄渾霸道。」

其實那白衣姑娘刁鑽得很，上官雷喝聲還沒有歇，她已倒縱而起斜退七尺。

狠女猛的轉過臉來，怒看着上官雷，嘿嘿冷笑道：「原來你們是好朋友，聯合起來騙我！」

「姑娘誤會了，我跟她以往並不相識。」

「那你爲什麼要提醒她，否則她剛才躲不開我那一掌的！」

「我祇不想爲了小事，造成傷亡而已。」

「放屁！」狠女激怒得雙目盡赤。「既然你喜歡多事，這筆賬我就跟你算，看掌！」

掄動雙掌，呼呼生風，便朝上官雷攻來。

上官雷仗着蛤蟆神功硬挨了三掌。被她劈得跌跌滾滾，倒而復起，但是狠女得理不饒人，而更將混身功力發揮得凌厲絕倫，看光景不見真章絕不罷休似的。

狠女掌力端的驚人，掌飆過處，樹倒枝飛，白衣姑娘驚得站在旁邊直發楞。

上官雷雖有蛤蟆神功護體，但剛才接連挨了狠女三下重擊，也已感到有點血氣翻騰。

他決定不再挨了，挨多了會被人認爲是傻子。

可是狠女越鬥越勇，越劈不倒地，越不甘心，正像牛皮糖般將上官雷纏住不放。

上官雷的容忍量已經夠大了，早已超出一般人的容忍範圍。

但還是有限度的，再忍下去的話，狠女會跟他纏鬥一輩子也不完了。

砰！砰！砰！

狠女拳掌交加，密集的像夏天落冰雹，但聽上官雷舌綻春雷一聲怒吼。

啪！啪！

場中響起了二記清脆聲響，人影倏分，祇見狠女楞在那裡用手捂住左頰，上面已清晰的現出五條大紅槓子。

這番接觸像電光石火，狠女不知道怎麼樣被他摑中？在旁觀戰的白衣姑娘也沒有看到上官雷如何出手。

狠女氣得混身發抖。「好，你竟敢幫助她來打我，今天晚上你死定了！」

上官雷哼了一聲道：「祇要姑娘有本事，上官雷雖死無憾！」

狠女機伶伶打了一個寒戰，臉上肌肉經過一番劇烈的抽搐後，悽厲的道：「再說一遍，你叫什麼名字？」

「上……官……雷……」上官雷說得十分清楚。

狠女楞在那裡，像遭雷殛！

同時她眼中開始流出眼淚，狠女雖醜，但眼淚不醜，晶瑩的像珍珠，一顆一顆的流了下來。

上官雷很奇怪，像狠女這般兇狠好鬥之人，挨了兩下耳光居然也會流下眼淚？

突聽得狠女悽聲道：「好！這兩下耳光打得好，打得我們恩斷義絕！」

上官雷冷冷的道：「姑娘的話我聽不懂，我們之間似乎談不上任何恩怨？」

「當然，人們都是善忘的，甚至於對捨命恩人也不例外。」

上官雷一楞，急道：「我更聽不懂姑娘這話是什麼意思？」

狠女笑了，笑得十分淒涼。

「當然，十年了，十年是一個相當漫長的日子，我也是……甚至連自己姓什麼叫什麼都記不起來，但我至少還有一件事情却永遠忘它不掉的。」

「……」上官雷怔怔的望着她。

「還記得嗎？馬蹄山，雪狠谷，風雪夜，大熊爪印……」

「妳……」上官雷像被抽了一鞭子似的。

突見狠女仰天長笑，笑聲悽厲的有點刺耳，突然又將臉一寒。

「我……不錯，就是我，那天你欠我的太多了，你償還我的，就是剛才那兩記無情的耳光！」

上官雷的臉色開始變白，更急的道：「妳……妳究竟是誰？」

狠女流着眼淚悽聲道：「我是狠女，醜鬼，也是你的敵人！」

話至此，腰間一陣摸索，自言自語道：「啊呀不好，佩玉丟了！」

狠女揚起臉來，又將眼神投到上官雷臉上。

現在她的眼神奇異極了，那裡面充滿了失望、痛苦和怨恨！

上官雷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的眼神。

但那眼神很快消失，繼而湧出大量淚水，勢同黃河決堤，而狠女也就猛然轉身，哭泣着飛掠而去。

風，吹散了上官雷頭上的書生巾，也吹得他衣衫飄飄起舞，更吹起了他的一顆心。

他已經想到狠女可能是誰，但他竟不曉得阻止狠女離去，也忘了追趕。

他現在好像一跤跌進冰窖，混身涼透，但額角上却冒着滾滾的汗珠。

而就在此時，身邊傳來一個聲音：「雷兄，狠女已經去遠了，被你兩記耳光打得飛奔而逃。」

說話的是白衣姑娘，但是她那張吊死鬼臉已經變了，變成一張百合盛開的美臉。

那端正的鼻子，菱形的小嘴，靈活得好像會說話的兔子……竟是妙手空空兒的龍小慧。

她仍然是那身白袍，經過夜風吹動，現在看起來竟有飄飄欲仙之感！

美就是美！美的人穿了平常的衣服也是美，不美的人穿了最美麗衣服也會是難看。

龍小慧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頃刻間顛倒了美與醜的對比，原因戴上了一張吊死鬼型的人皮面具。

現在那張面具仍握在她的左手，右手也握着一件東西——一塊佩玉。

上官雷遽然而驚。「妳……」

龍小慧笑道：「不錯，這塊佩玉是我從狠女懷中摸出來的，你看……」

不看猶可，當上官雷看清那塊佩玉的式樣時，好像混身血管爆炸，一把將它奪到手中。

不會錯的，就是慈母替他佩戴上的那塊佩玉。

也就是扔下雪狠谷給玲兒殉葬的那塊佩玉。

本來，由她口風中已經疑心狠女就是十年前的玲兒，見了這塊佩玉後，上官雷更加確定無疑了。

這時的上官雷，整個身子就像被天雷擊碎了。

丁浩然捨命，玲兒墜崖，這番恩情上官雷永遠也報答不盡，但他却給了玲兒兩記無情的耳光。

這兩記耳光將他們之間距離打得太遠了。

本來，兩人好像一顆心臟的跳動，一個鼻管出氣，無情的耳光却將他倆打得遠隔天南地北，反臉成仇！

現在上官雷清楚了。

丁玲摔落雪狠谷幸得不死，雖然是一項奇跡，但她所付出的代價，比死還要駭人。

女孩子沒人不愛美，她本來有一張蘋果般臉兒，但是現在……

同時，上官雷也想到她神經失常的原因，那很可能就是摔落雪狠谷時，腦部受了劇烈的震盪所致。

好慘！玲兒在這等悲慘的遭遇下，渡過十年的淒涼歲月，而十年後的今天，所還報她的竟是兩記無情的耳光。

上官雷的身子在戰抖中，血液在沸騰，汗像雨一樣的流下……

他也不曉得是恨是悔，他很想將摑出耳光的那隻手掌剁了下來。

突聽龍小慧關切的道：「雷哥，你怎麼啦？」

上官雷好像在夢中驚醒，眼睛也跟着噴出兩道怒火，直朝龍小慧臉上投去。

「雷哥。」龍小慧嚇得直哆嗦。「你的臉色好怕人呀！」

上官雷冷冷地朝她走近。「妳很聰明，也很會開玩笑的……」

「我……」龍小慧驚怕得一步一步朝後退。

「不錯。是妳，沒有妳演變不出如此下場，狠女也就不會傷心欲絕的離去。」

「她……」龍小慧戰抖着聲調。「她在你心中的地位竟這麼重要？」

上官雷臉上的怨氣更盛。「是的，究竟有多重要，妳明瞭得還不夠徹底，但妳馬上就會明白了！」

啪！啪！

場中又起了兩聲清脆的耳光，但聽龍小慧哇的一聲，接連幾個踉蹌險些栽倒地上。

還算上官雷手下留情，否則會將她身子打飛丈外。

龍小慧被這兩記耳光打楞了，她並不感覺痛，祇感到傷心，哇的一聲捂着臉飛奔而去。

楓林一帶又恢復原本的寧靜。

上官雷看看手中的佩玉，淚水流落面頰，跟着下了一個決定——無論如何一定將狠女丁玲找到，在她的面前作一番懺悔。

* * *

月落西山。

在一條山坡的羊腸小徑上，出現了上官雷踽踽而行的影子，神情憔悴得好像得了一場大病。

他已花費了整整兩天工夫，但却打聽不出狠女丁玲的下落，他心頭比壓了一塊鉛還重。

一條灰影飛掠而至，竟是多事鬼龍渾。

他今天神情有點反常，臉上淚漬未乾，見了上官雷一句話也不說，呼叱聲中出掌就劈。

上官雷縱身閃出掌勁範圍，詫聲道：「龍大叔，小侄做錯了什麼事情啊？」

龍渾厲叱道：「少裝蒜，你自己心中應該明白！」

上官雷楞了一下。「龍大叔，是不是因爲我得罪了慧妹呢？」

龍渾冷笑道：「何祇得罪？哼，你說得倒輕鬆，看看這個？」

隨着話聲將一張信紙遞到了上官雷手上。

「爹：雷哥打了女兒兩記耳光，女兒今後無臉見人，青磬紅魚，了此殘生，再見！女小慧叩首」

上官雷起初神情緊張無比，但看到後來漸漸輕鬆。

突聽龍渾厲聲道：「上官雷，

我龍氏門中祇有這麼一個寶貝女兒，你竟將她逼上了絕路，今天我跟你拚了！」

話聲剛完，掄拳又朝上官雷攻了過去。

上官雷急忙阻止道：「龍大叔，請稍安毋躁，慧妹祇是生氣出走，事情並不似想像中那樣惡劣的。」

龍渾一怔道：「你想對我空言安慰？」

「不是空言安慰，慧妹留書最後寫上『再見』二字，也許當時她寫出此二字並不注意，但足以顯示她跟前輩舐犢情深，不久她便會安然回來的。」

龍渾眼神突然一亮，自言自語道：「倒是很有可能，這丫頭常常要花樣。」

上官雷深施一禮。「縱然如此，小侄也應在大叔面前告罪，請問有關不倒翁仇成……」

「不用說下去，」龍渾餘怒未熄。「你所需要知道的，我已完全調查清楚了，但一切都要等我寶貝丫頭找回來再說，否則休想……」

說完轉身飛掠，幾個起落，便將身形消失於原野盡頭。

上官雷暗暗叫苦連天，一個狠女丁玲就夠他找的了，如今再加上一個龍小慧這個刁鑽頑皮的小淘氣。

＊　＊　＊

金烏雲際，月上柳梢。

這座集鎮上已亮起萬家燈火，遠遠望去好像一片螢蟲閃爍不停，煞爲奇觀。

上官雷饑腸轆轆，剛到鎮口，一條黑影飛掠而至，竟是俠丐于七。他那彌勒佛般的笑容不復在臉上出現，並滿頭大汗，一臉慌張。

俠丐于七是樂天派，從來沒有這樣狠狽和頹喪過。

他看到了上官雷好像看到了救星似的，一把將他抓住。「上官公子，你看到妙手空空兒沒有？」

上官雷怔了一下。「前輩是說龍小慧？」

「不錯，就是多事鬼的寶貝丫頭。」

「晚輩也在找她。」

「糟了！」于七急得直擦汗。「這怎麼辦？這怎麼辦？」

「前輩找她有要緊事情？」

「當然。」于七眼神盯在上官雷臉上。「你曉得江湖上爲什麼送她個『妙手空空兒』的綽號嗎？」

「晚輩還不太清楚。」

于七恨聲道：「她有一手胠篋神技，也不曉得是那個混帳王八蛋傳授給她的，祇要她看中對方身上的東西，無不手到拿來。」

「難道前輩吃了她的虧？」

「誰說不是，」于七一面擦汗一面說：「今天上午我碰到這死丫頭，見面好不親熱，叫化子伯伯長，叫化子伯伯短，一個勁纏着我窮蘑菇，分手後我覺得有點奇怪，再朝身上一摸……」

「怎麼了？」

于七頓足嘆道：「叫化子身上的『竹龍令符』不見了，『竹龍令符』是丐帮掌門信物，由歷代祖師相傳，憑此符號令全體丐帮。你想，那死丫頭向來不知天高地厚，誰也不敢想像她會闖出什麼樣的大禍來！」

上官雷詫異道：「她盜去『竹龍令符』的目的是什麼呢？」

于七把頭搖得像貨郎鼓道：「祇有天才曉得，但據本帮弟子報告，已經有人使此令符命令本帮弟子，明夜全體在斷魂谷集合，聽候差遣。」

「發出此令者是否龍小慧？」

「不是，而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少年，喚作什麼尚思雷？」

「尚思雷？」

「嗯！」于七目閃激動的淚影，苦笑道：「也許是丐帮浩劫到了，他可以使『竹龍令符』命令全部叫化子自殺的。」

「前輩不要想得太壞，明天到斷魂谷看個明白再說不遲。」

「你也去？」

「是，找不到她，龍渾前輩也會跟我拚命的，因爲我打了她兩記耳光。」

「該打，最好將她兩隻手都剁了下來。」

上官雷話題一轉。「鴛鴦堡方面的情況如何？」

于七文不對題的道：「噢！你對圍棋的造詣如何？」

上官雷微微一怔。「敢稱精通，前輩因何提及此事呢？」

于七急聲道：「那你就去找易容聖手林三振去對弈一局，此老是棋迷，打敗天下無敵手，但是祇要能贏他，就會得到他一副人皮面具。」

「晚輩要人皮面具何用？」

「當然跟報仇事有關，不倒翁仇成正出動鴛鴦堡主力，對你截殺，在時機未成熟時，還是暫時將眞面目隱去爲宜。」

「這個……」

「別這個那個，叫化子替你安排的事情絕錯不了的，祇憑血氣方剛之勇是成不了大事的。」

上官雷投以感激的眼神說：「晚輩遵命就是，但不知易容聖手林三振住在何處？」

于七手朝正東一指：「畢直下去，午夜前便可到達斬將坡，林三振就住在那裡。」

「是，晚輩這就趕去。」

「記住，這局棋一定要贏，人

皮面具不能要普通的，要他特製的，才不會變成一張死臉子。」

「知道了，明夜晚輩一定趕到斷魂谷，看看尚思雷究竟是何許人也，同時也要向他追出龍小慧的下落。」

「好，就這一言爲定，祝你馬到功成。」

話歇人已飛身而起，幾個飛掠便在夜色朦朧中消失無踪了。

＊　＊　＊

斬將坡原本不是這個名字，自從易容聖手林三振住到這裡後，就將它改名爲斬將坡。

他取這個名字是有意義的。

「斬將」二字代表吉祥，凡是挑戰者，都在他手下鎩羽而歸。

易容聖手在這裡擺設長期擂台，不妨稱之爲「棋擂」，三十年來沒有人贏過他一盤棋。

也許「斬將坡」的名字，替他帶來棋運，使他永不落敗。

斬將坡前景色怡人，在一座清晰見底的湖畔，蓋有一幢園林小屋，易容聖手的「棋擂」就設在裡面。

不要看輕了這間小屋，易容聖手林三振曾在這裡連敗二十四名大國手，還有一名東瀛棋手，來此挑戰，因輸棋無面目見江東父老，竟在回途中投海自盡了。

園林小屋裡面燈火輝煌，廳堂佈置十分雅潔，使人有超塵脫俗之感。

現在的時刻已臨深夜。

燈火輝煌之下，一名道貌岸然的老者，正坐在棋盤面前全神凝視的一盤殘局，口裡並嘰哩咕嚕的頻唸「奇怪」不止。

難道他獨自在那裡打棋譜？

此時，此地，此情，誰也會猜到這位老者一定就是此間主人無疑。

或許易容聖手林三振太過專心棋局了，竟沒有發覺身後已經多了一位白衣青年。

「奇怪，」林三振自言自語的唸道：「我竟敗了，而且敗在一個黃毛丫頭手裡。」

「是奇怪，白棋是輸在中央大龍上面。」

林三振聽到話聲後回頭一望，發現白衣青年，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他拉過來就問：「你看，我的中央大龍明明是活棋，結果竟變成一條死龍。」

「前輩這盤棋是何時跟人對弈的？」

「傍晚之前。」

「對手是誰呢？」

「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黃毛丫頭，名叫龍小慧。」

白衣青年心裡一驚，但也恍然而悟。

論棋力，龍小慧不可能勝林三振，定是她又展露那手絕技，偷了林三振一顆要緊的白子，或者是被移動了重要位置，才形成了林三振的活龍變了死龍。

棋士都具優良風度，尤其注重棋品，但如碰上了會偷棋子的妙手空空兒龍小慧，那就倒霉倒到了家。

突見林三振含笑道：「請問公子貴姓名？」

「在下上官雷。」

「原來是上官公子，既然看透了白棋落敗的原因，想棋藝定然不弱，可有興趣對弈一盤？」

「晚輩正想前來討教。」

林三振眉頭舒展，遂請上官雷落座，將黑白二色棋子分開後，重燃戰火。

棋賽在緊張氣氛中進行……

上官雷棋藝的功力果然不凡，結果以五目半戰勝了「棋聖」林三振，而且跟龍小慧那盤不同，這一局輸得口服心服，毫無可疑之處。

林三振爽朗得哈哈一笑站起身來。「上官公子棋藝功力萬鈞，壓得老頭喘不過氣來，佩服，佩服！」

上官雷謙道：「哪裡，是老先生手下留情。」

林三振又是呵呵一笑，不等上官雷開口，便從懷中取出一副人皮面具交到上官雷手中：「老夫有言在先，凡是贏棋者可獲得一副特製人皮面具，老夫僅有兩副，三十年來沒有開張，不料一開張就在同一天輸光，看來老夫還得多製造幾副備作賭本不可了。」

上官雷道謝後將面具藏好，連夜離開斬將坡。

＊　＊　＊

淡月透過雲層，洒下一片昏暗的月光。

但這也比沒有月色好得多，使斷魂谷一帶尚不致漆黑得不見五指。

斷魂谷是在山坳裡面，荒草漫徑，怪石嵯峨，是一座險峻而又荒涼的狹谷。

夜深了！

山風夾着勁飆呼嘯而過，無形中將斷魂谷抹上肅殺氣氛，但也吹得一名白衣公子的衣袂飄飄起舞，似乎將他更襯托得英俊挺拔，秀逸出塵。

白衣公子在斷魂谷內環視了一下附近景況，遂在一塊大青石上坐定。

就在這個時候，狹谷又出現了一條黑影，長髮披肩，面貌奇醜，正慢吞吞一步一步朝向谷內走過來。

白衣公子怔了一怔，他已認出那醜女正是狠女丁玲。

他的神情很激動的迎上去，但

又自動停止了。

狠女走路的姿勢像夢遊症患者，一路走，一路夢囈般的唸着：「負心人上官雷，負心人上官雷，就這樣每晚唸上三遍，明天便不會忘記……」

白衣公子聽了她的唸詞後神情十分激動，眼眶內也閃爍了晶瑩的淚影，但他極力控制住他的舉動，仍然在青石條上端坐。

狠女連看也不看他一眼，遂在他對面的另一塊石條上坐下，口裡還在嘰哩咕嚕的唸着。

白衣公子眼神一動，面向狠女道：「姑娘，夜深了，到此荒山野谷來，莫非有什麼約會嗎？」

狠女三角眼向他一翻道：「你猜對了。」

白衣公子將聲調放得更溫和道：「我可不可以知道約會的內容呢？」

「決鬥。」

「決鬥。」白衣公子很感震驚。「什麼人約姑娘在此決鬥？」

「少囉嗦！」狠女怒道：「我從來記不住別人的名字，等會兒你就知道。」

「噢？」白衣公子道：「在下尚思玲……」

「誰問你來着，剛才跟你說過，我從來記不住別人的名字。」

尚思玲碰了一鼻子灰，於是閉口不言。

不多麼工夫，谷口黑影連現，竟成羣結隊的湧進來兩三百名叫化子，齊向斷魂谷走來。

這些叫化子由俠丐于七領頭，每人都是眉頭緊皺，顯然有沉重的心事。

尚思玲並不覺得奇怪，狠女却微微感到吃驚。

俠丐于七一打手式，衆叫化子遂席地而坐，誰也沒有開腔出聲。

深夜，荒谷，竟團聚了這樣多人，顯示一件不平常事情正在醞釀之中。

狠女似乎有點不耐煩，站起身來四週一掃環視，突然，大聲道：「喜歡偷東西的女賊，約會時間已到，為何還不出面跟我決鬥？」

這一嚷，所有的人都被叫糊塗了！

正值此時，山頂上發現人影，一個「海鷗掠波」，輕飄飄的落在狠女面前不遠。

也是一位身穿白衫的英俊少年，風度翩翩，但所有人都對這位青年的面貌覺得陌生。

狠女眼睛一瞪道：「你是誰？」

「在下尚思雷。」

人羣中頓時起了一陣驚呼。

數百道眼神也跟一齊盯到此人身上，因為據丐帮獲悉，就是此人挾持「竹龍令符」召集衆叫化子在此聽候差遣。

「龍小慧呢？」

「竹龍令符」是由龍小慧從俠丐于七懷中摸去的，則其跟尚思雷之間究竟是什麼關係？

衆叫化子心中起了一連串的疑問，同時因此人的出現，也關係着丐帮未來的命運！

突聽狠女一聲厲叱：「姑娘我在此等人決鬥，沒有你的事，滾開！」

尚思雷冷冷一笑：「姑娘不用再等了，不妨就以我當作決鬥的對象？」

「放屁！約我決鬥的是女賊，跟你有什麼關係？」

尚思雷怒叱道：「妳嘴裡放乾淨點，什麼女賊不女賊的，她是我妹妹。」

狠女喉間盪出了一陣刺耳的怪叫，突然將臉一翻：「我偏要說，女賊！女賊！女賊！」

尚思雷被喊得混身的直戰抖，咬牙狠聲道：「好！妳不妨盡量在嘴皮子上痛快，但是今夜妳死定了！」

狠女早就感到不耐煩，呼叱聲中掄開雙掌，便朝向尚思雷攻來。

掌到之處掌飆四起，狠女的內力端的驚人無比。

尚思雷從不跟她硬碰，守多於攻，祇能說憑着靈巧的身法，儘量躲閃，相形之下顯然不是狠女對手。

呼！呼！呼！

狠女一味搶攻，十招一過，便見尚思雷險象環生，繼續下去他將必然落敗無疑。

說時遲，那時快，狠女一招「力劈華山」落空後，緊接又是一記「橫掃千軍」，狠狠地向尚思雷攔腰橫掃了過去。

迅、猛、狠，這一掌要是被她擊中，尚思雷的後果將不堪設想了。

但尚思雷十分刁鑽，似乎她早已料到狠女會有這記連環招式，是以不等她的「橫掃千軍」用實，人便躍身而起，飄飄然落在左邊山頭。

他身形剛落穩時，已將丐帮掌門信物「竹龍令符」高舉過頭，並大聲喝道：「丐帮第七十二代掌門人于七，率領衆弟子參拜令符。」

斷魂谷內起了一陣驚慌，所有叫化子都面朝令符跪伏在地上。

尚思雷的表情十分嚴肅，接着又道：「竹龍令符，第七十二代掌門人于七應率領全體弟子，對狠女展開圍捕，如遇反抗，格殺勿論。」

斷魂谷內頓又掀起了一片驚呼！

這在俠丐于七的感受上不啻晴天霹靂，丐帮向不濫殺無辜，何況

已經獲悉狠女和上官雷之間，尚有不平凡的關係。

但是，丐帮歷代相傳，「竹龍令符」如祖師親至，違令即被視為欺師滅祖，丐帮相傳至今已歷七十二代，尚沒有任何一代開過違背「竹龍令符」的先例。

眼前形勢擺得很明顯，一是違反「竹龍令符」，一是率衆將狠女置之死地。

俠丐于七頓陷入進退維谷，而尚思雷又在高聲催促儘速行動，就像一道催命符，比命令俠丐引頸就戮還要感到為難。

最後，他下了一個斷然的決定——絕不能留下欺師滅祖的罪名，在對令符有圓滿交代後，情願以自殺來向世人謝罪。

俠丐于七目含激動淚影，揮動手式之下，衆叫化子一窩蜂將狠女圍在中央。

呼！呼！呼！

狠女雙臂掄動的像風車，勁風所至，砭骨刺肌，似乎毫不畏怕丐帮人多的優勢。

坐在青石上的尚思玲暗叫不妙，如果繼續纏戰下去，狠女剛猛絕倫的掌勁，定會對丐帮弟子造成衆多的傷亡。

眼前僵局既已形成，如欲化開，祇有掌握住「竹龍令符」，否則即難避免一場駭人的後果。

站在山頭上的尚思雷可樂極了，其實他也說不出究竟是什麼原因，非置狠女於死地不可。

要有也祇有一條：狠女在上官雷眼中的地位太重要了，因妒而生恨。

嫉妒能夠產生難以想像的報復心，尤其是女人跟女人之間，而這場紛爭竟發生在尚思雷身上，因而引起了旁觀者對尚思雷的特別注意。

呼！呼！呼！

狠女掄動雙掌在場中竄躍如飛，兩名功力稍淺的叫化子已經傷在她的掌下，她的攻擊力十分驚人。

尚思雷站在山頭高舉「竹龍令符」，靜立督陣，現在他有他的想法，蟻多咬死象——狠女功力再高，祇要時間久了，就沒有不被衆叫化子纏倒之理。

他要靜靜的等待，等待狠女血濺當場的景象早點在他眼前出現。

可能他太注意場中的格鬥了，竟沒有發覺從他背後伸過來一隻手，以疾如閃電的速度，一把將他的「竹龍令符」奪了過去。

尚思雷這一驚非同小可，疾轉身形，發覺「竹龍令符」正握在一位白衣少年手中，氣得柳眉兒一豎，全身朝他撲了過來。

尚思玲一面以閃電身形跟尚思雷遊鬥，一面高舉「竹龍令符」喝令衆化子停戰，並將令符抖手朝向俠丐于七扔去。

衆叫化子頓時掀起一片歡呼，激戰也隨着停止。

呼！呼！呼！

尚思雷氣怒得接近瘋狂，掄動兩隻玉掌上下翻飛，隨着嬌叱專揀尚思玲致命的部位下手，看光景恨不得將她立斃掌下，方解心頭之恨。

現在尚思玲已無後顧之憂，身法一變……

我的天，那是什麼身法？

就好像尚思玲會分身術，刹那間幻成無數影子，像風車般的圍着尚思雷團團直轉。

這不僅使身臨其險的尚思雷感到震駭，而連觀戰的狠女和衆叫化子也被驚得目定口呆。

片刻工夫，尚思雷便累得額角冒汗，猶分不清對方的身影何處是眞？那裡是幻？

突然間，清叱聲中人影倏分。

情勢的轉變得好像電光石火，尚思雷變了，竟變成大名鼎鼎的妙手空空兒龍小慧，而尚思玲手中却多了一副人皮面具。

場中頓又掀起了一陣訝呼！

龍小慧連氣帶急，恨不得抹脖子上吊，還管什麼功力如人不如人，喝叱聲中揚掌就劈向尚思玲的面門。

這一掌迅疾絕倫，不能謂之不快。

但尚思玲比她更快，伸手將她的左腕托住，並用溫和的聲調說：「慧妹，妳冷靜點，是我……」

隨着話聲也將自己臉上的人皮面具脫落，竟是上官雷。

雖然短短一聲稱呼，但却好像有無比魅力，而令龍小慧再也發不出脾氣來，興奮的眼淚奪目而出。

就在這個時候，從谷內飛起一條灰影，正朝山頭橫來，還沒落地便認出來是多事鬼龍渾。

「爹……」龍小慧飛身迎了上去。

場中傳來狠女一聲怒嗔！跺脚便朝谷外奔去。

這一次，上官雷絕不容她再走脫了。

他那飄似輕煙的身法一瀉千丈，從狠女頭上飛滑而過，落在她的面前道：「玲妹……妳……」

晶瑩的眸子裡已經閃爍着激動的淚影，滿腔衷情，儘在不言中。

如果將狠女比做「鋼」，那上官雷眼前的誠摯態度就應該形容為專門煉鋼的炭火，而被他漸漸的在熔化……

她停立不動將眼簾垂下，不知不覺中，兩行情淚正順着面頰流了下來。

俠丐于七那彌勒佛的笑容重又

展開了，他正率領衆叫化子，和龍渾父女一同朝這裡走來。

狠女和龍小慧之間不愉快，在俠丐于七滑稽的言談下驅除殆盡了，連兩女也展顏而笑。

俠丐于七環首一掃。「斷魂谷這個地名要改了，至少今夜要喚作『安樂谷』。」

多事鬼龍渾笑了道：「怎麼？你叫化子又看中這個地方嗎？」

俠丐于七神色一正。「談論對付鴛鴦堡機密大事，還有什麼地方比這裡更適合呢？」

一提到報仇，上官雷和狠女丁玲便覺熱血沸騰，兩姓人家整個斷送在不倒翁仇成手裡。

深夜，荒山，絕谷，衆人遂圍成一圈，開始研究報仇的步驟。

眼前沒有酒，也沒有富貴鷄，但所有的人都不會計較這些，也忘記了疲倦。

多事鬼龍渾正色道：「我已決定了，咱們在未動手之前，要先設法將不倒翁仇成深藏的那顆千年大還丹盜出來……」

俠丐于七將臉一繃。「嘿！居然沒想到你還趁此機會發一筆横財！」

「你少以小人之心而度君子之腹，盜取千年大還丹是爲了丁姑娘的未來。」

所有人的注意力被吸引住了，狠女丁玲尤甚。

經此提醒，衆人全想起了千年大還丹不僅能治癒狠女目前因腦震盪產生的神經狀態，就是她那張醜臉也能恢復原有的花容月貌。

俠丐于七笑着笑着臉上又浮現了愁容。「說得容易，鴛鴦堡的防衞森嚴，而且也不知道那老鬼將千年大還丹放在何處？誰有把握將它盜取到手呢？」

「我有把握。」龍小慧急插口道：「祇要在我動手時，大家稍爲合作配合一下，我就能夠將千年大還丹盜出來替丁姐姐治病。」

衆人均感驚異不已，剛才龍小慧還將狠女視作死敵寃家活對頭，現在竟然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不惜爲狠女冒險盜丹。

狠女投過來感激的一瞥，龍小慧則還以微笑，兩人在一瞥一笑之間，似乎已將過去的不愉快視作過眼雲烟。

上官雷心中有說不出的欣慰，二女和好將替他減去不少麻煩。

接着，便開始討論如何對付鴛鴦堡，並研究配合龍小慧盜取千年大還丹的計劃。

會商在嚴肅氣氛中進行，並列爲最高秘密，除了在場人之外，將沒有任何人知道他們討論的結果如何。

＊　＊　＊

秋風蕭索，月冷星稀。

灰濛濛的濃雲像魔影般又將殘月遮住，利那間將鴛鴦堡上抹上肅殺氣氛。

鴛鴦堡座落在形勢險要的山區，巍峨高聳，氣象萬千，但是在今夜氣候襯托之下，難免稍失平日光采，不過都顯得格外的莊嚴。

鼓打三更夜！

風吹刁斗寒！

鴛鴦堡內內外外陷於一片沉寂，顯然大部份人都已進入夢鄉。

正面堡樓上有四名堡丁擔任巡更值夜，樓旁掛着兩盞「氣死風燈」，並有十數面杏黃色的三角旗被插在堡牆上，迎風招展，特徵是旗中央繡了一對正在戲水的鴛鴦。

那也正是鴛鴦堡的標幟，含義爲不倒翁仇成和他的老伴像鴛鴦般的相親相愛，共棲共遊，並且也由老夫妻倆共掌堡務。

仇夫人武功不在仇成之下，名字叫刁二姑，年輕時，武林中送她的綽號叫「賽西施」，現在年紀雖然老了，但還是經常塗脂抹粉，愛俏不減當年。

沙！沙！沙！

沙！沙！沙！

山的轉角出現一批堡丁，由地煞魯義帶領，踏着齊整的步子進了堡門。

他們擔任的是山區巡邏任務，這是最後的一班。

鴛鴦堡在江湖上叱咤風雲，從來不考慮有人膽敢前來招惹是非，夜間巡邏是最近才增添的措施，因爲不倒翁仇成早已知道上官雷正在找他尋仇。

最後一班巡邏完畢後，便將堡門緊閉，而現在的時刻也就將近四更。

拂曉之前，人們總是最容易睏睡的，堡樓上的四名堡丁，也不知不覺打起盹來。

萬籟俱寂，就像整個宇宙都昏睡過去一樣。

突然間，夜空中劃出利器破風聲響，颼颼連聲，堡樓上的兩盞氣死風燈也就應聲而滅。

四名値勤堡丁頓被驚醒，他們發覺風燈係被人用箭射滅的，俱都驚惶失色。

這樣一來，堡樓上頓陷漆黑沉沉，堡丁忙着找尋火摺子，想將風燈重燃，察看實情。

就在這個時候，一條纖影由堡外疾衝而起，輕巧得像一隻燕子，祇在側面堡牆上輕輕借力一點，便像輕煙般的在堡樓背後消失不見了。

堡丁們便忙着打火，竟然沒有發覺有人仗着絕世輕功進入後堡。

終於，兩盞氣死風燈又被重新點着了，四名堡丁就爬在堡樓上，

睜大了眼睛朝堡外仔細望去。

荒山野草，一如往昔，連鳥獸走動的影子都沒有看見，更何况是可疑人物。

但那兩枝利箭射滅風燈，乃是鐵一般的事實，顯然那是人爲的因素。

「我主張立刻鳴鑼示警。」一名堡丁心情很緊張。

「但我認爲應該謹愼行事，現在連目標還沒有發現，亂打警鑼，引起堡主震怒。」

「可不是。」又一名堡丁插口道：「上次就是我打錯了鑼，被王總管一記耳光險些將鼻子打歪了。」

原先那名堡丁頓被這句話嚇住了，取消立刻鳴鑼的打算，而將眼睛瞪得像夜貓子，全神貫注的去察看堡樓情况如何？

半晌，還是沒有半點動靜。

颼的一聲，一溜火花射向半空，嗶噗聲中炸了開來，現出一個發亮的藍色透明體，懸在空中輕輕搖晃。

啊呀！那是煙火訊號！

怪的是竟然射自堡內，並且也被四名堡丁看出不是本堡的煙火訊號，顯然出自外人之手。

緊接着，颼颼連聲，從堡院內衝起兩條黑影，一前一後，前者身形纖巧，後者是番僧裝束，雖然鴛鴦堡內的三大高手天、地、人三煞都是番僧裝束，但堡丁可以認得出眼前追趕敵人者乃是天煞魯仁。

兩條人影凌空飛掠，像怪鳥般的從堡樓側面閃電而過，直朝外面的空地墜去。

有人侵犯鴛鴦堡已經無庸置疑，堡丁立刻撞警鑼。

噹！噹！噹！

噹！噹！噹！

夜深人靜中鑼聲顯得特別響亮，並震盪出空谷廻音，好像有很多面警鑼在同時敲打，整個山區都被鑼聲籠罩！

天煞魯仁顯然要比那條纖影的輕巧造詣爲高，在要將飄落地面時，已將距離拉近了祇有五尺，並趁着纖影尚未立穩脚步時，厲叱聲中一掌朝她推去。

呼！

勁風四起，威猛駭人，而那條纖影竟閃躲不及，驚叫聲中一掌被他震跌八尺開外。

竟是妙手空空兒龍小慧，這一掌挨得很重，她已面如金紙，血絲正從她口角邊流了下來！

妙手空空兒夜入鴛鴦堡，目的是盜取千年大還丹，幸已到手，但行踪却已被天煞魯仁發覺。

天煞魯仁嘿嘿一陣獰笑，功聚雙臂，一步一步向前逼近，想再補給她要命的一掌。

龍小慧想强掙着站起來，但已力不從心。

距離終於越來越近，天煞魯仁臉上的殺氣也更濃，場中氣氛緊張得令人窒息。

眼看龍小慧就要在他掌下斷魂……

就在千鈞一髮之際，夜空突然傳來一聲厲叱，道：「看掌！」

一條怪影隨着叱聲凌空疾撲而下，並推出一股剛猛絕倫的勁飆，直朝天煞魯仁身上撞來。

天煞魯仁見此大駭，由於情況轉變得太突然，眼前處境祇好以掌硬接。

砰！

兩掌相撞，激起巨大的勁流，而天煞魯仁也就像飲醉了酒，登登登連連朝後退了三大步，一跤摔倒了一個四仰八叉。

他的傷比龍小慧還重，哇的吐出一大口鮮血。

現在他面如死灰，眼神中却流露出震駭的光芒。

他祇聽說狠女掌勁雄渾，可沒料到雄渾到一掌將他劈成重傷。

說時遲那時快，就在天煞魯仁發楞之際，狠女如影隨形，已經逼到跟前。

天煞魯仁這時再也沒有反抗能力，整條身子竟被狠女一把撈了起來，高舉過頭，呼的一聲便朝堡牆上扔過去。

噗的一聲脆響。

慘了！

天煞魯仁的吃飯傢伙正好撞在內堡牆，腦漿四迸，整個頭顱就像砸碎了的爛茄子，他就這樣結束了他罪惡的一生。

警鑼敲得更密集，堡內已亮起了輝煌的燈火，門開處百餘堡丁蜂湧而出，繼而亮相的是兩名紅衣番僧，也就是地、人雙煞，殿後者是堡主不倒翁仇成夫婦。

不倒翁仇成還是十年前一樣模樣，他那丈餘長的奇門兵刃通天刺由兩名堡丁抬着緊隨身後。

刁二姑和他並排走出，她已是六十餘歲的老嫗了，臉上脂粉還是抹得很濃，雙頰紅得好像是猴屁股，尤其是戴了一副茶杯口大的金耳環，走動時不時的搖晃，那份裝扮着實使人發噱。

而就在這個時候，山腰上也出現了一大隊叫化子，由俠丐于七領頭，上官雷和多事鬼龍渾殿後，很快的趕到了鴛鴦堡門前的廣場。

兩軍對壘陣式立刻展開。

堡樓上燃起十六盞氣死風燈，將廣場照耀得一片通明。

雖然已經事隔多年，上官雷還是一眼認出了不倒翁仇成，那臃腫的身段、巴斗大的頭顱……不由熱血沸騰，但覺俠丐于七扯了他一下，輕聲道：「上官公子，今天是生

死關頭，你可千萬要沉得住氣，心浮氣躁祇有壞事。」

「晚輩知道。」上官雷漫應着，但兩道眼神像冷電般的向不倒翁仇成怒射過去。

突然，兩片紅雲隨着叱喝聲飄到場中，正是，地、人雙煞。而多事鬼龍渾也同時將龍小慧背回陣中。

地、人雙煞滿臉悲憤的怒瞧着狠女，幾乎異口同聲：「我們大哥是妳摔死的嗎？」

狠女冷聲道：「不錯，這是開鑼戲，精采的還是在後頭呢。」

地、人雙煞的眼珠直冒火光，銀光閃處各將兵刄抽到掌中。

地煞魯義用的是一對銅錘，看份量每隻都在七、八十斤以上，人煞魯班用的仍然是那柄精鋼長劍。

狠女將三角眼一瞪：「你們想一齊上？」

地煞魯義怒哼道：「為報兄仇，顧不得那麼多了，妳就認命吧！」

話聲剛歇，便將一對銅錘舞得呼呼生風，朝狠女的身上打來。

人煞魯班趁着這個機會朝準狠女的前心疾刺。

一場大戰的序幕頓時掀開了。

狠女似乎對地、人雙煞的聯手合攻全不在意，呼叱聲中，縱跳如飛，竟憑一對肉掌獨鬥兩大高手。

上官雷等暗暗躭心，但決定全神凝聚的替她掠陣，不遇危急絕不出手。

地煞魯義將一對銅錘舞得上下翻飛，十分驚人，相形之下，人煞魯班的武功也比他相差很多。

十個回合下來，狠女便瞧準了人煞魯班的弱點，趁他一劍落空的時候，閃電一把將他的左手腕扣住了，一擰！一抖！

呼！

人煞魯班整個身子懸在半空翻了一個大觔斗，而就在此時，地煞魯義的一隻銅錘已經疾撲而下。

他的對象是狠女，不料狠女一閃身，讓出來的空位剛好被懸空翻了一個觔斗的人煞魯班遞補了。

說時遲，那時快，卡察一聲中血光迸現，銅錘不偏不斜，剛好擊中了人煞魯班的頭顱。

那麼大的臂力，那麼重的銅錘，直接命中頭部的後果還敢想像嗎？

人煞魯班的整個頭顱不見了，誰也沒看清楚是被錘砸碎？還是被砸進腹胸中？

狠女喉間盪出得意的怪笑，而地煞魯義則驚嚇得登登登連接退了三大步，整個人嚇得傻了。

他做夢也沒想到過，三弟魯班竟會被自己一銅錘活活的打死。

狠女的笑聲一直不停，又將他在怔神中驚醒過來。

地煞魯義又氣，又恨，又急，三神暴跳，七竅生煙，哇的一聲怪吼之下，將一對銅錘掄動得像風車，便向狠女飛滾而來。

他恨不得一錘下去將狠女砸成肉餅。

但是糟了！

高手拚鬥，最忌心浮氣躁，論功力地煞魯義或許跟狠女半斤八兩，但是現在十五個回合一過，便覺馬步浮搖，額角上微微冒汗。

狠女反而精神大振。

對方敗象既露，便不難被她瞧準空隙，趁着地煞魯義門戶大開之際，出掌迅猛無匹，呼的一聲便朝他胸膛上斬去。

砰的一聲巨響！

這一掌狠女用了十成功力，除了上官雷的蛤蟆神功外誰也承受不起，但見地煞魯義的身子半空飛起，像斷線風箏般的叭噠一聲跌在兩丈開外，瞪着一雙死魚眼就此完蛋。

叫化子羣中頓時起了一片歡呼聲！

狠女赤手空拳，力劈三煞，在未親眼見到之前，誰也不敢相信。

不倒翁仇成的臉色在變青，而且繃着臉，伸手抓過他的通天刺，一步一步的朝場中走過來。

刁二姑緊跟隨其身後，如果說不倒翁仇成的兵刄嫌太長，那麼她的兵刄又嫌太短了，她用的竟是一對鐵棒鎚，長度僅有一尺二寸，好像孩童玩的玩具。

這邊陣上嗆郎一聲龍吟，銀光閃動之下，上官雷已經抽劍在手中，也踏着方步踱進場中。「玲妹，退下去歇息一下，這兩個老傢伙交給我。」

狠女沒表示什麼，遂即退立一旁替上官雷掠陣。

不倒翁仇成怒投了上官雷一眼。「你就是十年前在老夫手下漏網的上官雷嗎？」

「不錯。」上官雷沉着得很。「還有一件事情也許你不曉得，狠女也就是十年前被逼墜崖的丁玲，今天要在你身上討還血債！」

不倒翁仇成冷笑道：「很好，讓老夫今夜一併成全你們，看招罷。」

隨着話聲，舞動通天刺，刷的一聲便朝上官雷胸前扎了過來。

這一招又快又狠，普通人還眞難躲得過。

但是今天的對手是上官雷。

上官雷不慌不忙，淸叱聲中身形疾躍而起，躲開仇成一招後，長劍立刻幻出漫天銀弧，直朝不倒翁仇成頭頂上空罩過來。

誰都認得出，這一招喚作「雪花蓋頂」。

但是，出自上官雷手中，威力就大不相同了，劍氣寒森刺骨，逼得不倒翁一聲驚呼之下，朝後連退了三大步。

「好小子，眞有你的！」俠丐于七高興得在喝采。

上官雷身旁突然起了一聲尖叫，但見刁二姑掄動那對鐵棒鎚，拚命般朝向上官雷身上衝去。

不倒翁仇成這時也得到了喘息的機會，他將通天刺舞得呼呼生風，專揀上官雷致命要害的部位下手。

慘烈的廝殺立刻展開，堡丁們一窩蜂衝了上來，而叫化子羣內也一鼓作氣的迎了上去。

殺聲震野，鬼哭神號。

上官雷的手中長劍，矯若遊龍，勢如山，氣如海，二十四回合一過，頓將仇成夫婦的一長一短兩件兵刄封得無法施展開來。

在這種情形之下，不倒翁仇成心裡冒着涼氣，他沒料到上官雷的劍法精湛到如此地步。

刷！刷！刷！刷！

劍夾破風勁嘯，氣勢如虹，就在他絕招迭出下，但聽不倒翁仇成一聲驚叫，連帶通天刺一齊掉在地上。

那是上官雷的傑作，一劍將他的雙手齊腕斬落，鮮血流了滿地。

但是仇成沒有倒下，因為他的綽號是「不倒翁」。

上官雷激動得目盈淚光，大叫一聲：「爹、娘、丁大叔，我要替您們三位老人家報仇雪恨了！」

隨着叫聲銀光暴起，而不倒翁仇成的巴斗大的腦袋也就隨着劍光飛向半空中，噗通一聲，還在直眨眼睛。

不倒翁仇成這一次居然倒了，而且是永遠爬不起來。

場中又起了一聲淒厲的慘叫，是刁二姑，她竟用鐵棒鎚向自己擊頂自戕，跟不倒翁仇成做了同命鴛鴦。

鴛鴦堡堡丁頓時跪下了一大片，誰也不願意再拚鬥下去了。

至此，鴛鴦堡整個土崩瓦解，狗走鷄飛！

上官雷猶面對不倒翁仇成的屍體怔了出神，他想到雙親的慈顏，也想到了丁大叔的捨命義行，不知不覺中已感熱淚盈眶。

突聽俠丐于七哈哈一陣大笑：「上官公子，親仇已報，何必還對往事耿耿於懷？千年大還丹已由丁姑娘吞服，保證一個時辰後還你一個聰明漂亮的大美人。」

上官雷突然轉過身來。「慧妹的傷勢？」

「那更是小事一件，祇要叫化子替她運功順氣，很快就會恢復，叫化子已經做主了，明天她和丁姑娘兩人就跟你同時完成花燭之禮，這頓喜酒叫化子們吃定了！」

上官雷又驚又喜，狠女垂首站在面前沒表示意見。龍小慧却一頭埋在他爹的懷裡，臉蛋兒羞成了大紅柿子。

多事鬼龍渾不禁的哈哈仰天長笑起來……

（完）

上文提要：戴安休和瑩瑩畫劍飄零，安休被東廠錦衣衛誣陷受刑，瑩瑩仗義救助，成爲情侶。瑩瑩隨師伯陳鵬南下欲刺殺魏忠賢，陳參加義軍被殺，瑩瑩仗劍飄零。安休賣畫雖被崇禎賞識，但對其文才救國不重用，留在宮中作御用畫人，十年後才外放銅川知府，到任時，見「斬匪」簿上匪首陳鵬名字，忙令人取下首級掩埋，密查瑩瑩踪跡……

武林傳奇故事／雲飛雁・文 可飛・圖

劍斷恩仇

愚忠長埋衝霄志　斷劍失去俠義心

戴安休一時無語，只得反問一句：「那李闖王若得天下，又會如何？是不是個『李』洪武？」

「我說不上。」瑩瑩道：「我想夫妻遁跡，曲諧山泉，白頭到老，也正是這個道理。我既不想做什麼誥命夫人，也不去幫闖王打天下，有汚損忠門聲譽。安休哥，無官一身輕，咱們這就走吧！」

戴安休長歎一聲：「只可惜銅川百廢剛起色。也罷，待我向聖上辭官歸隱就是了。」

「你想作一流傳後世的『陳情表』嗎？」瑩瑩以略帶責備的口脗道：「你不是蜀亡後的李密，那崇禎也並非晉武帝。你呀……」

「國難之際，掛冠而去，更是欺君。那樣，咱們甭想有一天清靜的日子。」

瑩瑩剛想說什麼，只見一支火箭衝天而起，帶着尖嘯的聲音，那火花在空中迸散開去。

「不好，有人！」瑩瑩向後一縱，跳出有丈餘遠，手腕一晃，寒光斑斕的麒麟劍持到手上。

「休要放走了女賊！」內力充沛，聲震山野。戴安休驚呼：「趙世雄！」

「戴大人，在下見你勸降不成，只好早些動手了。」趙世雄又吆喝一聲，「莫要傷了戴大人。」

樺林四處衝出無數兵士，早隱於樹上的錦衣衛高手紛紛跳下，都揮動兵刃衝向瑩瑩。

「趙總兵，白瑩瑩是忠門之後，你莫要公報私仇，快些住手！」

「她屢殺朝廷命官，早已欺君叛祖，皇上正愁拿不着她呢！」趙世雄在黑暗處陰陰地笑着，道：「戴大人，沒你的事，快閃開！」

「趙世雄，你這個奸佞！」戴安休怒罵起來。那邊，白瑩瑩早接敵刃，長劍在月下閃着斑斑青鱗，身形疾如鬼魅，錦衣衛士中慘呼不絕。那些朝廷內侍並非都是一流强手，瑩瑩雖被困於敵羣中，但仍能分神講話：「安休，我來救你！」言語已遲，戴安休早被兩名錦衣衛架去，道：「戴大人，你沒事吧？」

「白大小姐，你若放掉兵刃就範，戴大人或許饒你不死。否則，可要用你的人頭去祭戴大人愛妾了。戴大人，你懷中之物未被她拿走嗎？」

「狗賊，有種的就現身，姑娘還有一支鳳鏢賞你！」瑩瑩嘴上雖這樣說，心中不免疑雲密集：她去行刺戴天恩，碰巧就會撞上那副情形？他若不說陳鵬的葬地和今夜要來拜祭，這衆多的敵人，怎會事先埋伏在這裡？當時在知府內宅不拿她，無非是身旁沒有足能對付瑩瑩的東廠內侍衛。

瑩瑩盛怒之下，抖劍砍倒數名

敵手，飛鳥般掠到戴安休身旁，只見星光兩點，一對錦衣衛被刺地下，一劍猛向戴安休刺去。

麒麟劍並未傷着他的皮肉，卻劃開衣襟，裡面飄落出一塊手帕。瑩瑩用劍尖一挑，托在掌上借月光望去，上面綉着合歡的春圖，帕角有「玉玉」二字；沉甸甸的紅緞後縫着一縷卷着的青絲。

「瑩瑩，那是什麼東西？」

「無耻！」瑩瑩一面去接敵刃，一面將內力輸於左掌，用香帕向戴安休頭上打去。不料被中途飛來的一枚石子打歪，手帕擦過戴安休的臉，像塊鐵板直嵌入一棵白樺軀幹上。那枚石子是趙世雄發的，十載後的今日，他的內功仍勝瑩瑩一籌。

戴安休見趙世雄已和瑩瑩交上手，便跑到樹下去看手帕，不禁大吃一驚，他素有襟內帶詩囊的癖好，不知被誰換成了這塊女子的香帕。

他突然省悟了，早上家僮戴硯曾爲他整過爲今夜潛出的便衣。戴硯是他的心腹，何能做出這樣的事來？此時，他還未想到家僮早被趙世雄重金和妓女「玉玉」的美色所收買，昨夜諸情，早被暗中監視的戴硯一覽無餘，他恨瑩瑩殺了自己的「玉玉」，便飛報總兵趙世雄。

這時，趙世雄並不與瑩瑩酣鬥，只是一步步向樹木稀疏之處退去。瑩瑩怕距敵一遠，遭到箭射，只得死纏住他。

趙世雄將身子一晃，撲倒在地，向一旁滾去，瑩瑩正要跟上，卻有一張烏絲大網罩下，她越掙扎，那網收得越緊，終被縛住。

「拿住了欽犯！」錦衣衛和衆兵一齊高呼。

趙世雄走上前，用手指輕彈了一下瑩瑩的腮，笑道：「茶樓一別，已有十載，小姐還是這樣的美貌，想不到橫行江湖的『榴花俠』竟落到咱趙某手中。」

掌兵權的趙世雄幾乎是把戴安休軟禁起來了，戴安休幾次想闖總兵府都被擋回，更覓不到供差使的驛官。他提着寶劍，身着官服，怒氣衝衝地再次闖總兵府，對着攔阻的錦衣衛道：「我是朝廷命官，誰攔我，我便自刎在此！」

錦衣衛見他那副瘋瘋顛顛的樣子，又知這位爲皇上所賞識的「天恩知府大人」，並未被革職降罪，一時猶豫，戴安休趁此早吵鬧着闖過三道關卡。

「瑩瑩……」他見瑩瑩正被縛在柱上，一名錦衣衛伸手去撕她的衣襟。「住手……」戴安休怒喝一聲，舉劍刺去。

他不由自主地使出昔時爲瑩瑩所授的劍招，雖不曾學得「麒麟劍」法半招，但錦衣衛也難避過這突如其來的一劍，當場被割掉手腕，痛得哇哇大叫。

端坐虎椅上的趙世雄見他這等威勢，心中也凜然一震，面呈慍色，那兩旁如狼似虎的錦衣衛，未等總兵示意，當場拿下戴安休。

戴安休知趙世雄存有蛇蠍之心，但要發難自己卻也不容易，因洪承疇屢次在奏章上提到他治理銅川的功績。他掏出一塊黃絹展開，朗聲道：「這是聖上御筆『天恩』二字。戴天恩在此，快快放開白瑩瑩！」

他竟然不看衆人，向瑩瑩深深施了一禮，道：「瑩瑩姑娘，我已察明，禍起蕭牆，家僮戴硯被趙世雄買通了，我好悔恨！」說着，就去解繩索。瑩瑩本來痛恨之極，見他淚痕滿臉，一副悔愧、悲痛的樣子，不由又疑惑起來。

「住手……」呼聲傳自帳後。因聲調十分清脆、稚嫩，戴安休不由得轉身望去，原來是戴硯。便怒髮衝冠，切齒罵聲：「戴硯，你這小畜牲。」

戴硯雖已十六歲，但還不懂得什麼叫厲害，只知道趙總兵抬舉自己，便大步走到戴安休身旁，得意地說道：「你和那女賊說什麼來？你處處埋怨皇上，說總兵大人混入匪羣，殘害陳鵬，你若早到兩日，便要拚着性命去救……」

戴安休氣得渾身亂顫，任憑他滔滔不絕地講着，手中的劍抖得像蛇扭一般。聽內錦衣衛和兵丁雖都是趙世雄心腹，但見一個叛主的家奴，如此大言不慚地數落着一州知府，也多有輕蔑和憤然之色。

「戴天恩，趙大人將玉玉賜給你，她待你那麼好，你卻讓女賊去殺她？」戴硯踏步上去，竟指着戴安休的臉，一雙稚氣未退的眼裡噴出妒火，「你們奪去了我的玉姐，又……又摟作一團親嘴摸乳……」

錦衣衛們聞戴硯此說，都禁不住竊笑起來，知道這孩童醋勁不小，想是被那「玉姐」勾去了魂魄，並是個偷香竊玉的雛兒。

瑩瑩雖被他這一派胡言羞得滿面通紅，但胸內疑雲卻散，不禁笑着望了戴安休一眼。

趙世雄見戴硯說岔了道兒，將自己用美色去迷惑戴安休，然後去奏他酗酒狎妓於崇禎的意圖說出，雙眉一蹙，道：「戴硯，你且下去。」被氣昏頭的戴安休此時才清醒過來，罵道：「禽獸不如的奴才！」一劍向他心窩刺去。

戴硯帶着劍倒下，羣錦衣衛見抽搐於血泊中的少年，只是發出一片歎息聲，誰也不肯去扶他一把，有的倒爲這一對淚眼相望的情侶所動。

「戴大人，不要去解繩索，她是欽犯，若有差池，下官擔當不起。」趙世雄一使眼色，便有數名錦衣衛跳到他們中間，用刀格開戴安休。

趙世雄冷冷一笑，自懷內取出聖旨一展，道：「這拿賊刺匪之事，是和大人無關的，戴大人一定是認得聖上的筆跡了。」

戴安休目睹御筆，頓時如墜冰窖之中。

「戴大人，聖上秘旨，我豈敢抗違，你還罵咱是公報私仇嗎？你與她有十載舊情，我給你一個時辰話別吧！明晨白瑩瑩要登程解京。」說完，瞟了一眼呆若木鷄的戴安休，便轉入帳後去了。

「戴大人，只要你不去解繩索，我們便退到屋外。」一個錦衣衛頭目輕聲道，他知道趙世雄去會他的寵妓翠翠，一時間不會轉回。

「戴大人若解繩索，她也終難闖出總兵府。戴大人是深明大義的君子，只不要與我們爲難。」數名錦衣衛都表同情。

「有謝衆位。」戴安休對他們深施一禮，那羣錦衣衛都退出大廳。

「瑩瑩，我已知悔，但悔又晚矣！我不該不隨妳棄官而去，是我鑄成終身遺恨。」他去解繩索，神情凝重地說道：「瑩瑩，我放妳走，安休無非是個抗旨之罪！」

瑩瑩聞此言，已激動得熱淚盈眶，道：「你的心意我已領了，你縱然放我，就是有麒麟劍在手，也實難闖出賊窩，況且，我怎忍心丟下你？」

戴安休深知相救無望，不禁跪倒在她面前，流淚道：「瑩妹，愛妻，安休誤妳！罪實難贖罪，如上蒼有眼，我夫婦不再分開。只是……」他跪地仰面悲呼，嘴角竟淌出血來。

「郞君，快起來，莫折殺爲妻……」她嫵媚地笑着，滿臉卻是凄苦的淚水，嗚咽道：「昨夜你就是棄官，四面有伏兵也是難逃脫的。唉……但願你今後多爲善愛民，莫與闖王爲仇，看來這天下非他莫屬。闖王若他日爲君，也必喜爲官清廉之人。你要設法爲妻報仇，殺掉趙賊。你，你要尋個好妻室……你很清苦……只要你記住我，只要在我忌日之時，焚些詩章就是了。」她啜泣片刻又道：「我就是喜歡正直的讀書人，茶樓之會，便喜歡上了你，只可惜再無讓你教我習文之日了。」

「文不能安邦定國，又有什麼用，皇上並非有一雙識賢惜才的慧目！」他振臂疾呼。

「聖旨到……」數名緹騎擁着一名太監走進大廳，站在外面的錦衣衛重又跑進大廳，用刀護起瑩瑩，早有値日令牌官飛報趙世雄去了。

戴安休對這位太監不熟悉，但知必是秘旨，見趙世雄正冠理衣，聽候宣旨。

太監望了戴安休一眼，宣旨：「……陝甘總督洪承疇所奏銅川知府戴天恩，和逆匪白瑩瑩，已蓄謀叛之意，勒索民財，沉迷酒色，並招募鄉勇，欲割據一方……命銅川總兵趙世雄速將白瑩瑩與戴天恩解往京城……」

「拿下！」趙世雄一聲斷喝，那些錦衣衛見知府被革職問罪，一改方才神態，上前摘冠脫袍。戴安休仰首浩歎：「與瑩瑩終能九泉爲夫妻了！」

* * *

戴安休和瑩瑩分別用囚車解往京城。因瑩瑩武功高强，又被戴上重枷。她的囚車在前，中間有趙世雄和十名彪形勇悍的錦衣衛，戴安休卻押在隊後，想與瑩瑩說話，卻是不能，自知一到京城，再無見她之時了。

瑩瑩是聰慧透頂之人，見趙世雄一衆並未携帶她的「麒麟劍」，更疑惑那太監音調並非是鵝嗓鶴聲，又見他厚厚的下巴發青，分明是剛剃過鬍鬚。

不過陷賊之手，身縛鐵鏈，手箍銅枷，縱然有一身神功也難施展，只得聽天由命。

戴安休望着越來越遠的銅川城，一時潸然淚落，因是拂曉前秘密押解出城，衆官和百姓都不知曉，唯一使他感到疑惑的是，不知誰來接任銅川府知府之職。

陝晉古道上，遠遠望到一片密林，那林中飄着黎明前的霧氣。趙世雄吩咐：「小心了，這是流寇時常出沒的地方。」話音未落，便聽到林中一陣鑼響，跳出十數名强人，攔住去路。

趙世雄用手一揮，衆錦衣衛拍馬上前，喝道：「是押解欽犯的囚車，快閃開！」

「咱們劫的就是此人！」爲首的是個乾瘦的老漢，手持一對虎頭鈎，聲音極是尖細，猶如鴟鵂夜嗥。

瑩瑩心頭一凜，聞聲便知其人，這便是黑道上的人物「嘯天鳥」熊亦飛。自己和他並無交往，並深惡其不義之行；他居然來救，心中反感詫異。

熊亦飛武功卓絕，片刻間已有數名錦衣衛被鈎刺或斬砍馬下。雖是如此，那綠林强人也被錦衣衛殺掉數名，更使人疑惑的是，趙世雄竟端坐馬上，面呈微笑，並不擺手，錦衣衛依仗人多，團團圍住熊亦飛，不能使他脫身，而其餘强人卻被殺盡。

「老大，住手吧！」趙世雄一聲喝，只剩六名的錦衣衛都收刀回鞘

，這六名皆是趙世雄的心腹，刀柄下都繫着一條綠綢子。

「白大小姐，妳看明白了嗎？」趙世雄對瑩瑩冷冷一笑，鷹隼般的雙眼射出陰毒之光。

「我早明白了。」瑩瑩啐了一口，「你假造聖旨，那剃鬚的太監也是假的。你想在此處殺掉我們，可以嫁禍於熊亦飛這伙黑道上的强人。你可以說是我和戴安休携帶侍衛郊遊，遇到歹徒被害此地。若有人驗屍，那死去的錦衣衛不都是知府內的侍衛裝束嗎？不過你還得將他們的面目剁得稀爛些，省得那侍衛名籍上又多出這十幾位來。再說，以熊亦飛的武功，你那六名心腹不消半刻便可被他殺絕，但這都沾了刀柄綠綢的光了。」

「白姑娘眞是聰明之極，趙某一向佩服妳的麒麟劍法，現在卻又敬佩妳的靈機妙算了。這些人早被咱兄弟分別騙到城外殺掉了，死去的十四名剛好頂上戴大人七雙內侍。不過，我不佩服妳，竟甘願爲這痴呆的書生枉送青春，妳若非爲『情』所誤，我如何拿得了妳？」

「惡賊，恨我當初沒殺掉你！我與戴郞同歸，倒是我想不到的椿美事！」瑩瑩面呈笑容，深情地望着憤怒之極的戴安休，臨終之際，她反倒心中暢快，不覺桃腮泛醫，微露出一排潔白的貝齒。

「好個榴花貌，石榴牙的『榴花俠』，那戴大人多是戀妳這副容貌，我要將妳那粉臉玉面剁上幾刀，要敲掉妳那副牙齒，看妳那情郞還愛不愛妳！」他下馬持刀，面呈猙獰的毒笑，步步逼近瑩瑩。

「你別，我求求你！」瑩瑩神情驚慌，竟向仇人乞求起來。

「那也好，見白姑娘這副楚楚憐人的模樣，咱老趙的手先軟了，倒有憐香惜玉之情了。」他又浮起猥褻的淫笑，「妳武功高强，我得先點妳的幾位要穴，不然哪能與咱溫存一番呢？」

「總兵大人，你殺她便了，又何必……」熊亦飛雖心腸狠毒，竟也生惻隱之心。

「好，好……」趙世雄話音未落，一道金光破風打出，熊亦飛不及躲閃，正中心窩，瞪着兩眼，罵道：「你熊爺爺的心夠毒了，不想你比……」言未盡，倒地而斃。

「咱們接着商議，是毀妳花容呢？還是讓咱夢裡品品妳那月貌蓮身？」

「趙大人，弟兄們也想享點眼福。」錦衣衛一片淫言穢語，個個擠眉弄眼，嘻笑顏開。

「瑩瑩，妳自斷咽喉，我隨妳去！」戴安休猛喊。

「瑩瑩姐，恕妹妹來遲了！」一聲銀鈴般的疾呼，衆人只感到一道紅光自空掠下，長劍頻點，早有三名惡賊被挑馬下。

「『紅娘子』！」趙世雄驚呼出來。他知「紅娘子」是闖王帳下女煞星，不知何故竟竄到此處。

「紅娘子」一劍劈開瑩瑩的囚車，劍鋒用力一絞，角鏈頓斷。她從肩後取出「麒麟劍」遞給瑩瑩，道：「姐姐，闖王又已打回陝西，大軍直逼銅川。我偶然得知姐姐被擒，便孤身入城去救，才知被押解進京了，我盜取了麒麟劍，所以晚到一步。」

又對驚慌失措的趙世雄，微微一笑，那秀眉俊目隱着一股殺氣，道：「姓趙的，你別跑，我輕功要比你那劣馬跑得快。」手一揚，三枚魚形鋼鏢將提韁縱馬奔逃的錦衣衛擊落，那神情悠閒得如捕雀一般。

又露着白齒，調皮地歪頭一笑：「你和我瑩瑩姐彼此是不共戴天的仇敵，你們去搏個生死，『紅娘子』絕不援手！」

「姐姐，妳行嗎？」她關切地問着瑩瑩。

瑩瑩沒有答話，手腕一抖，Y形麒麟劍劈風有聲，挽着劍花，步步逼近趙世雄。

白瑩瑩和「紅娘子」本有一面之緣，卻義氣相投。「紅娘子」深佩她行俠仗義之舉和蓋世的麒麟劍法，曾勸她投奔闖王，說一劍雖利卻難除盡天下贓官惡匪，只有推翻明室昏君，才能拯救黎民於水火之中。當時瑩瑩沒有應允，只說暗助闖王而已。不料闖王卻時常關懷着她，竟讓「紅娘子」獨潛銅川府去救她。

六名錦衣衛屍橫當地，雖都武功不弱，但在「紅娘子」劍下，卻如殺犬割鷄，趙世雄不禁膽寒。他知今日很難逃出這兩個女魔頭的手掌，兩隻眼噴出絕望的兇焰，未等瑩瑩靠近，便禿鷲般騰身舒臂，暴吼一聲，右手抱刀，左掌指張，佈全身內力於雙臂，做殊死一搏。

瑩瑩見他身形疾如電閃石火，竟不避劍指下腹，知他這是同歸於盡的打法。她幾乎被勁風震倒，立足彎腰，用「鐵板橋」之式躲過致命一擊。

趙世雄見狀，面呈正中下懷似的陰笑，在空中變式，雙手握刀，對準她心窩直墜下來。瑩瑩索性躺倒在地，劍呈「一炷香」對準悍敵胯下。這種「撩陰」劍式，多用於男子，年輕女子大都厭惡此招，即使贏了對手，若傳到江湖上，也會大失女孩兒家顏面。

瑩瑩仰臥「撩陰」，其結果必將劍挑「會陰」穴，刀向內滑，不僅自家臉上噴落敵血，還必將對手的褲子劃開。

「紅娘子」雖說兩不相幫，卻還

是暗扣鋼鏢，以防不測；她猜不透瑩瑩為何要使這種劍招；況且二人剛剛交手，連兵刃都未相碰，瑩瑩眞是氣昏了頭？

但她忘了瑩瑩的「麒麟劍」。瑩瑩見悍敵刀鋒距己尚有尺餘，手指一扣，那劍又突分「Y」型，兩劍似扇面張開，趙世雄慘叫一聲，雙足被削掉，瑩瑩順勢一滾，勁力不衰的鋼刀插入地上，她自己未濺上半點汚血。

「妙！」「紅娘子」高呼起來。

失去雙足的趙世雄跌在地上，撕心裂肺般地叫一聲，用盡全身力量，騰起平撞出去。這本是「白蟒破鐵壁」的擲劍招術，他以身為劍去做最後一搏，雖不見其威，卻見其恨。

瑩瑩偏身躲過，劍刺他後腦蝶狀亮疤，道：「割賊雙耳，難竊民聲！」劍分左右，一對血淋淋的耳朵如紅蝴蝶東西各飛；又一脚將他踢翻過來，道：「剜賊二目，休窺市情！」Y劍雙鋒刺入他眼眶寸許。

趙世雄索性坐在地上，破口大罵，身上六處傷口血如泉噴。罵得「紅娘子」性起，喊道：「姐姐戲殺惡賊，好得很！也有妹妹一份。」手腕一抖，雙鏢橫飛過去，將趙世雄兩隻亂抓的手掌打斷並帶出很遠。「惡賊，斬你兩隻殘害忠臣良民的犬爪！」

「瑩瑩，『紅女俠』索性給他個痛快吧！」戴安休見趙世雄被零斬碎割得慘不忍睹，如血葫蘆一般，再也看不下去了。

「安休哥，你忘記身上的傷疤了？這最後一劍是你的！」瑩瑩遞過劍來。

戴安休掂劍走過他面前，長歎一聲道：「趙世雄，你不感到大地在顫動嗎？那是被你害死的無數寃魂在九泉共發的怒吼之聲，你會被他們撕成碎片的。你去吧！」他劍尖還未觸到趙世雄，惡賊渾身恐怖似地顫抖，一倒斃命。

「師伯，侄女給你報仇了。」瑩瑩面向銅川跪倒。「紅娘子」將她扶起，道：「姐姐武藝絕倫，戴公子才華蓋世，都是闖王的好幫手，一起投奔他去吧。」

夫妻謝過「紅娘子」。瑩瑩道：「妹妹，我已厭倦世間的腥風血雨之爭，我想和戴郎終老山林，去過清閒的日子。」

「紅娘子」面露失望之色，歎道：「世間哪有一塊是淨土？」話未盡，只聽一陣馬蹄聲，驛道上飛奔來十數騎，轉眼來到林邊。

為首一人正是當年薦賢的韓正，他見滿地狼藉的屍首，神情一怔。「韓大人！」戴安休驚呼出來。

韓正也認出了他，驚問：「天恩，這是為何？」戴安休將詳情訴盡，韓正歎道：「趙世雄罪有應得，聖上正是讓我來拿他問罪的。」又朗聲道：「銅川知府戴天恩接旨……」

戴安休忙跪在地上，行叩君之禮。此時瑩瑩和「紅娘子」只希望是道革職為民的詔旨，不想卻是擢升重用戴安休的御命。

瑩瑩見戴安休臉上呈出驚喜、感激之色，心頭一震，剛要說什麼，又見他向京都方向叩首謝恩，口稱：「戴天恩永佐我朝！」

「紅娘子」不由地去摸劍柄，瑩瑩也不由黯然神傷，這一切全被韓正看在眼內，問戴安休：「天恩，你信得過我嗎？」他跳下馬來，扶起戴安休道：「白瑩瑩乃忠良之後，就隨你一同進京吧！老夫敢以頭顱擔保，聖上不會見怪的。」

「瑩瑩，妳聽到了嗎？」戴安休驚喜地叫出來。「咱夫妻携手，為扶大明社稷盡棉薄之力，妳也該俠歸正宗了。」

「大明社稷？」「紅娘子」輕呼出來，手指一扣紮簧，長劍自鞘內彈出尺許，朝廷衆侍衛也紛紛將刀拔出半截。

「妹妹，我不會與妳為敵的。」瑩瑩按住「紅娘子」的手腕，對戴安休道：「安休，你忘記掛冠歸去，夫妻偕老百年的話了？」她眼含熱淚，聲調微顫、淒涼。

「我……」戴安休慢慢低下頭。

韓正道：「那位想必是『紅女俠』，妳武功高强，若要動手，不消片刻，我十餘人便要做妳劍下之鬼。咱們各為其主，還是到兩軍陣前去爭鋒吧！」

「紅娘子」劍猛插鞘內，轉身就走，瑩瑩拽住她怯聲道：「妹妹，妳陪我一陪。」她開始感到一種孤獨和膽怯、茫然的情緒湧上心頭。

「妹妹，我決不與闖王作對的！」

「紅娘子」哼了聲，道：「我自然信得過姐姐，只是妳這情人好沒出息，竟忘了被禁宮內九載之苦，這種人終是塊想封官覓侯的胚子，想是闖王看錯了人……姐姐，妳隨他去吧！」

「我不去，安休你也不要去了！」瑩瑩哭泣起來，戴安休也潸然淚下。

「天恩，你是大明之臣，那為臣首條便是忠君報國，國難當頭，為聖上委之重任，你卻茫然無措，為兒女之情所牽，這是大丈夫所為嗎？」

戴安休一頓足，道：「天恩隨大人進京！」他轉身對流淚的瑩瑩，深深一拜：「瑩瑩，妳可暫住入銅川，待我面陳聖上，會來接妳的。若聖上不允，我便辭官尋妳。萬一……戴安休終生不娶！」

……他還是走了。瑩瑩痴呆呆地站在那裡，望着他遠去的身影，淚不再流了，她默默地叨念着：「我終為『情』字所誤。」又抽出「麒麟劍」，凝視良久，道：「我雖不懂天下文章，但記得師父常誦一篇韓愈作的『獲麟解』，這世間本是沒有的……」

「嗆」，天下唯一的「麒麟劍」被折兩斷……

七年後，闖王攻入北京。在熊熊烈火的映照下，煤山的兩株老槐下懸着兩具屍首，一是明末帝崇禎朱由檢，另一是他深寵的老太監王承恩。但那山麓還有一仰卧血泊中的人，那便是「願作彩雲伴月飛」的戴天恩。

「紅娘子」認出了他。見他面容淒苦、黃瘦，頭髮已全皓白，知他仍未得意，那雙無神的眼睛似含着恨、相思……她長歎了一聲，命軍士掩埋了他。

* * *

大順軍兵敗如冰山，一夜倒塌，闖王被害九宮山下。為丈夫李巖帶孝的「紅娘子」一走他鄉，在湖南幕阜山下聞到琴聲。琴聲初聽有超世之音，但細辨去卻含着一曲難以割捨的塵情。

她沿聲登山去尋，見一消瘦的道姑拂琴於山溪畔。她大吃一驚，這不是白瑩瑩嗎？「只是朱顏改」，再無昔時的風姿神韵。

「瑩瑩姐……」「紅娘子」施了一禮。

白瑩瑩聞到戴安休已不在人世之訊，默默無語。當知他終因不得志又為思念自己，已白髮滿首之時，淌下兩行情淚，對着京城方向，慢慢跪倒，口中不知唸些什麼。

「妹妹，妳為誰帶此重孝？」她握住「紅娘子」的手，輕聲問。

「唉……闖王雖不失為一代英傑，卻亦和崇禎一樣，有愛猜忌重臣的毛病。他殺了我夫君李巖……十數載萬里征戰，血流成河，屍首積成丘，這天下反被滿清得去了……姐姐，妳說，是我對，是妳對，還是戴天恩公子對？我倒弄不清了！」

「是對非對，非對亦為對，這正是難悟的玄機。不知妹妹如今要投奔何處？」瑩瑩寬大的道袍被山風拂起，越發顯示她那消瘦、單薄的身姿。

「我聞高夫人在洞庭湖上，要投奔她去，再幹出一番大事業！」

瑩瑩長歎一聲：「人有優劣、强弱之分，妹妹終是劍氣衝霄漢的英俠，而我始終就不是。」

「姐姐，妳不妨再鑄一柄麒麟劍，去和賊爭鋒，以博後世之名。」

「世間本無以喻吉祥、聖人待出的麒麟怪獸，又何來『麒麟』呢？」

「紅娘子」辭別瑩瑩，下山而去。她聽到琴聲又起，雖强勁但含荏弱；激揚中又蘊消沉和淚……弦斷了一根……又一根。

「也許她根本不是個『俠』？『麒麟』難道世間眞的沒有嗎？」「紅娘子」想。

（全文完）

丐幫少爺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展玉翅獨自思忖，到底要不要加入丐幫，加入了又怕展家蒙羞，不加入又碍着對不住沙連水，正在苦思不決，突見身前站了幾個猛漢，其中一人喝道：「你是展玉翅嗎？乖乖隨老夫跑一趟。」展玉翅驚疑中想拔腿逃走，對方却向他襲擊，原來是西方仙子派陸源總瓢把子來「邀請」他……

正邪兩派終分家　玉翅才智得發揮

展玉翅見沙連水如此看重自己，反而不敢高談闊論，沉吟了好一陣子方道：「師父，以弟子之見是，假如不能挽回大局，倒不如分家算了，慢慢再擴充實力。」

「不，老夫是想聽聽你對幫主之看法。」沙連水道：「你認爲幫主有把柄讓郝拓抓住？但據老夫了解，他嫖、賭、飲、吹均不好，會有什麼把柄讓人抓住？」

「若不是有把柄讓人抓住，便是落入了郝的圈套，否則他斷不會留在那邊，看來明天他會贊成郝拓之建議，而且會迫咱們退幫。」

「嗯，有此可能……」沙連水憂心忡忡地道：「如此說來，咱們可得小心了，但老夫不願發生兄弟鬩牆之事件，還有，依你看法幫主是身不由己？」

展玉翅點點頭，暗道：「我何嘗不是身不由己。」

沙連水又問：「可有妙法避免？」展玉翅搖搖頭，沙連水又長嘆一聲：「天若眞要亡我通天丐幫者，那也無話可說，一切只好聽天由命，你早點睡吧！」他說得有神無氣，看得出其內心十分痛苦、焦慮，甚至無奈。

展玉翅連忙安慰他，「師父不必過慮，說不定咱們是杞人憂天，所謂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您也應該早點休息了！」沙連水點點頭，右掌一揚，發出一掌劈空掌，把燭光震熄。

後殿一片黑暗，展玉翅身心俱疲，就和衣倒在地上，黑暗之中，仍見到沙連水眸子閃閃生光，他一合上眼，只消片刻便進入夢鄉。

待他醒來，紙窗上又呈現一片白光，他轉頭一望，沙連水已不在，不由着急起來，一骨碌爬起來，跑出前殿，幸好，大伙兒仍在，正好一位大漢提着一桶豆乳進來，風七娘道：「姑奶奶正想來喚醒你哩。」展玉翅赧然地笑一笑。

「快吃吧，時間差不多了。」

羣丐吃了早飯，又列隊出發，依次進入廣場內，也許前兩天還有人未及趕到，今天人比前兩天又多了。

沙連水拉着展玉翅，低聲道：「你如今已是本幫弟子，進去吧！」展玉翅默默跟在沙連水背後，走至土戲台前面。見到郭煥彩及郝拓等人已坐在那裡了。

米常滿嘴角噙着一抹陰笑。

「沙老，昨夜可好睡？」

「老叫化身無長物，天塌下來也睡得着，就怕有些人整夜裡動腦筋睡不着。」

米常滿笑容不改，似乎智珠在握，又跟別人打招呼去了，待所有乞丐都擠進了廣場，擠不進的也散落在四周，米常滿方躍上土戲台宣

佈大會開始。「諸位弟兄大概不會忘記，今日之議題是什麼，咱們請當家的上台。」

風七娘急問道：「幫主，你得想清楚才好講話，通天丐幫之前途，全仗你一句話。」

郭煥彩雙眼望着遠處，語氣不帶一絲情感：「本座經一整夜之思索，全面考慮……咳咳，既然彼此合不來，倒不如分開較好。」

話音剛落，下面已亂哄哄地議論開了，風七娘高聲叫道：「豈有此理，本幫勢力已不如前任幫主在生之時，再分開還有誰看得起咱們？」

郭煥彩木無表情地道：「要人看得起咱們，首先要自己看得起自己，分裂成兩派，人家會否看得起咱們？分開之後，剩下來的團結一致，終有一日人家會改變看法……咳咳，所謂衆志成城嘛！」

風七娘道：「成城個屁！剩下些老弱殘兵，人家當然會改變看法……把咱們看得更低了。」

郝拓喝道：「風七娘，今日大會雖可自由發表自己之看法，但妳說話也得注意一點，不可侮辱幫主，須知侮辱幫主，便是侮辱全幫上下之弟兄。」

孫小三不甘妻子被欺侮，接口呼道：「你們一定是設計扣住了幫主，否則以幫主之爲人，他絕對不敢作出這樣之決定。」

米常滿怒道：「胡說八道，孫堂主你說話必須有根據，隨便誣衊弟兄，很多人看不慣。」

周通高聲問道：「幫主，咱們做你後盾，你有什麼苦衷，儘管說出來，他們敢對你怎樣，咱們便跟他娘的幹一場，我老周天不怕地不怕，最恨那些兩面三刀的人。」

郝拓道：「這是幫主之決定，你們到底是跟郝某過不去，還是跟幫主過不去？」

至今日才出現之禮堂堂主楊天笑，此刻方第一次開腔：「請大家冷靜一下，先想想幫主之言是否有理，如此大會方能繼續下去。」

刑堂堂主鐵中堅也道：「沙老，請你約束一下部下。」

沙連水此刻方開腔，他先清一清喉嚨，待會場沉靜下來方道：「老夫先聲明一點：孫堂主、周堂主是通天丐幫之堂主，這職位是上任幫主郭永祥任命，經大家同意才選上去的。」

他故意把上任幫主之名說出來，再拿眼一掃全場，剎那間會場靜得落針可聞，不論是反對的或贊成的，都知道他的份量，都想知道他的看法，會場乞丐都把希望放在他身上。

「因此，孫堂主及周堂主不是老夫之部屬，大家大概都了解本幫長老之作用吧？長老在本幫並沒有實權，他只是幫主之參謀，以及協助幫主推行命令。」說至此，沙連水又停了一停。「老夫已有一年零三個月，未見過郭幫主了，昨日在會上見過，散會之後未再接觸。現任幫主作出分家這一違反上任幫主、也是他義父終生願望的決定，老夫事先既不知道，他亦不會問過老夫一句話……」

米常滿道：「他昨天在大會上爲何不把話說清楚？」

沙連水冷笑一聲：「你爲何不說，你如今可把話說清楚，哼，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米常滿老臉發熱，一時間，無話應之。

沙連水一拂袖，看也不看他一眼。「上任幫主郭永祥臨終之前，病榻前共有七個：老夫、郝拓、米常滿、鐵中堅、楊天笑、周龍堂主恰好有事到總舵稟告，也躬逢其會，另一個便是現任幫主郭煥彩。龍堂主，當時老幫主說的話，你還記得麼？」

衆人心中均忖道：「到底薑是老的辣，沙老爺子這一招可眞厲害。」

「記得！」龍永富高聲道：「老幫主說：繼任人的問題，全幫雖已經通過，但小郭經驗不足，性子也比較軟弱，今後尚須你們大家協助及支持，否則本幫將會分裂及衰敗。」

米常滿道：「但如今我們沒有人反對現任幫主，反對的是你們。」

「什麼咱們你們的，米常滿，你也太過明目張膽了。」沙連水氣呼呼地道：「龍堂主，你再說下去。」

龍永富肅穆地道：「當時老幫主還要咱們六個人，當着他的面發下毒誓：不許分裂，同心合力，協助現任幫主發展幫會，使本幫能千秋萬世。」

會場內的老丐，有的已聽得雙眼噙淚，有的已忍不住道：「咱們不能分家！」

米常滿沉不住氣道：「咱們什麼時候反對過現任幫主？而且咱們也沒有分裂，只是分家。」

沙連水嘿嘿冷笑，「老夫暫時不和你計較分裂與分家有什麼異同，龍堂主，再說下去。」

「老幫主看咱們六個人都發了重誓，面露笑容地道：你們六個人對本幫及創幫之宗旨之忠誠程度不一，亦有人心存異志，只是老夫在生時隱忍，將來會不會發作，老夫已不知道，但老夫希望是自己看錯了，更希望有異志者，從今以後，打消異念，今日老夫也不點名了……」

在場之乞丐，絕大多數都不知

道老幫主臨過世之前，還有這麼多內幕。剎那間，人人心中均想道：「不知老幫主認爲誰有異志？」

郝拓不容龍永富再說下去，否則已方無立足之地，是以大喝一聲：「這些陳年舊賬跟今天大會，有何關係？」

沙連水道：「老夫正要把話說清楚。」

米常滿道：「無人阻止你說話，但這些事老幫主臨終之前有遺言，不要宣揚出去，你倆一唱一和，把所有的事揚出來，已違反老幫主之意。」

沙連水道：「若非形勢所迫，老夫也不想宣揚，而且只是爲了澄清一些事，別無他意。」

米常滿轉頭問道：「鐵堂主，沙老犯了規，依例該如何懲罰？」會場內一片噓聲，米常滿喝道：「吵什麼？誰都要遵守幫規。」

鐵中堅道：「不過……這個……幫規沒有這一條！」

「什麼沒有這一條？洩露本幫秘密，該當何罪，你不知道？」

鐵中堅道：「這條當然有，視情節輕重而定。」

「好，洩露幫主遺言，該判什麼？」

全場內又响起一片噓聲，贊成者卻大聲叫好，吵成一片，風七娘問道：「幫主，你說句公道話吧！」

只見郭煥彩輕輕閉起雙眼，一副與我無關之態，但看得出他內心是十分痛苦。

龍永富道：「不管是否犯幫規，龍某都要把話說畢，當時老幫主還說：『你們六位是通天丐幫之柱石，一定要同心合力求大同存小異，不許分派，不可各自爲政，小郭，你有事要跟他們多商量，尤其決定大事之前，最好先請敎沙長老。』郝拓，龍某這些話，可有一個字是擅自改動的？」

米常滿冷冷地道：「不管如何，你違反幫規，總得受罰，鐵堂主，快宣佈其刑罰。」

沙連水喝道：「且慢！所謂事有輕重緩急，老夫想問郭幫主幾句話。」郭煥彩緩緩睜開雙眼，但目光不敢與沙連水相對。「郭幫主，請你表示一下，龍堂主所說的，是事實還是捏造？」

郭煥彩自喉底吐出兩個字來：「事實。」

「既然如此，老夫再問你一句：你決定將本幫分家時，可曾問過老夫？」

「沒有。」郭煥彩表面上看來，仍是十分鎭定。

沙連水聲音轉厲。「老幫主曾經對你說過什麼話，相信你還記得？」言下之意是郭煥彩違背老幫主之遺言。

米常滿吃一驚，突然跳上台去，站在幫主身旁，由於今日雙方均無人上台，是以他此一舉動立即惹來一陣噓聲，米常滿悻悻然地道：「你們緊張什麼？本座是來保護幫主的。」

風七娘罵道：「你是說沙老會襲擊幫主？眞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米常滿雙眼似要噴出火來

郭煥彩向米常滿揮揮手，令其下去，然後不慍不火地道：「老幫主的話，本座每一個字都記得，但不要忘記，本座就職至今已快四年，四年的時間不短，已經可以學習到很多東西，而本座認爲如今已長大，可以自己處理本幫之大事，正如你剛才所說，形勢所迫，有時老幫主的遺言並不是不可以違背。」

會場內又「噓」地一聲响起，猶似一鍋煮沸的開水。沙連水氣得胸膛不斷起伏，縱聲問道：「幫主這幾句話是什麼意思？」米常滿此刻方放下心頭大石。

郭煥彩不慌不忙地道：「所謂此一時彼一時也，世事不斷變化，萬萬不可墨守成規，本座亦問沙老一句：昨夜本座若與沙老在一起，郝老也會怪我，而你一向是本座最敬重的人，也深信你最能體諒本座，卻想不到本座竟然看錯了。」

這席話也厲害，迫得沙連水只有喘氣之份兒，耳畔又聞他的聲音：「本來你們兩人可以在一起的，偏偏你們雙方又不願……這能怪得本座？」他吸了一口氣。「龍堂主之事本座不想追究，因爲形勢所迫，而本座有些決定，雖有故老幫主之言，亦是大勢所趨。」

此刻，場內的乞丐，包括龍永富、周通、風七娘等人方知道郭煥彩非如想像中那麼膿包。

沙連水突然覺得他是個陌生人，「分家是件大事，而且對本幫有害無益，相信老幫主泉下有知，也會反對。」

「勉強合在一起，整天吵吵鬧鬧，對本幫亦無好處，沙老，請冷靜想一想，所謂長痛不如短痛，相信經過分家這一程序，日後兩方面都會有所發展，且可以互爲犄角，互相支援，利多於害。」

沙連水想不到他竟敢跟自己針鋒相對，「既然幫主已經決定，老夫亦無話可說。」

周通叫了起來：「不行，咱們死也不分家。」

米常滿冷冷地道：「由得你麼？誰再反對，便是反對幫主，便是敝幫之公敵！」

沙連水冷笑一聲：「姓米的，所謂公道自在人心，用不着到處分派罪名，咱們就算同意，也是以大局爲重，你根本沾不到半點光。」

米常滿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周通亢自憤憤不平。「也罷，你們硬要分家，俺也沒辦法，誰不願當乞丐而要當小偷强盜的，請便吧！」

郝拓道：「周通，你發什麼瘋？此處幾時輪到你來發號施令？」

沙連水再吸一口氣。「幫主，你認爲該如何分家？」他聲音發顫，緊張之至，深恐郭煥彩之決定，又是一場令人喘不過氣來之風暴。

郭煥彩也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誰都知道沙老你代表死捻子；而郝老則代表活捻子，先請兩位長老上台，一人站在一邊！」

風七娘道：「幫主，沙老之意思是您準備讓那一方離開本幫？」

郭煥彩沉聲道：「先依本座之令執行，我自有主張！」沙連水見郝拓已經跳上大戲台，站在左首，自己只好站在右首。郭煥彩道：「贊成本幫只留死捻子的，便站到右首去；贊成留下活捻子的，便請站在左首。注意，慢慢來不可爭先恐後！」

會場內沉寂了一陣，人羣方騷動起來，來回走動，雙方頭面人物都十分緊張。周通忽然大叫起來：「且慢！咱們外堂主的人，大都在城外，如今便表決，不公平！」

龍永富、孫小三及風七娘也高聲反對。郭煥彩道：「本座相信此處的人，已足夠代表各方意見，人多反而混亂，而且容易發生意外！」

米常滿接口道：「快表決！」他勝券在握，態度比剛才輕鬆多了。因見中間站着許多人，又高聲呼道：「今日表決，不是黑便是白，沒有中間派，不願表決者，形同退幫！」

如此一來，所有來參加會議的人，已分左右站好，不用清點人數，也知左首人數遠比右首的多得多！沙連水這才知道自己棋差一着，懊悔、悲憤之情盈腔，恨不得殺了郝拓那老賊！但他是死捻子之擎天柱，在此關鍵時刻，絕不能自亂陣脚，是以道：「本幫之名相信大家都知道吧？」

他目光一掃台下，停留在左首那邊，許多乞丐都垂下頭去，「本幫名爲丐幫，只能容納乞丐，不能容納小偷、强盜，這是至淺至明之道理，相信不必老夫再饒舌！」

郝拓得意洋洋地道：「老夫並未說過要當强盜！自古以來，劫富濟貧均是正義之行爲！也沒說過不要乞丐，相反老夫所以有此建議，正是爲了改善咱們叫化子之生活，這也符合立幫宗旨！」

左首會場發出一陣叫好之聲，沙連水見大勢已去，像洩了氣之皮球般，問道：「不知幫主有何話說？」

「咳咳，少數服從多數，沙老不必本座多說吧！」

沙連水怒極反笑。「好好，算我沙某人看錯了人！你既然向老夫下了逐客令，老夫也不會自討沒趣！」言畢跳下台，又高聲道：「願意甘心再當叫化子的，便跟老夫走！幫主，以後通天丐幫與咱們已無關係，今日也是老夫最後一次叫你幫主，日後相見只呼姓名，幸勿怪老夫無禮！走！」

郭煥彩忙道：「且慢，其實本座之意乃分家，不等於結下寃仇，將來兩幫互結金蘭，共同發展……」他話未說畢，沙連水已帶人離開會場。

米常滿道：「幫主，他們是油蒙心，多說無益！啊，恭喜幫主，壯志得酬！」

郭煥彩冷冷地道：「本座還未恭喜你們哩！」

郝拓喝道：「不要開玩笑！時間已不早，大家且散去吃飯，午後再行開會！」

忽然周通去而復返，高聲道：「郝老賊，你們聽着，日後撞在咱們手裡，見一個殺一個！」

郭煥彩面露痛苦地道：「周堂主，這你就不對……」

「住口！你如今已無資格敎訓周某了！」周通言畢又往地上吐了一口口水才恨恨地轉身離去。

郝拓揚聲道：「姓周的莽夫，老夫也有話告訴你，你們有甚麼手段，儘量施展出來，老夫若不加倍索償的，便跟你姓！」

郭煥彩道：「郝長老，兩派合作，實力方强，未曾對外，便自己先幹起來，這個……」

「甚麼這個那個的？你不見那小子先來撒野嗎？難道咱們站着給人宰割？你肯弟兄們也不肯，不信你問問台下的弟兄！」郝拓提高聲音問道：「弟兄們，你們認爲怎樣？」台下傳來一片轟應聲。

郭煥彩默默無語，只輕輕地嘆了一口氣，緩緩走下台去，郝拓忙向後打了個手勢，率親信尾隨而下。

* * *

沙連水不發一言，大步向前走去。龍永富忙道：「沙老，我的手下紮在城東！」沙連水一轉身，向東走去，龍永富忙又吩咐駱元和周春鵬，然後又着孫小三及周通去召集駐紮在城外的手下。

沙連水等人出了城三四里便見到「降龍堂」的弟子，乃高聲問：「何處有好地方？」

龍永富連忙解釋。「沙老準備開大會，附近可有甚麼大院可住？」

「不必，有樹林也行，但必須

地形有利，提防郝老賊他們來偷襲！」

一位中年乞丐道：「啟稟沙老，東面七里之外，有座小山，山下四處是田野，居高臨下，可望及數里之遙，敵人若來，無所遁形！」

沙連水道：「好，就去那裡！」忽又道：「你們先去，老夫休息一下再走！」

眾人均是一怔，風七娘到底是女人，比較仔細，道：「你們先走，外子與我留下來護法！」龍永富塞了一個小瓷瓶給風七娘，又留下二三十個孔武有力的乞丐。

沙連水鑽進一座樹林，盤膝於地，孫小三這才發覺他嘴角噙血，大吃一驚，連忙將雙掌按在他背心，欲以內力相助。沙連水道：「不必，你們站在一旁，不可讓外人來騷擾！」沙連水運功行走了七個大周天才長身而起，道：「走吧！」

風七娘問道：「沙老你不礙事吧？」

沙連水嘆了一口氣：「老夫賤軀何足掛齒，要關心、擔心千萬個叫化子！咱們幾個人的生路好解決，但他們日後之前途令人擔憂！不跟他們鬥，這口氣難消，今後在郝老賊他們面前，也抬不起頭來！跟他們鬥，弟兄們又不知要死多少個無辜！小孫，你說咱們該怎辦？你叫老夫怎辦？」

孫小三看了妻子一眼，道：「屬下愚昧，這種事……咳咳，俺也不知道該怎辦，只知道跟着你老人家！其實只要你決定的，大夥兒都會跟着您！」

沙連水揮揮袖，道：「別說了，走吧！」他如今需要的不是這種人，而是像展玉翅那種敢說敢幹的人！「你倆可會看見小展？」

風七娘搖搖頭：「也許他跟龍堂主先去了！」

「快追！」沙連水剛才氣急攻心，使內傷舊患復發，經過一番調息，恢復了幾分精神，便急不及待地趕上去。他步伐雖快，但誰知他心頭比鉛還重！他雖有許多忠誠的追隨者，却覺得沒有一個可依靠的，沒有一個能給予他信心的！

「降龍堂」挑選的那個地方，果眞不錯，一片田野，孤零零地矗立着一座小山，山坡上林木茂盛，山頂有一塊巨大之岩石，四周圍石多，只有小草，沒有大樹，居高臨下，四野均在眼下，遠處之動靜瞧得清清楚楚，是以沙連水十分滿意。

展玉翅果然跟隨降龍堂的人先來，未幾，飛鴿堂及伏虎堂的人亦已趕至，沙連水下令一干弟子守在四周，不准外人走近，他先把展玉翅拉到岩石後，未曾開腔，先嘆了一口氣：「小展，今日之事，你都看在眼內，你說老夫該怎樣辦？老夫心亂如麻，請你教我？」

展玉翅道：「師父不要想得太多，弟子先向您說一件事，我跟他們來，發現降龍堂有許多人，心有異志。」

沙連水吃了一驚：「不會吧，龍堂主一向控制得很好！」

「弟子是發現他們之中有一部份人有不安之情緒，弟子建議，事已至今，倒不如索性清理一下，誰願意離開的，便讓他們離開，但留下來的，以後可得忠於新帮！」

沙連水點點頭，又問：「你認爲咱們應該再搞一個新帮會？人丁單薄，能保証他們之安全？」

「事在人爲，而且只要無愧於心，縱使失敗亦無所謂！你先把人選定下來，再召龍、孫、周等人開會決定！」展玉翅道：「至於帮名叫甚麼反倒是次要了，龍堂主爲人如何？」

「有勇有謀！光明磊落，十分可靠！嗯，你想推他當帮主？」

「不，您當帮主！龍永富當總堂主，周春鵬知書識禮，可當禮堂堂主，駱元當刑堂堂主，周堂主不變，孫堂主接管降龍堂、風副堂主昇任飛鴿堂堂主！其他人弟子不了解……」展玉翅續道：「當然這只是弟子之建議，一切以您爲準。」

「老夫當帮主會否有人閑話？」

「混亂之時，正需要一個有威望有魄力的人，擔當大任。師父不可推諉！又因決定倉猝，也爲了日後敝帮之安寧及發展，因此，是次委任只是暫時性質，任期兩年，兩年之後，再重選，有德者、有能者居之，否則便撤了下來，這一點你必須先跟他們說清楚！」

沙連水見展玉翅說得頭頭是道，心中陰霾掃去一半，也增强了不少信心：「你說得有理，早就該分家了，長痛不如短痛！」忽然想起郭煥彩來，不由又嘆了一口氣。

展玉翅道：「師父，弟子這便去通知他們過來開會！」

「且慢！老夫也有個建議！」沙連水雙眼緊緊瞪着展玉翅：「你年紀雖輕，但處事鎮定，能說會道，副總堂主一職，暫時由你代，你意下如何？」

「這個……弟子剛進帮，只恐別人不服！」

沙連水哈哈一笑道：「你說假話了，新帮會還未成立，誰已經入帮了？說起來，你還是創帮之元老哩！」展玉翅也不由失笑了起來。

* * *

在岩石後開會的，共有九個人：沙連水、展玉翅、龍永富、周通、孫小三、風七娘、駱元、周春鵬、原降龍堂副堂主穆成材。

會很快便開完，各人對展玉翅之建議，經由沙連水之口說出來，都沒有異議，風七娘道：「所謂名不正言不順，不管如何須把帮名定了，才好跟大家宣佈！」

周通道：「那天晚上，小展不是提議採用正義丐帮嗎？這好得很，他們是鷄鳴狗盜的，唯咱們才是正義的！」

「那只是我隨口擧的例子，不能用之！正義不正義，該由別人評定，豈有自吹的？」展玉翅道：「我建議用四海丐帮！」

龍永富首先贊成：「他們通天，咱們四海，好得很！」

周通一顆心又再火熱起來，與沖沖地道：「那咱們趕緊宣佈吧！」

「不急！你們手下未必個個忠誠，若願意離開的，老夫建議，隨他們之意，決定去留，不會留難！」

周通睜大了一對眼睛：「這如何使得？他們敢走，咱們便敢打，絕不能放虎歸山，日後隨郝老賊來打咱們！」

沙連水沉聲道：「這便是咱們與郝老賊不同之處！老夫此時，寧願本帮人少一點，也不希望再出現今早之情況！郭煥彩曾說過一句話，極有道理：上下團結如一人，勝過人多。」

展玉翅道：「尚有一點，敝帮總舵要設於何處？只要咱們計劃周詳，下面的人自然不會心存異志。」

周通道：「不必多費周章，就在鳳陽城吧！」

龍永富道：「不好，鳳陽是個小地方，又是個窮縣，養不起咱們，安慶分舵的典鰲跟我結過義，咱們便取他那裡作四海丐帮之總舵！」

沙連水道：「安慶是個好地方，比六安還好，你先把典鰲找來！」通天丐帮的總舵是設在六安城的。

展玉翅道：「我還有一個提議：兩年之內，儘量不與通天丐帮發生摩擦……」

話還未說畢，周通已叫了起來：「這是爲了甚麼？難道你害怕郝老賊他們？哼，論眞正之實力，咱們不比他差，眞要打起來，鹿死誰手，還不知道哩！依俺之意，早早給他們一點顏色瞧瞧，也好煞煞其氣焰！」

展玉翅笑笑：「我才不怕他們，我孑然一身，無憂無慮，正所謂生有何歡，死有何懼？誰我都不怕……」

孫小三接口問道：「那是甚麼原因？」

「兩帮下面的人都是一場兄弟，火併死傷的也是兄弟，這又何苦？而且如此一來，顯得兩帮沒有甚麼區別！」展玉翅見沙連水不斷頷首，乃續說下去：「兩年之後，眼明心淨的人都看得出，誰好誰壞，屆時再跟他們鬥，對方必有人同情咱們，甚至反戈一擊，這一仗不打已知誰勝誰負！」

沙連水怕周通不明白，接口道：「忍辱兩年，不但可鞏固咱們之根基，而且能博取武林之同情！不戰能屈人之兵，才是至高無上之境界！老夫贊成！這兩年，你們便多花些心血訓練手下，兵强馬壯之下，說不定郝老賊還得來討好咱們！小展，你若還有好建議，不妨一古腦兒說出來。」

「如今咱們非通天丐帮，郭老帮主之規定，咱們已可不依，是故我贊成咱們悄悄做點生意，最低限度也可養活總舵內的人，以及香主以上的人員，而不加重下面弟兄之負擔，有需要，也有錢可調動，不過叫化子做生意，始終不像話，因此此事必須嚴守秘密，絕不能洩漏出去！」

眾人考慮了一下，都贊成展玉翅建議，周通道：「打架咱們懂，做生意咱不內行，這個俺可不管，且咱們連吃飯都成問題，何來之本錢做生意？」

展玉翅道：「這個可以等候時機成熟之後才進行！」

沙連水點點頭。「你家以前也做生意，將來這一攤便由你這個副總堂主兼管，爲此你加入本幫還不宜對外宣揚！其他的事，只能走一步看一步！」說至此，龍永富已將通天丐幫原在安慶分舵之分舵主典鰲帶來，他向龍永富投過一個徵詢之眼色。

龍永富興沖沖地道：「典舵主已答應咱們之條件，而且據知分舵內還存了一筆銀子。」

眾人聞言精神均是一振，展玉翅道：「事不宜遲，以免落在郝老賊之後，請師父趕緊宣佈，隨即起程！」沙連水二話不說，一撩衣袍，便躍上岩石頂。

* * *

那安慶城在徽南靠近長江，是個富庶之地，比六安及鳳陽好多了，而四海丐幫起程趕路，果然先郝拓之前到達，典鰲隨即把招牌換上，沙連水選他作禮堂副堂主，因爲他人面較廣，地方上之關係也好，堪稱佳選。

四海丐幫開幫儀式十分簡單，也沒請外人觀禮，一切以低調處理。所幸者，通天丐幫並沒有派人來搗亂。四海丐幫不求有功，但求無過，亦不大肆招收杆子，爲了在徽南站穩脚根，沙連水派孫小三，帶領龍堂弟兄至銅陵開設分舵，於是銅陵一地便有兩個丐幫分舵。

伏虎堂堂主周通則去宣城開闢新地盤，三個點距離不遠，萬一有

事，也可互為犄角，互相照應。龍永富資格老，聲威高，鎮得住人口，但許多幫務却由展玉翅出謀獻策，沒兩個月，龍永富已不敢視他為後輩，至於駱元、典鰲、周春鵬等人，亦能做到互相配合，顯出一片欣欣向榮之象。

反而沙連水閒着沒事，白天訓練杆子武技，晚上傳授展玉翅，當初通天丐幫上萬幫徒，除了總堂龍、虎、鴿三堂之弟子外，餘者多老弱婦孺。沙連水拉出來的三個堂，共有一千二百餘人，全是精銳，因此幫勢雖不如通天丐幫，但實力更加完整，此亦是通天丐幫，不敢來挑釁之原因。

四海丐幫成立以後，依舊例：總堂、龍堂及虎堂，仍保持每堂五百人，鳳堂二百人。由於總堂新創，遂由各堂抽選人員，湊足五百人，各堂不足之數，自行補充。

如此一來，又出現一個問題：行乞的人少，不行乞的人多，生活十分困苦，原來以展玉翅之意是半年後才廣收幫徒，因此原因，只好提早收幫徒，是故一個月後，人數已達三千眾，然吃飯問題仍難以解決，急煞了龍永富。

所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展玉翅建議雖好，却無本錢，是以一拖再拖之下，直至來年春節，仍無良策，除夕夜，四海丐幫諸頭目吃團年飯時，沙連水便下令，在新的一年中，解決此一問題。

龍永富忽然提出一個建議來：「我覺得此時該讓展副總堂主出去跑跑，他家到底是合肥富戶，朋友中有錢的，必比咱們所認識的多，再不行者，只好先向朋友借點錢，先把店子開起來，待賺到錢之後再還債，好過守株待兔！」

沙連水沉吟了一下，道：「但本座生怕他到外面，又會遇到西方仙子那些爪牙，則遇到危險，咱們亦救援無從！」

風七娘道：「老娘派幾個精幹的人陪他去吧，多幾個人也好照應！小展，你自己意下如何？」

展玉翅想了一下，毅然道：「我認為總堂主之見極是，以其坐以待斃，不如出去試一試，至於我個人之安危，諸位不必擔心，所謂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西方仙子若眞要與我過不去的，即使我坐在家中，她也會找上門來！」

周通道：「七娘的人不頂用，俺派幾位好手，隨你而去，可以保護你！」

「這倒不必，若西方仙子眞要殺我，多去幾個，不過是多添幾具屍體而已，我只想帶一個人：小牛！」

沙連水道：「小牛你可以帶，但本座還要再派一個適當的人給你，你仍然扮作富家子弟，到處遊學，小牛是你之書童，另外還有一位馬夫，你所說雖然有理，但是如今你已是本幫之副總堂主，生死對本幫有極大之影响，豈能不加防範！」

龍永富道：「三天後你便可出發了！」

展玉翅搖搖頭，「待過了元宵節再說吧，豈有新春便離家遊學之理？」其實他另有打算，原來沙連水正在教他打狗棒法，那九九八十一招棒法，他只學了六十多招，是故希望學會之後再上路。

去年歲杪便已立春，是以今年春天比較和暖，有的樹枝已露出一絲新綠。官途上，一位翩翩佳公子，乘着白馬，悠悠前進，前有馬夫，後有書童，馬夫名夏寶貝，書童便是小牛。

「主僕」三人已走了一天，小牛忽然問道：「副總堂主，咱們不是去合肥麼？」

展玉翅瞪了一眼，道：「你又忘記規矩了，再犯便得重罰！」小牛朝他吐吐舌頭，扮了個鬼臉，展玉翅道：「少爺喜歡去蕪湖走走，不許你多問！」他似乎恢復了往昔少爺脾性，那夏寶貝是龍堂弟子，三十不到年紀，但瞧來十分老成，沿途一言不發。

那蕪湖自西漢建城以來，因地靠長江，地勢較平，河流又多，向來都是魚米之鄉，本地人因為富庶而做生意的人亦多，是故城內商店林立，十分繁盛。

展玉翅以前來過兩三次猶自可，小牛和夏寶貝只看得口呆目瞪，如同到了天堂，心中均想，難怪展玉翅要來此處發展。

展玉翅見他們一副鄉巴佬進城之模樣，連忙回首告誡他們：「小心，不可露出乞丐相來！」他信步走向一家大客棧，要了兩間房，小二正想引他們進房，展玉翅眼尖，見大門走進兩條漢子來，正是日夜想念之魏守信和凌鐵城，情不自禁叫起來：「魏大哥，凌大哥！」

魏守信和凌鐵城一時之間認不出他來，待發現那「公子哥兒」是展玉翅，也喜不自勝，六隻手掌，緊緊地相握在一起，凌鐵城用力拍拍他的肩膊。「想不到你這小子如今又闊了，到底在何處發財？」

展玉翅嘆了一口氣：「眞是一言難盡，小弟住在東七號房，稍後咱們再慢慢說！」小二引展玉翅進房，又殷勤地送上洗臉水。

展玉翅剛洗了個臉，房門已被敲响，進來的是魏守信和凌鐵城，「想不到能在這裡遇到兩位兄長，直教小弟興奮莫名！」

魏守信看了他一眼，溫聲道：「你近來可好麼？」展玉翅又嘆了一口氣，這才將自己離開他倆之後的情況，仔仔細細，一五一十地告訴他倆。魏守信唏噓地道：「也眞難為你了。」

凌鐵城道：「我還以為你這小子發了財哩，原來是個西貝貨，反和叫化子混在一起了，對啦，你沒本錢，如何做生意？」

展玉翅苦笑道：「小弟正想請教兩位兄長！」

凌鐵城道：「俺自己沒有錢，也不會做生意，你還是問老魏吧！嗯，老魏已經成親啦，你知道嗎？」

展玉翅見魏守信雙頰泛紅，乃問：「大嫂是那一位？」

「你這般聰明也猜不出來？就是青竹門的羅堂主嘛！」

「恭喜魏大哥，可惜小弟不知道，未能趕去喝一杯喜酒，實乃遺憾，凌哥，你一直陪着魏大哥？」

凌鐵城哈哈笑道：「俺見他倆那般恩愛勁，那裡受得了？他成親三天，俺便獨自跑啦，可一個人也眞沒意思，溜了大半年，又回青竹門了，說好說歹，大嫂才肯放人。咱們準備去合肥拜訪五鳳拳易前輩的，想不到在此遇到你，也算緣份。」

魏守信乾咳一聲：「其實你家財產本就不少，也有生意，只要把失去的，重奪回來，一切問題都可迎刃而解。」

展玉翅苦笑道：「這個道理小弟也明白，可是那羅賓鴻武功高超，小弟可非其敵。」

凌鐵城道：「你一個人敵不了他，難道集四海丐帮之力，也對付不了他？」

展玉翅咬牙切齒地道：「這毀家奪財之仇，小弟非親手索償不可。」

「如今可以麼？」

「如今小弟武功還未有成就，但假以時日，必能超越他，亦必能殺得了他！」

魏守信再問：「要多久，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這麼一問，展玉翅可答不出來了，魏守信再問：「假設這一兩年內，羅賓鴻不幸病死，或被仇家殺死，那你之毀家奪產大仇，還能報麼？」

展玉翅不由語塞，凌鐵城一拍大腿，「好呀！與其讓他病死，倒不如找人助一臂之力，殺了仇人！」

展玉翅切齒道：「天公不會如此厚待小弟的，三年之後，若我武功還不足以制服他，便放棄原來之理想，至於本帮做生意之本錢，小弟只好另想辦法了！」

凌鐵城問道：「你還有什麼辦法？」

展玉翅澀聲道：「也許向昔日好友先挪一點……」

魏守信道：「廖子柏的教訓，你一定要記住，再犯一次，便可能沒命了！」一頓又道：「蕪湖是個好地方，先別談這種惹人煩惱的事，咱們去吃飯吧。把你兩個手下也帶上。」

晚飯設在望江樓，菜式十分豐盛，吃得展玉翅他們三人，只恨爹娘少生了一張嘴巴，最後展玉翅輕撫一下肚皮，道：「小弟已近年未曾吃過這般好吃的菜了，眞要謝謝兩位！」

魏守信道：「此處人多，咱們把杯中酒都乾了，回客棧再聊吧！」

五人返回客棧，展玉翅先打發小牛及夏寶貝去睡，與魏、凌兩位秉燭夜談，展玉翅問道：「兩位大哥，可知西方仙子是什麼人麼？」

「是個女魔頭，很多黑道上的人都聽其指揮。」凌鐵城嚴肅地道：「什麼人都好得罪，就是她千萬不要得罪，否則你這一輩子，永無日安寧。」

展玉翅道：「小弟知道她是個魔頭，但她小小的年紀，憑什麼能夠號召天下黑道為其賣力？」

凌鐵城道：「這一點我也是最近才知道，據悉許多黑道上的凶人，都喝了一種慢性毒藥，而西方仙子有解藥，誰能討她好，便能得到解藥。縱便未吃過慢性毒藥的，也怕其他人找自己晦氣，也甘心受其驅使了，這就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聲勢也越來越大！」

「他們既然都是黑道上之凶人，大可以動手搶西方仙子之解藥。」

凌鐵城失笑道：「傻子！下毒藥的人就是西方仙子的後台啊！而且聽說西方仙子從來不將解藥帶在身上，而是將之藏在一個秘密的地點！何況她本身之武功也十分不錯，連七十二寨總瓢把子陸源，在她手底下也走不了三十招！」

魏守信接道：「她身邊也常帶着人，只要勢色不對便發出訊號，其他服過毒藥的人，為了討好她，也會替她拚命！」

展玉翅這才恍然大悟：「原來如此，難怪她年紀輕輕，便能號召天下黑道高手，我還以為她有什麼能耐！」

魏守信道：「在江湖上這便是能耐，你千萬不可輕視之！」他忽向凌鐵城打了個眼色。「老二，咱們長途跋涉，愚兄有點疲倦，回房休息吧，有話明天再說！」展玉翅不好意思相留，親自送他們回房，然後自己也更衣安歇。

（未完・十一）

上文提要：小雅帶了陳同與張重去白雲觀等待五狼人來較量，無意中聽到土狼以及把兄弟共五人的談話，原來這五狼人分青、紅、黑、白、土五色衣服，五狼是專業殺手，目前是被上林畫苑一個穿金衣的高大漢子所僱請，日酬千兩，專為消滅有碍上林畫苑的一切可疑人物……



女捕頭傳奇／臥龍生・文　可飛・圖

玉掌青苗

鑑玉行尊道三奇　主婢三人開茅塞

「我相信銀子，明天她要先付一半。」青狼笑一笑，道：「一半銀子，就有五萬兩啊！這是五狼人出道以來，最大的一票生意。」

「五萬兩，可眞是大手筆，」紅狼道：「不知道要殺的是什麼人？要殺多少個？」

「兩三個吧？」青狼道：「他告訴我最多三個人。」

白狼冷冷接道：「要是那丫頭要了我們，我絕不會放過她！」

「你一個人，也未必能打得過她，」土狼道：「她劍法的精厲。」

「那就給她來一個五狼合擊！」青狼道：「明天，你們埋伏四週，她如不帶銀子來，那就要她來得去不得了。」

五狼人飄然而去，小雅才緩步走了出來，陳同、張重魚貫而出。

陳同還看不出有什麼異樣，張重却臉色蒼白，不停的大口喘氣。

原來，他擔心氣息沉重，露了行踪，大部份時間閉住呼吸，只用極細微和深長的呼吸保住性命，幾乎蹩出了毛病。

「素喜是一位關鍵人物！」小雅道：「她似是代表了一個有財有勢的組合。」

「好像有兩種不同力量，捲入了言侍郎命案之中，」張重展現了他豐富的江湖閱歷，道：「可以確定這五狼人是受僱來殺一批人的，可惜，他們沒有說出來，要殺的是什麼人。」

「素喜就是他們要殺的人頭之一，而且狂妄的殺到刑部大牢中去，」小雅道：「刺殺失敗，是因他們低估了素喜的武功，只不過受僱的殺手，不是五狼人。」

「素喜是個高手，」張重道：「在下就絕非其敵，她有着打倒土狼的殺着，但却劍下留情了。」

「我們回刑部去，」小雅道：「整個事件，似乎是套中有套，我們就有着不知如何下手之感了，得向總捕頭報告，請她指點。」

三個人趕回刑部，副總捕頭郭寶元正急得團團轉，一見小雅，如獲至寶，急急追上道：「回來得好！明天午時，北京的幾位賞玉名家，和一些玉器古玩店的老闆、掌櫃，要到言府中鑒賞玉器！中午，有數十位京畿附近的武林人物，在厚得福應總捕頭的邀宴，除了幾家大鏢局的總鏢頭之外，還有不少雄踞一方的霸主，息隱的武林名宿。算得上是一場盛會。」

小雅呆了一呆，道：「總鏢頭呢？」

「行踪不明啊！」郭寶元道：「天亮之前，一定要找到她。」

小雅一皺眉頭，道：「小文呢？」

「小文姑娘也不在刑部中，」郭

寶元道：「我正在為此憂愁，已經三更天了，幸好妳小雅姑娘回來了，要不然，我眞的有一點抓不住韁了！」

小雅心中之急，絕不在郭副總鏢頭之下，但她一向是敢作敢當的性格，暗自咬牙，道：「總捕頭幾時回來，無法預料，我相信她會及時趕來，若眞要趕不回來，也不用太焦急，副總捕頭應挑得起這個擔子，小雅盡力協助。」

郭寶元原來焦慮、徬徨，不知如何應付，小雅幾句話，却給了他一種莫名的勇氣，忖道：「是啊！總捕頭趕不回來，由我主持賞玉大會，主持召宴京畿武林人物的聚會，有何不可？也可幫總捕頭分擔一些事務，減輕她的負擔，豈不是我這副總捕頭的責任！」

有此一念，心安神定了。

小雅微微一笑，吩咐陳同、張重，暫先退下休息，隨時聽候召喚，她會請求副總捕頭，暫把兩位調在總捕頭公事房中當差。

兩人應一聲，退了下去。

他們明白得到了出人頭地的機會，也將直接面對强烈的攻擊，想要官帶加身，先需保住性命。

陳同的功力紮實，技藝精湛，雖然見識了土狼和素喜的武功，但仍充滿自信，至少一對一，他可以應付。

但張重就不同了，他發覺敵人的兇悍，都可列江湖上一流高手，應付任何一個人，他都無把握取勝，刑部捕頭，面對的罪犯、兇手，都是犯罪高手、綠林大盜，想在這裏，站穩脚步，必須要武功精湛，機智過人。張重的武功不夠紮實，精湛，但自信應付事件的機智，却有過人之處。

張重也暗中下了決心，要落一番苦功，使已學得的武功，練得更紮實。

小雅回到宿住閨房，小文果然未歸，總捕頭程小蝶也未回來。

這一日夜間，小雅自覺偵獲良多，但必需要佈線撒網，才能追出更重要的人物。

但小雅想不通程小蝶為什麼仍未回到刑部？小文的安危就更令人擔心，她負責監控素喜，但素喜却乘夜摸到白雲觀後山和土狼打了一架，由敵對之勢，轉成了合作伙伴，小文却形踪不見。是不是被素喜坑陷圍困？

明日的賞玉大會，後天的羣雄會宴，都是大事，程小蝶不能親臨主持，一旦出事，郭寶元和自己都無法負起這個責任。想到心煩之處，那裏還有睡意，索性跑到總捕頭的公事房中，燃起灯火，對灯獨坐，心中暗作盤算，天亮之後，總捕頭還不回來，只好走一趟大通鏢局，打聽程小蝶的下落……

正在心念轉動之間，木門呀然而開，程小蝶和小文先後走了進來。

小雅一跳而起，迎了上去，道：「姑娘，急死小婢了，平常日子裏，我自覺滿有主見，很多事，都能夠從容應付，但眞正遇上了大事，却如爬上了熱鍋的螞蟻，上下無個落脚處，不成啊，馬前先行官，就是作不成統軍的主帥。」

程小蝶笑一笑，道：「看情形，妳有了不少的收穫？」

「是！小雅有很多事要向小姐報告，但副總捕頭安排的賞玉大會最為緊要，緊接着是後天中午羣雄大會，郭副總捕頭心中的焦急，絕不在小婢之下。」

「還算回來得及時，差一點被他設計的牢籠困住了，」程小蝶道：「賞玉大會，幾時開始。」

「明天上午，」小雅道：「一千多件玉器中珍品不少，要保護得一件不受折損，實也不太容易，人性貪卑，就算那些鑑賞名家，古器店的老闆，也可能為之心動，這一點姑娘要早作預防。」

「不論敵勢如何强大，但他不到逼不得已，還不願和刑部公開作對，」程小蝶道：「明天賞玉大會中，如若戒備太過森嚴，會破壞會上的輕鬆氣氛，引不出眞知灼見，所以要外鬆內張。選一些精明的捕快，扮作送茶上酒的伙計，把所有玉器分成十組，每組有兩個人負責管理，但都要穿上店伙計的衣服，件數、型狀，列案登記，總案目，交我保管，如有遺失，負責管理的人負重要責任，妳和小文易裝巡視全場，暗中監控全場。」

「主帥就是主帥，重重難題，都被小姐一語道破，條理分明，迎刃而解，我這就去轉告副總捕頭。」小雅轉過身，郭寶元已推門而入，道：「在下看到燈火，就趕來待命，不勞小雅姑娘的玉趾了。」

小雅笑一笑，道：「我們顧慮的各種難題，姑娘已一一解決了。」

郭寶元道：「總捕頭吩咐的事，在下這就命他們立即準備，天亮前，也應該完成了。」

「郭叔，小雅、小文，蒐集了不少的消息，」程小蝶道：「還要借重郭叔的江湖歷練，指點指點。」

小雅敘說了這一日夜的耳聞目睹，最重要的歸納了兩點出來，五狼人受僱殺人，要殺甚麼人？素喜能和五狼人互通僱用，又能自作主張，拿出十萬兩銀子，証明了她是位大將人物，但不知她又代表了那個組合？

大家心中都可能有底子，但沒

有人作出結論。

小文打量了小雅一陣，臉上滿是一片敬佩之色，道：「小雅，妳能如此改變形貌，勿怪收穫良多，而我實在有所不及，素喜和土狼之戰，我也隱伏在竹林一側，素喜固然是早知道了，但也沒有瞞過青狼，這說明了五狼人武功造詣上，相當的不錯，但我也追丟了素喜。」

「是不是丫頭的輕功高絕，我們有所不及？」

「倒也不是，小雅，不要滅自己的威風，」小文道：「素喜武功不錯，與我們在伯仲之間，她試過甩掉我，引我到城郊，比試了近一個時辰的輕功，但我始終保持二丈左右的距離，她借了我的寶劍，和我相約，先找出要殺她的主腦人物，她對天立誓，她絕非殺死言侍郎的兇手，所以，她沒有犯罪。但她能和土狼一戰中，收僱五狼爲其殺手，倒是出了我意料之外，這說明她的心計比我精明深沉，擺脫得了我的原因，是她有人幫手，阻攔了我的去路，讓她逃脫……」

「妳們的收穫都很大，」程小蝶道：「最大的收穫，把千頭萬緒的線索，理成了兩條主線，而且，也給了我們追查的方向，上林畫苑有問題，只不過，還無法料定是否牽涉到三個畫師身上？事情起源於殺官奪寶，事實上，牽涉了兩個力量強大的組合鬥爭，重點集中在青苗玉上，它絕不是只供賞玩的東西，放長線釣大魚，先讓他們兩大組合鬥上一陣，我相信他們要殺的人，還不會是我們刑部中人，因爲，到目前爲止，還涉入不深，他們設下對付我的陷阱，只圖困住我，沒有取我性命的安排，當可爲証，這幾天咱們樂得放手，舉行過賞玉大會，羣雄會宴之後，再集中力量對付他們，二選其一，助一方，打擊一方，以便逐個擊破。」

「好辦法！」郭寶元道：「求功不能心切，一切依照總捕頭預定的計劃行事，我先去安排好明日的賞玉大會。」

程小蝶道：「大通鏢局的總鏢頭譚文遠，先我涉險，不幸受傷。」

「很重麼？」小雅道：「大通鏢局幾個重要鏢師也都出動了，但唯陳老闆未受傷害，他似是知道不少的片段內情，是個重要人証線索。」

「譚文遠傷得不輕，看樣子，要十天半月休養才能復元。」程小蝶道：「先讓陳老闆住刑部中好好休息一陣，妳們兩個也去睡吧，明天，還要全力照顧那珍貴的玉器。」

賞玉大會就設在言侍郎的府中，受到邀約的人並不很多，程小蝶以刑部總捕頭的署名，發出了四十八張請帖，也來了四十八位客人。

四十八個人都和玉器古玩有關，不是玉器古玩店的老闆，就是評鑑書畫玉器的名家，程小蝶下令在言府的庭院中，搭起蘆棚，一千多件玉器，全部移在蘆棚下的木案上，排列得整齊有序，四十八位客人，却動員了近百名捕快，但穿着捕快衣服的只有八個人，他們分守在蘆棚四週，倒是一個個面肅冷厲，抱刀肅立，有一種戒備森嚴的感覺，但人數很少，就不至破壞場中的氣氛了。

二十四個穿着藍布衫褲，頭戴瓜皮小帽的年輕伙計，分守在十二個陳列玉器木案旁，笑臉迎人，一點也看不出是捕快裝扮，郭寶元花了不少心血訓練他們。

十二個侍客童子，一色青綢長衫，捧着木盤分送茶水。

最妙的是有四十八位扮作客人的捕快，一個盯一個的跟在四十八位客人身邊，鑒賞各種玉器，暗裏監視中，却也裝扮得不着痕跡，小文、小雅，着鮮明的綠色衫裙，像二隻小鳥飛舞全場，兩人的美麗親切、燕語鶯聲，活潑了全場生機，也引發出各人的高論。

程小蝶陪着兩位鑒賞玉器名家常香亭、羅四成，希望能借重他們淵博的知識，識辨出這一千多件玉器中，有多少件稀世奇珍。

這些玉器，件件都算是玉中極品，引得懂得玉器的掌櫃、老闆們，全心投入。

常香亭、羅四成，緩步繞案而行，頻頻點頭，表示出每件玉器，都有着相當的價值，但他們並未動手觸摸、取閱，或停下來仔細的察看。

程小蝶把兩件形如石塊，顏色土黃，未經雕琢之物，放在第三張木案上，因爲，實在看不出它的可愛所在，棄之道旁，也未必有人撿它。

但言侍郎是識玉大行家，絕不會收藏沒有價值的東西，所以，把它放在第三張木案上，是因爲那裏光線明亮。

程小蝶把這些玉器移放庭院蘆棚之中，是怕在房中燈火之下，難以看出眞色，讓觀賞的人忽略過去。

這是程姑娘去了一趟萬寶齋後，學到的一些知識，夜不觀色，大白天陽光之下，才能一眼辨認出寶玉奇珍。

果然，常香亭、羅四成在第三張木案前停了下來。

翠色悅目、晶瑩透明的美玉，並沒有吸引他們，倒是兩塊如黃土的石塊，吸引了兩人的目光。

這兩位譽滿京畿的名家，未爲

萬寶齋羅致，是能夠以自己的識見，不受約束，自由發表意見的人。

事實上，十幾個玉器古玩店的老闆，都跟在兩人身後，兩人已停下脚步，這些人立刻圍了上來。

「羅兄，兩塊土色玉，未經雕琢，竟也擺在此地，」常香亭道：「羅兄有以教我嗎？」

「常兄是考驗兄弟了。」羅四成冷笑一聲，道：「玉中三奇，玉膽殿後，這兩塊玉膽，都重過十兩以上，千両黃金一錢玉膽，常兄，算算它值多少黃金呀？」

「羅兄果然高明，」常香亭伸出手，撫摸着一塊土黃玉，道：「玉中三奇，今睹其一，誠畢生之大幸也。」

程小蝶聽到了如此貴重的價錢，還眞被嚇了一跳，但可惜兩個老夫子，都未說出它的貴重之處何在。

「眞是玉中膽呐，」羅四成也伸出手去，取一置掌中把玩一番，喃喃說道：「和典籍記載的一樣，玉中之膽，其貌不揚。」小心翼翼的放了回去，回顧常香亭，四目互注，相視一笑，頓有認識三十年，今日始相知的感覺。

「常老，羅老，小子是長福玉器店的東主李長福，由家父手中接下經營，亦有五年之久，亦聞過玉膽之名，知道它很名貴，今日目睹玉膽，却是瞧不出它名貴之處何在？兩位老人家能不能指點出來，讓長福一開茅塞。」

這也是跟隨在身後十餘位玉器老闆心中所思。

常香亭目光轉動，四顧了一眼，道：「一方玉膽，能使方圓數丈的玉器，光澤明潤，玉膽最大的功能是養玉。」

「只此一項，就能值千金一錢嗎？」李長福道：「何況，一錢的玉膽，又能有什麼用呢？以錢計價，必有所值，兩位老人家何不多明示一些？」

「物逾其值，用在意外，」羅四成淡淡一笑，道：「你老弟能夠想到這一點，已非常人能及，不過，器有所量，才有所限，有些事，不太瞭解的，也不用去勉强知道。」

李長福怔住了，羞紅了臉不知所措。

讀書人的老毛病，孤芳自賞，目中無人。

程小蝶心中冒火，忖道：「學武人隱技自珍，留一手不肯傳人，所以，與盛一時的門派，會日漸式微，學問好的人目無餘子，也不肯授業解惑，開導晚進，所以，有很多眞知卓見，流於失傳……」

心中念轉，口中却說道：「玉膽以一錢份量計價，其用處就在此一錢的份量之上，兩位老前輩既已提示綱領，爲什麼又言不盡意呢？」

話雖說得很客氣，但也隱隱間透出了責備之意。

「羅兄，也是一番好意，」常香亭道：「有些事不便明說，因爲它出於傳言，以藥方爲例，經一番治療見效的藥方，爲之驗方，才能傳諸世間，玉膽的名貴，一錢千金，但誰能眞肯以千兩黃金去買一錢玉膽呢？就算有人肯買，又敢用它，那人亦必學問淵博，深得其妙，敢於行險一試，生死出於己之心願，其責自負，和人無關了？」

說了一番大道理，還是未把用處說出來。

幸好羅四成接了口，道：「賞玉大會，以論玉爲主，逾其範圍，就非本題了，老朽可以暢所欲言，但却不能負其責，總捕頭一定要我說出，自當遵從，但賞玉大會中言，未經例証，當眞不得，日後因此而惹出了什麼痲煩，可和老朽無關。」

「兩位老前輩對此陳列玉器，有何高見妙論，盡管暢所欲言。」程小蝶道：「任何的後果、痲煩，刑部總捕頭一肩承擔，小蝶言出至誠，可質天日。」

「好！有妳程總捕頭這句話，老朽可暢所欲言了。」羅四成道：「傳說玉膽另一功能，可養顏益壽，拔風固本，止血生肌，通經過脈，是配製回生金丹的主藥之一，至於還要配合些什麼藥物，就非老朽所知了。」

常香亭淡淡一笑，道：「癱瘓在床，寸步難行，以玉膽合藥，可具神效，千兩黃金一錢膽，要看病倒的是什麼人了？不過，玉膽爲玉中三奇之一，我活了六十年，也是第一次看到，它的名貴，是可遇不可求，縱有如山金銀，也無法買得玉膽。」

「原來如此，」李長福嘆息一聲，道：「兩位老夫子的博學，可眞叫晚輩五體投地，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了。」

程小蝶心中一動，忖道：「玉中三奇，青田苗玉名列第一，玉膽殿後，這第三奇，是些什麼呢？」

心中想到了，却未多問，程小蝶也感覺到不宜多問了，因爲，她已發覺，很多人的目光全投注在兩塊玉膽之上了。

羅四成、常香亭緩步而行，繞桌走動，又在第七個木桌前停了下來，四道目光盯注在一個白色的玉鐲上，凝視良久，常香亭終於忍不住伸出手去，取過玉鐲，合在雙掌之中，良久之後，才放回原處。

「常老，這玉鐲可是溫玉？」問話的是四十多歲的中年人，穿着青絲夾，頭戴黑色絨帽。

「張東主好眼光。」常香亭道：「這是一件溫玉製品！」

他似是不願多言，應酬了一句，立刻閉口。

羅四成嘴巴閉得更緊，而且舉步走向另一座木案去，咬緊了牙關不多口。

程小蝶暗中計數，這兩大名家，最少在五六件玉器上，投注了特別關注的眼光。

走到最後一張木案上，常、羅兩位老夫子又停下了脚步，目光投注到黑如鍍墨的三足蟾蜍身上。

此物之名貴，程小蝶已心有所知，倒有些擔心兩人說出來了。

因為，程小蝶的心目中，避毒蟾蜍，才是江湖人物心中至寶，洩露了出去，就麻煩大了。

常香亭、羅四成都未開口，只是多看了一眼，也未伸手觸摸一下。

程姑娘心中明白，兩人用了很大的力量克制住自己。同時，程小蝶也發覺了，眞正的珍品，不是任何人都有欣賞的能力，數十個應邀而來的貴賓，也只有常、羅兩人，能和言侍郎列入同一級的識玉高手，其餘三人不過是稍入竅門，在色澤、硬度、光華上，去評斷玉器的商業價值。

結束了賞玉大會，程小蝶把常香亭和羅四成接入了刑部之中。

兩位老夫子還認為程總捕頭請他們酒樓便餐，卻不料被接入總捕頭的公事房中。

小文、小雅早已備好了香茗細點，三個如花似玉的大姑娘，陪着兩個老頭兒，就在總捕頭的公事房中，喝着茶，聊起天來。

程小蝶先給兩人見了禮，道：「兩位前輩學識豐富，晚進等實在敬服，賞玉大會上，言語中冒犯了羅老前輩，還請多多鑒諒！」

這一頂高帽子，頓使得兩位老夫子眉開眼笑，羅四成拈着鬍子，道：「老朽是怕言多有失，誤了別人，玉膽辨認不易，怕他們一知半解，聽信了江湖術士之言，失財事小，誤了性命，那就是大大的憾事了。」

「說得是啊！小蝶少不更事嘛！」

「總捕頭言重了，老朽可當受不起，」羅四成道：「玉膽的名貴之處，正如所述，確有養顏，拔風的神效，是合藥的主料。」

常香亭道：「總捕頭聰明絕頂，大概已有警覺，很多事，不宜公諸世間，徒惹紛爭。」

「不錯，所以小蝶請兩位到刑部之中，此地戒備森嚴，可以暢所欲言……」

「程總捕頭，想知道甚麼呢？」常香亭道：「老朽等知無不言。」

「言府中一千多件玉器，有幾件可列稱極品，多少件可列入珍寶？」程小蝶道：「還請兩位前輩不吝賜教，多多指點。」

常香亭沉吟了一陣，道：「一千多件，全屬玉中極品，言大人是個非常識玉的人，數量雖非極多，但其質之美，放眼當今之世，只有萬寶齋，可與媲美了。」

程小蝶吃了一驚，道：「有那麼大的價值麼？」

「萬寶齋執全國珠寶交易的牛鼻，規模之大，自非言府中這些收藏可比，」羅四成道：「如單以玉器收藏而言，數量當可超越言府，如比質地之精，恐難逾越言府了。」

「兩位前輩的意思是說言府一千二百叁拾捌件玉器，件件都是上好極品？」程小蝶道：「還有多件是稀世之寶？」

「對！」常香亭道：「件件都價值不菲，可列入珍寶者，也在三十件以上，加上稀世二字，可遇不可求者，也有五件之多。」

「兩位前輩可否明示，小蝶這方面可是全然無知啊！」

「單說玉中三奇，言府中就擁有其二，」羅四成道：「這方面萬寶齋就難比得了。」

「玉膽殿後，玉中三奇，究竟是指些甚麼呢？」程小蝶心中有些惶惑了，除了玉膽和避毒蟾蜍之外，她實在想不出還有甚麼稀世珍寶了。

「一奇青苗玉，二奇寒、溫、星，三奇玉之膽。」常香亭道：「有隻玉鐲是溫玉。雖非溫玉上品，但還成了氣候，佩在身上，可保一個人雪寒不侵。」

「那是說，帶上那副玉鐲……」

常香亭打斷了程小碟的話，道：「不是一副，是一隻，一隻成了氣候的溫玉鐲，就可以在冰天雪地中，保護一個人不受凍傷之苦。」

「用不着重裘護身，也能抗寒麼？」程小蝶打破沙鍋問到底。

「只要保護着衣服，別讓雪水浸濕，」羅四成道：「一件夾袍、棉襖，穿行於漫天風雪中，人絕不會受到凍傷。」

「夜眠雪中亦無妨，溫玉護人不化雪，」常香亭道：「這是天地靈氣孕化而成的珍品，功效之奇，匪夷所思了。」

程小蝶嘆口氣，道：「好寶貝，寒玉呢？」

「言府中也有兩件，一件是黑色玉，雕成了『三足蟾蜍』，那是寒玉中的極品，可以避百毒，也可解百毒，另一塊雕成了筆架，色呈淡青，一點也不起眼，但它可能去汚移墨。」常香亭道：「是珍品。」

「同樣是寒玉？」程小蝶道：「為甚麼效用不同呢？」

「問得好！」羅四成笑道：「所謂寒玉，入手都有一種冰涼之感，寒氣愈重，質地愈好，三伏天氣，把它置入書室臥房，能使室中暑氣全消，蚊蠅走避，這是寒玉的共同之處，避毒、移墨，就要看它的成形質地，各具奇妙了！」

程小蝶心中明白，這是一門大學問，絕非短短幾日苦學能深入瞭解的，知道一個大概，已算不錯了，隨點點頭道：「寒、溫二玉，已明大概，但星玉呢？是甚麼？連這個名字，也沒聽過呀。」

「姑娘聽過夜明珠吧？」常香亭道：「萬年地熱，火煉之精，再經大地變動，千萬年壓擠，得以成形，嚴格的說起來，它不能算玉，老朽說不出它是甚麼質地，但却和玉混生一處，一點點微弱之光，就能引起它强烈的反射有如明亮之星，一室光亮閃爍，星玉之亮，實不讓夜明珠專美在前。」

「從未聽聞，從未聽聞。」程小蝶歎口氣，道：「言府的收藏，也有星玉麼？」

「有！它形如鴿蛋，色澤濃黑……」

「常前輩，小蝶曾在言府存放玉器的倉庫中，停留甚久，是在深夜之間，却未看得任何一點寶光啊！」

「言侍郎作了手脚！」常香亭道：「他用棉紙，層層包住星玉，再塗上好墨，至少有五層之多，這寶光就全被墨色掩遮了。」

「原來如此，」程小蝶道：「星玉本色，也是黑的麼？」

「不是！」常香亭道：「色純雪白，瑩晶透明。」

「不過，如是星玉極品，」羅四成接道：「它就白中透紅了。」

程小蝶站起身子，恭恭敬敬對常、羅兩位老夫子行了一禮，道：「兩位前輩的一番點撥，勝過晚輩三年苦讀，大大的受益了。」

小文、小雅有樣學樣，輕提羅裙深彎腰，就差沒有跪下去，同聲說道：「一席教言，使晚進得知天地間不少奧秘，全部是未曾聽聞過的大學問，可眞是三生有幸啊！」

三個姑娘一做作，常、羅兩位老夫子被恭維得心花怒放了，也站起身子，還了一禮，羅四成笑呵呵的道：「言重，言重，日後如有需老朽效勞之處，老朽是隨傳隨到。」

「玉中三奇，今睹其二，溫玉一件，寒玉兩品，星玉一尊，玉膽兩顆，言府收藏的珍寶，萬寶齋恐難比得，」常香亭微微一笑，道：「如再加上一塊青苗玉，那就三奇並收，言侍郎可算得天下第一的藏玉高人了。」

這番話言外有意，也有點皮裏陽秋，程小蝶心中明白，却不能深說，笑一笑，道：「兩位前輩，小蝶已命人備了午飯，就在這裏將就一頓吧！」

兩個老夫子也不推辭，飯後告辭時，常香亭果然找一個避過羅四成的機會低聲道：「程總捕頭，找到了那塊青苗玉麼？」

程小蝶搖搖頭，道：「晚進看到的青苗玉，只是用筆寫出的三個字，連青苗玉的形狀，還是聽老前輩說出來的。」

「那晚上，言未盡興，青苗玉還有奇處，」常香亭道：「老夫如能夠瞧它一眼，當可再奉告一些青苗玉的秘密。」

用上心機了，似是千方百計的要一睹青苗玉。

程小蝶心知這個誤會，一時間也難以解釋明白，索性大方的笑一笑，道：「一旦找到了，晚進就立趣府請教，只是它關係一件命案，珍貴的稀世之寶上沾了血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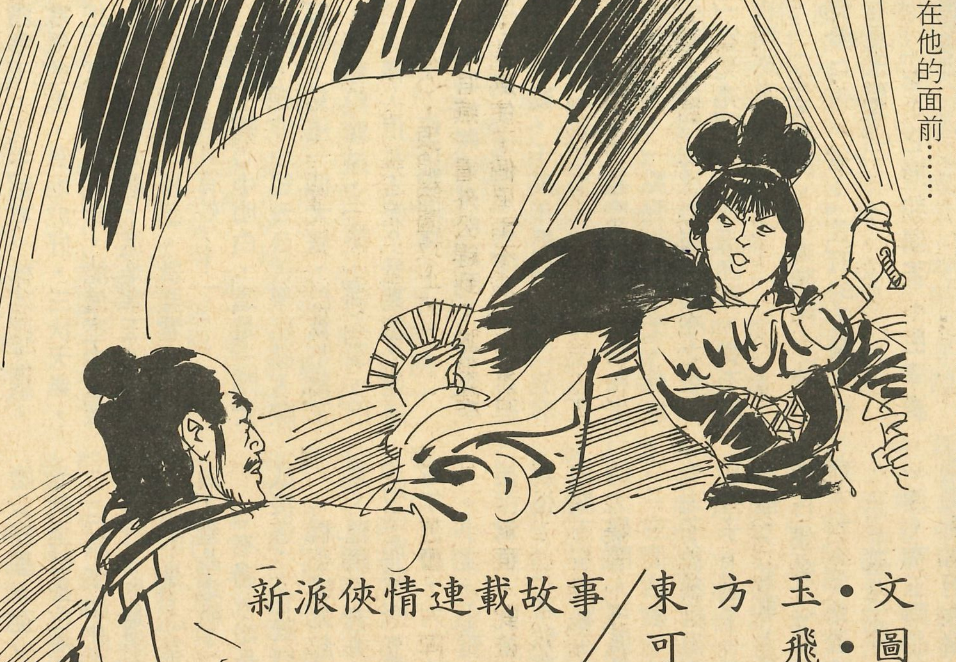
常香亭居然點點頭，道：「千古奇物，有德者才能擁有，老朽只是想看它一眼罷了。」

沒有被沾了血腥四個字嚇住，大有拚死一見青苗玉，始覺死而無憾事的用心。

「看一看又能怎樣呢？」程小蝶心中暗暗忖思，却是千思萬想難明白。

（未完・八）

上文提要： 李秋山以爲武公望約了崔氏姐妹來助拳，後來才知道是三義會約她們來，幸好如此，崔敏崔慧既然來了，也不能旁觀，果然天理會是有備而來，除了李秋山之外，還來了天理教青龍壇壇主翻天印陳皓，武公望似乎並非他的敵手，崔氏姐妹應付李秋山等人，翻天印正在咄咄逼人之際，突然出現一白衣少年站在他的面前……



神劍金釵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女魔頭助拳獲勝　兩書僮仗義出招

陳皓眞想不到這白衣少年竟有如此功力，怒吼一聲，振臂而起，雙掌連番劈出。

崔敏也把拂雲袖絕學拂、揚、掃、捲、封、閉、兜、撞，源源施出！

兩人掌勁袖風，越鬥越强，激盪得兩三丈方圓勁風呼呼，猛打硬拚，使在場之人爲之目眩神迷。

鐵臂蒼虬武公望，經崔敏把他替下之後，喘息未定，回頭一瞧，自己的外孫女，正被卓大奎等三人逼得手忙脚亂。

不由心中大怒，一縱身連鞭帶人，向洞庭三義撲去。

撲天鵰邵一飛被崔敏逼退之後，忽見武公望捨了陳皓，撲向洞庭三義，也連忙雙足一點，跟着他身後撲了過去。

洞庭三義卓大奎、龔長勝、秦智三人，先前認爲對付一個小女孩，還不手到擒來！

那知上官燕年紀雖小，劍法輕功可也早得他外公傳授，雖然敵不住三口單刀的同時猛攻，但東跳來，西跳去，盡量使用小巧功夫、輕身提縱，和他們游鬥纏打，三義一時也沒法奈何得了她。

何況洞庭三義新近投靠天理教，寸功未立，這次眼看武公望祖孫兩人，乃是教主傳諭追緝之人，關係重大，不然那會叫青龍壇玄武壇兩位壇主同時趕來之理？

而且聽口氣可能連副教主也親自來了。如果自己弟兄三人能夠把這小女孩擒下，豈非是一件大功？

是以三人各竭全力，要想把上官燕活捉，惟恐傷了她，這反而弄巧成拙。

這樣一來，三人不敢對她硬攻，倒反而便宜了上官燕。

但她終究年齡尚小，時間一久，再也支持不住。

正當此時，武公望早已一聲暴喝，虬龍鞭凌空橫捲，向卓大奎、龔長勝兜頭掃落。

同時右手宛若開山巨斧，帶着强猛勁道，劈向秦智後心。

鐵臂蒼虬武公望這是含憤出手，威勢自非小可！

卓大奎警覺得早，一見鞭勢凌厲，自己一柄單刀不敢硬架，立時一矮身，向側避開。

龔長勝前面才封架了上官燕劍招，因發覺稍遲，虬龍鞭夾着呼嘯，越過卓大奎頭頂，已向自己掃到，祇好拚上全力，用三義刀向上砸去！

「啪！」鞭勢雖然遏住，但鞭頭突然廻圈，像電掣般擊向左肩，再想閃避，那還來得及，血雨激射，直痛得他一聲悽厲慘叫，一個身體也摔跌在地。

忍痛咬牙，向右側翻滾出去一

丈多遠，恰好撲天鵰邵一飛跟踪躍來，卍字奪擋了一下，才算把他一條命保住。

武公望身才落地，左掌業已向秦智劈到，他雖然鞭掌同施，但虬龍鞭到底先出手了一步。

等他掌風掃到，秦智已有了準備，忙藉前衝之勢，一頓雙足，往斜刺裏閃出。

邵一飛卍字奪接住虬龍鞭，纏、打、點、磕，立即展開攻勢。

卓大奎、秦智也因老二受創，急怒攻心，狠狠的圍攻上來。

上官燕一看外公趕到，膽氣陡壯，長劍使了個風雨不透，向秦智衝殺過去。

撲天鵰邵一飛原非武公望敵手，這時加了個卓大奎，才堪堪打成平手。

龔長勝早有三義會的人把他扶起，敷了傷藥。

刀光、劍影、鞭嘯、掌風、草坪上打得異常激烈，雙方恰好勢均力敵，難分難解。

林邊圍着不少三義會的徒衆，這些人平日仗着三義會的聲勢，魚肉鄉民，碰到這種場面，一個個嚇得目瞪口呆，誰敢上去送死？

何況會首並沒叫大家上去，是以手上儘管握着單刀鐵尺，人却都呆楞的站在林邊觀戰。

驀見對面小山脚上，這時轉出幾盞紅燈來，一盞接着一盞，爲數不少。

遠望過去，好像一條長龍，高低起伏，沿着山徑浮動，直若御風而行！

三更半夜，四外黑越越的，出現了這一列紅燈，自然份外引人注意！

紅燈的行列步履如飛，看方向也是向龍王廟這邊來的！

走得好快，從對面山脚到龍王廟林邊，少說也有三五里路。怎麼？一陣工夫，已經到了林外。

前面八對紅燈，原來竟是十六個面目姣好的少女，身穿玄色緊窄衣袴，紅絹包頭，秀髮披肩，每人右手提着一盞六角紅紗宮燈，緩緩前導。

宮燈後面，却是四個奇醜無比的黑衣婦人，肩抬着一乘繡金軟轎，像行雲流水般往林中行來。

守在林外的三義會徒衆，一見來了這麼一隊嬌滴滴的小娘們，早就眼角發直，正想攔住去路，問問清楚。

那知爲首的一對少女似笑非笑的瞪了他們一眼，玉手輕揮，幾個三義會徒衆，祇覺眼前紅燈一晃，人就跟蹌後退。

一對對紅燈，就像一陣風似的飛進林去！

這隊小娘們蓮步細碎，走得並不算快，可是香風輕盪，眨眼之間，早已衝入草坪中間。

瞧她們貼地游走，直若游龍分水，快得出奇。

紅燈倏然分開，一行向左，一行向右，把場中刀光劍影，金鐵交鳴的激烈拚鬥，硬生生分做兩起。

大家祇覺得眼前紅燈閃爍，人影乍飛，劈出去的刀劍，全落了空。

雙方同時心頭一震，都認爲對方來了幫手，莫名其妙停下手來。

崔敏、崔慧和武公望、上官燕，立時站到一起，靜以觀變。

戰場上靜悄悄的鴉雀無聲，繡金軟轎停下來了，四個奇醜無比的黑衣婦人分站在軟轎四角，十六名手執紅燈少女也俏生生地雁翅般排開，分列兩行。

軟轎中不知是誰？這氣派可眞不小！

翻天印陳皓、奪魂扇李秋山，一眼瞧見紅燈，心頭踏實，趕緊率了撲天鵰邵一飛，拍拍身上灰塵，恭恭敬敬走向軟轎前面，躬身說道：「天理教青龍壇壇主陳皓，玄武壇壇主李秋山率香主邵一飛，參見夫人！」

軟轎中繡簾輕啟，露出一個三十左右艷粧少婦的臉來。

祇見她娥眉淡掃，鳳目微抬，口中輕輕「嗯」了一聲，說道：「黨壇主、李壇主，快別多禮，你們是和誰在動手過招？」

聲音嬌得有磁性，好聽已極。

她一邊說話，兩道盈盈秋水却向場中武公望等人瞥了過去。

一雙黑白分明的俏眼，神光湛湛，直若兩柄利劍，好精深的內功。

看得崔敏、崔慧禁不住心頭一凜，武公望數十年老江湖，竟也摸不透轎中少婦究竟是何來歷？

但光看陳皓、李秋山兩人都對她如此恭敬，諒來非同小可，四個人對看了一眼，暗暗戒備。

翻天印陳皓，這時却湊近轎前，聽不清他說些什麼。

却聽轎中少婦自言自語道：「史道長也來啦！怎地說走就走，怎麼？他和拐子的賬，還沒了結？」

平日眼高於頂的翻天印陳皓，這時站在轎前，可不敢亂搭腔。

少婦頓了頓，輕笑着道：「唔！陳壇主，你們三位，且請稍息，這檔事，我吩咐侍女替你們料理就是！」

陳皓一連應了兩聲「是！」就同李秋山、邵一飛兩人，退到一邊。

艷粧少婦依然端坐在轎中，纖指輕彈。

「叮！」「叮！」兩聲清脆的玉器

聲音，從轎中發出。

站在兩旁的十六名少女「喲」了一聲，手提紅燈，蓮步輕移，向少婦打了個躬，又分成兩行，一對對魚貫而出。

慢慢的向武公望等四人，圍了過來。

十六名少女，居然按八卦方位，分成八組。

兩個人並肩站在一起，一個面向東，一個面向西，右手紅燈高挑，左手同時在懷中抽出一方尺許長的粉紅手帕，翹起春葱般纖指，拈着一角，微微下垂。

崔敏思索了半天，突然想起爺爺曾經說過的一個女魔頭來，不禁臉色微變，連忙輕輕拉了一下崔慧衣袖，低聲說道：「慧妹，這轎中是紅燈夫人……」

崔慧也吃了一驚，訝異的問道：「是紅燈夫人？」

崔敏可並沒回答她妹妹的追問，急着道：「這十六名少女，所佈的大概就是『紅燈香粉舞』了，我們要在她們沒有佈成以前，趕快衝出去！」

崔慧被姐姐一說，也不由心中緊張起來，原因是這女魔頭，早聽爺爺說過，在三十年前，她已是名動江湖，罕有敵手，大家祇是叫她紅燈夫人，沒一個人知道她出身來歷！

「哼！我才不相信呢！紅燈夫人，少說也在七十以上的人啦！轎中少婦，明明祇有三十來歲！」

儘管崔慧心中懷疑，但瞧到姐姐臉色凝重，却也不敢怠慢，心中暗暗打定主意。

「不管她是眞是假，等妳們衝出陣去，我就獨個兒鬥鬥紅燈夫人，看她有多厲害！」

當下就和武公望祖孫兩人，打了個手式。

祇不過一瞬間之事，崔敏早已長劍在手，一聲嬌叱，身形驟起。

崔慧、武公望、上官燕也同時跟着躍起！

可是妳快，人家比妳更快，崔敏身子才一動，眼前紅燈便倏然流動，陣法立時起了變化。

但見無數紅燈，紛紛向自己包圍上來。

崔敏嬌叱聲中，白衣飄忽，手中長劍「狂風掃葉」，劍氣暴漲，猛向面前紅燈劈去！

那知人家紅燈虛晃，人早已向旁側避開。

崔敏雖然一劍落空，但眼前空隙豈肯放過，正待欺身過去，突然人影閃動，一盞紅燈，早又閃近身前，擋住去路。

崔敏冷哼一聲，右手長劍猛刺出去，左手一揮，「拂雲袖」也相繼劈出。

但饒妳出手多快，眼前紅燈又已閃開，另一盞紅燈，立時補上。

左右穿插，前後閃動，身法簡直快到極點！竟然沒有一招能夠打上。

崔敏是個內向型的人，外貌溫和，內性高傲，她自幼即得爺爺嶽麓老人親授武功，豈是等閑。

這時右手仗劍，左手拂雲，連番施展，依然傷不得人家分毫，心中已是暗生驚駭。

憑自己的身手，即使江湖上一流高手，也難以圍得住，這十六名少女，竟有如此厲害！

當下回頭一望，更是大吃一驚，原來崔慧和武公望祖孫竟然一個不見，身前身後，盡是無數紅燈，滾滾流動，想來自己四人已被人家分別隔開了。

紅燈舞果然名不虛傳，一盞盞紅燈，快若流星，流轉無窮，如果稍爲大意，立時眼花撩亂，頭暈目眩。

「自己不如先和大家會合了再作道理。」主意打定，長劍立時展開家傳絕學。

刷刷刷，銀芒四閃，寒光如雪，向身前强攻硬襲，左手「拂雲袖」配合行動，左右齊揮，勁風四吐，這股聲勢，何等凌厲！

一盞盞紅燈雖被這陣强猛攻勢衝開，但倏開倏合，似乎隨時變換陣式，挪移無定。

妳想乘隙衝出，她就乘機包抄，先後天奇正生尅，相互爲用。

任妳跑到那裏，紅燈始終翻翻滾滾的一層層圍來！

十六盞紅燈，霎時之間，似乎變成了千百盞紅燈。

崔敏在紅燈羣中猛衝了一陣，那裏還辨得清方向？

祇覺燈影幢幢，人影如潮，漫無止境，看來這紅燈舞祇是游走閃動，並沒出手襲擊。

但焉知不是她們的狡計，把你困累了，猝下毒手。

崔敏把一支長劍舞得風雨不透，心頭更是暗暗焦急。「如此耽下去，非使人目眩頭暈，精疲力盡不可！」

就在她略一沉思之際，忽覺紅燈突然加速，燈影中隱約飛起一條粉紅帕影。

一陣非蘭非麝，沁人幽香，隨着帕影飛散而出！

目光所及，千百盞流星般紅燈之下，起了一層淡紅色的濛濛香霧。

似煙似霰，裊裊霏霏！香氣逐漸由淡轉濃，芬芳馥郁，中人欲醉！

奇怪的是這香氣聞到一點，使你捨不得不聞，好香！好甜！

崔敏是女孩兒家，那有不愛香的？

但這股香氣，聞到鼻孔，鑽進心窩，散入四肢，立時使人懶洋洋的無端春慵起來，既舒適、又嬌懶。

她內功精湛，怎會有如此散懶現象？

心中猛然驚覺，這香氣似太古怪，莫要着了人家暗算！趕緊閉住呼吸，籌思脫身之策！

「紅燈香粉舞，困得我左右前後，難道還阻得住我凌空飛越？」

想到這裏，精神陡然一振，足尖輕點。

颼！一條人影，早已凌空飛起！

要知紅燈夫人的「紅燈香舞」，不但兼具八卦奇正，而且還融會六合精微。

崔敏身形驟起，猛見頭頂上香霧空濛，紅燈如織，縱橫穿飛，宛若天羅，連半點空隙也沒有。

一見自己凌空飛起，就纖手齊揚，打出無數股急勁帕風，向四面襲來。

自己閉着呼吸，時間一久，那能一直不換氣？櫻唇微微一啟，猛覺一縷濃馥馥的甜香，直吸入腹。

心神一陣迷糊，嬌軀由半空中往下直墮！

滿天紅燈倏然收住，十六名手提紅燈的玄衣少女，依然各自站着八卦方位，絲毫不亂。

中間倒臥着四個昏迷不醒的人，那正是崔敏、崔慧和武公望祖孫。

紅燈一對對整隊而出，回到了軟轎面前。

翻天印陳皓、奪魂扇李秋山，一見大功告成，自然喜出望外，連忙向紅燈夫人再三道謝，率着撲天鵰邵一飛，和洞庭三義，正待動手縛人。

忽見草坪中間，離武公望等四人身側不遠，不知何時多出一個人來。

那人看上去不過十五六歲，靑巾包頭，一身青色素緞勁裝，腰插短劍，左手抱着一張古琴，叉手而立。

一眼望到翻天印等六人，傲然問道：「啊！你們就是三義會的强盜，半夜三更，在這裏害人！告訴你們，我家公子快要來啦！你們趕快給我走！」

他面露不屑，連連揮手。

這是那家書僮！好大口氣？瞧他一點江湖門檻都不懂，簡直是個雛兒！

翻天印陳皓、奪魂扇李秋山，在江湖上是有地位的人，豈屑和人家書僮搭話，自墮身份？

撲天鵰邵一飛却忍不住喝道：「小子，你眞是不長眼睛，太爺們在這裏有事，你亂叫亂嚷，敢情嫌命長？」

抱琴少年突然臉色一沉，怒道：「狗强盜，誰是小子？你開口罵人，小爺先教訓教訓你！」

「你」字才出口，陡然欺身過去，揚手一擊，劈面就打。

「啪！啪！」兩聲脆響，邵一飛左右兩頰各着了一記耳光，臉上登時紅腫起來！

這書僮出手奇快，不要說邵一飛，就連翻天印陳皓、奪魂扇李秋山兩個高手，站在面前，也沒看清楚人家是怎樣出的手。

邵一飛在江湖上也算得是一號人物，竟被人家一個書僮打上兩記耳光，傳入江湖，那還有臉見人？

他怒火勃發，掄起卍字奪兜頭砸去，口中喝道：「小子，你拿命……啊喲！」

他「拿命來」，「來」字還沒出口，眼前一花，「劈啪」又是兩記耳光。

這兩下，打得似極沉重！

邵一飛卍字奪「噹」的墮地，身子也搖搖晃晃的站立不穩！

這時站在邵一飛身旁的洞庭三義，眼看邵一飛連吃大虧，不約而同的掣出單刀，躍上前去。

「哈哈！狗强盜，你們早該一起上了。」

抱琴少年口口聲聲的「狗强盜」，誰受得了？

卓大奎哼了聲「好！」三義刀一揮，龔長勝、秦智同時騰身齊上。

抱琴少年左手小心翼翼的抱着古琴，祇見他身子微微一蹲，三口單刀同時落空。

「刷！」一條人影，突然已欺到卓大奎身邊，笑道：「你也嚐一個耳光試試！」

卓大奎那裏見過這麼快的身法，手上三義刀向斜劃出，護住身體，往後疾退！

「你還想逃！」

人影倏地乘隙而入，砰然一掌，打個正着！

卓大奎悶哼一聲，吐出一大口鮮血，和兩粒門牙，他略定了定神，縱身躍起，挺刀再上。

撲天鵰邵一飛試一運氣，覺得並未受傷，也拾起卍字奪重新上場。

恰好龔長勝被人家一脚踢翻，滾在地上，爬不起來，抱琴少年正向秦智追去！

邵一飛、卓大奎氣得眼中快要噴出火來，一聲暴喝，同時飛撲過去，這回他們是拚上了命！

颼！微風過處，突然叢林梢上，又飛下一個人來！

這人和那抱琴少年打扮得一模一樣，所不同的，祇是一個左手抱着的是一張古琴，這個左手捧的却

是一柄形式奇古，而又通體晶瑩的長劍。

他身才落地，目光向四面一轉，高聲問道：「琴兒，你在和什麼人打架？」

琴兒正在和四個人大打出手，他雖然左手抱着一張琴，祇有一手應敵，但仗着其快無比身法，在四件兵器中，兀自進退裕如。東擊一掌，西踢一脚，乘隙而入，叫人眼睜睜的看着，無法防備。

他聽到抱劍少年這一叫，不由喜道：「劍兒！你來得正好，這批狗强盜正在害人哩！你瞧，地上躺着的，不是白天岳陽樓上那四個人？」

「哼！你想趁我說話之時，偷襲？」

琴兒一邊說話，一邊回過身去，揚手「啪」的一掌，打在秦智臉上。

劍兒聽琴兒說完，回頭一瞧，果然地上躺着的四人，正是岳陽樓上見過的。

這批狗强盜當眞不是好人，他心念一動，人就向四人身邊奔去！

翻天印陳皓、奪魂扇李秋山瞧了半天，祇覺抱琴少年身法快得出奇之外，實在瞧不出到底是何來歷？

一個抱琴的，已使撲天鵰等四人十分狼狽，這時又來了一個抱劍的，看他向武公望等四人奔來，李秋山右手白金摺扇一攏，身形倏然閃出，想攔住劍兒，不讓他近前。

那知你快，人家比你更快，李秋山橫身一攔之際，祇覺眼前黑影像一陣風似的從自己身邊掠過。

定睛一瞧，那抱劍少年早已蹲下身子，右手在拍着武公望身上幾處大穴。

要知鐵臂蒼虬武公望等四人並不是被人點了什麼穴道，他們是中了「紅燈香粉舞」玄衣少女們手上「攝魂帕」的迷香所致。

沒有紅燈夫人特製解藥，如何解得開來？

劍兒一連拍了武公望幾下，見他兀自昏迷不醒，心中正感奇怪。

「我們公子的特殊解穴手法，怎會失效？敢情他們中了邪！」

奪魂扇李秋山一攔落空，他冷漠的臉上也禁不住一紅，喝道：

「小子，你找死！」

人隨聲出，手起扇落，白金摺扇化作幾點寒星，疾點過去！

「狗强盜，你要和我動手？」

劍兒直起腰來，身形未動，霍地從橫裏閃出，口中語氣，微帶不屑。

李秋山這一撲，又落了空，對方小小年紀，口氣如此輕蔑，叫奪魂扇如何受得了？

「嘿！」他怒從心起，白金摺扇「天風盪雲」、「飛短流長」，疾揮而出！

奪魂扇本以奇疾狠辣著稱，這時怒氣塡膺，對方抱劍少年，又是身法極其敏捷，他以快制快，是以出手更爲迅疾。

祇見白金摺扇帶起點點銀星，絲絲勁風，像驟雨般洒向劍兒周身大穴。

好劍兒！左手依然捧着古劍，一隻右手上下翻騰，迅速無比，在李秋山點點扇影之中，封、撩、切、削，居然也攻多守少！

李秋山乃是性情高傲之人，他看出對方少年出手之快，變化之奇，心中也不由暗生驚駭。

但以自己的聲望，竟叫一個乳臭未乾的書僮單掌迎敵，打出十招以外，那能不氣憤欲絕？

突然運足功力，摺扇一圍，身前倏忽劃起一道銀光，向外猛捲，勁風四溢！

不待對方單掌再有變化，足尖一點，身形凌空躍起，右手揮動之間，一片扇影挾着嘯聲，快如掣電疾向劍兒當頭罩下！

劍兒單掌應敵，全仗身法敏捷，這時目睹李秋山凌空下擊之勢，威猛至極，那敢硬接？連忙矮身向左跨出。

奪魂扇早知對方功力，遠遜自己，當然不敢硬架。

如果要想躲閃，他左手捧着長劍，祇有右掌應戰，人勢必向左邊閃出。

李秋山經驗老到，身起半空，一招「漫天風雨」之中，早已暗藏殺着。

這時劍兒果然身向左閃，祇聽「嘿」的一聲，李秋山一片扇影的「漫天風雨」，倏然斂去，祇見一點銀星，却跟着劍兒頭頂橫空瀉落！

這不過一瞬間的事，等劍兒發覺嘯聲扇影同時斂去的時候，一點寒星業已當頭襲到！

「啊！」劍兒驚叫聲中，低頭平竄，身如箭射，飛出一丈多遠。

「嘶！」頭上青巾，却被李秋山白金摺扇挑破。

劍兒從小跟隨公子，那曾吃過這等虧來？

右手向頭上一摸，氣得一張清秀臉孔滿泛怒容。

回頭一瞧，琴兒還在耍着四隻大狗熊，這裏打一拳，那裏拍一掌，逗得邵一飛等四人兇性大發，怒吼連聲。

刀光霍霍，奪影呼呼，琴兒兀自在那裏鑽進鑽出，興高采烈！

不由心中更氣，雙足一頓，大聲叫道：「琴兒，別逗他們啦，快來幫我殺死這個狗强盜。」

說着「嗆」的一聲，寒光吞吐，

從腰間抽出短劍。

琴兒被劍兒這一叫，突然捨了四人，閃出身來，睜着兩隻眼睛訝異的道：「噫！劍兒，你吃了虧？是他？」

「嗆！」他瞧到劍兒短劍出手，也連忙拔出劍來，劍尖指着李秋山，心中還有點懷疑。

憑這個破落戶的酸丁，劍兒居然吃了虧？

「來！劍兒，我幫你先宰了他！」

口中還在說話，身形疾進，一道銀虹已斜向李秋山刺去！

劍兒一看琴兒搶先出手，也連忙滑步欺身，同時進招。

奪魂扇李秋山，可眞也不敢小覷他們，方才劍兒單掌徒手，還接了自己十招以上。

這回不但亮出兵刃來，而且還多了個琴兒。

他白金摺扇才霍地打開，兩柄短劍早已寒光四射，劃空而至，一刺咽喉，一取心腹，快速到了極點！

李秋山心頭一震，暗用內勁，摺扇一抖，倏地劃起數十條精光，硬向兩人劍尖上砸去！

無奈琴兒劍兒兩柄短劍，配合得宜，身隨劍走，異常滑溜，你進我退，輕靈無比。

他們不和你硬碰硬砸，劍尖老是貼着你左右直刺。

任你奪魂扇功力精深，也時常慌得半路撤招。

二三十招過去，但見人影亂竄，劍光飛舞，根本分不清那虛那實。

奪魂扇暴怒之下，手上白金摺扇夾着絲絲風聲，看到劍影便砸，但沒有一招能夠給你碰砸得上。

奪魂扇幾曾受過如此戲侮，怒嘯聲中，祇好先把自己門戶嚴密封閉，扇影如山，在身前身後漫天洒開。

可是兩柄短劍說也奇怪，祇要稍一疏忽，他們的劍鋒就會乘隙而入，眼睜睜的瞧他刺來，防不勝防。

不是刺穿袖口，就是劃破衣角。

等你用扇點去，他短劍早已撤回，又向另外攻到，動作快速，眞是見所未見。

直把一個縱橫江湖的李秋山鬧得手忙脚亂，步步後退。

身上一襲落第秀才的褪色長袍，也被劍鋒劃得七洞八穿，支離破碎！

琴兒劍兒可並不是要他的命，因爲他挑破了劍兒頭上青巾，志在報復，是以兩人的短劍，祇是東一劃，西一挑，拿李秋山的衣服出氣。

這可比要了奪魂扇的命還要難堪。

人的名兒，樹的影兒，以他在天理教中的地位，江湖上響噹噹的萬兒，竟然被人家兩個書僮逼得封架無功，豈非陰溝裏翻船？今後還能在江湖上立足？

奪魂扇空有一身武功居然沒處可使，光瞧他連聲厲嘯，憤怒簡直到了極點。

撲天鵰邵一飛和洞庭三義，適才被琴兒盡情耍逗，打得四人臉上鼻青眼腫。

後來琴兒捨了他們，撲向奪魂扇，和劍兒聯手進攻，四人雖然咬牙切齒，怒火難遏，但他們知道奪魂扇的脾氣，沒有他吩咐，怎敢一哄而上？

這時眼前李壇主竟也吃了大虧，自然更不敢貿然出手。

在一旁觀戰的翻天印陳皓，起先認爲這只是兩個乳臭未乾的小僮，李壇主一出手，還不手到擒來？

那知看了一會，祇覺對方兩人，如論功力，自然和奪魂扇差得老遠。但身法之快，出手之速，竟然非常奇特。

這是什麼家數，憑自己數十年江湖，却從未見過？不由心頭暗暗驚異！

（未完・三）

上文提要：比武會上，又選拔刑堂堂主，這職位很重要，結果被一青衣人奪得，帮主用傳音入密想方振遠奪回，方不敢應戰，讓小高上台，青衣人反拱手將要職讓給小高，小高乘機向帮主挑戰，先打敗幽冥魔君、副帮主劉青陽，帮主苗飛不能不出面應戰，小高表露三清武功，被青衣人追討，還被點了穴道，當時會場很混亂，孟小月乘機將小高挾走……

新派武俠奇情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劍嘯江湖



三痞追索寶籙　口訣全是贋品

「不必逃了！你這小子敢撒大謊。」

話聲未落，三道人影一閃，正是那三名神秘客，分站三個角落困住兩人。

小高看到三人，反而興奮地道：「來得正好，我正想找你們。」

青衫老人奇道：「我們來找你算帳，你還這麼高興？」

小高笑道：「我一向喜歡讓人算帳，有欠有還嘛！」

「好！老夫問你，為何說謊？說三清寶籙在苗飛身上？」

「有人聽，隨便說說也無妨嘛……」

「你……」青衫人揮手就想打人。

孟小月急忙說道：「前輩息怒，他一時語無倫次……」

小高搶口道：「其實苗飛真的有三清寶籙副本，我沒騙你們，只不知你們收拾了他沒有？」

「他狡猾得很，又練成了『鬼王典』上功夫，我們一時不察，被他溜走了。」

「原來沒抓到人？」小高心中暗喜。他又道：「你們真傻，那鬼王典就是三清寶籙的一部份，苗飛想利用它來掩飾真武功面目，虧你們厲害，連這點也不知道？」

青衫人道：「你說對了，但老夫得到的消息，你早記熟了三清寶籙上的口訣，你比苗飛還有用得多了。」

小高驚詫地道：「你怎麼知道？」

「方振遠說的。」青衫人冷笑道：「他是抄了一個副本，正本卻落在你跟她手中，還不給我交出來。」

小高暗恨，心道：「這方振遠就是怕死，為了保存老命，什麼路數都使得出來。」

孟小月急道：「我身上只有後半冊，給你們就是，請前輩替他解穴。」

「我要的是整本。」

「我真的只有半冊。」

「另外半冊在方振遠身上。」小高也想陷害對方，遂把寶籙分成兩半的情景說出。

青衫人半信半疑，他徵得兩名同伴同意。

那較高瘦者道：「這小子賊得很，不可信他。」

另一個青衫人道：「管他是真是假，逼他寫出整本不就得了。」

「有道理！」青衫人望著小高，道：「你最好記得清清楚楚，否則，寫錯一個字，老夫就折你一根手指。」

小高道：「這也得等我恢復安康以後再寫吧！」

小高打著如意算盤，要是穴道

一解，能戰則戰，不能戰，溜之大吉就是。

那青衫人似乎並不在乎，伸手拍向小高，並冷笑道：「憑你這幾手功夫，也敢在我面前耍花樣？」

「不敢，不敢了……」

小高乾笑著，但覺指勁過處，穴道已解，功力立即恢復，他突然發難，來個以快打快，衝向較高老頭。

「不敢才怪！」

他心想縱使鬥不過三人，只要制住一個，照樣可以脫身。

那瘦高老頭沒想到小高會來此招，情急之下的確被小高打了一拳。

小高見機不可失，立即衝向前，右手猛扣他的脖子，疾喝：「不准動，否則要他老命！」

他扣得緊，也扣得快，瘦高老頭被扣住脖子，情勢本是危急萬分，誰知另外二人卻大笑不已。

「扣得好，身手一流！」

小高緊皺眉頭，喝道：「你們想要他的命是不是？還有時間笑？」

他故意用力地捏，要那老頭發出哀叫聲，誰知這一用力，那人頭竟然啪的一聲，裂了！

二個青衫人笑得更厲害了。

怎會如此？

小高已發現，他勒的是一顆木頭雕成，內部中空的人頭，心知不妙。

但那瘦高老頭的外衣已掀開，一個不及腰際的老頭抓住他的腰帶，笑道：「幸好老夫有這招，否則就慘了！」

他雖然只抓住小高的腰帶，但小高知道這傢伙隨時可以要自己的命，便再也不敢亂動了。

小高乾笑道：「我早看出前輩的上半身是假的，所以想試驗一下我的武功是否恢復而已，並無其他用意。」

「那你剛才叫我們不准動，是什麼意思？」青衫人問。

小高笑道：「試武功，總是不動的好，要是傷及無辜，叫我如何對得起你們？」

「現在，我們可以動了吧？」

「試完了，當然可以……」小高乾笑道：「三位前輩誤會了，我一直很認真……」

那青衫人道：「很認真地耍花樣？走！給我把三清寶籙一五一十寫出來。」

看他矮小，一手反擧，竟然輕而易擧地將小高撐在掌中，逕自往兩個同伴走去。

小高想動，卻發現又使不出勁道，只能苦笑道：「前輩要把我帶往何處？」

「考狀元去，給我好好用功讀書，寫字！」

「我不是這塊料……」

「放心，有我們三位嚴師，保証你連皇帝也可考上。」

眼看三人要把小高帶走，孟小月豈會平白讓他們得逞，立即喝一聲，擺出架勢。

「不准走，想抓人，也得問我蛇娘子允不允許？」

青衫人看她一眼，冷笑道：「你還差得遠呢！」

只見他右手一揚，一道掌勁迫得蛇娘子立身不穩，被逼退數步。

青衫人道：「別不識好歹，天地人三痞縱橫江湖數十年，從來不殺無名小卒，否則早宰了妳！」

長袖一甩，又是一道勁風撲來，孟小月再度被逼退。

三人夾著小高一飛身，轉眼即不見了踪影。

孟小月急急喊道：「小高，你在哪裏？快回話！」

她驚慌亂追，卻不知何處是正確方向。

她想起青衫人說的話。

天地人三痞不就是五十年前武林有名的三個老傢伙，好端端的，怎麼又出現了？難道也是為了三清寶籙？

她極力回想一些傳聞，除了得知三痞亦正亦邪之外，武功亦高得出奇，以及不殺無名小卒。

至於他們如何消失武林的，孟小月就不知道了。

當然，以三人武功之高，本非她所能抵擋，別說救人，就算找人也不容易。

看來只有相信他們真的不殺無名小卒了。

孟小月牽腸掛肚毫無目標地向茫茫夜色中追奔而去。

* * *

三痞已經恢復本來面目，最令小高吃驚的是，那青衫人竟然是個女的。

說她是老太婆，卻除了一頭白髮之外，臉上一點縐紋也沒有，倒像是半老徐娘，風韻猶存。

他們把小高帶到了一處古宅。

且找來了筆墨，要小高把三清寶籙口訣給抄下來。

小高心不甘情不願地道：「我餓了一天一夜，身子很虛，記憶力減弱……」

天痞婆婆冷笑道：「早知道你會來這一招。」

她一招手，那地痞已從腰際抓出一包東西丟給小高。

天痞婆婆又道：「你要的，我都給你，我要的，你也給我弄出來！」

「這當然！」

小高的確餓了，打開紙袋一看，是燒鷄，當下顧不得禮貌，飽吃

了一頓。

天痞婆婆道：「吃也吃飽了，你不寫出來，永遠都出不了這個大宅院。」

小高無奈地道：「何必逼人呢？總得讓我回憶一下吧？」頓了一下，又道：「我實在想不通，你們三人的武功已是天下無敵，還要三清寶籙做甚麼呢？」

「你只管抄出來，其他的不必多問。」天痞婆婆冷冷地道。

「抄就抄……」小高拿起毛筆開始書寫，但仍是問題很多。「奇怪，三清寶籙又不只我一個人知道，你們為何偏要找上我？我知道的也只是副本，你們應該去找正本呀！」

天痞婆婆道：「正本，副本都要找回來，先從你開始，還不是一樣？」

小高道：「聽妳的口氣，好像三清寶籙是妳家的傳家之寶？」

「不錯！」

小高驚訝道：「這就奇了，憑你們的武功，誰還有這本事把它拿走？」

「這……」

天痞婆婆忽然接觸到地痞及人痞的目光，驚覺自己說溜了嘴，當下冷斥道：「不關你的事，給我認眞抄寫出來！」

小高發覺其中問題不少，雖然認眞抄寫了幾個字，仍忍不住自言自語地道：「其實你們不說，我也明白。」

「一定是某人，或許是徒弟之類的人，趁你們不注意之時，把三清寶籙偷走了，否則你們是不可能失手的。」

「叫你閉嘴，聽到沒有！」三人同時喝斥。

小高連忙低頭，不敢再多話。

天痞不知為何忽然嘆了口氣，掠向屋頂，似有意避開。

地痞和人痞也各自立向屋邊左右窗口，不知想些甚麼。

小高則已明白，三清寶籙眞的曾經在三人手中，而盜走寶籙之人，必定與他們有著密切關係。

這事似乎又牽涉到那神秘的轎中人。

「說不定轎中老頭就是他們要找的人。」小高自言自語。

小高如此判斷，膽子不禁大了起來。

天痞婆婆不禁問道：「在甚麼地方？」

「當然是在個神秘的地方。」

「廢話！」天痞婆婆冷笑道：「我要知道確實位置。」

「眞正的位置，我不知道，但他的勢力很龐大，連火雲頭陀和雷方雨、董百葯都受制於他，你們有把握對付得了他？」

「你說的是轎中人？」天痞婆婆反問。

「妳知道了？」小高不好意思地道：「我猜對沒有？」

「再亂猜，小心我割掉你的舌頭。」天痞婆婆氣呼呼地道。

小高縮縮腦袋，窘道：「我知道還有一個人……」

地痞斥道：「想過得快活些，就認眞抄下口訣，其他的事，用不著你管。」

小高不敢再犯衆怒，只好埋頭苦抄，對於另外一個韓七絕託鏢之事，他也不敢再多嘴了。

直到清晨，小高已抄好泰半，三痞一見，情緒較為緩和了些，小高又開口發問道：「你們說這三清寶籙是你們的，想必你們練的也是寶籙上的武功了？」

三痞默不作聲。

小高又問道：「至少你們瞭解這武功，否則怎麼會知道制住我的方法？」

「不錯，我們練過專制三清武學的功夫。」地痞回答道。

「難怪我制不了你們……」

「你說甚麼？」

小高不敢再多說。

他趕忙幾筆把最後幾句寫完，道：「寫好了，口訣全在這裏，請過目。」

天痞婆婆接過手，從頭唸過一遍，但唸了幾句，忽然勃然大怒，道：「你敢亂寫，哪有這種口訣？」

「沒錯啊！我就是這麼背的。」

「胡說！」

天痞婆婆怒不可遏，一手捏住小高的脖子，捏得他瞪眼伸舌，就快斷了氣。

地痞見狀，趕忙制止天痞，道：「無名小卒，沒有必要殺他。」

天痞這才把人丟向一邊，冷冷地道：「敢在我面前耍花樣，找死！」

小高不停地咳，伸手搓揉脖子，道：「誰要花樣？要是我練成了眞正的三清神功，你們早就敗在我手裏了，有什麼好神氣的？」

此話一出，三痞皆瞪視着他，駭得小高不自覺退後，笑道：「別誤會……我只是說著玩的……」

「你說的沒錯！」地痞冷靜地回答。

「不不，我是說著玩的。你們練了反制三清神功的功夫，就算我練成三清神功，也不是你們的對手。」

人痞竟然露出笑容，道：「還好你沒眞的練成三清神功，否則天地人三痞就永難翻身了。」

天痞婆婆也笑了，道：「說的也是，如果你們抄全了，老身還難以接受呢！」

說著，三痞仰天大笑，似乎了却一樁心願，笑得甚是爽朗。

小高對於三人的突然轉變，感到唐突不解。

這其中有著什麼隱情呢？

「對了，對了，我還忘了幾句呢。」

小高決定補足其他口訣，看看三人如何反應。

天痞却冷冷地道：「不必了！再補上幾句無濟於事，你背的秘笈大半根本是假的，還是別練的好，否則總有一天必會逆血攻心而亡。」

小高暗忖，莫非方振遠的副本不全，還是他有意漏了什麼？可是，我練的明明有效……

他大惑不解。

地痞却盯著他道：「老實說，這小子筋骨奇佳，收他作徒弟，也不失是光耀門楣的正確選擇。」

人痞頗有興趣：「只是他苦學了一身功夫，恐怕會反過來教訓你我，豈不是犯下嚴重錯誤？」

「其實，有強過師父的徒弟，偶爾吃點虧也是值得的。」

天痞突然斥道：「你們忘了一生不准收徒的誓言了嗎？還在那裏做什麼白日夢？這小子詭計多端，我看廢了他好。」

說著舉掌就要劈下。

地痞急急攔道：「犯不著！我們若不是他敵人，他也不會對我們使詐。徒弟是鐵定收不成了，又何必毀人前程，傳出去，三痞一世英名也沒了。」

「要是這小子學會了三清神功，我們豈非要任他擺佈？」

天痞仍對小高有所顧忌。

地痞道：「那也是命了。」

天痞看了小高一眼，冷冷地道：「滾吧！最好找個地方躲起來，現在全江湖都在找你，將來怎麼死的都不知道。」

「怎麼死也不會比死在你手中痛苦。」

「你……」

天痞追前一步，小高早有準備，登時穿窗逃開，沒命地逃跑。

其實天痞也不想追人，否則小高也跑不掉。見人已走失，她才長嘆道：「以前，我們還不是犯了愛才的毛病，結果換來了數十年的不得安寧。」

她的話也觸動了地痞人痞的傷心往事，三人一時為之靜默不語。

* * *

逃了一夜，小高實在需要好好休息了。

在逃出大宅之後，小高才知自己落身在開封附近的小鎮，為了避免三痞事後後悔，又來追捕，他從三河鎮奔到雙里坡小鎮，才敢找間客棧住了下來。

直到傍晚，他才養足精神。醒來後，重新思考這幾月來發生的事情，尤其是三痞以及三清寶籙的事。

「三痞見過，甚至練過三清寶籙，但他們為何還要我抄給他們？」

小高百思不解。

「看情形，他們似乎在找尋眞正秘笈，也可能在找尋某個人，而那人也就是偷走秘笈的人，若眞如此，那受託保鏢的韓七絕嫌疑是最大了……」

他想了半天，思緒又回到三清寶籙上。

他忖道：「這武功明明有效，連苗飛都畏懼三分，為何三痞說練了它會走火入魔，我怎麼感覺不出來。」

他耍了幾招，照樣感到內力充足，他實在不懂。

「那麼眞本是何模樣？在哪裏呢？」

小高想到方振遠，這傢伙可能藏私了，但這老狐狸若是躲了起來，要找他就難了，至於韓七絕，自己始終未見過他。

小高決定找轎中人下手了，至少他該知道三清寶籙的眞假吧？

小高決定找轎中人探探消息，大不了再抄一個副本當見面禮。

他正計劃如何尋得轎中人之際，忽聞外頭傳來一女子喊救命之聲。

正義感使然，小高射出窗外，發現聲音來自第三廂房尾端，他不加思索，立即破門而入。

只見得一名亂髮男子提抓一白衣女子閃向屋頂，救命之聲乃是那女子所發出。

「哪裏逃！」

那亂髮男子發現有人追踪，似不急著逃走，咆哮一聲，闖入一所民宅。小高怕他走失，立刻追進。

對方突然瘋狂撲至，他手中有利劍，却在攻擊之時拋棄，全如野獸般撲殺敵人。

小高已看清這人面貌，正是鬼王幫中的狠人。

是狠人？

他不知狠人為何會在此出現，還任意擄掠女人。

這一失神，狠爪已猛地抓來，小高雖閃掉利爪，胸前衣服却被撕下一大片來，再也不敢大意，施展了三清神功。

趁狠人瘋狂攻擊之際，相準一掌扣向他脈門，再一拳擊向他的臉。

狠人被打得口吐鮮血，狠狽萬分，跳牆而去。

「三流功夫，也敢調戲良家婦女。」小高自語道：「莫非他是色狠？」

他笑了幾聲，忽想起躺在地上

的白衣姑娘，於是上前將那女子扶靠牆角。

仔細一看，這女子長得很美，兩道眉毛粗粗的，倒有幾分男人英氣。

小高又自語道：「其實，任何厲害的女人，一遇到色狠，還不是要嚇得昏倒？」

「你說什麼？」

那女子突然張開眼睛，一巴掌打了過來。

小高雖驚詫，却仍閃得快。

那女子生氣道：「誰叫你躲？」

小高道：「奇怪了！你打人還要命令別人送上臉給你打？」

白衣女子道：「不錯，我就是這個意思。」

小高站起身道：「神經病！」

小高不想理她，轉眼就想走。

「站住，你敢走！」白衣女子追上前欲攔阻。

小高突又大叫道：「色狠回來了，你自己去應付吧！」

一聽到「色狠」二字，那女子已哇哇大叫道：「不要走！」一面迅速躲到小高的背後，連頭也不敢探出來。

「眞是惡人沒膽！」小高道。

白衣女子瞪了一眼，倒是忍下了這口氣，問道：「狠人走了沒有？」

小高道：「走啦！我要是他，我就不會看上妳。」

「你什麼意思？」

「沒意思！女人不像女人，還故意留兩道男人眉，活像個男人三八婆。」

「你說什麼！眉毛是天生的，你懂不懂呀？」

「這麼說，你這男人婆也是天生的？」

「你敢！」那女子又想一脚踢去，但還是忍了下去。

小高道：「就算是天生的，也可以弄掉一些啊，活像關公，妳不覺得可以用它當毛筆嗎？」

「你懂什麼？越弄越粗，天生的較好。」

小高再仔細瞧瞧，又道：「還好，像乳毛，軟軟細細的，否則妳準完蛋！」

那白衣女子被誇讚，不禁說道：「我很迷人嗎？」

小高道：「不迷人，怎會引起色狠興趣？」

那女子紅了臉，道：「說正經的，好不好？」

「迷人，行了吧！」

白衣女子道：「這還差不多，算你有眼光。」她淺淺一笑，頗有甜甜的感覺。

小高問道：「現在該告訴我，妳爲何會被那怪物擄去了吧？」

白衣女子道：「我也搞不清楚，只知道他們是鬼王幫的人……」

「妳跟踪他們？」

白衣女子道：「沒有！我只是聽說鬼王幫想招兵買馬，且舉辦一個比武大會，結果被一個懂得神功的年輕人搞亂。

「我想去看，却趕不及，只看到一堆屍體，後來就走人，誰知道在這裏碰上了可怕的色狠。」

小高本想說出那年輕人就是自己，但隨即打消了主意。

「這麼說……」小高道：「妳也是江湖中人了？妳是哪一派的？」

那女子幽怨地道：「我哪有什麼門派，我是孤兒，跟一位大姐一起長大，後來大姐說要去找什麼鬼夫人，一去就沒回頭，我就這樣鬼混，一混就三年多。」

小高道：「妳認爲鬼夫人就是鬼王的老婆？」

女子道：「大概是吧！我只探聽鬼王幫抓走了不少女人，我大姐說不定就這樣被抓走了。」

小高道：「這倒是事實，不過鬼王幫已經散了，妳姐姐若活着，也該有機會逃出來才對。」

那女子攤攤手，道：「聽天由命了，混了這麼多年，我終於悟出一個道理。」

「什麼道理？」

「弱肉强食。要有高强的武功，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我武功差，就算知道姐姐在鬼王幫，我還是沒法子救她出來。「若是貿然行動，說不定連自己也賠了進去，像方才……」

「這倒是事實。」

女子又道：「所以我現在的心願就是練成高强武功，然後……然後維護正義。」

小高道：「其實妳的想法跟我差不多，只是我沒心情去維護正義，因爲我已經搞不清楚誰是好人誰是壞人。像九江鏢局的方振遠，看他一副正派，手段實叫人不敢恭維，妳說，正義何在？」

「我懂你的意思，但也有很明顯的正義啊，例如狠人欺負我，你馬上就能分辨正義何在了。」

小高道：「你錯了，我是聽到妳的慘叫聲，才趕來的。」

女子瞪眼道：「不跟你說了，老是欺負人，正義安在？」

小高笑道：「所以說正義已失了。」

那女子哼了一聲，甩頭就走。

小高急道：「妳……妳要到哪裏去？」不知怎的，小高竟然關心起她來了。

女子道：「我是我，你是你，各不相干。」

說着已掠出牆頭。

小高猶豫着是否要追上去，他擔心那女子獨自一人，若再碰上惡

狠之流的人，準會吃虧的。

最後他仍是追了出去。

他叫道：「別走啊！」

「我走我的，跟你沒關係。」

「妳不是要學高强武功？」

這話終於使那女子停下脚步，她欣喜地道：「你要教我？」

小高道：「別的沒有，防身倒能用得著。」

「太好了，快快教我！」

白衣女子拉著小高就往鎭外山坡奔去，沿途還問個沒完，問些什麼武功，能否天下無敵？

來到一處小山神廟，那女子覺得地方不錯，才停了下來，他立即要求小高傳授武功。

小高道：「總得讓我知道妳叫什麼名字吧？」

「這……」

「怎麼？不能說？」

「不是……我名字不大好聽……」

「都取了，還有什麼不好聽？」

「我叫陳水水。」

「這……爲甚麼叫『水水』……」

小高想笑，但忍了下來。

陳水水臉上一熱，笑道：「不清楚，小時候就如此。」

小高道：「大概是要妳柔情似水的意思吧！我叫小高，跟妳一樣，狀況不明。」

「我們有很多相同的地方！」陳水水笑得天眞，顯得份外美麗。

小高淡笑道：「注意看了，我現在教妳。」

小高怕三清神功有走火入魔的顧忌，不敢傳授給她，遂將蛇娘子的金蛇指法教給她，如此方無後顧之憂。

但陳水水一聽到這武功叫「金蛇指」時，她竟然不學了。

「學蛇蟲的武功，多可怕！」

小高道：「武功就是武功，跟那些根本沒關係。」

陳水水道：「可是我最怕蛇蟲，一想到那些，我渾身都不自在。」

小高實在拿她沒辦法，看她眞的很害怕的樣子，也只好作罷。

小高乾笑道：「沒辦法，誰叫我沒正式拜師學藝，許多功夫都是偸學來的，想傳給妳也不方便。」

「爛功夫，何必偸學？有本事，把三清神功偸來讓我看看！」

「妳也知道三清寶籙的事？」

陳水水忽然神秘地道：「這你就不知道，我告訴你……」她壓低聲音，四處看了看，又道：「三清神功才是武學至寶，學了它，保證天下無敵……」

小高道：「這有何稀奇，我早知道了。」他聳聳肩，只差沒說出他正懷着這種武功。

陳水水仍小心地道：「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小高道：「哦？我倒想聽聽妳知道些甚麼？」

陳水水道：「我知道哪裏可找到那秘笈。」

「哪裏？是眞本還是假抄本？」

「當然是眞本。」陳水水更小聲地問：「你知不知道眞本在誰的手上？」

「不清楚。」

陳水水道：「在韓七絕手上，聽過沒有，他叫『追魂書生』，在江湖上很有名的。」

小高道：「妳好像知道蠻多的。」

陳水水道：「我想學得最高武學，自然對有關三清寶籙之事特別注意。就如我聽到鬼王帮中開帮大會，有人使用三清神功，我立即就趕去了。」

小高道：「那妳又如何知道三清寶籙眞本在韓七絕手上？」

「是他託九江鏢局保的鏢啊！」

「這是傳言，豈能確定？」

陳水水道：「哎呀！你也不想想，韓七絕在三十來歲就坐在天下第一的寶座上，他若無奇功秘笈又怎能辦得到？」

小高仍是不怎麼相信她。

陳水水只好實話實說：「因爲我曾經遇到一位垂死老人，他說他曾見過韓七絕練三清神功，他就是偸看韓七絕練功才被打成重傷的。」

小高關心地問：「多久以前的事情？他還說些甚麼嗎？」

陳水水道：「不到半年前，可惜他沒說多少話就死了，他希望我將消息傳出，轉告武林，說韓七絕不久將復出。」

「妳說出去了？」

陳水水道：「沒有，當時我也弄不清楚韓七絕是甚麼人物，而且我也不懂江湖事，重要的是，聽那老人口氣，韓七絕好似不是正派人物。我想我犯不着去惹他，沒想到我那姐姐招惹了鬼王帮，才變成今天這個局面。」

小高道：「鬼王帮跟韓七絕有關係？」

陳水水細聲道：「小聲點，被人聽見可就完了。」她更小聲說道：「據我打探的消息，鬼王幫的幕後主使人即是韓七絕，那鬼王典也是韓七絕給的。」

「有這麼回事？」

陳水水道：「信不信由你啦！我只是想告訴你，找到鬼王帮中苗飛，可能就能找到韓七絕，也就可以找到正本三清寶籙。而學了三清寶籙，我們就可變成天下無敵了。」

（未完・二十）

上文提要：阿寶待郡主走後，叫鐵牛去僱轎子，把白妞放在轎子內抬走，另叫賴皮找賀捕頭在中途護送接應，以防有失，豈料途中殺出一個閻五，攔途搶轎，阿寶雖然功夫了得，但用話遮瞞不過，打走一批又來一撥，結果轎門被打開，赫然是白妞，閻五說出鎮西王府願出高價收買欽犯，黑衣教對死囚也格外欣賞，因為他們正在招兵買馬……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尼姑的女兒

押欽犯交差領賞　救紅顏信守諾言

為首者是位嬌客，乃紅玉郡主李紅玉是也。

身後高手如雲，鎮西王府傾巢而出，約莫有五六十人，呈雁翅般展開，與閻五的人遙遙相對，將阿寶、賴皮、白妞困在中間。

李紅玉上前數步，仔細的打量一下白妞，道：「這個賤人想必就是殺害先父王的兇手吧？」

這話是問大哥大，也在問閻五爺。

阿寶蓄勢待發，沒開口。

活閻王閻五笑道：「郡主所言不差，此女正是兇手白妞。」

紅玉郡主道：「五爺怎會在此？」

閻五好奸也好會拍馬屁。「特來聽候差遣，願為郡主的馬前卒。」

李紅玉聞言大喜道：「有五爺這一句話就夠了，我們兄妹日後必有厚報。」

閻五堆下一臉的笑容來，連說：「不敢，不敢！」

紅玉郡主再走三步，已至阿寶面前五七尺處，道：「怎麼樣，在風雪樓所談之事現在想通沒有？」

小祖宗面無表情道：「咱家是個死心眼，永遠想不通。」

「一萬五千兩，一手交人，一手交錢，如何？」

「皇上與郡主是一家人，交給誰不都一樣？」

「不一樣。」

「這是為何？難道連皇上也信不過？」

「不是信不過皇上，而是信不過皇上身邊的那一羣奸佞小人。」

「殺人者死，兇手不可能逍遙法外。」

「問題是，恐怕會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查不出事情的眞相來。」

阿寶道：「在下的職責是捉拿兇手，不問案情，這些事郡主最好去問欽差大人，與咱家無關。」

李紅玉面帶煞氣，言語強硬。「兇手在你手上，當然與你有關，這筆買賣少俠到底做不做？」

「不做！」

「再加一些銀子怎樣？」

「銀子再多也買不回失去的信譽。」

「你最好再考慮一下，別逼本郡主採取激烈手段。」

「對不起，小祖宗不接受威脅！」

站在郡主身後，一位相貌威猛，身穿皮袍的中年人，聞言發出連聲冷笑，譏諷道：「我們郡主乃金枝玉葉，威震一方，腳一跺整個涼州城至少會抖三天，娃兒算什麼東西，竟敢在此大呼小叫，還不乖乖將那女兇手交出，如敢哼半個不字

，就叫你粉身碎骨，死無葬身之地！」

賴皮伶牙俐齒，吹牛最拿手，馬上反唇相譏道：「火車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郡主的本事只是雕蟲小技，我們老大的本領可大啦，吹一口氣可以叫陰山發抖，狼山打顫，大漠牛羊紛紛逃竄，塞外虎狼退避三舍，百里之內空無一物，誰跟我們老大作對，誰就會倒八輩子的楣，子孫後代都翻不了身。」

這話太狂太傲，激怒了李紅玉，大發雌威道：「上，把兇手帶走，一定要活口，阻攔的人一概格殺勿論！」

紅玉郡主果然夠份量，不但王府高手一體遵令，蜂湧而上，閻五也接受調遣，拔刀相助，率衆從正面攻上來。

兩邊人多勢衆，場面壯觀，黑忽忽的一大片，以泰山壓頂之勢猛衝猛攻，頓使阿寶陷入腹背受敵，四面楚歌的險境。

儘管黃蜂釘百發百中，小祖宗迭出奇招，有人自己打自己，更多的人中了大哥大「穿針引線」的絕技，自相殘殺，畢竟人數太多，仍然捉襟見肘，窮於應付。

一開始就是惡戰，一開始就處在下風，賴皮、鐵牛除了嘴巴管用外，一無是處，根本幫不上忙，能夠勉強自保就不錯了。

所幸，緊要關頭，白妞站到了阿寶這一邊。

本是水火難容的寃家對頭，如今却成為生死與共的戰友，世事變化何其多，令小祖宗銘感在心，決心要助她一臂之力，心底深處已視白妞為友。

實則打從第一次見面起，白妞就對他印象頗佳，更何況眼前的情況別無選擇，落在閻五、李紅玉的手中，下場必然更慘，只有與大哥大並肩作戰，或許還有一線生機。

打退一個，上來一雙。

打退一雙，上來一羣。

如海浪，一波接一波，前仆後繼。

似猛獸，個個不怕死，爭先恐後。

包圍圈越來越小。

戰況也越來越緊。

生死俄頃，勝負將立見分曉。

李紅玉看得明白，知勝券在握，大勢已定，對站立一旁指揮的閻五道：「女兇手押入王府，王兄有辦法叫她招出主謀人，但不知這三個小混混該如何處理？」

高興得未免太早了，話剛出口，變化已生，空際衣袂聲傳處，射來兩條人影，疾如電、快如風，閻五、李紅玉想到出手攔截時，已一瀉而下，輕飄飄的落在活閻王、白妞的身旁。

一個是涼州捕頭開碑聖手賀雄。

一個是從長安來的欽差大人陳弘志。

賀雄身為捕頭，武功高強乃意料中事，太監陳弘志的功力修為似猶在賀雄之上，則令全場之人駭異不已。

就在大家一陣驚慌錯愕中，涼州的捕快傾巢而出，已浩浩蕩蕩的到達現場，將包圍圈衝開一道缺口，築起一道人牆。

欽差大人陳弘志一現身，便問阿寶：「兇手在那裡？」

小祖宗指着白妞道：「就是她。」

太監陳弘志處事明快，立即下令道：「押走！」

「是，大人！」賀雄躬身應是，張魁、馬超如斯響應，一左一右，架住白妞就走。

紅玉郡主不答應，上前阻止道：「慢着！」

欽差大人怔愕道：「郡主有何見教？」

「本郡主要把人犯押到王府去！」

「朝廷設官分職，各有所司，命案歸刑部掌管，為何要押到鎮西王府？」

「實不相瞞，我們兄妹想親自審理，將先王的死因徹查清楚。」

「押往長安，刑部同樣會徹查清楚，公諸天下，郡主沒必要背負有違聖命之名。」

李紅玉心堅意決，不為所動。「坦白說，我們兄妹不相信刑部的人會查明眞相，說得更明白一些，此案一到刑部便會不了了之。」

欽差大人雙眉微挑，笑道：「郡主若是信不過刑部幾位大人，本座可以奏明皇上，加派幾位大臣，共同審理。」

紅玉郡主報以一聲冷哼，道：「我們兄妹一直懷疑，先王之死必有重重內幕，誰敢保証所派大臣不正是本案的主謀者。」

太監陳弘志不悅道：「依郡主之見，該當如何？」

「把人犯交給王府。」

「如果本座不答應呢？」

「陳公公最好是答應。」

「事關朝廷體制，皇上威信，這是不可能的事。」

「既然無法善了，本郡主不排除必要的時候會採取激烈手段，強行奪取！」

雙方南轅北轍，差距極大，李紅玉姿態很高，陳弘志也轉趨強硬，臉一沉，朗聲說道：「本欽差身負皇命，有如聖駕親臨，郡主對本座不敬，就等於對皇上不敬，在長安時曾聽人講，說鎮西王結黨營私，圖謀不軌，今見郡主如此跋扈，

看來此話似非空穴來風，若郡主堅持不肯退讓，長安大軍一到，涼州必將變爲焦土！願三思！」

乖乖，背叛朝廷，這頂帽子太大了，李紅玉嚇一跳，一時間竟不知如何作答。

突聞有人接口道：「陳公公言重了，言重了，小王父子兄妹一向忠心耿耿，絕無二心，王妹純出一片孝思，想爲先王盡一點心意而已，身爲臣子，怎敢結黨營私，圖謀不軌，尚盼陳公公多在皇叔面前美言則個。」

說話的是鎮西王李思，話說至一半時人已到了場中，神態謙恭，禮貌周到，與乃妹迥然不同。

欽差大人陳弘志見過禮後道：「王爺的意思是不堅持人犯一定要押入王府？」

李思陪笑道：「人犯本來就歸刑部管轄，小王豈敢僭越，不過……」

「不過怎樣？」

「審理之時本王希望能派一個人從旁陪審。」

「這好辦，皇上聖明，一定會恩准的。」

事情急轉直下，化干戈爲玉帛，彼此握手言歡，在欽差大人、小祖宗、賀雄、賴皮、鐵牛等人的護衛下，終於將白妞平安無事的押解至衙門內。

賴皮是個小財迷，一入衙門內，屁股還沒有坐熱，便彎腰哈背地，低聲下氣地，對欽差大人道：「公公，人犯已經捉到了，我們老大的賞金也該發了吧？」

正在替白妞加手銬脚鐐的張魁聞言眼一瞪，罵道：「媽的，一進門就要錢，好像個討債鬼，猴急什麼嘛，彷彿八輩子沒看見半個蹦子兒。」

一旁幫忙的馬超回應道：「可不是嗎，大概上輩子不是餓死，就是被人逼債逼死的。」

太監陳弘志倒不以爲忤，正容道：「君無戲言，賞金當然要發，但須先查明此女是否確爲殺死老王爺的兇手。」

殺人者死，何況是殺死王爺，白妞自知只有死路一條，唯一的一線希望就是阿寶從監牢裡把她救出來，職責之故，自然不會扯大哥大的後腿，當下並不否認，一口承擔下來。

欽差大人道：「兇手坦承不諱，尚欠人証、物証，三樣齊備，才能算是完滿無缺。」

阿寶驚「哦」一聲，道：「哦，大人不說，小可差點忘記，血衣、血刀在此，請公公過目。」

立將身上布包取下，交給陳弘志。

陳公公打開布包，經白妞確認血衣、兇刀無誤，命賀雄收好，道：「人証在何處？」

阿寶道：「在非非歌舞團。」

「一整團都是証人？」

「可以這樣說，如嫌麻煩，傳訊蘭花及小翠二女即可。」

「她們能証明什麼？」

「証明老王爺死前曾去非非歌舞團看過白妞的歌舞表演。」

「少俠的意思是說，從那以後，老王爺一見傾心，便帶進了王府，金屋藏嬌？」

「差不多就是這樣啦。」

欽差大人輕拍着小祖宗的肩胛嘉許道：「這件案子你辦得很好，刑案老手也不過如此，可有意陪本座到長安去，弄個官兒做做？」

阿寶一笑置之。「謝了，小可自知不是做官的材料，寧願浪跡江湖，雲遊四海。」

太監陳弘志道：「人各有志，本座不敢强求，但盼日後如有奇案，能再借用小友之力。」

賴皮是個長舌男，插嘴道：「這個沒問題，只要賞金能夠拿得到，最好多一點，就算無頭公案，我們老大也會欣然應命，馬到成功。」

弦外之音還是要銀子，欽差大人果然是個守信人，當小祖宗受命幫開碑聖手賀雄把白妞打入大牢之後，立即親手付了一疊共九千兩銀子的銀票給大哥大。

* * *

這件事表面上已告一段落。實際上却並未結束。應該說剛剛才開始。正如同初升的旭日。

經過一個漫漫長夜，三人俱覺身心疲憊，身懷巨款，奔向風雪樓。

阿寶本來是個窮光蛋，做夢也沒有想到，自己赤手空拳離開大漠，一到涼州就發了一筆大財，簡直欣喜若狂，不知道該怎麼花，怎麼用才好。

夠朋友，也夠大方，先送了賴皮、鐵牛各五百兩，在大街上又與丐幫幫主丐仙洪四海不期而遇，相偕來到風雪樓，決定要大肆慶祝一番。

天亮未久，風雪樓大門甫啓，小二睡眼惺忪的在一旁侍候。

大哥大一副暴發戶的姿態，一坐下來便大聲嚷嚷道：「洪幫主、賴皮、鐵牛你們想吃什麼、喝什麼，直管叫，不必考慮價錢有多貴，咱家有的是銀子，不花白不花，不用白不用，不醉不歸，不醉不散！」

正合賴皮心理，對小二哥道：「小二，你聽清楚，我們老大領了賞金，要開慶祝會，絕對不能出差錯，丢面子，把最好、最貴、最稀

罕、最拿手的好酒菜統統端出來，吃得痛快，另外有賞，掃了咱們的興就砸掉風雪樓的金字招牌。」

小二唯唯諾諾，不敢多言。

鐵牛不讓賴皮專美於前，也要起威風來。「不論是天上飛的，地下跑的，河裡游的，都可以，如有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稀奇古怪的東西更歡迎。」

小二一聲不吭，頻頻點頭。

阿寶道：「洪前輩怎麼不吭氣，也點幾樣酒菜吧，別爲在下省銀子。」

丐仙洪四海笑呵呵的道：「叫化子是個老饕，兩條腿的不吃人，四條腿的不吃桌子，此外無一物不愛，無一物不吃，他們兩位小哥已點盡天下美食，老哥哥已無菜可點。」

小祖宗道：「前輩剛才說老哥哥？」

洪四海哈哈大笑道：「是啊，你我相逢恨晚，臭味相投，一樣的天不怕地不怕，一樣的放浪形骸，狂傲不羈，前輩幫主多刺耳，老哥老弟最親熱。」

阿寶也很爽快，一口答應下來，抱拳道：「這個主意不賴，恭敬不如從命，小弟認你這個老哥啦。」

酒菜業已上桌，正好借題發揮，爲一老一少結爲兄弟之事各浮十大白。

這頓飯本是宵夜，天亮了就算早餐，此刻已是日正當中，又自然而然的變成午飯。

飯已飽，酒半醉，大哥大道：「老哥，來涼州已久，可曾摸清黑衣教的底？」

一提到黑衣教，洪四海的神色便顯得異常凝重，道：「黑衣教是個神秘組織，也是個恐怖組織，徒衆手段殘暴，行踪飄忽，沒人知道他們的首領是誰，巢穴在那裡，來涼州月餘，等於交了白卷，未得一訊半息。」

阿寶道：「神仙石下，娘娘廟前，曾出現四個黑衣人，欲殺女兇手白妞滅口，不知是否黑衣教的人？」

丐仙道：「據老哥哥所知，該教徒衆一律身穿黑衣，故名黑衣教，但也不能說所有穿黑衣的人都是黑衣教徒，但既然幹的是殺人滅口的營生，這個可能性絕對存在。」

「就小弟冷眼旁觀所得，活閻王閻五說不定跟黑衣教有勾搭。」

「何以見得？」

「姓閻的曾放言，將白妞劫走要賣給黑衣教。」

「閻五是株牆頭草，那邊風大倒那邊，交遊甚廣，不分黑白，喜歡攀龍附鳳，是個行事曖昧的投機份子，如說他與黑衣教掛鈎，可信度極高。」

小祖宗舉杯道：「丐幫散失的弟子有無尋回？」

洪四海與他對飲一杯，道：「天可憐見，許是老天爺不忍丐幫毀宗滅派，奔波月餘，尋回十數人，只是基業已毀，百廢待舉，想要恢復舊觀，勢必得花費一番心血才行。」

阿寶取出一張面額一千兩的銀票，交給丐仙，道：「老哥，千里送鵝毛，禮輕仁義重，數目雖小，對涼州的兄弟可能不無小補，請笑納。」

一千兩的鵝毛可不輕，洪四海動容道：「老弟，這銀子是你冒着砍頭的危險賺來的，老哥哥無功不受祿，怎好坐享其成。」

「老哥說這話就見外了，朋友有通財之義，有錢大家花嘛，另外，小弟尚有一事相託。」

「什麼事？」

「賴皮和鐵牛，忠義有餘，功力不足，尚盼老哥交代涼州的弟兄一聲，多多關照，時時調教，日後必成棟樑之才。」

聽大哥大如此一說，丐仙也不再客套，收起銀票，望着賴皮、鐵牛道：「老弟放心，這兩個娃兒就交給老哥哥了，涼州分舵有幾名好手，老叫化子會叫他們刻意栽培的。」

賴皮聽出阿寶話中有話，道：「老大要走啦？」

小祖宗依依不捨的道：「天下無不散之筵席，是該到分手的時候了。」

鐵牛的眼圈已經紅了，道：「準備何時動身？」

阿寶想了想，道：「快則明天，慢則後日。」

怕觸動離情別緒，大哥大立又將話題岔開，道：「前次聽老哥所講，只有武林三怪出面才能對付得了黑衣教，是嗎？」

洪四海頷首道：「事實確是如此。」

「可知三怪的行止下落？」

「至今如石沉大海，音訊全無。」

「小弟倒略知一二。」

此事關係重大，丐仙霍地站了起來，急聲道：「這話可當眞？」

「小弟從來不打誑語。」

「他們到了那裡？」

「塞外。」

「去塞外作甚麼？」

「正如老哥所言，情僧無垢與狂道杜非是到塞外決鬥拚命去的。」

「獨行俠古來稀又去何方？」

「他是見証人，自然結伴同行。」

「結果勝負生死如何？」

阿寶整理一下紛亂的思緒，道：「這一架足足打了三年，依然難定輸贏，却在交手拚搏的過程當中，無意中領悟出另外一種蓋世無雙、空前絕後的武功，令三怪喜出望外，如痴如狂，不但情僧無垢與狂道杜非因此一發現而前嫌盡釋，獨行俠古來稀亦加入其中，一同拚搏，一同鑽研，日復一日，年復一年……」

洪四海、賴皮、鐵牛聽得入神，菜不吃，酒不喝，全神貫注，鴉雀無聲。

可惜，話被一名小二打斷了，匆匆行至小祖宗面前道：「有人想見客爺。」

阿寶一楞，道：「是那位？」

「來人不許說出身份。」

「何事欲見咱家？」

「來人說有很重要的事要跟少俠密談。」

「此人現在何處？」

「就在客爺所住的東跨院堂屋裡。」

* * *

堂屋裡沒有人。

卧室也是空的。

大哥大獨自返回東跨院，却撲了一個空，不禁怒從心頭起，大聲吆喝道：「是那位要找小祖宗，是人說句人話，是鬼放個鬼屁，若是存心惡作劇，小心咱家剝你的皮！」

有反應了，人在屋後，啓窗而入。

不是李紅玉。

亦非閻王爺。

事出意外，赫然是花錢請白妞殺人的灰袍老者糟老頭。

糟老頭會在此出現，令阿寶大感驚異，愕然道：「咦，是你，你來幹什麼？」

「找小友你呀。」

「剛才……」

「不錯，是老夫叫小二去傳話的。」

「有何貴幹？」

灰袍老者不待人請，自行坐在後窗下的一張椅子上，慢吞吞的道：「想跟少俠談一筆交易。」

「交易？怎樣的交易？」

「殺人的交易。」

「殺誰？」

「白妞！」

大哥大聽得一呆，道：「哦，咱家明白了，那四個黑衣人馬失前蹄，你還是不死心，想請小祖宗出馬替你完成殺人滅口的心願？」

「對，老夫就是這個意思。」

「可惜你找錯人了，咱家不當殺手。」

「哼！」

「偶而客串一下有何不可？」

「殺人的代價保証令小友滿意。」

「多少？」

「一萬二千兩。」

「不幹，進入大牢殺人比登天還難。」

糟老頭笑道：「少俠功參造化，學究天人，只要誠心去辦，定可如願以償。」

阿寶毫不考慮，斷然道：「就算辦得到也不幹，劫牢殺人，尤其劫殺的是欽命要犯，是要抄家滅族的。」

「以少俠的能耐，事成之後可以遠走高飛，在別處另謀發展。」

「只怕大事一成，也跟白妞一樣，遭了你的毒手。」

「老夫願以人格擔保，滅口到此爲止。」

「哼，尊駕若是有人格，就不會巧施奸計，暗藏詭詐，幹這種陰險毒辣，無情無義的事情了。」

言談中，大哥大一直在密切注意糟老頭音容笑貌，一舉一動，看是否確如賴皮所言，此人很可能就是欽差大人陳弘志。

娘娘腔，是個太監無疑。

論身材，與陳弘志相似。

最難辨認的是面貌，帽沿很低，口罩又高，有意無意間始終不肯與阿寶正面相對，委實難以分辨。

總的來說，是有點像欽差大人，却無法肯定。

剛才那一番話，糟老頭並不介意，沉穩有力的道：「少俠要是嫌錢少可以再加。」

小祖宗道：「錢數多寡尚在其次，重要的是白妞是我捉到的，親手將她打入大牢，現在再進入牢中把她殺掉，這……」

「這叫做一魚二吃，來回賺，有何不可。」

「閣下好像正在玩一魚二吃的把戲。」

「小友此話怎講？」

「貼出皇榜，請人把白妞捉進去，再僱人殺掉她，不是一魚二吃是什麼？」

「說了半天，你把老夫當作欽差大人陳弘志？」

「難道不是？」

糟老頭沒有發火，發出連串冷笑，人也站了起來，陰陽怪氣的道：「哈哈，少俠太高抬老夫了，陳公公是皇上身邊的大紅人，權傾天下，不可一世，我若是他，殺白妞易如反掌，何必花錢請人？」

「如非陳公公，究係何人？」

「歉難奉告。」

「身材爲何如此相似？」

「純屬巧合。」

「滿嘴的閹人口音，你又作何解釋？」

「天生如此，沒有解釋的必要。」

微頓，糟老頭又說道：「別把話題扯遠了，老夫最後再問你一遍，這筆買賣到底接不接？」

「不接。」

「再加一千兩如何？」

「你另請高明吧。」

「會的，以這個價錢，不愁請不到人。」

「那就去請吧！」

「再見！」

「不送！」

說是不送，結果却「送」了。

是好奇，也是好勝，想查明他的去處，以確定是否欽差大人陳弘志。

詎料，糟老頭身法奇怪，追入後巷，三轉兩轉便不見了，在附近又盲人瞎馬似的找尋了半個多時辰，依然不見踪影，只好垂頭喪氣的折返東跨院，關門睡大覺。

* * *

一條小河。

河床上結着一層厚厚的冰。

左側有一道三丈多高的懸崖。

上面建有一大片房舍，正是涼州監獄。

夜色已深，獄中稀稀落落的透出幾處燈火。

有一處燈火最明亮，似是擺在窗戶上。

暮色蒼茫中，有一條人影沿河而來，是信守諾前來救白妞出獄的小祖宗。

一大早，當阿寶幫賀雄捕頭把白妞打入死牢時，早已記清牢房外面的地形，還特別交代，設法弄一盞燈，放在窗台上。

來至懸崖下，抬頭望一望上面的燈，大哥大將繫在腰裡的繩子解開，就像當初揭皇榜時一樣，神乎其技的做了一架繩梯，畢直的豎起來。

不高不矮，剛剛達到窗前，阿寶拾級而上，抓住窗上的鐵柵低聲輕喚道：「白妞！白妞！」

很快便有回應：「是我！是我！」

接聞一陣鐐銬撞擊之聲傳來，白妞一躍而起，露出來半個頭，也伸手抓住鐵柵。

四手相觸，都有一種溫暖的感覺，白妞感觸猶深，很激動的說：「我本來半信半疑，甚至以爲是騙我的，想不到你眞的來了。」

小祖宗嘻嘻一笑，逗趣道：「當然要來，不看人面看錢面，不然那一千兩銀子就賺不到啦。」

白妞白了他一眼，嗔道：「什麼時候了還開玩笑，快說如何救小妹出去？」

「先把妳的手銬脚鐐弄斷。」

「怎麼弄？」

「我這裡有一把寒鐵刀削鐵如泥。」

「也能弄斷鐵柵嗎？」

「這個沒問題，問題是怕被獄卒撞見。」

「獄卒在拐角處，不常過來查房，撞見的機會不大。」

「還是小心爲妙，以免功敗垂成。」

從皮靴裡拔出一把五寸不到的匕首來，交給白妞之前，順手削斷了兩根鐵柵，果然削鐵如泥，鋒利無匹。

本想再將她的手銬也一併削斷，忽見自己來時的方向出現兩團黑影，很快便認出來是兩個人。

「白妞，有人來了，咱家必須避一避。」

「那條線上的？是敵？是友？」

「現在還不知道。」

「阿寶哥，無論如何，今夜一定要把我救出去，聽獄卒說囚車已經準備好，明天一早就要往長安押解。」

「我會的，祝你好運。」

「你自己也要格外當心。」

情愫已在不知不覺中滋長，彼此互爲對方的安危擔憂，阿寶一瀉而下，收起繩索，藏入暗中。

來人速度極快，一霎時便到了附近。

兩個人的衣着裝扮完全一樣，黑衣、黑褲、黑鞋、黑頭套，袖口上還繡着有白色的骷髏頭，給人一種陰森森的感覺。

頭套的設計很特別，緊密的將整顆頭顱包了起來，但口、鼻、眼、耳則露在外面，視聽無礙，吃喝方便，可謂匠心獨運，隱秘實用兩相宜。

從外表上很難看出是老？是少？

也無法準確的分辨是男？是女？

但身材則明顯的可以看出，左邊的黑衣人略高，右邊的黑衣人略矮。

高黑衣人的袖口有三顆骷髏頭。

矮黑衣人的袖口上則只有兩顆。

兩名黑衣人目光如電，四下打量一陣，無巧不巧的停在阿寶剛才站立之處。

矮黑衣人抬頭望着頭頂的燈光，道：「香主，這事透着古怪。」

被稱爲香主的黑衣人一面從皮囊中取出十幾支匕首，一面道：「什麼地方不對勁？」

「據說有人出了一萬伍千兩銀子，要買這個人的命。」

「確有其事。」

「可是，上面又交代，要活口。」

「這也不假。」

（未完・八）

龍馭鳳

俠情輕鬆技擊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 小玉兒從丁一和尚口中探知南陽府莫少白的陰謀內情後，各自上路。小玉兒路經一莊外，遇到徐元玉，他是個採花賊，見小玉兒幾分姿色，引誘小玉兒到青道觀內。觀內兩位尼姑與徐元玉都有染，竟協助徐元玉姦污小玉兒。不料事後徐元玉也出現與小王爺同樣痛苦現象，令小玉兒對自己身體不同於正常女子之怪現象感到彷徨，莫名……

玉兒奮勇擒元兇　害人償命理應當

小玉兒不僅頭皮發炸，她也心底一沉，如果徐元玉被點天燈，自己就是坑死他的人，那麼，「中原大俠」徐奇必會把這筆帳記在自己頭上。

只不過小玉兒再想到百寶莊的二小姐被姦以後羞憤而上吊，小玉兒油然升起一股女性的共鳴，打擊色狠保護女人。

她對身側的百寶莊總管柴千田道：「你們去過那座玉青道觀嗎？裡面的兩個道姑會武功呀！」

柴千田道：「沒聽說過兩個道姑會武功。」

小玉兒道：「我看他們就如同一家人。」

柴千田怒道：「兩個道姑若真的與那小子有一手，姑娘，咱們放火燒道觀。」

小玉兒道：「我可得告訴你們，兩個道姑的武功不俗，你們碰上面就會知道我沒騙你們。」

柴千田道：「難道姑娘已和兩個道姑交過手？」

小玉兒不隱瞞的道：「我也傷了她二人，我就是打從玉青觀出來的。」

她此言一出，柴千田急問：「那小子也在玉青觀裡面住着嗎？」

小玉兒道：「我差點上了他們的當！」

柴千田大吼一聲，道：「可惡呀！那小子見了女人就想玩，見了美女更想一把抱進懷，奶奶的，他原來真的躲在玉青道觀裡，伙計們，咱們抓活人！」

一行人拍馬疾馳，「轟隆隆」奔到玉青道觀門外，那柴千田下馬提刀，奔上台階就拍門。

他拍門如擂鼓，打得木門「彭彭」响，口中厲吼：「開門！開門！」

他一共吼叫了十幾聲，道觀中傳來女子的聲音，道：「誰呀？怎麼這般吼叫呀，這兒可是清修之地，莫叫祖師爺發脾氣，會怪責你們這麼不禮貌的！」

「開門！」

「來了！」

道觀外，七個大漢都拿着刀，擠在門口等抓人。

於是，道觀的門開了，只見一個道姑一身道裝，手持拂塵，十分莊嚴的擋住門口。「你們這是打劫呀！」

「你說甚麼？」

「要打劫去有錢的莊上呀，咱們道觀沒銀子！」

她阻住門口不退讓，姓柴的幾人無法進入，只因為這道姑挺起胸膛俏生生的直眨眼，男人怎好對她動粗。

小玉兒騎在馬背上未下來，她在道觀的側面看熱鬧，他發現這

姑穿了道裝好看多了，想是刀傷已包紮好了。

小玉兒便在這時開口了。「喂，你還認得我嗎？」

門口的道姑吃了一驚，她扭過頭仔細看看，心中那份忿怨，想必是在罵小玉兒十八代老祖宗了。

「是你呀，你來借宿叫你住，吃睡沒收你的錢，臨走你還亂殺人，怎麼了，咱們和你有仇呀？」

小玉兒吃吃笑道：「你說的大半不對勁，我問你，那個姓徐的小子呢？」

不料這道姑一咬牙，一跺脚，叱道：「喂，女施主呀，你在說甚麼，甚麼姓徐的小子呀？」

小玉兒也覺可笑，明明姓徐的小子在裡面，她怎麼在此裝迷糊？

小玉兒收斂笑容，道：「住在你們後面的那個年輕男子漢呀！」

道姑一聽直叫：「罪過，罪過，你施主這是搬弄是非，毀我們出家人的清譽，你不怕神懲罰呀！」

一邊的柴千田吼道：「有沒有男人在，咱們進去搜一搜就知道了。」

另外六個大漢吼道：「對，進去搜！」

那道姑大聲道：「搜甚麼？」

柴千田道：「當然是搜人了！」

不料這道姑一聲尖叫，道：「師姐呀，別唸經了，有人欺負咱們出家人了！」

她聲音甫落，門內轉出道姑和鳳玉，只見她一手拿着一個小銅鐘，另一手是拂塵掛手臂。

和鳳玉先是看看門口的人，恭謹的稽首道：「各位施主，你們好像不是來上香的嘛！」

柴千田道：「你說對了，咱們是來抓人的！」

和鳳玉道：「遠近都知道，玉青觀只有我師姐妹二人在此清修呀！」

忽聽得小玉兒吃吃一笑，道：「怎麼？你不認識我了？」

和鳳玉眸芒兇惡的一望，立刻笑笑道：「喲，是你呀，我們侍候你已盡力了，你莫非真的有神經病？」

柴千田一瞪眼。

小玉兒已指着自己鼻尖道：「我有神經病？」

柴千田突然一聲吼道：「走，咱們進去搜一搜便知道了。」

他掄刀開道，七個大漢擠着衝進道觀去了。

當然，姓柴的幾人在到處搜查了。

道觀後面傳出劈哩啪啦之聲响個不停。

＊　＊　＊

道觀門口，兩個道姑正怒視着馬背上坐着的小玉兒。

那和鳳玉冷冷的道：「你為甚麼要找咱們麻煩？」

「我沒有呀！」

「你已帶來這些人，還說沒有！」

「我不認識他們呀！」

另一道姑李丹青沉聲道：「你這石女，太可惡了！」

小玉兒一楞道：「石女？甚麼叫石女？」

李丹青怒道：「徐相公的東西腫脹得如同冬天大蘿蔔，你難道不是石女呀！」

小玉兒心中不解，怎麼會是這樣呀！

她心中不解，口中却笑道：「我不是石女呀，我好端端的有情也有慾，怎說我是石女？」

李丹青道：「徐公子甜頭未嚐却吃盡了苦頭，我以為你若不是石女，那就是個妖女！」

小玉兒道：「我以為你二人才是妖女，等一會姓徐的被抓出來，看你二人怎麼交代！」

兩個道姑對望一眼。

兩個人也嘿嘿冷笑起來了。

小玉兒眨眨眼睛道：「要是我，就笑不出來了。」

和鳳玉道：「我們不是你，所以我們笑得自在。」

小玉兒火了。「你二人可知道姓徐的多麼可憎呀，他是個採花賊，昨夜姦了人家大姑娘，天未亮他跑出莊，人家姑娘上吊死了，這件事你們可知道？」

兩個道姑吃吃笑，那李丹青道：「死了就死了，一死百了，姑娘被姦不想活，誰也救不了。」

小玉兒叱道：「姓徐的不姦人家姑娘，姑娘怎麼會上吊死了？」

和鳳玉道：「所以你抱不平，帶他們找來了。」

「找來抓那姓徐的人！」

「可惜他不在，你走他也走了。」

小玉兒笑了。

「你笑甚麼？」

小玉兒道：「我笑你二人真會說瞎話！」

「不是瞎話，是實情。」

小玉兒道：「姓徐的那個惹禍地方受了傷，他走起路來不方便，他更不方便騎馬，他必定還在你們的道觀內，你二人以為我不知道呀！」

兩個道姑一瞪眼，李丹青道：「你進去找呀！」

小玉兒搖頭，笑道：「你們這道觀有多大，何用我去找呀？」

她此言剛說完，從道觀中相繼走出七個大漢來。

為首的柴千田，他對小玉兒吼道：「沒有呀！」

小玉兒一聽也吃一驚了。

小玉兒相信姓徐的必然仍在道觀中，他難道會土遁不成？

小玉兒道：「不會吧，你們仔細找過？」

柴千田道：「便是水缸也翻個身，幾擔乾柴也抖散開，可就是不見人。」

小玉兒道：「這就奇怪了！」

忽聞和鳳玉道：「各位施主，你們怎麼聽信她的話呀！我早說過了，她是個精神不正常的人呀！」

小玉兒戟指兩個道姑，道：「解開你二人衣衫，你們還受了傷。」

和鳳玉叱道：「越發不像話了，太豈有此理了！」

那李丹青拉住和鳳玉道：「師姐，咱們回去，別理會這個神經病！」

「砰」的一聲響，道觀的門關上了。

從道觀中傳出李丹青的話：「眞是神經病，誰碰上誰倒楣！」

那和鳳玉也大聲道：「咱們好心招待她吃住，眞是好心沒好報，氣死人了！」

兩個道姑進後面去了。

* * *

柴千田面對小玉兒道：「姑娘，你眞的知道那個畜牲在這裡？」

「絕對！」

「那麼，你數個數目我聽聽。」

「爲甚麼要我數數目？」

「別問，你從一數到一百。」

「我數到一百？」

「數完了我再說。」

小玉兒心中不自在，她從一數起來，她一直數完一百，又接道：「數到一千也沒問題。」

柴千田點點頭道：「姑娘是個正常的人，如果你不正常，數到一半你就不記得了。」

小玉兒道：「原來你也以爲我不正常呀？」

柴千田道：「咱們進去已仔細搜過，可是裡面不見人呀！」

小玉兒思忖一下，道：「走！」

柴千田道：「去那裡找？」

小玉兒道：「我就不信邪，你們找不到是嗎？把擔子擱在我身上，我定能爲你們找得到。」

柴千田道：「你有甚麼方法？」

小玉兒道：「先找個地方，你們匿藏起來，今夜三更天，我自會帶你們去抓人！」

柴千田道：「姑娘，我看那兩個道姑對你恨透了，你小心上了她們的當！」

小玉兒笑笑，道：「會嗎？」

這批人跟着小玉兒拍馬奔出十里外，看上去他們是不會再來了。

但就在一處瓜田邊，那兒一片竹林子，一批人下馬林中停下來。

小玉兒找個涼快地方盤膝坐，她似乎不再理會柴千田這批人了。

小玉兒閉上雙目行功了，她的頭上冒白煙。

她如果運行內功一周天，幾乎等於大睡一整天。

姓柴的把些吃的送到小玉兒身邊，只見小玉兒在拭汗水，她的臉上一片紅。

「姑娘，你在運功，完了吃些東西。」

小玉兒笑笑，道：「謝謝。」

她吃着東西看林外，對姓柴的道：「咱們別騎馬，我在前面走，你們後面跟過來，千萬別被人發現了。」

小玉兒交代一番，姓柴的直點頭。

小玉兒看看夕陽已下山，這才對柴千田一伙打了個招呼，拔腿便往林外奔去。

那姓柴的七人也跟出去了，大伙把馬兒留在竹林裡，爲的是騎馬會驚動道觀裡的人。

* * *

小玉兒暗中潛到玉青觀的時候，已接近二更天了，她可不急於進道觀，她躍上道觀外的那株老松樹梢上。

小玉兒單足站定樹梢頭，一雙大眼瞪得圓，她發覺道觀之中十分安靜，眞不知裡面的道姑幹甚麼。

就在她正自四下裡打量時，忽見那李丹青手捧一隻大碗自後院走進前殿。

小玉兒原是要跟上去的，只不過後院又出現和鳳玉。

那和鳳玉對李丹青交代一會。

「要快，我料定那臭丫頭不甘心，說不定會再來。」

「師姐，我在殿上侍候他，你在院中替我把風，一聽到動靜，你只『吭』一聲就成了。」

和鳳玉道：「叫他千萬要忍耐，至少三天別出來。」

李丹青未回答，她已進入前殿中了。

小玉兒在樹上看得清楚，她不必下去查看，因爲她可以清楚的聽到李丹青進入前殿的一切動作。

就如同瞎子耳朵最靈敏似的，小玉兒的靈敏比瞎子耳朵更高出不知多少倍。

小玉兒也發覺院中的和鳳玉，這道姑手上還提着劍，一副如臨大敵的樣子。

前殿上傳來吱呀聲，便聽得殿中的李丹青細聲細氣的道：「忍耐，吃過了你靠着睡，吱呀，怎麼會是這樣？」

「我饒不了那死丫頭，且等我這傷好了之後，必去追殺那死丫頭！」

「別氣壞身子，快吃吧，我再爲你把藥塗上。」

前殿內傳來細碎的動作，想是那徐元玉與李丹青二人在殿內做些甚麼了。

小玉兒把身子壓低，她把頭也垂下去，這樣，她可以判斷那徐元玉在前殿的甚麼方位。

她眞的運起功夫聆聽着，直到那李丹青托着盤子又走出來。

和鳳玉在院中道：「他吃好了？」

李丹青道：「吃是吃飽了，只不過他的傷處更是脹大了，我摸一下他就呼痛不已。」

和鳳玉道：「也不知那臭丫頭是如何對徐公子下的手，太過份了！」

這話聽到樹上小玉兒的耳朵裡，她眞的叫冤枉，她根本與一般女子一樣，她沒動甚麼手腳，偏是這徐公子與朱公子一模樣，壓上身亂戳一通，是他們太急躁，關我甚麼事呀！

小玉兒聽着兩個尼姑在商量，那和鳳玉道：「徐公子這模樣，我姐妹也只好熄熄火了。」

李丹青怒道：「都是那個臭丫頭，眞想把她碎屍萬段方甘心！」

和鳳玉道：「臭丫頭武功怪，咱姐妹的兩儀劍法敵不過她一招殺，要不是咱姐妹閃得快，苦頭吃大了。」

李丹青道：「如果有機會再遇上，咱們對她玩陰的！」

小玉兒冷笑了。

甚麼陰的也難逃小玉兒的拳頭狠。

小玉兒下定決心，再碰上就用拳頭揍活人。

* * *

小玉兒已聽出那徐元玉躲在前殿內，她等着兩個尼姑走回後禪房，便躍下了老松樹，狂奔到大道邊。

黑暗中她低呼：「出來吧！」

果然，躲在暗中的柴千田七人擁着姓柴的走出來了。

「姑娘，發現那姓徐的小子嗎？」

小玉兒道：「發現是沒發現，但姓徐的躲的地方我已經知道了。」

柴千田道：「在那兒？」

「玉青觀的前殿內。」

「你怎麼知道？」

「我聽到的。」

「耳聽爲虛，眼見爲實呀！」

「錯不了的，他就躲在前殿裡面。」

有個大漢沉聲道：「柴大管事，去抓人吧，玉青觀的前殿也不算大，那麼個大男人他逃不掉的！」

柴千田道：「姑娘，你也勞駕去一次。」

小玉兒道：「我不去你們準吃虧。」

一伙人立刻提刀往玉青觀奔去。

柴千田走在最前面，很快的便又奔到了觀門前老松樹下面，小玉兒躍身上了樹，她坐在樹上看熱鬧了。

「開門，開門！」

「又是誰呀？三更半夜的！」

「開門啊，爺們又找來了！」

「呀」的一聲響，玉青觀的門拉開了。

「你們欺侮咱出家人，怎麼又找來了，甚麼意思？」

柴千田冷冷一笑，道：「有人說，那小子就在你們道觀內。」

「你們也找過了，這又是那個嚼舌根的人造謠生這種無聊事！」

柴千田道：「別發火，清者自清，濁者自濁，且等咱們再進去搜，若沒有，自會還二位師父一個清白。」

另一道姑也出來了。

「師妹，咱們前殿做功課，他們要搜，叫他們盡量去搜吧，誰叫咱們是女人啊！」

和鳳玉拉過師妹李丹青，這二人併肩轉回大殿上，雙雙趺坐蒲團上，手上擊着小銅鐘，唸起經來了。

* * *

柴千田七個人也不去後院找人了。

七個人瞪着眼睛看大殿，這大殿上供着老祖呂洞賓，呂神仙乃大大的好人哩！

青石砌的石像座，三丈長一丈高，上面放着燈花供香帶佛具，盤腸大香有兩根，正轉着圈在燃燒。

兩個道姑地上坐，口中正唸唸有詞。

她二人絕非在唸甚麼經，大概在唸着「祖師爺呀，快叫這批人死絕吧！」

* * *

七個人找了個仔細，他們甚至去敲敲打打神座青石台，更把供桌也移開，最後，柴千田站在兩個道姑面前來。

「兩位師父，請你們二位站起來。」

「你們搜呀，搜不到人快些走，休得欺人太甚，需知小輩也有發怒時。」

柴千田冷冷道：「且容我查看二位坐的地方。」

兩個道姑齊齊站起，而且單足挑起地上大蒲團，那李丹青氣咻咻的道：「豈有此理，找吧！」

柴千田還當行家，單足在地上跺不停，他發覺地下是實的，絕非有地道。

他有些無奈了。「怎麼會沒有呀？」

李丹青道：「準是你們又聽了那瘋丫頭的話再找來了，告訴你們，別再上當了！」

「上誰的當？」

這一聲來自殿門口，小玉兒走進來了。

兩個道姑一看，果然是她，眞的是仇人見面份外眼紅了。

和鳳玉叱道：「可惡啊，果然是你這瘋丫頭，你爲甚麼和咱們玉青觀過不去呀？」

小玉兒道：「誰叫你二人不誠實，反而說我是瘋女？」

李丹青叱道：「你又來了，你找呀，你找呀！」

小玉兒雙手一揮，對柴管事道：「你們退出殿外，看我把那姓徐的小子找出來吧！」

柴千田與另外六人立刻退到大殿門口，七個人擠着往殿內看。

兩個尼姑在冷笑，站在供案前怒目相向。

小玉兒突然盤膝坐下來，她閉上雙目不動顫。

只不過才半盞茶時光，小玉兒雙目突然一亮，她吃吃一笑站起來了。

她對靠近殿門的柴千田道：「找到了，找到了！」

柴千田立刻奔到小玉兒身前，急問：「在那兒？」

小玉兒道：「我想神像是不會呼吸的，你說我的話對不對？」

柴千田立刻目瞪那座高大的呂祖神像。

小玉兒又道：「我敢說，那座神像是空的，人嘛，大概正藏在裡面吧！」

她此言一出，另外幾個大漢已往神台上攀去。

兩個尼姑大聲吼叫。

李丹青大叫：「你們不許動神像呀！」

「咻！」

神像披的外衣被拉開了，神像背後有個印子是長長的，有個漢子去推拉。

猛古丁一聲厲吼：「找死！」

緊接着，砰的一聲響，那大漢厲嘷：「啊！」

「轟」的一聲，大漢摔落神台下，只見一個人已自神像腹中站出來了。

他正是徐元玉！

徐元玉手上握着刀，他對下面的人冷笑。

柴千田一看不由大吼：「是他，奶奶的就是他！」

另一怒漢大吼似虎，道：「操他娘，道觀養了野漢子，玉青觀裡不乾淨！」

徐元玉怒指小玉兒道：「你……你這妖女，你是怎麼想到神像中藏了人的？」

小玉兒笑了。

她自習了「混元一氣通天神功」之後，耳聰目明，大異於常人，她只要運起神功，附近甚麼動靜難以瞞得了她的一雙耳朵。

小玉兒剛才便是以此神功聽出神像之中有着呼吸聲，那眞是準確極了。

此刻，小玉兒笑笑，道：「徐公子，我是個最不愛管閒事的人，可是我又非管不可，你知道江湖上有句話，叫甚麼來着：路不平有人踩呀！」

徐元玉怒叱道：「可惡，你害得我如此悽慘還不夠呀，你看我這模樣！」

他的模樣是難看，兩腿叉開着，褲子垂下來，他只要稍碰一下就會痛得他齜牙咧嘴叫一聲。

那柴千田對身邊幾人分工了。

「你們四個抓道姑，她們反抗就殺了她兩個，你二人和我抓這淫徒，抓住了綁上拉回百寶莊。」

七人分開動手了，小玉兒一邊站着看熱鬧。

四個怒漢舉着刀直往兩個道姑殺去，其中一人大吼：「還不束手就擒！」

兩個道姑當然不會束手就擒，二人不約而同的跳上那神台上，只聽得和鳳玉尖聲道：「徐公子，咱們聯手和他們拚了！」

李丹青也大叫：「此地不宜久留，院子裡幹去！」

柴千田怒道：「你們還想逃呀！」

「殺！」

這一聲出自徐元玉，他雖然雙腿分得開，可是出刀還是靈活得有板有眼。

「噹」的一聲，幾乎把柴千田的刀撥飛掉。

徐元玉咬牙忍痛在兩個道姑合作下，殺出一條血路到了院子裡，三個人品字形站定了。

柴千田七個人圍得緊，再看小玉兒，小玉兒靠着門框自自在在的看熱鬧了。

她在吃吃笑。

小玉兒也明白，如果不是三人全有傷，這七個人他們連人家一人也休想殺得過。

* * *

二更天，這玉青觀裡刀光劍影殺得凶，互相撲殺帶咒罵，只不過徐元玉與兩個道姑配合得妙，柴千田七人就是難以近身殺。

那柴千田一陣衝殺，他幾乎挨刀，氣得他哇哇大叫：「兄弟們，衝呀！」

「殺！」

叫是叫得凶，誰也怕挨刀，這光景一時間還有得拚的。

小玉兒可就忍不住的過來了。

她明白，如果徐元玉沒有受到傷害，只怕七個人早就流血躺下了。

小玉兒剛走到鬥場邊，不料徐元玉一眼發現小玉兒，心中立刻升起一股「有」名火。

徐元玉暴喝一聲，拔身而起，他也不管傷痛了，手中鋼刀抖洒出一片冷焰激流，直往小玉兒柴千田殺去，口中厲烈的吼道：「你死吧，賤人！」

「轟！」

徐元玉人在半空中尚未落下來，一股強大的力道已撞及他的身，不由自主的被打落在三丈外，撞落地上站不起來，「哇」，張口吐出一口鮮血來。

柴千田幾人只一看，也不知姓徐怎麼會摔下來，一聲吶喊，三個大漢已把徐元玉壓在地上了。

是的，小玉兒看徐元玉對她出刀，便也不客氣的打出一記神功拳，徐元玉幾乎驚呆了。

兩個道姑知道小玉兒厲害，又見她虛空一拳，徐元玉半空摔下地，她二人便也心寒了。

李丹青與和鳳玉二人打個招呼，立刻便往外衝去，四個圍殺的攔不住，看着她二人衝出重圍而逃往觀外。

小玉兒未再出手去攔她二人，她甚至連徐元玉面前也不過去，淡淡的對柴千田道：「你們找到了仇人，也把他捉住了。」

柴千田道：「全是姑娘大力鼎助，姑娘呀，你是咱們百寶莊的恩人！」

笑笑，小玉兒道：「我要走了，只不過我有一個小小的要求。」

柴千田道：「姑娘請說！」

小玉兒道：「抓這淫徒回莊去，別點甚麼天燈，如果眞有罪，一刀殺了也就是了！」

柴千田尚未回應，突聽得徐元玉仰天哈哈梟笑了。

小玉兒道：「如是我就笑不出來了！」

徐元玉突然冷厲的吼道：「臭丫頭，你們那個敢殺我，我父乃『中原大俠』徐奇，他不會放過你們的！」

柴千田抖手兩個大巴掌，打得徐元玉張口吐出幾口鮮血來。

柴千田還用腳踢，他邊揍邊罵：「操，你怎麼不學學你老子，你們家也有姐和妹，如果你姐妹被人姦，操你娘，你會怎麼樣？」

徐元玉抗聲道：「我只不過和歐陽姑娘做個愛，這也犯死罪呀？」

柴千田大怒道：「咱們小姐千金之軀，她受不了這汚辱，上吊死了呀！」

徐元玉道：「又不是我殺的！」

柴千田吼道：「眞是不知理爲何物！」

他對身邊幾人道：「拖他上路，咱們回百寶莊。」

他再回頭看小玉兒，小玉兒早就不見了。

小玉兒走了，她要連夜下南陽，她來就是想幫助繼父，否則，史天生還被扣在十八盤大山上。

* * *

一根繩子拴得牢，柴千田七人拉着徐元玉往路上拖，徐元玉的罪受大了。

徐元玉的兩腿之間最痛苦，這時候風蕭瑟黃葉飄零，一條逶迤往北的道路，便在一片寂寥的山野中延伸，路的這頭看不見另一端，轉角處總會是另一座聳伸橫亘的崗嶺，於是，路便又重疊似的不見了。

他們一共八個人，八個人的面孔似乎都失去了那種人們慣常所有的微笑，更不見和氣之色。

那種忿怒的擠壓才是他們每個人的表現。

六個人騎馬呈三角，另一人騎馬在前面。

前面騎馬的馬鞍上拴着一根長繩子，而繩子的另一端便是那徐元玉。

徐元玉被皮索套牢脖子，兩手反綁背後，他的雙腿叉開了走，走得十分痛苦。

便是再痛苦吧，兩邊還不時有皮鞭抽打在他的身上臉上，那臉上已有幾道血印子出現了。

人一旦到了這時候，似乎也豁出去了。

這時候，姓柴的七個人可也威風八面了。

被拴着拖拉的徐元玉，衣衫已有幾處被皮鞭抽爛了，但他每挨一鞭便破口大罵。

「打吧，我的兒，這就是仇，這就是恨，徐少爺今天落在你們這些狗子手裡，也算命中一劫，可是你們休忘了，我爹不會饒恕你們的，百寶莊就要大難到來了！」

馬背上的柴管事火大了。

他掄鞭猛一抽，吼罵道：「休拿你老子唬爺們，『中原大俠』怎會生出你這不肖子！」

又是一鞭抽打，另一怒漢怪吼：「你老子又怎樣，他若通情達理，果是一位俠客，何用爺們動手，當老子的就該一刀殺了你這狗雜碎！」

徐元玉也回罵道：「你們是一羣瘋狗，只姦不殺犯不了死罪，你們如此折磨本少爺，太可惡了！」

姓柴的叱道：「二小姐却因你而死，你小子生受了吧！」

提到二小姐歐陽俏，幾個大漢立刻眼珠子也瞪出來了，那光景眞像想啖徐元玉的肉。

* * *

風吹樹葉捲地來，前面一座山崗有野林，姓柴的大管事開口了。「伙計們，前面一段路沒野店，大伙就在前面打個尖，塡飽肚子再回莊。」

大伙都點頭，這時候已經過午一個時辰了。

就在半斜坡的野林子邊，柴管事當先跳下馬，他與另一人拉住徐元玉，結結實實的拴在一棵樹身上。

七個人坐下來，馬鞍上取下乾糧來，每人兩張葱油餅，醬牛肉各取一大塊，有個漢子還取了酒一袋，每個人先喝幾口潤潤喉。

七個人吃了一大半，徐元玉開口了。「娘的，便是眞正犯人吧，總也應該有口吃的吧！」

柴管事怒道：「你也要吃？」

「廢話，徐少爺也是人啊！」

柴管事冷聲道：「昨日以前，爺們拿你當個人看待，招待你吃住在百寶莊，昨夜以後，你在爺們眼中是一頭不折不扣的狼！」

另一人站在徐元玉面前。「徐大少爺，你想吃嗎？」

徐元玉已發覺這人不懷好意，他冷哼以示回答。

那漢子也冷哼一聲，把手中一塊葱油餅往徐元玉口中塞去，道：「吃吧，吃了以後老子要驗一驗你那根惹禍精，是不是與咱們的不一樣？」

徐元玉一聽火來了。

他張口吐出那塊餅，叱道：「不要臉的傢伙！」

「叭！」那人出手一個大巴掌打過去。「娘的，你也知道甚麼叫不要臉呀，老子非看不可！」

這人不吃了，雙手上前猛一扯，徐元玉一聲厲嗥。

「唷！」

他的褲子被剝下一半，那東西也「露臉」了。

徐元玉的那東西這麼一露臉，那人嚇得猛一叫。

「操，你這是甚麼玩意呀，和個驢鳥差不多！」

幾個人也立刻圍上來瞧，大伙都大叫。

姓柴的更大罵道：「你娘的，咱們二小姐怎麼受得了呀，個狗操的，咱們誰見過這麼長又粗的鳥呀！」

徐元玉厲叫道：「拉起我的褲子呀，可惡！」

這些人又怎知徐元玉是因爲小玉兒的關係才會被弄得如此悽慘！

但他又怎麼解釋呢？

徐元玉只有悽叫！

他這麼一號叫，柴千田上前又是一巴掌打得徐元玉口角溢血，他吼叱道：「你娘的，咱們二小姐怎麼吃得消呀，個王八操的！」

徐元玉忍不住大叫：「我沒有……」

他只說了一半，只想是解釋他昨夜沒有如此這般醜模樣的。

只不過柴千田以爲他不肯承認，隨之又是一巴掌。

「把他褲子拉上，咱們上馬趕回莊去，奶奶的，回去就點天燈！」

徐元玉一聽要點天燈，全身一陣哆嗦。

他當然心中吃驚，誰不怕死！

* * *

小玉兒就快趕到南陽府了。

她只等對面的渡船過來以後，過了這條白河她就到了南陽府了。

天下事就有那麼湊巧，小玉兒正在等渡船，忽然間兩騎快馬跑過來。

這兩騎到了白河渡口抬頭看，其中一人大聲吼叫：「船家，快過來！」

小玉兒轉頭看，她幾乎想笑。

這二人也看到小玉兒，只不過小玉兒又長大了不少，她已是個大姑娘。

兩人對小玉兒看了幾眼未開口，小玉兒開口了。「喲，二位來得巧呀！」

二人一怔，其中一人道：「姑娘，你認得我們？」

小玉兒道：「你不是花捕頭嗎？」

是的，其中一人正是花正剛。

「梅花槍」花正剛雙目一亮，道：「姑娘是……」

「我叫小玉兒。」

花正剛立刻想到那個武功絕頂的小姑娘。

「嗨，是你呀，小玉姑娘，你也下南陽來了？」

小玉兒笑笑，指着另一人道：「花捕頭呀，這一位可是……」

「中原俠客徐爺的便是。」

小玉兒立刻呵呵笑起來了。

徐奇却淡淡的道：「姑娘，有甚麼好笑的嗎？」

小玉兒笑着在點頭。

就在這時，渡船來了。

渡船靠上岸邊，那花正剛就要請徐奇先登船，小玉兒却開口了。

「徐大俠，你最好別去南陽府！」

徐奇一怔，道：「爲甚麼？」

小玉兒道：「你們徐家要絕後了。」

她此言一出，徐奇大吃一驚。

花正剛也吃驚道：「小玉姑娘，何出此言？」

徐奇也急急的問：「姑娘，難道吾子元玉出事了？」

小玉兒道：「殺身之禍，怕是被人點天燈了！」

徐奇一聲怪叫，道：「何人如

此大膽？」

小玉兒道：「不是別人大膽，是你兒子大膽。」

「怎麼說？」

「你兒子夜裡姦人家大姑娘，天不亮那姑娘上吊死了，事情就是這麼回事。」

徐奇大怒道：「老夫不相信，我的兒子會是個採花大盜。」

小玉兒道：「你兒子並未否認呀！」

「不可能！」

一邊的花正剛道：「在甚麼地方？」

小玉兒道：「西山有個百寶莊，就是在那兒。」

徐奇撥馬對花正剛道：「花兄，容徐某暫時告退，小玉姑娘的話我相信。」

花正剛却對小玉兒道：「百寶莊並不太遠，小玉姑娘，你也請勞駕去一趟，如何？」

小玉兒吃吃一笑，道：「我把消息告訴你們，也算仁至義盡了呀！」

花正剛道：「我說過，勞你芳駕了！」

小玉兒道：「我也有個條件。」

花正剛道：「你說。」

小玉兒道：「我問你，官家爲甚麼不馬上殺了那個山寇叫趙大刀的？」

一楞，花正剛道：「你問這幹甚麼？」

小玉兒當然要問，如果官家早一天殺了趙大刀，她的繼父也不會被逼來南陽了。

小玉兒還不知道他繼父如今怎麼樣。

小玉兒道：「你只告訴我，爲甚麼不早早殺掉？」

花正剛笑了。

花正剛道：「實對小玉姑娘說，原本是要早早砍了那小賊的，但後來發覺十八盤的幾個頭頭未死在那次剿殺之中，着實令人不解，咱們爲了一網打盡，拿這小子當餌來一個撒網抓人，哼，至今還未見那批山賊出動。」

小玉兒笑笑，她放心了。

徐奇已急急的對小玉兒道：「姑娘，咱們要快，我的兒子豈容他人動手！」

小玉兒道：「也罷，我跟你們去一趟百寶莊。」

於是，白河也不過去了，花正剛一路上還在打小玉兒的主意。

如果能把小玉兒拉到官家這一邊，那比十個高手還高明多了。

* * *

十捆乾柴散開來堆在一個木樁四週，木樁穩穩的插在地面上，海碗粗的巨樁上五花大綁的拴着一個人，這個人正是徐元玉。

徐元玉的模樣眞淒慘，他的臉色也白蒼了。

他的頭髮已削剃得光禿禿，他掙扎，但毫無辦法掙脫開來。

有個漢子忿怒的站在場子邊，他還在大吼。

「怎麼還不回來，買半斤水銀也需要那麼長時間呀！」

「少莊主，來回也要百來里，鎮中只有一家藥舖才有那玩意賣的。」

那怒漢正是百寶莊少莊主歐陽濤。

歐陽濤的手上還提着刀，百寶莊的男女老少都擠在場子四周，在兩間舊屋前，還放着靈柩，那是百寶莊二小姐的停屍處，有神案，也有四個尼姑在誦經。

這地方有個習俗，吊死的人不能停靈在莊內。

看看這些人，有一半還掩臉在哭泣。

有個大漢頭纏紅巾，手拿短匕，惡狠狠的站在徐元玉的身邊，那光景正準備對木樁上拴牢的徐元玉動手切開頭皮了，只等那買水銀的人趕回來。

* * *

百寶莊的柴管事忽地拍馬趕到場子上，他手中舉着一隻瓶子大叫：「來了，來了！」

柴千田在少莊主面前下了馬，把一瓶水銀交在少莊主歐陽濤的手上。

「少莊主，動手吧，夜長夢多呀！」

歐陽濤把水銀拿到舊屋前，穩當的放在香案上，立刻金鼓齊鳴，誦經之聲高吭，便聽得歐陽濤高聲而又悲壯的道：「妹子，你魂走不遠，你會看到咱們把這淫徒點天燈，爲你報仇。」

他躬身一拜，舉着一瓶水銀便往場中走去。

歐陽濤把水銀交在柴管事手中，沉聲道：「燈草火油備妥，動刑！」

柴管事高舉水銀踩着乾柴到了木樁前。

他咬牙對半昏迷的徐元玉道：「姓徐的，這是你的報應，生受吧，但願來生你不再造孽害人！」

徐元玉大叫了。「你們動私刑，官家也饒不了你們，我爹自會找你們索人！」

柴千田冷冷的道：「那又怎樣？你爹他還有臉來索人？」

他把水銀舉在手，對那大漢道：「切開頭皮十字口，剝開來灌水銀！」

那大漢一聲嘿嘿笑，一把托住那徐元玉的下巴。

這大漢是行家，托住下巴往上送，徐元玉想轉動一下也不能。

一把尖刀已往徐元玉那剃光了的頭皮上正要切去……

徐元玉兩聲狂嗥：「不！」

這一聲嗥叫傳得頗遠，遠處也有了回音。

「等一等！」

便在這聲回應中，一個人天馬行空似的自馬背上連翻空心觔斗十一次，「颯」的一聲落在場子上。

是的，中原俠客徐奇來了。

隨着徐奇趕來的尚有小玉兒與花正剛二人。

小玉兒一見那場面，她大喘氣地對花正剛道：「眞是的，來得早不如來得巧，晚一會就完蛋了！」

花正剛已在馬上叱了。「我是南陽府衙知府大人貼身衛士花正剛，你們膽子太大了，朗朗乾坤，竟然私刑殺人啊！」

他不是捕頭了，南陽府的捕頭叫李士白，只因爲花正剛跟隨莫少白近二十年，他已成爲莫少白的近身衛士了。

* * *

那中原俠客徐奇面對木樁上的兒子咬着牙，他心中那份痛苦就別提有多難過了。

歐陽濤過來了。「你是這淫徒的老子？」

「老夫徐奇。」

歐陽濤道：「聞得你徐大俠也是英雄人物，你的兒子應不是這種禽獸作風吧！」

他轉身指向舊屋，又道：「我妹子的靈柩還在，你如今趕來，咱們也要殺他祭我可憐的妹子。」

徐奇冷哼一聲，抖手一個大巴掌，打得兒子哇的一聲吐出一大口鮮血來。「畜牲，我怎麼會有你這種兒子！」

「爹，我並未殺人呀！」

「畜牲，你不殺人，但却因你而亡，你還有何話說？」

徐奇「嗆」的一聲拔出背上利刀，他就要刺殺他的兒子了。

花正剛過來了。「徐大俠，既是我也來了，這事就由官家來接辦。」

歐陽濤立刻大吼：「不行，今天非點這小子天燈不可！」

花正剛叱道：「你想動私刑？」

歐陽濤道：「咱們這是豁上了，這小子非死不可！」

花正剛怒道：「你們也敢與官家爲敵？」

歐陽濤道：「咱們站在理字上，天王老子也不怕！」

花正剛道：「就不怕拿你往衙門問罪？」

徐奇沉痛的對花正剛道：「花兄，別爲這孽子再多費唇舌，我徐某一生清白，養了這個畜牲毀了我的名聲！」

他轉而對歐陽濤重重一抱拳道：「少莊主，徐某理解貴莊每個人的心情，只不過徐某有個小小的請求。」

歐陽濤道：「還有甚麼請求？」

徐奇道：「且容徐某動刀，就不勞點天燈了！」

歐陽濤道：「你動手殺你兒子？」

「不錯！」

歐陽濤正在沉思，花正剛忿怒的吼道：「徐大俠，虎毒不食子，你怎對你兒子下得了手？」

徐奇道：「養子不敎父之過，我殺了此孽子以後，立刻封刀歸隱，拋俗遁世！」

他聲色俱厲，那徐元玉早已垂頭難開口了。

* * *

徐奇揮起鋼刀，只見他虎目睁，鋼刀舉，這就要砍下去了。

斜刺裡，花正剛橫身攔在徐元玉面前，他對徐奇大聲吼道：「徐大俠等等。」

徐奇道：「花兄，你閃開，否則徐某如何向百寶莊交代，這種不仁不義之事，徐某不幹，我非殺了此孽子不可，你閃開了！」

花正剛大巴掌拍着他的胸膛「砰砰」响，大聲的吼道：「好，我花正剛擔待你們動私刑，只不過不能由你們任何一方動手，我動手！」

（未完・六）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頭痛人物

上文提要：米珠的雙腿俱折，凌珈背負她回客棧，小林畢熙忙將她送去柳大元處求醫，柳因小林和自己女兒有肌膚之親而拒絕療治，提出和小林比武功，希望將他打走，結果輸了，只好索十萬元才肯治療，小林和畢熙到賭場籌措醫款，詐賭獲得六百萬兩，除付清米珠的醫療費之外，餘下的作善款捐出。柳儀芝回家，被柳大元迫問，說出被莊璞姦污……

懲淫徒討回公道　約對決爭奪武功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他要是知道小林的來歷，也就不會難過了。

這工夫畢熙以一對五，有點招架不住，他只好用那火器棒了，「啪」地一聲，傳來慘呼聲。

其中一人的脖子上被炸了個洞。

另外四人瘋狂地反撲，畢熙有點手忙脚亂，丟出兩個「油炸饅頭」（也是火器的一種），但對方見機較早，滾地閃過，只受了點輕傷。

只不過這麼一來，就給畢熙大量使用火器的機會了。火器棒連敲，「蓬蓬」聲夾着慘嗥聲不斷傳來。

鄺元彪的五個部下個個重傷。

此刻畢熙突然被人自後面扣住了肘關節。

來人竟是北邊的邱長風。

這邊小林和鄺元彪本來快要有了結果，鄺很快就要失招，乍見畢熙被制住，小林主動收招。

小林道：「邱長風，放開手！」

邱長風哈哈笑道：「放手可以，把銀票退回。」

小林道：「我身上只帶了三百萬兩，另外三百萬兩放在別處，我給你三百萬，你就放人，然後我帶你們去取另外的三百萬兩！」

邱長風道：「鄺兄，你看如何？」

鄺元彪以爲這小子也挺難纏，不如先把三百萬弄到手，然後再去拿另外三百萬，到那時候再下手。

鄺元彪道：「在下以爲可以考慮！小子，另外三百萬兩放在何處，有多遠？」

小林道：「就在五六里外鎭上。」

鄺元彪道：「邱兄，可以答應，但他要先交出三百萬銀票咱們才能放人。」

小林道：「萬一我交出銀票你們不放人怎麼辦？我以爲應該先放人，反正我們只有兩個，你們有十來個。」

邱長風道：「鄺兄以爲如何？」

鄺元彪道：「邱兄，這小子手底下不簡單！」

邱長風道：「難道咱們十來個還怕他？」

鄺元彪道：「好吧！我們先放人！小子，可別玩花梢！」

小林掏出那張假銀票亮了一下。

邱長風道：「三百萬兩沒錯。」

鄺元彪道：「這是你自己那張票子，我們的呢？」

「誰的還不是一樣，你們的放在家中。」

邱長風放了人，畢熙身上的火器已被搜去，事實上也用得差不多了，畢熙回到小林身邊。

小林以「蟻語蝶音」道：「回去和兩女滙合再收拾他們！這兩人聯

手，我估計接得下來，但你一人獨接五六個未傷的還是不成！」

死了一個，就地掩埋，另外四個傷得不輕，還可以走路，兩小由七個人包夾在中央，向鎮上走去。

到了鎮上那家客棧，兩女就住在此處，由後面墻上進入後院，他們就住在這後院中。

屋中的米珠道：「甚麼人？」

小林道：「八成是走錯地方了吧……」

這工夫凌珈和米珠都走了出來，小林道：「幾位朋友要來拿那三百萬兩銀票。」

凌珈道：「如果一兩也沒有呢？」

原來二女在屋中就聽到小林以「蟻語蝶音」說了這些人的來歷了，這工夫邱長風和鄺元彪一怔，小林又動上手。

這些人自然還不知二女的厲害，尤其是凌珈。

所以二女一上，四個人加起來，居然未超過三十招，鄺、邱二人重傷，其餘諸人四散逃走。

這都是一些烏合之衆，那講甚麼忠、義。

由於他們每次洗劫都會殺人，結果一個也沒留。

四人連夜把屍體弄走。

看來那張假票還眞有用，要不，他們不會答應回來取另外的三百萬兩，不能回來，由於畢熙支持不久，二人可能有危險，這些人的手段是很毒的。

*　*　*

「黑寡」還眞欣賞畢熙的「善戰」。

他們又在一起飲酒，畢熙道：「大姐，倪賓有沒有再找妳？」

「找也沒用，我有了你就知足了！」

「大姐閱人無數，就沒有比我更好的嗎？」

「你胡說甚麼？」黑寡道：「有的夠碩壯，但不能持久，有的或能持久，但尺寸不大夠……」

似乎畢熙的尺碼夠，時間也能控制。

這種人的確很少，難怪他醜也不在乎了。

酒後去了「黑寡」住的客棧。

他們剛剛開始不久，正在騰雲駕霧的檔口，發現一個人站在床邊，先看到的是「黑寡」。

她把畢熙推下，正要拔劍，床邊的人刀尖已抵在她的咽喉處。

此刻畢熙自然看到了這人，她是胡琴。

上次故作孬種，和胡琴玩得拖泥帶水，不歡而散，本以為可以把胡琴甩掉。

沒想到她盯上了他。

「狗男女，眞大膽！」

畢熙道：「胡大姐，妳聽我解釋！」

「閉上你的嘴！你這個小王八蛋不是東西，玩過就丟，一點情感也沒有！」

「不，胡姐，上次眞的是不行了！不知爲甚麼？我和她不過是試試行不行，行的話再找妳……」

「啪」地一聲，畢熙被摑了個耳光。

「黑寡」趁胡琴打畢熙的耳光時，劍已出鞘，但是，却沒有胡琴的刀在手中快些。

一刀戳中了「黑寡」左胸。

只不過畢熙也夠快，趁機砸了胡琴一掌。

胡琴往後一仰，刀已被畢熙奪下。

「殺了她，小輩，宰了她！」

畢熙雖想甩掉胡琴，却不忍殺她，畢竟和她有一段，他使個眼色，讓胡琴逃出屋外走了。

*　*　*

這大廳是「海天幫」的議事廳。

今天當然不是議事，參與者只有七八個長老以上的人物，當然也包括幫主及副幫主在內。

另外有三個人跪在地上。

這些在座高級人物中，有一人不是「海天幫」的。

此人居然是「醫怪」柳大元。

一代名醫自是處處受人重視。

武林中人終年在刀頭下舔血，受傷中毒是家常便飯，認識名醫就可以減少危險，及早治癒創傷。

「海天幫」也不例外，非常禮遇柳大元。

柳大元以爲「海天幫」雖不是甚麼正大幫派，他以救人爲目的，收取費用，也沒有甚麼不對，所以常爲座上客。

他不會幫「海天幫」作壞事，「海天幫」也未邀他入伙。

有這麼一層的關係，「海天幫」的人强姦了他的女兒，這還得了？

跪的三個人是護法莊璞和兩個堂主，一姓張一姓黃。

他們的罪各是觸犯了幫規，莊璞是强姦良家婦女，另一個是强姦未遂。

幫主呼延覺，五十左右，一張大臉上像結了冰。

他的左右兩邊分坐着兩位副幫主金滔和崔雲。

再以下是長老倪賓等人。

「莊璞……」

「屬下在……」莊璞拜下。

幫主呼延覺道：「你坦承這罪名了？」

「是的，請幫主法外施恩，屬下今後一定……」

呼延覺道：「你們兩個呢？」

兩個堂主連連磕頭道：「請幫主開恩，屬下一時色迷心竅，差點

作下有辱幫譽之事。」

呼延覺大聲吩咐，把這兩個堂主重責五十棍，然後關禁三十日，以觀後效。

兩堂主被押了下去。

呼延覺對兩個副幫主道：「兩位認爲如何處置莊璞？」

副幫主金滔道：「是不是應該徵求柳大俠的意見。」

呼延覺道：「柳兄，在下聽聽您的意見！」

柳大元道：「這是貴幫的幫規，在下不便置喙！」

這工夫另一副幫主崔雲在呼延覺的耳邊說了幾句話，呼延覺道：「這只怕不大好吧！」

「對這種人的處罰，也許這是最好的辦法了。」

金滔問了一下，不由聳肩低笑了一陣。

呼延覺似乎接受了崔雲的餿點子，崔雲立刻外出，不久牽了一頭老母豬進來。

柳大元不知他們要幹甚麼。

崔雲道：「莊璞，你犯了幫規，本應處死，幫主念你過去對幫有些功勞，罰你和這母豬……然後廢了你的武功，放你一條生路……」

此言一出，衆人皆不由一怔。

當着這麼多的人和豬作那事，就算莊璞是個貪生怕死之輩，他也不會答應的吧！

莊璞道：「屬下犯了重罪，死不足惜，但不接受這種處罰！」

崔雲厲聲道：「你敢違抗命令？」

「這不是違抗命令，而是不忍使本幫的名譽受損。」

「你這是甚麼意思？」

「按幫規治罪，屬下沒有話說，如强迫屬下當衆作這種事，柳大俠應作何感想，崔副幫主有否想到這一點？」

衆人向柳大元望去，柳大元沒有一點表情，默然站起，向呼延覺抱拳道：「呼延幫主，在下告辭……」

呼延覺楞然抱拳而起，道：「柳兄，別誤會，也許以這方式來處罰這個淫徒有點過份……」

柳大元一言不發向外走去，兩位副幫主送出。

兩個副幫主返回大廳，崔雲道：「也許我這主意太餿了！」

呼延覺道：「處置本幫的屬下，我們有充分的自主權，但把他請來，也許該爲他留點面子，他的女兒被莊璞姦污，却叫莊璞和老母豬作那事，這豈不是侮辱柳大元？」

金滔道：「柳大元忽然拂袖而去，正是爲這一點，只不過他的女兒想害人才有此下場的。」

崔雲道：「幫主不同意以此法處罰，可以換一種方式……」

「不，柳大元走了，就維持原來的方法，不過，要換一個地方……」

一幫之主同意這種處罰方式，他的格調也就不問可知了。

在另一個秘室內，幫主、副幫主及長老們，欣賞了人豬交媾，莊璞終於表現了貪生怕死的弱點。

他明知和豬作那事之後，仍要被廢了武功，變成一個普普通通的人，這在武林高手說比死還難過。

只不過他選擇了這條路。

他以爲變成一個平常人，種田也好，作販夫走卒也好，還是比死了好些。到了民間誰知道他和豬有過那種事。

事畢，要把豬放出去，因爲牠會拉矢室內。

那知門一開，豬還沒有被趕出去，莊璞已疾射而出。

他也知道機會不大，但總是個機會。

如能逃出此幫，他就到邊陲或大漠去。

他以全力竄掠，到了院中向左邊越牆而出。

到了這院中，一隻巨犬還未吠出聲，已被他擊斃，丟入枯井中。

他自己却把身子塞入狗屋之中。

這狗屋是木板製成，一個人蜷在內並不算太小。

他很聰明，要想就這麼逃出此帮，絕對不可，只有先藏一下，待他們追過了頭，再掉轉方向。

這樣也許還有希望。

他剛藏好，奔掠聲即不絕於耳。

一個個都從狗屋上空瀉過。

似乎他們不相信他會在此打住，必然已向前逃去。

莊璞也出自武林名門，家世也不錯。

只因久處這種幫會中，好人也會變壞，而他對柳儀芝早已有意，只是用錯了表達的方式而已。

他也知道，帮主一干人追過了頭，絕不會一直往前。

追出一會不見人影，必會想到過了頭而轉回來。

於是，莊璞鑽出狗屋，回頭疾竄。

他對帮內哨、卡位置太熟，專找無人之處奔掠，居然被他脫出「海天帮」。

此帮成立不久，規模還不夠大，還有些外圍的房舍，正在規劃建築中，但在圍墻之外了。

所以目前圍墻內的範圍只有五、六十畝大小。

加上圍墻外的，至少有一百五十畝以上。

此帮建于華山之中，位置太偏了些，據說此處將來可能改爲分舵，總舵會改建於黃山之中。

出了帮他不敢停下，全力奔掠。

由於此刻是深夜，再走小徑或穿林而行，在山上發現他也很難，只不過他也相信，不會沒有人追趕。

奔行了一個半時辰，也改變了兩次方向，口渴了停下來在林中山泉處飲水。那知才喝了三五口，忽然隱隱發現水中有個影子在晃動，不由大駭。

要是逃到此處仍被抓住，那太冤枉了。

抬頭望去，居然是柳大元坐在山泉岩石頂端。

他剛才太口渴了，居然未發現上面有人。

這可能是因爲石上接近樹木枝椏，擋住了月光之故。

「你居然能逃出來……」柳大元還坐在那裡。

在這刹那，莊璞不能不動腦筋設法對付。

論武功，他相信和柳大元差不多，但是，對方只要施毒，他是難逃毒手的，這一點他很清楚。

「柳大俠，快走！」

「快走？爲什麼？」

「呼延帮主要除去你。」

「我不信！」

「柳大俠非信不可。由於大俠拂袖而去，使呼延帮主極沒有面子，柳大俠走後，他們在商量如何對付柳大俠，我就是趁他們低聲密議時才抽空逃走的。」

柳大俠道：「他們以爲人多就能把我怎麼樣？」

「柳大俠，話不是這麼說，一旦帮主和副帮主都來了，大俠雖善使毒，畢竟是人單勢孤。」

柳大俠一想，的確有此可能。

他剛才絕裾而去，呼延覺下不了台是可信的。

本來呼延覺和他平起平坐就有點貶低了身價的感覺，不過是看在他使毒天下無二份上。

「柳大俠，我死不足惜，但由於我對不起柳大俠，希望你安全渡過這一劫……」

柳大俠道：「既然他們要來，我就在此等他們。」

「依在下看來，不如趁他們未到前避一下。」

「笑話！即使能避一時又怎能避過永久？」

「柳大俠，此處距『海天帮』太近了。」

「柳某不怕！倒是你這淫賊有沒有和豬……」

「當然不會，所以才能逃走……」

就在這時兩個副帮主已經追了上來。

乍見柳、莊二人在一起，不由十分意外。崔雲道：「柳大俠怎麼會和這個逃犯在一起？」

柳大俠道：「我該和誰在一起？」

「柳大俠，此人犯了帮規逃走，請柳大俠不要包庇他！」

「我爲什麼要包庇他？」

「那好，待我們生擒此人，報告帮主，帮主必會向柳大俠致謝的。」

「只怕制住他之後又會向柳某亮爪子了！」

「這怎麼會，柳大俠別誤會！」

「只怕不是誤會，柳某拂袖而去，貴帮之主很不愉快吧？」

「沒有啊！」

「說謊，呼延覺沒有這麼好的涵養！」

「怎麼，柳大俠會包庇一個姦污令嬡的淫賊？」

「當然不會，我會以我的方式懲罰他。」

金滔道：「此賊是本帮的叛徒，我們一定要把他帶回去治罪。」

「二位不妨試試看。」

金、崔二人交換了一個眼色，左右一分，乘機下手。

只不過他們總是在上風頭上。

柳大俠道：「二位以爲在上風處就不會中毒？」

「當然！」

「那麼我告訴二位，你們已經中毒了！」

二人一驚，道：「我們不信！」

「信不信只好由你們了……」眼見莊璞向南方逃走了，柳大俠冷冷一笑，心想，你逃不了的。

柳大俠視若未見，向東南方奔去。

金、崔二人正要上前攔阻，却各自踉蹌了一下。

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

一代使毒名家眞是了得，他們一直在上風頭上，居然也中了毒，眼見柳大俠大搖大擺地走了。

就在這時，呼延覺也到了，道：「是怎麼回事？」

金滔說了一切。

呼延覺冷冷地道：「姓柳的，善使毒也不可能變成武林第一高手，咱們走着瞧吧！」取出幾粒葯爲二人服下。

二人不久就復原了，原來這解葯也是柳大元送他的，是用于一般的痲醉葯解毒之用的。

事實上這種毒葯兩個時辰不服解葯也可自退的。

此刻莊璞奔出了二十里，天也快亮了。

他感到十分疲累，混身無力，想坐下來休息下再跑，那知這後面來了一人，竟是柳大元。

莊璞爬起要逃，他是非逃不可。

「你還能跑得動嗎？」

莊璞可不管那一套，往前奔去，但才奔出百十步光景，雙腿一軟，仆在地上，他知道一切都是徒勞的了。

他逃過了帮主的懲罰，如今絕對逃不過柳大元的毒手，他的女兒被汚了，可能懲罰的方式比帮主還要嚴酷些。

此刻，柳大元站在他的身邊。就像死神站在他的身邊一樣，只有等死。

他現在混身無力，想一躍而起都辦不到，大概只能吃力地爬起來。

停了好一會，柳大元笑道：「呼延覺有未派人去找那隻左手？」

「有！」

「這麼說他也捲入了這『左手風波』之中了？」

「是的，只不過他只是派出下級人員去搶那左手，却又對高級人員說，搶左手只是作作樣子而已！」

「噢？他說過這種話？」

「是的，這話是對長老以上人員說的，我們護法還不夠資格，我是偷聽到的。」

柳大元「嗯」了幾聲，陷入深思之中。

「柳大俠，不知我夠不夠資格，如大俠同意，在下願對令嬡負責，我願意娶她。」

柳大元哂然道：「你不配！」

「柳大俠，我希望您給我一次自新的機會。」

柳大元又想了一會，出手如電，在莊璞身上連拍十數掌，莊璞慘嗥着滿地打滾翻騰。

魔降武功和「分筋錯骨」手法差不多。

柳大元丟下一包藥交代用法就走了。

他沒有殺他是因爲他相信女兒的行爲也有問題。

* * *

兩位神秘人物對決，這是個大秘密。

但世上沒有絕對的秘密。

至少「海天幫」幫主呼延覺知道此事。

當然，還有三個人也知道了，一個是柳大元，另兩個是林小飛和凌珈。

地點是北邙鷹愁峽。

這地方平常極少有人來，即使是武林中人也很少。

月正中天，時近三更。

山野中一片迷濛，有點薄霧。

這時自東、西兩邊各馳來一人。

說他們是在奔跑，顯然不確，說他們在飛，却也不是，總之，那像是蜻蜓點水一樣飛馳。

兩人幾乎同時到達鷹愁峽。

此峽兩邊峭壁只距三丈左右，由下上望，却好像只有一兩尺似的，因爲太高了，不下百丈。

在下面即使無風也能聽到峽頂罡風呼嘯。

一位是「北神龍」夏愚。

另一位自然是「南半仙」，也就是「南天門散人」黎玄了，這是武林公認的頂尖人物。

除了他們二人，是否還有更頂尖的人物呢？

沒有人知道，包括兩人在內。

「南半仙」抱拳道：「別來無恙！」

「北神龍」也抱拳道：「別來無恙！」

「南半仙」道：「以前幾次未分出勝敗，這一次應該有所突破了吧！」

「北神龍」道：「但願如此！」

「南半仙」道：「儘管如此，今夜仍以五十招爲限，時間久了會被人覬覦，五十招不見勝負改日再戰。」

「北神龍」道：「改日以百招爲限。」

「在下同意，而且就是三月後的今日同時間。」

兩人取得默契，可算是君子之爭，兩人再次抱拳爲禮，「北神龍」攻出一掌，打在一起。

這樣的人物打起來有何不同？

其實除了內力深厚，輕功高絕，招術精奇之外，也沒有什麼，至少他們也是人，並不是神仙。

只不過這種搏殺，斯文中却是步步殺機，一舉手一投足，都能在三步外傷敵或斃敵，每一掌都好像在向死神招手。

當然，他們都不容易傷到對方。

打着打着，進入灌木叢中。

如此一來，覬覦的人非靠近看不可。

五十招一到，二人立刻停手，覬覦的人立刻撤退。

兩小自然看到了此人，就是「海天幫」幫主呼延覺。只不過還有一個，兩小居然未看到。

「北神龍」走後，凌珈也跟着走了。

這工夫，「南半仙」才和柳大元見禮。

「半仙，你們永遠也不會有結果。」

「那也不見得。」

「呼延覺在覬覦。」

「我知道。」

「半仙知不知道還有一個人？」

「知道。只不過那人躲藏得很好。」

「半仙也不知道那人是誰？」

「不知道。」

「半仙對那隻左手，不，很多隻左手有何高見？」

「南半仙」黎玄攤攤手，笑笑道：「我也不知道。」

「至少有人把你們二人的絕學以刺青手法刺在一隻左手上，據說另外還有岳飛及郭子儀的招式。」

「這也只是傳說而已。」

「半仙沒有調查？」

黎玄點點頭，道：「正在調查中。」

黎玄已屆七十，但看來也不過五十許人。白髮白眉已經又變黑了，功夫練到易齒、易髮，已經算是伐毛洗髓了。

黎玄道：「多謝柳大俠來此！」

「我只是來瞻仰一下絕頂高手較技而已。」

「只怕不是，柳大俠乃是有心人，武林中人對大俠批評嚴刻，但事實上，大俠乃是以武林安危為己任的人。」

「不敢，不過此來的確也是預防點什麼。」

「這麼說，大俠知道呼延覺會來？」

「是的，那不是個君子，不知此人的功力如何？」

黎玄道：「此人應與在下及『北神龍』夏愚差不多。」

「另一個神秘人物呢？」

黎玄肅然搖頭，道：「不知道。」

「半仙以為，夏愚知不知道還有個人窺伺？」

「應該知道。」

「他會不會知道那人是誰？」

「可能也不知道。」

「兩位剛才對決用了幾成功力？」

「九成。」

柳大元當然不信，估計最多只有六成。

至於二人是不是虛應故事，先有默契，旨在引出心懷叵測的人？柳大元也不敢斷定，只是對二人的謙謙君子風度感到意外而已。

「南半仙」帶着小林由柳大元陪着來到十來里外山中一小屋，這兒有個四十左右的樵夫模樣的人，乃是「南半仙」的大徒弟。

此人叫尉遲島，隱在邙山，監視武林宵小。

尉遲島向柳大元行大禮，柳大元連忙拉住，道：「尉遲老弟，咱們的年紀差不多，我大不了你十歲，這怎麼敢當？」

「大俠是家師的友人，禮不可廢。」

柳大元道：「在下和令師比起來也矮了半輩。」

黎玄道：「柳老弟，咱們還講這些臭輩份？」

「好好，半仙，我就不和你客氣了。」

尉遲島下廚做了幾道野味，還存了些酒，三人邊吃喝邊談那隻左手的事。

小林道：「柳大俠，關於那隻左手，我們也造了兩隻假的。」

「這麼說，眞的在你身上？」

「是的，晚飯時拏出來不大好看。」

「不妨。」柳大元道：「我希望看看眞的。」

小林取出瓶子，自瓶中取出了那隻手。

柳大元看了半天，道：「半仙，這是眞的？」

黎玄點點頭，道：「不假。」

「半仙識不識上面的怪字？」

「識一種，這上面是兩種文字。」

「另一種誰識？」

「『北神龍』夏愚！」

柳大元不由一怔，道：「你們二位不能合作？」

「合作還會連續對決嗎？」

「只不過在下看來，你們二位似乎並沒有深仇大仇。」

「也許，但至少沒有人願意屈居第二，也沒有人願意把這文字譯出，而被對方得到全文深意。」

柳大元心想，這等高人也脫不出名韁利鎖，道：「兩位若是譯出，不就是天下無雙了。」

「誰說無雙！我們不就是一雙一對嗎？」

「總不能永遠不譯註出來！」

黎玄道：「柳老弟，事情還沒有那麼簡單，還有一隻右手，上面也有刺青，也是那兩種文字。」

柳大元又是一楞，吶吶道：「還有一隻右手？」

黎玄神色凝重地點點頭。

「是誰的右手？」

黎玄良久才道：「還未弄清……」

柳大元道：「半仙似乎知道些甚麼，只是不便提早說出來而已？」

黎玄喟然道：「世上的確有些事是不便早說的。」

柳大元道：「半仙是不是說，光有左手一點用也沒有？」

「也不能說一點用也沒有，將來找到那隻右手，沒有左手也不成吧！」

「半仙以為，『海天幫』幫主呼延覺前來窺伺，目的何在，又暗示些甚麼？」

黎玄道：「目的在覬覦武功，也可能暗示他和此事有點牽連。」

「半仙只知道這些？能不能預測武林未來大勢？」

黎玄道：「未來的事沒有人知道……」

柳大元先辭去，黎玄道：「小

飛，聽說你的行為不正……」

「師父，徒兒認識幾個女人……」

「少接近女人，很多不幸都為女人所引起！」

小林不出聲。

黎玄道：「師父昔年也是受了女人之累……」

小林不敢問師父當年的事，却道：「師父似知窺伺師父與夏愚對決的人是誰？」

「知道一點。」

「似乎師父也知道那隻右手的主人是誰？」

「當然也知道。可是目前不能說！」

「師父，那人和本門有關嗎？」

「你說是哪個人，右手主人還是另一個覬覦者？」

「徒兒是指另一覬覦者和右手所有人。」

黎玄沒有出聲，稍後悉心地傳了他一些精粹招式。

兩天後小林告別師父下山不久，黎玄離開他的小屋，來到一個山壁下，張望了一會，拔身而起。

身子貼在十三四丈的壁上，輕功高絕才能辦到。

那兒有個石縫，僅可通人。

當然，那是在上面看，若在壁下看，其寬度是無法通人的。

黎玄沒入石縫中，一條忽寬忽窄的鳥道斜斜地往壁心蜿蜒而下，而且越下越黑。

下行，五六十丈，到處都有滴水之聲。

這兒很怪，左邊陰冷，右邊燠熱。

轉個半彎下行二十餘丈，忽然開闊了些，這兒有一灣水，不知有多深，像個小潭。

到處滴水都滙集在這小潭中。

潭中隱隱可見一些魚或者蛇類在水中穿梭，洞頂之水「滴滴嗒嗒」地落在水面上，更顯示此洞之幽靜。

「你又來幹甚麼？」

一個女人的口音，比潭水還陰冷。

聲音來自小潭另一邊，一個中年女人坐在壁邊大石上，那石下四周冒着氤氳白汽。

這洞內右邊地下是地熱，左邊是寒泉。

這樣就形成了陰陽合璧的氣溫，也形成了對人體有極大影響力的無極之炁。

道家有所謂：無極生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而四象，四象而八卦，由此衍生萬物。

黎玄緩緩走近，打量石上的女人。

由於白汽氤氳，她的面孔看不太清。

至少可知她年輕時一定很美很動人。

在洞中躭了近二十年，還能自她臉上看到往昔的音容，長髮披散，仍如畫中人。

黎玄嘆口氣，道：「我只是看看妳……」

「哼！你不是來看我，一定有事。」

黎玄道：「算妳猜對了！」

「說完了快走！」

「思冰……我們不必再有敵意了……」

「哼！禁閉了我二十年，又沒有敵意了，眞令人感動得涕零！」

黎玄道：「思冰，昔年的事，妳也該檢討！」

「我永遠也不想檢討，因為你取死有由。有甚麼事？快說！」

「他果然出現了！」

「誰？」

「還會有誰？」

思冰睜開眼，閃閃的寒芒睨着黎玄，黑白分明的眼珠，使人聯想這雙眼在年輕時迷死了多少少俠？

「何時何地？交談過或者動手過？」

「我和夏愚對決于邙山鷹愁峽上，他和呼延覺分別在一邊窺伺，當然，他們並不是同路。」

「這麼說，你並未看清他！」

「雖未看清，他的怪異輕功，獨此一家……」

「你告訴我這件事的用意是……」

「武林中已出現了一隻左手。」

「噢？」她顯然很激動。

「那隻右手呢？」她忽然一抬右臂，袖子往下一滑！竟然露出一隻光禿禿的腕部——沒有右手。

她悽然一笑。

黎玄黯然神傷。

這隻失去的右手，隱藏了多少恩怨、情愛和秘密？

她忽然發出一聲悲嘯，左袖一甩，此處距水潭足有四丈左右，潭面上水花四濺。絕的是，濺起的水花四散，到了空中居然聚成一個渾圓的大水球。

這眞是奇觀。

大水球的直徑不下一抱光景，旋轉着下落，「卜通」一聲落入潭中，這次濺起兩丈多高的水柱。

黎玄微有驚色，道：「思冰，妳又有進境了！」

「少管我的閑事！」

「我今天來此，就是報告妳這件事。」

「你以為你可以把斬我右手之責推到他的頭上？」

「妳不信也在我的預料之中！」

「你是一個隱惡揚善的偽君子！」

「好好！妳隨便怎麼想，我不

計較，有一天妳會明白的，我只希望妳不要忘了四十年前我們那一段歷史！」

「那是醜史，傷心史！不要再提！」

「我沒有斬你的手！絕對沒有！」

「滾吧！希望這是你最後一次來此。」

「如果妳要離此，我可以協助你。」

蕭思冰忽然仰天怪笑一陣，道：「黎玄，我要離此，隨時都可以去，用不着你貓哭耗子……」突然原式不變自大石上飛起，竟在四周壁上跑了一週。

在壁上繞行，加之洞壁幾乎是筆直平削的，她的身子幾乎和地面是平行的，這在短矩內不算眞功夫，超過五七丈以上，就非同小可。

所謂「飛簷走壁」就是這意思。

蕭思冰回到大石上，閉目似不想看他。

黎玄道：「原來妳的雙腿早就好了。」

「你希望我永遠癱瘓在這寒洞之中？」

「當初妳的表現實在太激烈，表示要瘋狂擊殺，包括我的父母以及各大門派掌門人，妳說各大門派掌門人都是沽名釣譽，隱惡揚善死有餘辜。」黎玄嘆道：「所以才不得不囚妳於此，當時我的心情妳怎會瞭解？」

「滾！快滾！我不想聽這些馬後砲。」

黎玄走了，數步一回頭，但她却不屑看他一眼，因爲她的寶貴青春，就葬送在這古洞之中。

一路回來，下意識地去回憶往事，却有點模糊。

他一直想不通爲何會如此，雖然已隔數十年。但這等大事（蕭思冰斷手之事）怎會忘記呢？

黎玄走後，蕭思冰閉目想了一會，突然一躍而起，道：「我要走了，既然他已在他們對決現場附近出現，証明他還沒有死！我一刻也不想在此耽下去了。」

* * *

在客棧偏院中，凌珈和她父親在一起。

「北神龍」姓夏，他女兒爲何姓凌？那是從母姓。

父女二人在對酌，夏愚道：「不要和姓林的小子來往了。」

「爹，他不是壞人哪！」

「他是好人？好人會有好多女人？傳說他和柳大元的長女柳儀芝不清不白地，那女人足可作他的母親！」

凌珈當然知道，可是女生外向，她當然要爲他隱瞞。

「爹，那是謠傳！」

「聽說他還和姓米的姑娘有來往！」

「這是眞的，米珠是『白馬山莊』的少莊主，她救過我一命。」

「誰要害妳？」

「要不是米珠，女兒可能失身於『海天帮』護法莊璞，結果柳儀芝作法自斃，她自己因而失身。」

夏愚道：「『海天帮』這些可惡的東西！」

「爹，聽說莊璞已被柳大元廢了武功。」

「反正妳給我記住，不要和『南半仙』黎玄的門下往來。」

「聽爹的口氣，似乎『南半仙』不是正人君子？」

「當然不是！」

「爹，『南半仙』的風評不錯呀！」

「哼，妳懂什麼！」

「爹，黎前輩是好人哪！」

「不懂的事不要人云亦云，黎玄對本門師妹示愛被拒，斬斷了師妹的右手，也有人說他斬師妹之手是爲了她手上刺青的絕世武功。」

「怎麼，武功在黎玄師妹手上，那隻左手上的武功呢？」

夏愚冷冷一笑，却沒有回答。

凌珈道：「爹，黎前輩的師妹又是誰？她是怎麼樣的一個女人？」

「她叫蕭思冰，數十年前武林第一美人。」

「爹是說蕭思冰右手不見了？」

「對！」

「是黎玄斬去的？」

「我猜想是他，蕭思冰應該知道。」

「這位第一美人蕭思冰還在人世嗎？」

「爹也不知道。」

「爹，有一事我不明白，而且似乎很矛盾！」

「什麼事？」

「如果爹以爲『南半仙』是個隱惡揚善之人，爲何他虛應故事，對決時沒有施出絕招？」

夏愚微愕，似乎想不到女兒會看出來。

夏愚道：「這道理妳不會懂的。」

「就是因爲不懂才問！」

夏愚道：「第一，我知道會有人窺伺，不論這窺伺者的目的爲何，自己認爲珍貴的絕招，還是不亮爲妙。」

「還有第二？」

「第二，我以爲『南半仙』這人很邪，却故作正經的樣子，數十年來，居然贏得至高的崇敬和俠名，這是很可怕的事。」

「爹，這事是千眞萬確的嗎？」

夏愚道：「雖不敢說千眞萬確，最少也有七八成！」

「爹，只有七八成能算數嗎？」

「多少才算數？妳是不是總向着他們師徒？」

「不是的，爹，至少我以爲小林本性善良。」

「哼！也沒有人說黎玄不善良的是不是？」

「爹，如果雙方都認眞出招，全力施爲，到底爹多少招能贏黎玄？」

「爹也不能說準能贏他，又怎敢說多少招？」夏愚道：「珈兒，不要和小林來往了！上樑不正下樑歪，有其師必有其徒！」

「爹，最少也要看出他不正才能不來往呀！」

「你們交往了多久？」

「快到一年了。」

夏愚只哼一聲，他似乎見過小林。

* * *

凌珈離開了父親之前，也學了這位「北神龍」的幾招絕學。

她走後第二天，來了一位十分神秘的人物。

此人青布包頭及臉，背插長劍，雙目如電。

此人在院中一落，屋中有人道：「一二三！」

院中之人道：「四五六！」

屋中之人道：「三六九！」

屋中的夏愚道：「請進！」此人進屋就取下面罩！

人雖已過了五十，但相貌不俗，目有神芒。

夏愚道：「怎麼樣？」

「我以爲就是他！」

「可是武林人沒有說他是個壞人的。」

「我知道，所以才不敢公開！」

「何時可以公開？」

「找到証人！」

「誰是証人？」

「至少有兩個之多，一個是我師妹，但不知她是不是還活着？」

「你是說蕭思冰女俠？」

「正是，她要是已經死了，這件案子平反不易！」

「不是還有一個？」

「也可能還有兩個。」這人道：「那就是『海天帮』幫主呼延覺！」

「他昔年見過黎玄斬下令師妹的右手？」

「那倒不一定，至少他在旁邊。他昔年和家師兄頗近。」這人道：「其實呂某也有嫌疑，說不定呼延覺也以爲是我……」

「這麼說呼延覺當時也可能未看到是誰斬下蕭女士的右手了？」

「是的，我也不敢斷定！」

夏愚道：「這件事眞怪！我有時又以爲，黎玄好像不是裝的，不像個隱惡揚善之人。」

「你這麼想，那不是我有嫌疑了。」

「會不會是呼延覺？」

「不大可能。」

「你剛才說可能還有一個人！」

「對，我是說過，在當時，還有一個人和我們師兄妹之間來往頗熟，那就是『血手書生』白翎！」

夏愚微愕，道：「此人的風評不佳。」

「在當時是在正邪之間。」

夏愚道：「這人還活着？」

「八成還在，但十分神秘，很少露面。」

「如果此人還活着，他會站在那一邊，你這邊還是黎玄那邊？」

「眞難說！因爲他昔年也喜歡我們的師妹蕭思冰，所以應該說，此人對我們師兄弟二人都不會太友善，只是不知他會扮演甚麼角色！」

夏愚道：「切下蕭女士右手的人，會不會是『血手書生』白翎或『海天幫』幫主二人之一？」

呂敖茫然地搖搖頭，道：「我仍以爲，最大的可能仍是家師兄……」

* * *

畢熙放了單，又遇上了「品花老祖」聶天聲。

這一次他知道，說爛了舌頭也沒有用了。不過他還是老遠就打招呼：「聶大哥，眞是幸會！」

聶天聲一臉殺機道：「對，幸會！」

畢熙道：「我好想聶大哥，而且爲了聶大哥的事，我去過一趟天山……」

「去天山？」

「是啊！別人的事我可以馬馬虎虎，聶大哥的事就不一樣。我去採雪蓮、冰藕、何首烏、夜交藤，當然還有牛黃、狗寶……」

「你還要胡扯，狗寶是治何病，雪蓮、冰藕又是治何病的？」

「冰藕、雪蓮是補養生肌之葯，能使小的長大，細的變粗，短的變長，至于狗寶、牛黃乃是扶陽之藥，可以振衰起蔽，變弱爲强，能治不舉或舉而不堅或堅而不久等症……」

「你別再騙我了！」

「怎麼，聶大哥，沒有見效？」

「你根本就是胡吹！」

「不……不，大哥，我爲了採藥，差點掉下絕崖摔死，趕回來就爲你配藥，製成『回生散』和『大舉丸』！」

「你說甚麼？」

「『回生散』和『大舉丸』啊！大舉就是可以大大地舉起硬如鐵杵之意，大哥，來，我看看！」

「你……你又要看？你把我當作甚麼？」

「大哥，這不看怎麼成，我以

爲多少會有起色，大哥，你近來有沒有犯手淫？」

聶天聲微微一窒。畢熙心照不宣道：「大哥，我特別叮囑過，治療期間不可以犯手淫的。」

「一兩次又有甚麼關係？」

「不，不，大哥，這就像吃藥忌口一樣，不照規定去做，就會事倍功半的，來，讓我看一看。」

聶天聲本來一臉殺機，此刻又軟了下來。

無論如何，這是「醫怪」柳大元的師弟。

即使是柳的門下也很了不起，何況是師弟。

他猶豫着，然後褪下褲子。

還是差不多，像個蠶蛹一樣，甚至還有包皮過長的現象，這東西眞是派不上用場的。

「大哥，你怎麼說沒有進步？」

「有嗎？」

「進步多了。」

「可是我爲甚麼一點也看不出來？」

「哎呀！大哥，這道理你怎麼不懂，你天天看，甚至一天看好幾次，當然看不出來，而我却是數十天看一次。」

聶天聲道：「到底要多久才能和你一樣？」

「大哥，由於你不能絕對斷了手淫！效果就比較不顯著，這樣大約要一年半到兩年才能到達我這程度。」

「要那麼久？」

「大哥，一年半能有我這規模，也不是每一個大夫都能辦到呀！我再另爲你弄葯，而且加一種手術。」

「甚麼手術？」

「吊陰。」

「甚麼叫吊陰？」

「就是用小沙袋拴在那話兒上及睪丸上，剛開始時只吊四兩重，然後半斤，一斤而三五斤或數十斤，要循序而進。」

「這……這有甚麼用？」

「第一，能迅速加長，其次還可以延長交媾的時間，也就是『却走馬』，可以不漏（漏精）而善保眞茹！」

畢熙教了他如何捆紮的方法。

這倒不全是蓋的，只是效果極慢而不大明顯。

臨去又收了一千兩銀票，說是打了個七折優待。

＊　＊　＊

莊璞變成一個普通人，萬念俱灰之下，要回到原籍蘇北去。現在走三五里路就要休息一次。

莊璞躺在路邊樹蔭下睡着了。

這工夫來了一個人，此人大約五十左右，眉宇間有點煞氣，除此而外，看來年輕時必是個風流倜儻人物。

他望着莊璞，一看便知莊是武林中人。甚至還是武林高手。

這人叫醒了莊璞。

莊璞坐了起來，打量此人，道：「是這位前輩叫醒了在下？」

「對，你好像被廢了武功！」

莊璞心中一動，能自外表看出他被廢了武功，這人必然大有來歷，福至心靈，立刻抱拳道：「不瞞前輩，在下的確剛剛被廢了武功……」

莊璞才三十五歲，橫一聲「前輩」，豎一聲「前輩」，使人聽起來頗舒服，中年人道：「是誰廢了你的武功？」

「是……本帮的執法刑堂……」

「你是『海天帮』的人？」

「是的，前輩。」

「不知是爲了何事？」

「在下犯了殺戒，殺了兩個人，只不過這兩人想陷害我，我只是自衛罷了！」他在說謊。

「你在該帮是什麼身份？」

「護法。」

「你如果能恢復武功，還要回帮嗎？」

「不……不回去了！再說武功已廢，又怎能恢復？」

「如你能爲我跑跑腿，我可以爲你恢復。」

「眞的？前輩？」

「這能假嗎？」

「前輩成全，晚輩永世不忘大恩大德。」莊璞拜下連連磕着響頭。

「好哩！不必多禮，現在該說出你的名字了。」

「晚輩莊璞……」

「跟我走吧！一個月之後，你的武功不但可以恢復，還要比過去强哩！」

「大德不言謝……」

＊　＊　＊

米珠十分自卑，小林怎麼說她都不能置之泰然。

凌珈已看在眼裡，就不免暗暗盤算。

她是個幸運的少女，但若非米珠，她必然失身。一旦失身，那還能和小林同進同出，所以牢記在心。

到時候她也會自慚形垢，退避三舍。

就像喬琪一樣，總是以爲自己的身子已不潔了。

晚飯後小林私下抱抱凌珈，道：「小珈，今夜去找妳如何？」

凌珈點點頭。想不到這麼快就點了頭。

小林道：「這可能是最爽快的一次。」

凌珈道：「反正是你的人了，你要我就給。」

（未完・十一）

廣西玉林牌

金裝 正骨水



王林
YULIN

購買時請認明
廣西玉林牌才是正貨

隆重介紹最新配方第二代產品“金裝正骨水”，效力更上一層樓，質純清澈，滲透力特強，搽後不汚染衣物。

玉林牌金裝正骨水，曾兩度榮獲國家頒發優質獎。對骨折、脫臼和跌打扭傷，運動後肌肉疲勞，風濕酸痛均有特效。搽後能迅速鎭痛，消腫去瘀和旺盛局部血液循環，促進新陳代謝，消除疲勞，加速痊癒。

新配方 金裝 NEW FORMULA GOLDEN 正骨水 ZHENG GU SHUI 88 c.c.

總經銷：仁泰公司　電話：5713173　國貨公司•葯行有售

羊城牌 YANG CHENG BRAND

首烏酒 首烏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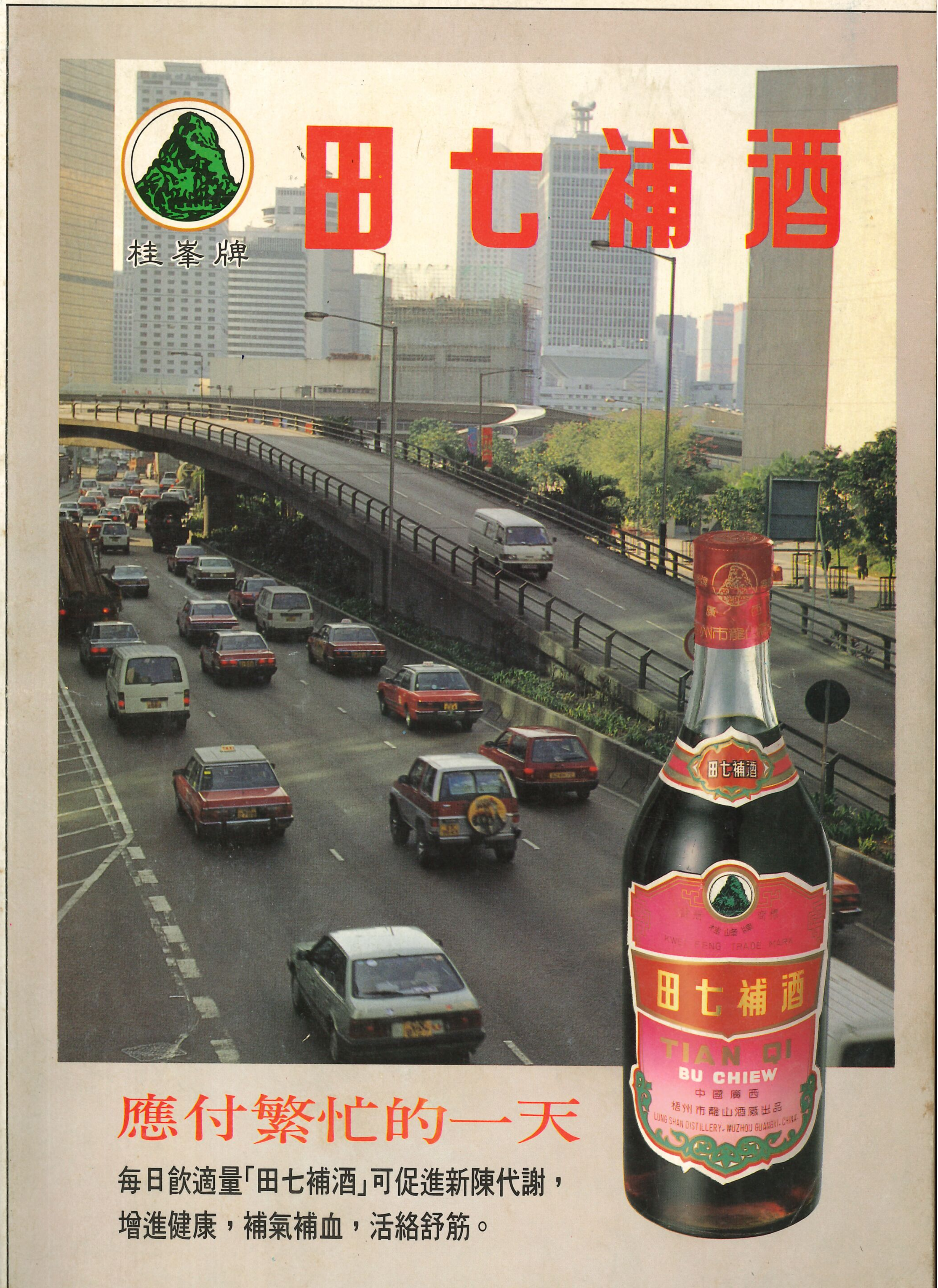
烏髮駐顏•健脾和胃
滋養補血•强腎壯身







經銷處：中慶國產葯品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北角健康東街25號
電話：5632251-4



桂峯牌
田七補酒
田七補酒
桂峯牌
KWEI FENG TRADE MARK
田七補酒
TIAN QI
BU CHIEW
中國廣西
梧州市龍山酒廠出品
LUNG SHAN DISTILLERY. WUZHOU GUANGXI. CHINA
應付繁忙的一天
每日飲適量「田七補酒」可促進新陳代謝，
增進健康，補氣補血，活絡舒筋。
總經銷：利源長有限公司　電話：8190821　傳眞機：8551142